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胡安·鲁尔福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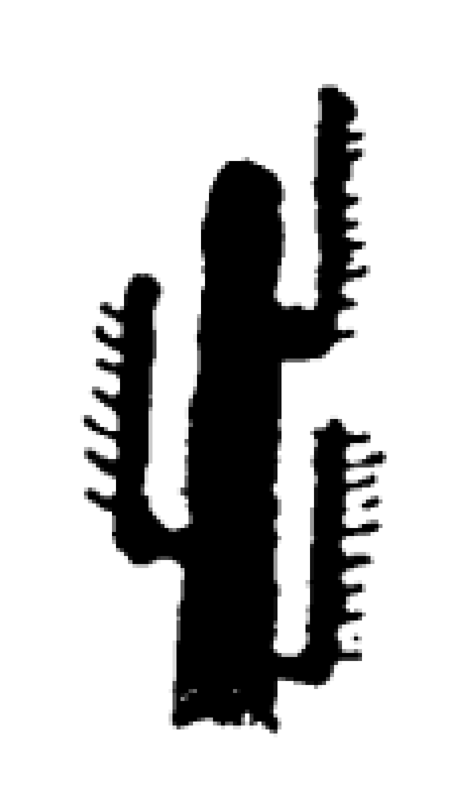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赵振江 译



ISBN 7-222-01345-8/I·327
定　价：5.45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胡安·鲁尔福全集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赵振江 译



（滇）新登字01号

JUAN RULFO

OBRAS COMPLETAS

根据委内瑞拉阿亚古乔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
墨西哥时代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胡安·鲁尔福全集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赵振江 译

责任编辑：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政编码：650011）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1 字数：263 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2-01345-8/I·327 定价：5.45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胡安·鲁尔福（1918—1986）是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哈利斯科州一个叫萨约拉的村镇里。他出生的第二年，全家便搬到了该州的圣卡普里尔居住，鲁尔福的童年便在那儿度过。他六岁丧父，不久，母亲也去世，他不得不进入法国修女主办的瓜达拉哈拉孤儿院。鲁尔福没有正式受过高等教育，只是在墨西哥内政部移民局供职时，去大学旁听过文学课程。在这期间，乘职务之便，跑遍了全国各地，同时，还大量地阅读了国内外的文学名著。

他1938年在内政部移民局工作期间便开始写作，曾试图写一部题为《令人忧伤的儿子》的小说，未果。1942年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生活本身并不严肃》（1945年发表在《美洲》杂志上），1945年又在他本人和墨西哥著名小说家何塞·阿雷奥拉主编的《面包》杂志上发表了《我们分到了土地》和《马卡里奥》这两部短篇小说。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反映自己故乡情景的短篇小说。1953年这些小说编成一个集子，取名为《烈火平原》出版。作者以其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两年后，即1955年，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出版。这部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

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的作品一问世，旋即引起墨西哥国内外文坛的广泛注意，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作者因此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者”，1970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子文学奖。为了表彰鲁尔福在文学事业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1980年墨西哥政府为他举办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称号。

《佩德罗·巴拉莫》出版后，胡安·鲁尔福基本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新作。1962年起，他在墨西哥全国印第安人研究所出版部工作。1986年1月病逝于墨西哥城。

鲁尔福的短篇小说主要描述墨西哥的农村面貌。国外有的评论家称他为农村题材的大师，也有人说，农村题材都给鲁尔福写尽了。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但鲁尔福的小说的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的面貌。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鲁尔福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写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后的农村情况。1910年墨西哥革命本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维护民族的独立，促使国内政治稳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作为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广大的农民却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利益。《我们分到了土地》这部小说就反映了资产阶级政府鼓吹的土地改革的实质。小说一开始，写一群农民大清早从家里出发，前去格朗德高原察看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他们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途遭匪劫，丢了用来防身的武器和马匹。到目的地后，但见茫茫一片荒漠，土地硬得像石板，干得像牛皮，在灼热的阳光烤炙下，土地热得像烤盘。更为糟糕的是，这个地方从来也不下雨。见此情景，农民们心都凉了。他们向政府派来分配土地的官员提出抗议，但官员们置民

众的意见于不顾，将土地证往农民手中一塞，便扬长而去。资产阶级政府不但没有能很好地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合理要求，而且，反过来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在《烈火平原》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夜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烈火平原》叙述一支因不堪残酷的封建剥削而奋起反抗的农民起义军，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方向和正确的领导，孤军作战，在政府军的镇压下，失败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夜晚》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统治者对起义军的暴行。小说写三个战败了、并与自己的队伍失散了的农民起义者，由于长途奔波，疲惫不堪，三人中的一人又掉了队。待他急急赶上时，却发现其他两人已被捆绑在畜栏边的橡树上，同时，还听到政府军的士兵们在议论。原来他们正在等待他这“第三个人”到来，以便一网打尽。

鲁尔福的另一部分小说主要反映农村的阶级压迫和不公正的现象。这一类小说有《清晨》、《请告诉他们，不要杀我》和《教母坡》等。《清晨》写一个名叫堂胡斯多·布拉姆的庄园主与他的外甥女搞乱伦，被清晨牧放牲口回来的老牧工埃斯特凡老汉无意发现。胡斯多恼羞成怒，毒打埃斯特凡，自己却失足跌死了。老牧工不但挨了打，还被诬告杀死主人而惨遭冤狱。《请告诉他们，不要杀我》则写一个贫苦的牧民，为了让饥肠辘辘的牲口进入牧场去吃青草，与牧场主发生了争执，最后失手打死了他。尽管他为了逃脱法律的惩罚，外逃数十年，最后仍被牧场主的儿子——一名上校军官派人捕来，未经审判，立即处死。

鲁尔福还有一类小说写农村的贫困、落后和农民们的愚昧。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与城市相比，墨西哥的农村确实相当落后。尤其像《卢维那》中描写的卢维那这样的山村，地处穷乡僻壤，那儿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随着资本主

义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个被人们遗忘了的山村越来越荒凉了。“圣胡安·卢维那这个名称听起来像是天堂里的名字，但实际上这是炼狱，这是个行将就木的地方，这儿连狗也死绝了。”“那儿只留下等着死的老人，”和“没有力气，瘦得象浓缩了的女人。”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却是艺术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遭到遗弃的悲惨现实。由于贫困，教育不发达，迷信思想在农村中盛行。村民们有了疾病，不去延医求药，却去祈求圣母“创造奇迹”。《塔尔巴》中的丹尼罗便是这样的人。他身患皮肤病，十分痛苦。听说塔尔巴的圣母能“创造奇迹”，治好他的顽症，便千里迢迢，前去祈求。他吃尽千辛万苦，受了无数折磨，最后却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在《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里，鲁尔福用揶揄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被一群女信徒们似疯若痴般地拥戴并请求册封为圣徒的那个名叫安纳克莱托的人，其实是个罪犯，是个乱伦的无赖，奸淫妇女的老手。

鲁尔福的短篇小说极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他最擅长运用夸张的手法。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描写自然环境，借以烘托主题。比如，在《我们分到了土地》里，小说一开头便展示了一片荒凉的景象。“我极目四望，注视着这块高原。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寸草不生。”除了荒凉，还有干旱。“这儿从来没有见到过能称之为雨的雨。”偶尔也会飘来一朵乌云，“这时，落下一滴又大又肥的雨点，在地上打了一个洞……雨就这么只下了一滴。”极度的夸张，几乎达到荒诞的地步，但却很好地表明了资产阶级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的欺骗性。这种用极端夸张的手法描写自然景色借以烘托主题的手法在《卢维那》里也十分明显。

鲁尔福也惯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人物。他刻划人物的技法犹如速写，寥寥数笔，先勾出轮廓后补以血肉；也像漫画，有意

夸大丑恶的一面，以达到讽谕的目的。《天崩地裂的一天》中的那个州长便是用这种艺术手法描绘的典型人物。此外，《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中的那一群女信徒，《塔尔巴》中的丹尼罗等都酷似漫画家笔下勾划出来的人物。

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是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与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相比，这部作品不仅立意更深，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更富有新意。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幼年时，因家道中落，做过小工，当过学徒。长大后，靠巧取豪夺，不仅恢复了家业，而且一跃成为科马拉村的统治者，成为独霸一方的庄园主和酋长。他无恶不作。在他的欺榨下，村民们死的死了，不死的只好远走他乡，以逃脱他的淫威，使科马拉成为荒无人烟的山村；妇女们谁也逃不了他的蹂躏，以至私生子多得连他本人也不认识了。

然而，佩德罗·巴拉莫这个土霸王也有不顺心的地方。爱子米盖尔·巴拉莫年方十七岁，便和父亲一样残害无辜，奸淫妇女。后来，因马失前蹄毙命，这无疑给佩德罗·巴拉莫以重重的一击。接踵而来的是他的爱妻苏萨娜·圣胡安的去世。这是致命的一击，终于使这个不可一世的庄园主心力交瘁，萎靡不振，最后走向死亡。

《佩德罗·巴拉莫》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佩德罗这样一个庄园主的形象。他为人狡诈、残忍。为了发财致富，他可以不择手段。他与自己最大的女债主多罗莱斯结婚，目的是想赖帐，并吞她的财产。他并不爱她，婚后不久便抛弃她，使她含恨死去。为了抢夺一个叫阿尔德莱德的人的土地，竟派手下人将他活活勒死。对待墨西哥革命军的态度集中地表现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奸诈、阴险。当一支革命军气势汹汹地来找他算帐时，他心里虽对这一群拿起武器的穷人恨入骨

髓，表面上却毫不露声色。他先以酒饭款待他们，继则对他们表示异常的“关怀、同情和支持。”他借给革命军提供财力、人力支援的机会，派自己的心腹率领数百人混入革命队伍，夺取领导权，以左右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局势。他真的达到了目的。

佩德罗·巴拉莫的身上也不仅仅只有恨，他不只是“仇恨的化身”，他也有“爱”。为了替已经死去的儿子超度亡魂，他忍气吞声向一贯被他瞧不起的神父乞求。苏萨娜·圣胡安是他爱过的唯一的女人。他们原本是青梅竹马。成人后，她嫁给一个叫弗洛伦西奥的男子，不久便守了寡，随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与她发生乱伦关系。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佩德罗·巴拉莫颇费了一番心血。他派人杀害了她的父亲，才将她弄到手。但这时已晚了，她已疯了，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爱妻亡故后，他便万念俱灰，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门口，遥望妻子“去天堂的那条道路，”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她的名字，眼看着自己的躯体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最后，“身子像一堆乱石一样慢慢地僵硬了。”

佩德罗·巴拉莫这个形象虽然是粗线条式的，但是却很鲜明，颇具典型意义。

《佩德罗·巴拉莫》在艺术上的成就更为瞩目。这是一部完全用现代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新小说，现代小说的各种表现方式在这部不足十万字的小说中几乎全都可以找到。概括地说，这部小说的技巧上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摒弃了传统小说常见的由全知一切的作者（或借书中人的名义）来叙述故事的做法，代之以独白、对话、追叙、意识流、梦幻、暗示和隐喻等手法，使小说犹如由一块块看起来互不相关，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的画面镶拼而成的画卷。这一个个由独白、对话等方式描绘成的状如孤立的画面，有待

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它们串联起来。想象力越丰富，这幅画的色彩就越斑斓，换言之，小说的内涵就越丰富。与此同时，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会由人物自己的言行来表示，作者不作任何介绍，也不作评论，一切全由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因此，这种小说也叫“开放性小说”。

第二，突破了传统小说在叙述故事时的“时空观念”，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列入同一“画面”，就象超现实主义作家作的画一样。用这种方法写成的作品，初读起来颇有困难，甚至会有坠入五里雾中之感。但如能细心阅读，认真思索，则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取消了生死的界线。早在鲁尔福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便已开始出现死人会说话的现象（例如在《北方行》中的“我”，明明说是让人给打死了，却又在和父亲述说去北方的经过）。到了《佩德罗·巴拉莫》则完全人鬼不分了。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几乎都是死人，但他们却同时又像活人一样进行对话、回忆，叙述往事。为此，有人将《佩德罗·巴拉莫》说成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也有的评论家说它是“墨西哥的现代神话”。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之作，或许不甚确切，因为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流派，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其代表作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作《百年孤独》（1967）。其实，鲁尔福的这种夸张、神奇、荒诞的写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墨西哥的作家，更有古老的阿兹台克文化为依据。阿兹台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间游荡，成为冤魂。另外，墨西哥人对死亡和死人的看法也似有别于其他民族。他们不害怕死人，每年都有死人节，让死人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鲁尔福正是利用墨西哥的这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将小说中的科马拉写成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在那里，到处是冤魂，它们因得不到超度，或

在呼叫，在喧闹；或在议论，在窃窃私语，发泄内心的痛苦、郁闷。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其意图是向人们表明，在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庄园主的欺榨下，民众非死即亡，幸存者为了活命，只好舍弃家园，逃奔他乡。

1980年译者与南京大学外文系西班牙语教研室的几位同事一起，翻译出版了《胡安·鲁尔福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次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对这位墨西哥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重译。另外，加上赵振江同志译的电影文学剧本《金鸡》，作为《胡安·鲁尔福全集》推出。在重译的过程中，虽力求使译文更精确，更忠实于原文，但限于水平，不足或谬误之处定然不少，敬请专家、读者们指正。

屠孟超

1991年10月于南京大学

本书简介

胡安·鲁尔福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世界性作家。他一生不愿多作，但每有所著，必定大成。被称为“农村题材小说大师”。先后得过墨西哥国家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成为以少量作品确立自己在世界文坛上无可争议的地位的典范。

这个集子收录了他自40年代到80年代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由我国拉美文学专家屠孟超、赵振江先生分别译成。其中：

《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世界名著。作品结构新颖，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反映了当地印第安和混血居民的传统意识。出版至今被译成近60种文字。它与《烈火平原》一道被认为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石。

《烈火平原》由17个短篇小说组成。不同寻常的艺术手法，荒诞而怪异的情节，暴行与细腻的情感糅合在一起，农民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掩饰着伟大艺术家的直觉，揭示的是大革命后的墨西哥农村生活。

《金鸡》是作家1980年用电影脚本形式创作的又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佳作。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第三辑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最明净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酒吧长谈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叛乱

〔智利〕安东尼奥·西卡尔梅达

默默的招供

〔巴西〕若苏埃·蒙特罗

中奖彩票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死屋·一号办公室

〔委内瑞拉〕奥特罗·席尔瓦

帕斯作品选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白痴市场

〔哥伦比亚〕古斯塔沃·加尔德阿萨瓦尔

英雄与坟墓

〔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

第四辑

帝国轶闻

〔墨西哥〕德尔·帕索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米·安·阿斯图里亚斯

胡安·鲁尔福全集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卡彭铁尔作品集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百年孤独(全译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巴比伦彩票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目　次

其他

烈 火 平 原

屠孟超　译

我们分到了土地

经过这么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既见不到任何树影，也见不到任何树的种子和树皮草根，终于听到了犬吠声。

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人们有时会认为，走完了这条路后，也就是在那土地龟裂，河水干涸的高原的另一端是不会有什么东西的。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那儿有一个村庄。人们听到狗在吠叫，还在空气中闻到了炊烟味。闻到这种炊烟味儿仿佛是一种希望。

然而，村庄离那儿还远着呢，是风使人们感到它就在近处。

我们从大清早起就上路了，眼下大概是下午四时光景。有人抬头看了看天，目光注视着高悬空中的太阳，说：

“现在大约是下午四点钟。”

这个人是梅利顿，与他一起的还有福斯地诺、埃斯特凡和我。我们一行4人。我数了一下：前面两人，还有两人在后边。我再朝后看了一眼，已见不到任何人了。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是四个人。”不久前，大约在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还有二十来个人呢。后来，三三两两地边走边溜，现在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

福斯地诺说：

“天可能要下雨。”

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片黑沉沉的乌云从我们头上飘过。我们想：“可能是要下雨了。”

我们没有说出心里想的事。我们早就不想说话了。天热，我们都已精疲力尽。一个平时十分健谈的人到这里也开不得口。在这里说起话来，炎热的天气会使词语本身在口中发热，弄得你口干舌燥，最后只好直喘粗气。这里的情况便是这样，因此，谁也不想开口。

这时，落下一滴又大又肥的雨点，在地上打了一个洞，出现了一团泥浆，象是吐了一口唾沫。雨就只下了这么一滴。我们都希望再下，便放眼四望寻找雨点，然而，连一滴也没有了，天不再下雨。此时若再看看天空，便会看到那片载雨的乌云正在飞速地向远处飘去。从村庄里吹来的这阵风将乌云朝那些蓝色山峦的背阴处刮去。刚才这滴错下的雨早已被土地喝掉以解其渴了。

这么大的一块平原是哪个鬼家伙造出来的？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又继续上路了。刚才我们停下来是想看下雨的，但雨没有下，我们又赶路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走的路比过去走的总和还要多。这是我的看法。刚才如果下了雨，那我就可能不这么认为了。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从我小时起我从来没有在平原上见到下过能称之为雨的雨。

不，这平原不是有用的土地。这儿既无兔子也无鸟类，这儿一无所有。要不是还有那么几棵三叶草和草叶子已晒卷了的几小块枯草地，这儿真的是一无所有。

我们就在这儿走着，4人徒步行走。开始出发时我们还骑着马，斜背着一支卡宾枪，现在连枪也不带了。

我一直认为有人夺走了我们卡宾枪这件事做得对，因为在这一带携带武器十分危险。人们要是见到你成天背着一支有皮带的“30”型卡宾枪，可以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就把你给干掉。然而，马却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要是骑了马来，此时早就喝到了碧绿的河水了，并在那座村庄的街道上蹓跶了，以便让食物消化掉。我们要是还拥有我们出发时骑的这几匹马，我们就能做到上面说的这一点了。可是，在夺去卡宾枪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的几匹马也夺走了。

我极目四望，注视着这块平原。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寸草不生，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竟没有任何物体阻挡住我们的视线，使我们一览无遗。只有几条小蜥蜴在它们的洞口探出脑袋来，一遇到烈日的烘烤，便赶紧躲到石头底下纳凉去了。然而，我们呢？我们将来必须在这儿干活，却又怎能躲避烈日呢？因为正是政府把这块沙漠般的不毛之地分给了我们，让我们耕种。

他们对我们说：

“从村庄到这儿这一块土地是你们的了。”

我们问道：

“是那块平原么？”

“是的，是平原，整个格朗德平原都给你们。”

我们想告诉他们，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那块土地，要从河边到那长有卡苏阿里那树和巴拉内拉树那一带的好地，我们不要这块名为“平地”的硬牛皮。

但当局没有让我们说出我们的想法。那个代表不是来和我们谈判的。他把几张土地证交给我们后，对我们说：

“你们可别给吓坏了，光你们这么几个人就分得了这么大一片土地。”

“代表先生，但是这平原……”

“它的价值相当于成千上万对牲口。”

“可是这儿没有水，连润润口的水也没有。”

“不是有雨季么？谁也没有告诉过你们将会给你们水浇地。那儿只要一下雨，玉米就会像往上拔一样快地长起来。”

“但是，代表先生，表土被冲刷光了，土地板结得厉害，我们认为犁头根本插不进这块像石板那么硬的土地。看来只好拿锄头挖几个坑，把种子播在坑内。即使这么干也不见得会长出什么东西来，玉米长不起来，别的庄稼更不行。”

“这方面的意见你们可以书面提。现在你们走吧。你们应该加以攻击的是大庄园制，而不是分土地给你们的政府。”

“请等一等，代表先生，我们可没有说过任何反对中央政府的话。我们说的话都是针对这块地的。不能反对的事我们是不会反对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意思……请等一等，让我们来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

但是，他不想听我们说下去。

就这样我们分到了土地。当局要我们在这只灼热的烤盘上种庄稼，看看能不能发芽生长。但是，这儿种什么也长不起来，连秃鹰都不会飞到这里来。人们常常见到那些秃鹰在高空疾飞，试图尽快地逃离这片白茫茫的龟板地。这儿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人在上面走好象在往后退一样。

梅利顿说：

“这就是他们分给我们的土地！”

福斯地诺说：

“你说什么？”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想：梅利顿的脑子不管用了，一定是天气太热使他说出这样的话来。烈日晒穿他的草帽，使他头脑发烧。否则，他怎么会说出刚才说的话？梅利顿，他们给了我们什么土地？这儿压根儿就没有土，连旋风也刮不起土来。

“总会有点用处的，那怕用来遛遛马也好嘛。”梅利顿又说。

“遛什么马？”埃斯特凡问道。

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埃斯特凡。这次他说了话，我当然注意起他来了。他身穿一件长仅及肚脐的大衣，在这件短大衣的下面露出仿佛是一只母鸡的鸡头。

不错，他大衣里面确实藏着一只花斑母鸡。这只鸡睡眼朦胧，张着嘴好象是在打呵欠。

“喂，特凡①，从哪儿搞来的这只母鸡？”我问他。

“是我自己的。”他说

“出发时你没有带来，你在哪儿买来的？”

“不是买的，是自家鸡窝里的。”

“这么说，你是带来吃的，是吗？”

“不，是带来养的。家里只剩下空房子，没人喂它，我就带来了。我每次出远门总是带着它的。”

“藏在这里面会给闷死的，最好让它出来透透空气。”

于是，他将它挟在胳膊下，对它吹了一口热气，然后说：

“我们快到平原的边缘了。”

埃斯特凡还在说些什么，但我没有听见。我们排成一行，走下土坡。埃斯特凡远远地走在前面。只见他提着母鸡的两条腿，不时地往上提一提，免得让它的脑袋碰撞在石头上。

我们越往下走，土地的本质越来越好。我们象一群骡子一样，走下山坡时扬起一片尘土。尽管我们身上沾满了尘土，心里很高兴，确实很高兴。我们在坚硬的平原上走了整整11个小时，此时置身于向我们迎面扑来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土地上，该是多么的愉快！

---

① 埃斯特凡的小名。

在河流的上空，在一丛丛绿茵茵的卡苏阿里那树的树冠上，成群的绿色的却却拉卡鸟在飞翔，这也使我们心情欢畅。

此时我们又听到了犬吠声，就在我们身边。这是由于村子里吹来的风被土坡所阻，以致使整个平原的边缘充满了狗叫声。

当我们走近前面几幢房子时，埃斯特凡又抱起了他的母鸡。他解开绳子，松开它的双脚，接着他便与他的母鸡一起消失在几棵德姆皮斯克树的后面了。

“我就从这儿走了。”埃斯特凡对我们说。

我们继续前进，向村子里走去。

然而，当局分给我们的土地却在那上面。

教 母 坡

已经作古的多利戈兄弟俩生前一向是我的挚交。也许在萨巴特兰人们并不喜欢他们，但是他们直到临终前一刻，一直是我的好朋友。眼下萨巴特兰的那些人不喜欢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对我也一样不喜欢。我明白，萨巴特兰人对我们教母坡人从来没有拿好眼相看过。这事由来已久。

另一方面，就在教母坡，多利戈兄弟也并不是和所有的人相处得很好，他们过去有过口角。如果说得不过分的话，他们是那里土地的主人，在这些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也归他们所有。后来分土地时，教母坡的大部分土地都进行平均分配，分给了我们住在那儿的六十个人，而对多利戈兄弟却只分给他们一小块长有龙舌兰的山地。不过，所有的房屋都建造在这块山地上。虽说是分了土地，教母坡仍然是多利戈兄弟的，我耕种的这块已经平整好了的土地也是多利戈一家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奥迪龙·多利戈和莱米西奥·多利戈兄弟俩的。那山坡下面远处十来块绿油油的丘陵地也是他们的。这事用不到进行寻根问底，反正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天，教母坡的人烟却日见稀少，不时地有人迁居他乡。他们越过竖立着长杆的护畜沟，隐没在

橡树林中，从此便再也不露面了。人们就这样迁走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要不是由于我喜爱这坡上的一小块土地，要不是我与多利戈家兄弟是好朋友，我也很想离开此地，去看看山后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以致使去那儿的人没有一个人回来。

我每年都在我的那块土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这块土地在山坡的上面，也是块坡地，从上面往下倾斜，下面是一处叫牛首崖的断崖。

这个地方倒不坏，但是，天一下雨，泥土便变得黏糊糊的。下面是坚硬的石层，象一根根树干，随着岁月的流逝，正在不断增高。尽管这样，这儿的玉米长得还不孬，结出的玉米棒子味道特别甜。多利戈一家在吃任何东西时都要撒点盐，但吃我种的玉米却不必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说起过在我的玉米棒子里撒盐，这就是在牛首崖上长的玉米。

虽说有这样那样的好的方面，尽管下面那些绿油油的丘陵地土质非常好，但人丁还是越来越不兴旺了。离去的人并未去萨巴特兰那一边，他们是朝另一个方向走的。从这个方向不时地飘来阵阵橡树的气味，传来山林的呼啸声。这些人都是默默无言地走的，既不说话也不吵架。可以肯定，他们是很想和多利戈兄弟俩好好地干一仗的，以清算这一家子给他们干下的桩桩坏事。然而，他们已没有了这样的勇气，情况肯定是这样的。

问题是多利戈兄弟俩去世后，仍没有一人回来居住。我一直等候着他们回来，谁也没有这样做。起初，我替走的人照看房子，修补屋漏，还在墙洞里放上一些树枝给补起来。但后来见到这些人迟迟不回，便听之任之了。

只有每年年中的雷暴雨和二月份刮的那种时常掀掉屋顶的大风是从来也不会不来的。有时还飞来一群乌鸦，象是到了无

人居住的地方，掠地低飞，聒噪鸣叫。

这类事情在多利戈兄弟俩去世后仍时有发生。

以往，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见萨巴特兰。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的任何时光，都可以在远处看到萨巴特兰那白茫茫的一片。但是，眼下长起了极为茂盛的灌木丛，不管风将这些小树刮得怎样东倒西歪，仍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此时我想起了当年的情景。那时，多利戈兄弟俩也常来这里坐坐。他们蹲在地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天黑也不觉得疲倦。他们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个地方，仿佛这个地方会激起他们的思绪，会引起他们到萨巴特兰去走走的兴致。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的想法并非如此。他们只是看看这条道路而已。那是一条宽阔的沙石路，这条路可以从头看到它消隐在“半月庄”的松林中。

我从来没有见到有比莱米希奥·多利戈的眼力更好的人。他是个独眼，可是他这仅有的一只半睁半闭的黑眼睛能将万物拉近，它们仿佛就在他的手边。他站在那里能分毫不差地看清在远处路上移动着的物体。就这样，要是他的这只独眼对谁发生了兴趣，目光落到了谁的身上，那他们兄弟俩便从了望处站立起来。于是，教母坡便会有好几天见不到他们的行踪。

遇上这些日子，我们的一切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人们把自家的家畜从山洞里赶出来，关进畜栏里，这其中有小羊羔，还有火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堆堆的玉米和黄橙橙的南瓜，一大早就晒在自家的院子里。越过层层山峦到来的风比平时更觉寒冷。然而，不知为什么，那儿的人们都说天气很好。这时，人们能在清晨听到公鸡在和任何一个宁静的地方一样啼鸣。这一切使人们以为教母坡从来就是平静的。

接着，多利戈兄弟俩回来了。在他们抵达之前人们就知道他们要来，因为他家的几条狗飞跑出门，使劲地吠叫，一直叫

到遇见了它们的主人。根据犬吠声，人们估计得到他们俩离庄还有多远，他们将从什么方向进庄。于是，人们再次将自己的财物收藏起来。

这就是已经去世的多利戈兄弟俩每次回到教母坡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

然而，我可从来也未曾惧怕过他们。我是他们兄弟俩的挚友，有时我竟然希望自己变得年轻一些，以便能和他们一起干他们的事。但是，我现在已不太中用了。那天晚上，我帮助他们抢劫一名马车夫时我便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自己感到已缺少点什么，因为我的生命力已经消耗殆尽，再也经不起折腾。这点我是感觉到了的。

时值雨季中期，多利戈兄弟俩请我去帮他们扛几包白糖。我有点害怕，因为此时正下着滂沱大雨，大得流水直往人们的脚底冲。再则，我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扛糖包。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已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是干这种冒险事情的人了。

多利戈兄弟俩告诉我，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太远。"有那么一刻钟就到了，"他们说。但是，等我们到达去半月庄这条道时，天已黑下来了。赶到马车夫所在的这个地方已是深夜。

马车夫并没有停下来瞧瞧来人是谁。我想他一定在等待着多利戈兄弟俩，因此，我们的到来并未引起他的惊恐。我是这样想的。而我们在搬运糖包时，那车夫仍然很安闲地躺在饲料堆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多利戈兄弟俩，我说：

"那个躺在那儿的人好象已经死了，若不死也离死不远了。"

"不，他只是睡着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让他在这儿照看东西，但他一定是等得累了，睡着了。"

我走过去在他的腰部踢了一脚，想把他弄醒，但这个人还

是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他完全死了，”我又对他们说。

“哪儿的话，别这样认为，他只是昏过去了，因为奥迪龙用一片劈柴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不过，一会儿他就会站起来的。你将会看到，太阳一出来，他身上一觉得热，便会很快地起来回家的。你把那包糖扛走，我们回家吧！”这就是他们对我说的那番言词。

我最后又在死者身上踢了一脚，发出了如踢在枯树干上一样的声音。尔后，我扛起糖包，在前面走着，多利戈兄弟俩跟在后面。我听见他们一路上唱了好一会儿歌，一直到黎明。天亮后就听不见他俩的歌声了。此时晨风吹散了他们直着嗓门吆嚷着的歌声，因此，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还跟在我的后面。后来听到他们那几条在奔驰着的狗的吠叫声，我才知道他们仍在后面。

这样，我才明白多利戈兄弟俩每天下午坐在教母坡我家的旁边到底在探测着什么。

我把莱米希奥·多利戈杀死了。

那时，留在村庄里的人已不多。人们先是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到最后几乎是成群结队地走了。他们收了庄稼，便利用冰冻到来之机走了。往常年月，冰冻期一到，一夜之间便将庄稼全给毁了。今年的情况也一样，所以他们都走了。他们可能认为来年的情况也会和今年一样。看来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一年一度的天灾和多利戈兄弟俩随时会制造的人祸了。

此事发生在十月份。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明亮，我坐在屋门外借着月色修补满是破洞的麻袋。这当儿多利戈来了。

那时他一定是喝多了。他站立在我的面前，摇来晃去的老是挡住了我非常需要的月光。

“说话最好不要拐弯抹角，”他站了许久后对我说，“我喜欢直来直去。你若是不喜欢这么干，我就让你学着这样干，我正是来这儿矫正你这个毛病的。”

我继续补我的麻袋。我全神贯注地缝补着麻袋上的破洞。有了皎洁的月光，一针一线活儿干得十分顺畅。正因为这样，他以为我没有理会他说的话：

“我在跟你说话呢，”他对我嚷嚷道，此时他真的生气了，“你很明白我是来干什么的。”

他走到我的身边，几乎是冲着我的脸大叫大嚷着，这使我有些害怕起来。然而，我试图瞧瞧他的脸色，看看他的火气到底有多大。我凝视着他，好象在问他来这儿的目的。

这一看起了作用。他平静了一些，坦率地对我说，对付我这样的人就要出其不意地搞突然袭击。

“在你干了那件事后再跟你说，真是白费口舌。”他对我说，“然而，我弟弟和我的关系跟你和我的关系一样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来这儿找你的，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对奥迪龙之死作何解释。”

这一下我听清了他的语意。我放下口袋，专心致志地听他说话。

我知道他是如何将杀害他弟弟的责任归咎于我的。但这件事并不是我干的。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本来想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但看样子他根本不让我有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和他说清楚。

“奥迪龙和我曾多次争吵过，”他继续说，“他这个人脾气有点犟，喜欢跟人顶嘴，但也就顶顶嘴而已。你只要揍他几下，他就会冷静下来。我想从你这儿了解的是，当时他说了你什么，还是想抢走你什么，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情况。也可能是他想打你，而你先下手为强。我想一定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摇了摇脑袋，意思是说情况并非如此，此事与我毫无关系……

“听着，”他打断我说，“那天奥迪龙的衬衣口袋里装了14个比索。我将他从地上拉起来时，摸了摸他的口袋，这14个比索不见了。昨天我听说你买了一条毛毯。”

这是事实，我确实是买了一条毛毯。眼看天气马上要变冷，我的短大衣又破得成了碎条条，因此，我去萨巴特兰买了条毯子。然而，为买这条毛毯，我卖掉了两只山羊，我不是用奥迪龙的那14个比索买的。他当时可以看到，我那只麻袋全是破洞，原因是那只小山羊未能如我希望的那样跑得快，我就将它装进麻袋里背走的。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不管是谁杀死了奥迪龙，我都要为他报仇。我知道是谁杀死他的，”我听到他几乎是在我头顶上对我说的。

“这么说，是我干的了？”我问他。

“还会是谁？奥迪龙和我是无耻之徒，或随你怎么说都可以。我也不是说我们从来未曾开过杀戒。不过，为这么点钱我们可从来没有杀过人，这点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十月的满月高悬在畜栏的上空，使莱米希奥长长的影子落在了我家屋墙上。我见他朝一棵梅树走去，抓住我放在那里的总是上了子弹的枪。然后，他提着枪走回来。

在他从我面前走过的那一会儿，月光照耀得我插在麻袋上的那根针闪闪发光。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对那根针产生了极大的希望。为此，当莱米希奥·多利戈走到我身边时，我拔下针，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肚脐，一直将针插到底，然后才放手。

他立即像发了绞肠痧一样缩成一团，全身抽搐，弯着身子，一直弯到了膝盖上，最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全身没有一

点力气，那只独眼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初时，他仿佛打算站起身来，给我一枪托。然而，他可能是后悔了，还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却松开枪，重又缩成一团，接着就不动弹了。

这时，我见他神情越来越悲伤，好像是生了病，我已许久没有见到过这么忧伤的神色，不免产生了点恻隐之心。于是，我赶紧从他肚脐中拔出针来，又从稍靠上面的部位插了进去，我想那儿可能是他的心脏。不错，心脏就在那里，因为他这时就像砍了脑袋的公鸡那样只挣扎了几下，就一动也不动了。

他可能已经死了。我对他说：

“莱米希奥啊，你别怪我。我确实没有杀死奥迪龙。这是阿尔卡拉塞家里的人干的。奥迪龙咽气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他不是我杀的，这点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干的，是阿尔卡拉塞全家干的。他们一家人都朝他扑过去，我看到时，奥迪龙已奄奄一息了。你知道为了什么吗？这事还得从奥迪龙根本不应到萨巴特兰去说起。他去那儿你是知道的。萨巴特兰这个村庄里有那么多人都认识他，他到那儿后早晚也得出事。阿尔卡拉塞一家人也讨厌他。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法弄清楚他为什么偏要与这家人纠缠不清。

“这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我刚刚买好了毯子，走出商店，见你弟弟往阿尔卡拉塞家的一个人脸上喷了一口酒。他是闹着玩儿的，看得出来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寻点刺激，因为这一来确实弄得大伙儿都哈哈大笑。但是，那时无论是奥迪龙还是阿尔卡拉塞一家人，还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喝多了。他们立即向奥迪龙扑过去，拔出刀来，将他团团围住，砍得他血肉模糊。他就这样咽气了。

“正如你听到的那样，不是我杀害他的。我希望你完全明白，此事与我毫不相干。”

我对已死的莱米希奥说了这番话。

我提着盛玉米的空篮子回到教母坡的时候，月亮已退隐到了橡树的另一边。我先将篮子在小河边洗荡了一下，洗去了上面的血迹，再将它收藏起来。我不久就需要这只篮子，却不愿意老是看到莱米西奥的血迹。

我记得此事大约发生在十月份，正是萨巴特兰过节的日子。我说我记得是在那几天，是由于这几天萨巴特兰爆竹声阵阵。在我丢弃莱米希奥尸体的那个地方，每出现一阵爆竹声便飞起一大群秃鹰来。

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都是由于我们穷

这里的一切每况愈下。上星期我婶婶哈辛塔去世了。这星期六我们将她安葬好，内心的哀伤开始减轻的时候，天又下起了前所未见的大雨来。这使我爸爸焦急万分，因为才收割回来的大麦全都堆放在晒场里晒着。这雷阵雨来得突然，大雨倾盆，我们根本来不及将麦子给盖起来，一捆也没有来得及盖上。我们全家人没奈何只好站在屋檐下，眼睁睁地看着天上降下的冰凉的雨水，把刚刚收割回来的黄灿灿的麦子毁掉。

就在昨天，在我姐姐达恰刚满十二周岁的那一天，我们获悉我爸爸在她命名日送给她的那头母牛让河水冲走了。

三天前的黎明时分，河水开始上涨。当时我还在酣睡，滚滚河水发出的咆哮声使我立即惊醒，一跃从床上起来，手中还抓着被子，我仿佛以为我家的屋顶在往下倾倒。后来我又进入梦乡，因为我听出这是河水的响声，而这声音又很单调，使我再次沉沉入睡。

我起身时，清晨的天空乌云密布，看来大雨一直没有停过。河水的咆哮声更大了，更近了，还闻到了一阵象烧糊了什么东西一样的浑浊河水的腐臭味。

我出去观看时，发现河岸已被淹没，河水渐次上涨，涌向

村庄的那条主干道，急急地流进绰号叫“拉唐婆拉”①的那个女人的家里。河水冲进畜栏，又从门口流出，发出了劈劈拍拍的声音。“拉唐婆拉”在“河”中东奔西跑，把她家的母鸡往外赶，让它们躲到洪水到不了的地方去。

在另一边，在河的拐弯处，不知在什么时候河水已将我哈辛塔婶婶家院子里的那棵罗望子树给冲走了。现在看不见任何罗望子树了，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棵。凭这一点人们就发现，这次河水泛滥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

下午，我和姐姐又去看洪水。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浑浊，水位已大大高出了桥面。我们在那儿待了一小时又一小时，不知疲倦地看着泛滥的河水。然后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想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因为在山下水声太大，只见到许多人的嘴在一开一合，象在说什么事，却一句话也听不清。为此，我们爬上小山，这儿也有人在观看洪水，还在谈论着这次河水泛滥造成的损失。就在这儿我们知道河水已将“拉塞尔奔蒂娜”②卷走，这是我姐姐达恰的一条母牛，是我爸爸送给她作生日礼物的。这条牛的耳朵一只红一只白，眼睛也长得很好看。

我弄不明白，这母牛明知这条河已不是它平时熟悉的那条河了，却为什么还要过去。它可从来没有这么冒失过。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它一定是睡着来到这儿的，结果白白地送了命。过去我打开畜栏门时，有好多次都必须将它叫醒，因为若不这样做，由着它的性子，它可以闭着眼睛整天地睡觉。和别的母牛睡着时会叹气一样，它也会叹气。

这次它一定又是睡着了。也许等它感到激流在冲击它的两肋时，它也想醒来；也可能这时它害怕了，想返回家里；然而当它回过头来时，遇到了象泥石流般的浑浊而激烈的河水，它

① 原文的意思是“鼓”。
② 原意为“小蛇”。

慌乱了，全身抽搐起来。也许它还咩咩地吼叫起来，向人们求救。它怎么叫的，这只有上帝知晓。

我跟一位亲眼目睹河水卷走母牛的先生打听，当时在母牛身边是不是还有一头小牛犊。他也说不准是否看到过。他只是告诉我，那全身脏污的母牛四脚朝天地从他近处漂过，在那儿翻了个身，之后便连牛角、四肢和母牛的任何踪迹都见不到了。当时河水里漂浮着许多树木，有的是整棵的树木，还带着树根。当时这位先生正在忙于捞木柴，因此，他也没有注意被水冲走的是牲口还是树木。

凭这一点，我们还不知道这小牛犊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跟母牛一起被冲向河的下游。如果真的如此，愿上帝保佑它们俩。

由于我姐姐达恰已一无所有，我家里人担心的那件事可能会随时发生。我爸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拉塞尔奔蒂娜”（当时它还只是一头小牛犊）。他把它送给姐姐，让她有那么一点“私房钱”，免得她象我另外两个姐姐那样放荡不羁。

听爸爸说，由于我家很穷，两个大姐早就堕落了。她们脾气不好，从小就爱发牢骚。刚一长大，便和那些坏男人勾搭上了。他们教唆她们干坏事，她们也很快地学会了。深更半夜只要他们一吹口哨，她们便立即明白他们的意思。后来连大白天都出去厮混。她们常常去河边打水。人们稍不注意，她们就来到畜栏边，光着身体，每个人抱着一个男人，在地上打滚。

因而，我父亲将她们俩逐出家门。开始时，父亲还竭力忍让着她俩的所作所为。然而，到了后来，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把她们赶出去了。她们跑到了阿约特拉，或者跑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反正是当上了烟花女。

为此，我爸爸这次为达恰感到难过，他不希望她由于失去

母牛觉得自己变成了穷人，由于感到自己已失去了可以度日消遣的母牛，而落到另外两个姐姐同样的下场。她也长大了，原本她可以嫁给一个好的男人，一个永远爱她的男人。现在这样做已很困难。若有那头母牛在，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光是为了弄到那头漂亮的母牛，也少不了男人来娶她。

眼下唯一的希望是那头牛犊还活着，但愿它没有和它妈妈一起过河。如果真的如此，我姐姐达恰还有希望不致堕入烟花。妈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

我妈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如此惩罚她，给了她几个这样的女儿。她娘家打从她奶奶开始，从来没有出过坏人。他们从小就敬畏上帝，非常驯顺，从未对任何人失过礼。她家族人都是这样的。天知道她这一对女儿是跟谁学的坏榜样，她回忆不起来。她一桩桩地回忆往事，但弄不清她干了什么坏事，或者作了什么孽而让她一个接一个地生下了有同样恶习的女儿。她实在回想不起来。每当她想起她们，她总是流着泪，说：

“愿上帝保佑她们俩。”

然而我爸爸却认为这一切已无可挽救。眼下危险的是留在身边的这个达恰。她象杉树一样一个劲地往上长，越长越高，那对乳房也开始突起了，很可能长得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又尖又高，鼓鼓的十分显眼。

“是啊，”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谁见到了都会给迷上的，结果一定不会好。就象我正在看到的那样，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就是我爸爸的痛苦所在。

达恰感到她的母牛不会回来了，因为河水把它给淹死了，她哭了。她穿着玫瑰红的上衣，站在我身旁，从山上眺望着河流，不停地哭泣着。脸上哗哗地淌着肮脏的泪水，仿佛这河水已流进了她的体内。

我拥抱着她，竭力安慰她，然而，她并不理解我，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她嘴里发出象河水拍击两岸一样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使她全身都摇晃抖动起来。此时河水还在上涨，河边飘来的那腐烂的气味直往达恰那潮湿的脸庞扑来。她那两只小小的乳房在上下不停地抖动，仿佛突然开始发胀，为她的堕落出力。

马卡利奥

我坐在水沟旁，等待着青蛙跳出来。昨天夜里吃晚饭的时候，开始一阵蛙鸣，蛙声一直到黎明到来时才停止。我继母也说，蛙鸣声吵得使她难以入眠，所以，她现在正想好好地睡一觉。为此，她让我坐在水坑边，手握一块木板，要我把跳出来的青蛙统统用木板打死……青蛙除了肚皮外，全身呈绿色，而蛤蟆是黑色的，我继母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青蛙味美，可供食用，蛤蟆则不行。蛤蟆虽不能吃，我还是吃了，味道和青蛙一样。菲利巴说，吃蛤蟆不好。她那双眼睛象猫眼一样发绿。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由她在厨房里给我饭吃。她不让我伤害青蛙，然而，上面说的这件事是我继母叫我干的……我比爱继母更爱菲利巴。不过，一日三餐还得由继母掏钱，由菲利巴去采购。菲利巴只是在厨房里负责做三个人的饭食。自从我认识她后，她没有干过别的活儿。洗刷餐具的事由我来干，抱柴烧火的事也是我干的。做好饭，由继母分给我们饭菜。她先进食后，用双手将余下的食物分成两份，一份给菲利巴，另一份给我。然而，有时菲利巴胃口不佳，这么一来，两份饭食全归我享用了。为此，我喜欢菲利巴，因为我这个人难以填饱肚子，我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即使吃了菲利巴那一份也饱不了。

尽管俗话说，食而后知足，我却很明白，就是把人们给我吃的东西全吃了也吃不饱……菲利巴也知道这个情况。外面有人说我是个疯子，因为我总是肌肠辘辘。我继母听人们这样说过，我倒并没有听说过。继母不让我独自一人外出。只有带我上教堂去听弥撒时才带我出去，在街上转一圈。一到教堂，她叫我紧挨她的身边待着，还用她斗篷上的带子捆住我的双手。我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她说是因为听人说我会发起疯来。一天，人们无中生有地说我杀了人，说我平白无故地掐住一位太太的脖子。我可是记不起来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说我干了这件事的人毕竟是我的继母，而她是从来不说谎的。她叫我吃饭，总把我的一份饭菜给我，可不像别的人，说是请我去吃饭，我去了，他们便向我扔石头，弄得我只好拔腿逃跑，什么也没有吃到。我继母可不是这样，她对我还是不错的，为此，住在她家我很愉快。再说菲利巴也住在这里，她对我非常好，因此，我也喜欢她……菲利巴的奶像奥贝利斯科花那样甜。我饮过山羊的奶，也喝过刚生过崽子的母猪的奶，但都不如菲利巴的奶质好……她已好久不让我吮吸她胸口的那两个大玩意儿了。这玩意儿我们也有，是长在两边肋骨上部的，人们，就从这儿挤出奶来。她很会挤，这奶比我继母在星期天的午餐上给我们喝的奶要好……以往菲利巴每天夜里都到我睡觉的房间里来，紧挨着我，有时躺在我身上，有时睡在我身旁。然后她解开胸衣，让我吮吸她那又甜又热的源源顺着我的舌尖流入口中的奶汁……为了充饥，我曾多次吃过奥贝利斯科花。菲利巴的奶就是这个味道，只是我更喜欢喝她的奶，因为我一边在大口大口地吮吸她的奶，她却一边在我身上呵痒。接着，她几乎总是睡在我的身旁，一直睡到天明。这样做对我颇有好处，因为倘使我在某一夜晚在那儿孤寂地死去，我不必害怕寒冷，也用不到担心会被罚入地狱……有时我并不怎样害怕地狱，但有时又觉得害怕。后来，

我倒喜欢用“我在这几天中随时可能下地狱”这样的话来吓唬自己了，因为我有一个坚硬的脑袋，遇到什么东西我都喜欢拿脑袋去碰撞。后来菲利巴来了，驱散了我的恐惧。她善于用两手呵痒，她使我摆脱对我会死去的恐惧。有时我甚至忘记了……菲利巴说，她想跟我在一起，她说她将告诉上帝我的全部罪孽。她说她将很快赴天庭与上帝面谈，请他宽宥我那从上到下已浸透我全身的全部恶行。她将对上帝说，请他原谅我，免得我为此而忧心忡忡。为此，她每天都进行忏悔，这倒不是因为她行为不端，而是由于我全身都附上了魔鬼。她要进行忏悔，以帮助我驱邪。每个白昼，每个夜晚，她都为我祈祷，她一辈子替我做好事。这都是菲利巴说的，为此，我非常喜欢她……然而，长有一个坚硬的脑袋倒是一件大事。我可以接连几个小时拿脑袋碰撞走廊上的柱子，而头脑完全经受得住，一点事儿也没有。我也拿脑袋往地上撞，开始时慢慢地撞，后来越撞越重，地板给撞得像击鼓一样咚咚地响，就象对上帝进行祈祷时用鼓槌敲打的声音。而此时我在教堂里，被捆绑在继母身边，耳中听到外面敲打的咚咚鼓声……继母对我说，我房间里有臭虫、蟑螂和蝎子，这是因为我将要去地狱受焚，如果我继续固执地拿自己的脑袋去撞击地板的话。但是，我喜欢听鼓声，这点她理应知道。我喜欢听鼓声，就是在教堂里也想很快出去，看看那鼓声为什么能在远处就能听到，为什么能压过神父的说教声，传到了教堂的深处……“行善之道，光辉灿烂，作恶之路，黑暗无光。”神父先生如是说……我从床上起来，走出房间，这时天还是黑的。我把街道打扫干净，趁黎明到来之前，我又躲进房间。在街上常常会出事，有人会向你扔石头，你却连人影也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多的是。大块大块锋利的石头像雨点般地落下来。这样一来，衣服砸破了得缝补，脸上和膝盖上的伤口要过好多天才能愈合。你还得再忍受一次捆住双手的滋味，因为如不把两只手缚

住，它们便会抓破伤口，血流如注。不过，血的滋味并不坏，尽管它不同于菲利巴的奶味。这点是肯定的……为了不挨石击，我天天在家里待着。一吃过饭，我就将自己关进房间里，插好门，免得让罪孽看到房间里黑洞洞的，来和我纠缠。我连点燃一根松明，看看蟑螂是从什么地方往我身上爬也不敢。眼下我相当平静。我侧身而卧，一感到蟑螂那粗糙的脚爪在我脖子上爬，我就一巴掌将它打死。我不点燃松明，这样，罪孽就不会因为我点着松明在寻找那些钻到我的被窝来的蟑螂而认为我失去了警惕性……蟑螂被压扁时会发出像压死硬壳虫那样的很大的响声。我不知道蟋蟀是不是也会发出这样的响声，我从来不杀害蟋蟀。菲利巴对我说，蟋蟀总是在不停地鸣叫，连喘气时也不停止，那是为了不让人们听到在炼狱里受罪的鬼魂的呼叫声。若有一天蟋蟀不再鸣叫，那人世间便会到处是亡魂的叫声，我们大家便会被吓得四处奔跑。再说，我挺喜欢侧耳倾听蟋蟀的鸣叫。我房间里有许多蟋蟀，可能比蟑螂还多，就在我睡觉的床板的夹缝里。蝎子也有，它们随时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我得屏住呼吸，让它们通过我的身躯，爬到地板上。因为如果我一抬我的胳膊，或全身的骨头发起抖来，马上就会被蜇上一口，伤口热辣辣地痛。一次，菲利巴的屁股被咬了一口，她哭了，还平静地大声呼唤圣母，祈求她保佑自己，别让烂掉了屁股。我给她涂上唾沫，那天夜里我给她涂了整整一夜，还和她一起作了祈祷。有一阵子我发现，我虽然也尽我一切力量帮她哭泣，也未能减轻她的痛苦……不管怎么说，与其到外面招引那些喜欢打架的人来打我，倒不如留在房间里为好。在房间里谁也不会动我一根毫毛。我继母不会因为我吃了她的奥贝利斯科花、桃金娘花或石榴花而责骂我。她知道我食欲旺盛，每时每刻想吃东西。她知道，我就是每时每刻去搜寻食物，也难以填饱我那辘辘饥肠。她不知道，我用浸泡过的喂

肥猪的维豆和喂瘦猪的干玉米充饥。因此，她很清楚，我每天从早到晚是如何饿着肚子过日子的。只要在这个家里有东西吃，我就会待下去。因为我以为，等到了没有东西下肚的那一天，我就会死去。到那时我肯定会直奔地狱。到了那儿就谁也不能将我给救出来，菲利巴救不了我，虽说她对我很好。我继母送给我的现在佩戴在我脖子上的神符也救不了我……现在我在水沟旁，等待青蛙跳出来。在我说着话的这段时间里它们却一只也没有跳出来。青蛙若再不跳出来，我就会睡着了，这样我就无法打死青蛙了。这样一来，我继母就会被它们的鸣叫声吵得难以合眼，她就会发火，就会去祈求摆在她房间里的那一长列仙人中的一位，派魔鬼来将我拖走，一直拖到地狱深处，连炼狱也无须经过。这样一来，我就连在炼狱中的爸爸妈妈都见不上一眼……我还是继续往下讲吧……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再能尝尝菲利巴的奶。那奶又好又甜，犹如奥贝利斯科花瓣中流出来的蜜糖。

那 个 人

那个人的双脚踩进沙里，留下不成形的足迹，象是兽蹄印似的。他在岩石上爬着。上陡坡时，便弓着腰往上走，寻找着山巅。

“是个平脚板，”跟踪他的人说，“还少了个脚趾，左脚没有大姆指。这样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找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一条小道直通山顶，道旁野草遍地，荆棘丛生，路面狭窄得象是一条蚂蚁爬的小道。这条笔直的小径直刺蓝天，在那儿消失后，又在更远的天边出现。

足迹不偏不倚地沿着小道而上。那个人靠自己长着老茧的脚后跟着地往前走去，他有时用脚趾紧扣着石壁，两臂攀着悬崖。每往上爬一段距离便停下来，看看有没有爬到山顶。“这不是我的，是他的，”他说着，回过头去看看刚才是谁在说这话。

连一点儿风也没有，只有他折断残枝时发出的声音的回声。他由于得摸索着前进，已精疲力尽。他数着自己的脚步，屏住呼吸。“我走到哪里算哪里。”他又说。他知道，说话的人是他本人。

“他是从这里往上爬的，边爬边清理道路，”追踪他的人说。“他用砍刀砍去了树枝。可以看得出来，他走得非常焦急。心一着急便会留下蛛丝马迹，这就毁了他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过了一山又一山，他爬的这座山简直没有个尽头，他开始泄气了。他抽出砍刀，砍断那些硬得象树根一样的枝条，连根拔去野草。他咯了一口痰，怒气冲冲地吐到地上，吮吸了一下牙齿，又啐了一口。天空静谧安宁，阳光照透了隐在光秃秃的槐树枝条下的云彩。这不是枝茂叶盛的季节。这个时节天气干燥，连山上的荆棘和杂草也枯干了。他心急似焚地拿砍刀在灌木丛中乱砍一阵。“就这么一点小事也会把你给累死的，倒不如不要管这些玩意儿为好。”

他在身后听到了他自己的声音。

“他发火了，正好暴露了自己。”跟踪者说，“他已经说出了他是谁，眼下只需了解他在什么地方了。他从哪儿上，我也从哪儿上，他从何处下我也从何处下。我要紧紧地跟随着他，直到他精疲力尽。我在哪儿停下来，他一定在那里。他将跪下来求饶，我就在他后脑勺给他一枪……等我抓到了你，就这么干。”

他终于爬到顶了。夜幕笼罩着灰暗但很洁净的天空，大地落到了另一边。他对面前那所房子看了一眼，屋里飘出炭火的最后一缕青烟。他站在不久前才翻耕过的松软的土地上，不情愿地用刀柄敲了一下门。出来一只狗，舐了舐他的两只膝盖，另一只狗摇着尾巴在他周围跑动着。于是，他推开了那扇只在夜间关闭的门。

跟踪他的那个人说：“他这一手干得不错，竟连里面的人也没有被吵醒。他一定是一时左右到这儿的，这正是人们沉沉入睡的时候，正是人们在道了‘晚安’之后进入梦乡的时候，正是人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黑夜的时候，正是人们身躯的劳累

拨断猜疑之弦的时候。”

“我不该将他们统统杀死，”那个人说：“至少不该杀光。”他说了上面这番话。

灰暗的黎明寒气袭人。他一跌一滑地通过草料场，朝坡下走去。寒冷冻僵了他的双手，他丢下一直紧握着的那把砍刀，丢在干草堆里的那把砍刀象一段死蛇一样闪着寒光。

那个人在山上开辟一条新的通道，朝山下走去，在寻找河流。

在遥远的山脚下，翻腾着泡沫，滚滚而来的河水默默地穿过盛开着花朵的桧树向前流去。这条河蜿蜒曲折，宛如盘绕在绿色原野上的一条蛇。没有任何嘈杂声，人们可以睡在河边，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呼吸声，但却听不到河流的呼吸声。长青藤从桧树梢上垂落下来，沉入水中，相互缠绕，在河水中形成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藤网。

那个人只是凭着黄色的桧树才找到了河流。他没有听见河流的声音，只看见河流在树荫下弯弯曲曲地流过。他看见却却拉卡鸟迎面飞来，它们前一天下午曾迎着落日的余辉成群地飞去。现在太阳就要升起，它们又飞回来了。

他划了三次十字，对他们说：“请您们原谅我。”说完，便动起手来。当他砍倒第三个人时，眼泪滚滚而下。这也许是汗水吧。杀人也很费劲，因为人皮很坚韧，虽说对方引颈受诛，也多少会反抗一下。砍刀的刀口卷起来了。“您们务必要宽恕我，”他又对他们说。

“他在沙滩上坐过，”这是追踪者说的，“他就坐在这里，许久没有动弹，等待着云散雾开。然而，那天没有出太阳，次日也没有出来。我记起来了，那是个星期天，我那新生婴儿夭亡了，我们去安葬他。我们并不感到悲伤。我只记得天是灰色的，我们手中拿的鲜花已失去色彩，已经枯萎，仿佛它

们也感到缺乏阳光。”

“此人在这儿待过，在等候着什么。那边就是他留下的印记：他在灌木丛中搭的窝棚；还有身上的余热，在潮湿的泥土上留下一个坑。”

“我不该离开那条羊肠小道，”那个人想道，“若从那条小路走，现在早就到了。不过，走在人们都走的那条路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我背着这样的包袱走路。这个包袱任何人投我一瞥就能看出来。它象是个罕见的肿物，我自己就是这样感觉到的。我感到我的一个大脚趾给砍去了，别人看到了，我却到后来才看到。因此，虽说我并不愿意，我也只好带着这个印记了。真是一件憾事。也许这包袱太重了，也许体力消耗太大了，我觉得很累。”继而，他又说：“我不应该将他们斩尽杀绝，我原意只想杀死我必须杀的那个人；然而，当时天很黑，人影看起来都差不多……不管怎么说，这么多人埋葬在一起开销反倒省了不少。”

“你将会比我先感觉到疲劳，我将先于你到达你要去的地方，”走在那个人的后面的人说。“对你的意图，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将先于你到达。”

“不是这个地方，”那个人见到河后说，“我将在这儿过河，接着又在那儿过河，也许最后到达原来的河岸。我应该到河的对岸去，那里我从未去过，也没有人认识我，谁也不知道我的情况。然后，我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目的地，到那儿后谁也不会把我给抓起来了。”

又飞来大群大群的却却拉卡鸟，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

“我要往下游走，这儿河道错综，可能会让我返回我不愿去的地方。”

“谁也不会加害于你，永远不会，孩子。我在这里保护

你，因此，我出生得比你早，我的骨骼也硬化得比你早。”

他听见了他的声音，他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慢条斯理地从嘴里吐出。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像是由一件虚假的无意义的物体中发出。

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话？现在他的儿子也许在嘲笑他。也许没有这样做。“兴许由于我们在最后的一刻甩下了他而对我满怀怨恨。这也是我的最后时刻，也只是我的最后时刻。他是冲我而来的，他不是为寻找你们来的，显然，我是他这次旅程的最终目标。他梦想见到我那张死人的脸，浸泡在污泥浊水里，被踩被踏得面目全非，就像我对他兄弟干的那样。但我当时是面对面干的，何塞·阿尔冈西亚，我是当着他，也当着你的面干的。你当时只是哭，害怕得发抖。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也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我等了你一个月，日日夜夜都睁着眼。我知道你会匍伏着身躯，像毒蛇一样东躲西闪地前来。你来晚了，我也来晚了，我是在你之后到的。埋葬那新生婴儿耽误了时间。现在我懂了，我现在明白我手里的花为什么会枯萎。”

“我当时不该将他们全都杀死，”那个人一边走一边想，“背一个如此沉重的包袱真不值得。死人比活人更重，他们都要把我给压垮了。我本当在黑暗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摸，最后总会摸到他的。凭他的八字胡就可以辨认出来，虽然那时漆黑一团，但在他站立起来之前我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不管怎么说，这样倒更好。谁也不会为他们哭泣了，我也得到了安宁。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夜晚到来之前找到出口，离开此地。”

下午，那个人进入河谷。太阳整天都没有露面，但从云层中透露出来的阳光照出了模糊不清的影子，因此，他明白已过了中午。

“你已跑不了啦，”跟在他后面的人说。他现在坐在河

边。“你已进了死胡同了。你先是干了坏事，现在你正走向坟墓，走向你自己的墓穴。我现在没有必要跟踪你到那儿。你一旦发现自己已无路可走时，你就会回来。我在此地等候你。我要利用这段时间把枪瞄得准准的，好弄清楚这一枚子弹该射到你身上的什么部位。我有耐心，你没有，这就是我的优势。我的心脏带着它自己的鲜血在滑动，在旋转，而你的心脏呢，它却已堕落、变质、腐烂，这也是我的优势。明天你就会死去，也许在后天，也可能在 8 天之后。时间长短我不在乎，我有耐心。”

那个人见到河流在两边高高的石壁中延伸，就止了步。“我得往回走。”他说。

这一段河流又宽又深，没有任何礁石。河水好象在一条涂着污秽的浓油的河床中滑动。它不时地卷起漩涡，吞噬着树枝，但没有发出任何咆哮声。

“孩子，”坐在那里等候的那个人说，“用不到我来告诉你，那个将你杀害的人从现在起他就死了。难道我这样做就赚到什么了？问题是当初我没有和你待在一起，现在来解释又有什么用处。当时没同你在一起，这就是全部情况。当时既没有与她、也没有与他在一起，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这新生婴儿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那个人朝河的上游走了一大段路。

他感到头脑中热血在沸腾。“我当时以为那第一个人临死发出的惨叫声会把其他的人吵醒的，因此，我就加快了速度。”“我太鲁莽了，务请你们原谅，”他对他们说。然后，他觉得这河水的汩汩声和睡着的人们的鼾声一样。为此，当他来到外面，遇到乌云密布的寒意袭袭的黑夜时，他变得镇定自若了。

看样子他是逃来的，裤腿上满是污泥，连裤子是什么颜色也分不清了。

他一跳进河里我就看见他了。他挺着胸，任凭河水将他冲向下游，连手都不划一下，犹如踩着河床往前走去。然后，他靠了岸，脱下衣服晾干。我见他冷得发抖。当时正刮着风，天空乌云密布。

我在东家叫我看管羊羔的院墙的缝隙里注视着他。我看着他，而他并未猜疑到有人在监视他。

他双手支撑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松弛一下身躯，让风吹干他的身体，然后穿上满是破洞的衬衣和裤子。我见他既没有带砍刀，也没有带任何别的武器，只有一个空刀鞘插在腰间。

他向四周望了又望，然后就走了。正当我要站起身来，松开拴羊羔的绳子时，却见他仍旧带着迷惑的神色回来了。

回来后，他又涉身于河中。

“这家伙来拿什么东西的？”我自问道。

他什么也没有拿，又一头扎进水中，象一支箭一样在水中受水浪的冲击，差点给淹没。他拼命地划着水，最后仍未能游过河，只好在下游上岸，大口大口地吐着水，仿佛要把胃都翻过来。

他又一次脱光衣服晒干，然后，沿河向上游即朝他来的方向走去。

你们现在就把他交给我吧。要是我早知道他干的这一切，我早就用石头将他给砸烂了，而且决不会感到内疚。

我已说过，他是个亡命之徒，只要看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了。然而，律师先生，我不是个算命的，我不过是个牧羊人。遇到那种场合，连您也会胆怯的。诚然，如您说的那样，我完全可以出其不意地抓住他，拿块石头在他脑袋上敲一下，就可

以让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了。你说的话很对，谁也否定不了。

您跟我讲的关于他欠下的种种血债和刚刚犯下的杀人罪，我决不会原谅他的。我喜欢杀掉这些杀人凶手，请相信我。虽说不上是一种习惯，但帮助上帝处决这些孽种倒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问题是事情并未完全就此了结。我见他第二天又来了，但那时我仍对此事一无所知。若事先知道就好了！

他这次来我见他比前次更瘦了，瘦得骨头都露出来了，衬衣破烂不堪。我不相信此人就是他，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我是从他那没精打采的眼神中认出他来的。那是一双既凶狠却又叫人可怜的眼睛。我见他喝了一口水，然后又吐出来，象是在漱口。然而，问题是他已吞下了不少四脚蛇，因为他喝水的水坑很浅，里面爬满了四脚蛇。他一定是饿极了。

我看了看他的两只眼睛，它们象是两个黑洞。

他走到我身边，问我："这些羊是你的吗？"我对他说不是我的。"它们属于生养它们者，"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并没有使他发笑，他连牙齿也没有露一露。他走近我那些母羊中的最大的一只，用钳子般的双手抓住羊腿，随即吮吸起它的奶来。这畜生那咩咩的叫声传得很远。但他并没有松手，一直吮吸着，一直到不想吃才罢手。不瞒你说，当时我不得不在羊的奶头上擦上药水，给它们消毒，免得此人在羊奶头上留下的齿印发起炎来。

您不是说他杀了乌尔基迪一家人吗？我要是早知道，一定会拦住他，拿劈柴揍他。

但我实在太闭塞了，我困居山中，成天跟羊打交道，而这些羊又不知道这些奇闻轶事。

那一天他又出现了，我到达时他也到了。我们甚至还交上了朋友。

他对我说他不是这一带的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由于两腿不听使唤，他不能走了。“我走着走着，还是在原地。我两腿发软，而我家乡还远着呢，在那些山的另一边。”他说这两天来他完全拿野草充饥。他对我说了这些话。

您说，他杀死乌尔基迪一家人时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我要是早知道这一点，那当他张口吃我那只母牛的奶时，他就会受到制裁。

不过，他看起来并不像坏人。他跟我谈起他的妻子儿女，说她们离他很远。他谈起她们时，还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又消瘦又憔悴，还是在前一天才吃了一块被雷电劈死的野兽的肉。这块肉的一部分肯定在天亮时让蚂蚁给吃掉了，他把剩余的那部分在我用来烤玉米薄饼的炭火上烤了又烤，然后吃个精光，连骨头都没有剩下。

“这只畜生是病死的。”我对他说。

但是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将肉全都吞进肚里。他确实饿了。

可您说他结果了这些人的性命。我要早点知道就好了。无知和轻信带来这么大的危害！我只不过是个牧羊人，除了放羊，一无所知。不瞒您说，我还让他分享我的薄饼，弄脏了我的盆子呢。

这么说，我现在来告诉您我了解的情况，反倒成了包庇坏人的人了？就算是吧。还说由于我窝藏过这个人要将我投入监狱！我又不是杀害那一家人的凶手，我只不过是来向您报告在那水潭里有具尸体，而您却要我说出此人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还要我说出死人的样子。我跟您讲了这些情况后，又成了窝藏犯。好吧，就算是个窝藏犯吧。

请您相信我，律师先生，当时如果我确实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一定有办法结果他的性命。然而，对他我又知道些什么

呢？我又不能未卜先知，他只是向我讨点吃的，还泪流满面地跟我谈起他孩子们的情况。

现在他已经死了。我还以为他在河边的石头上晒衣服呢，但是那个脸朝下浮在水里的人就是他，完全是他，那张脸已淹入水中。开始时我还以为他在河里站起身来的时候，跌倒了，再也抬不起头来，呛了水。但后来我见到他嘴里流出已凝固了的血块，还看到他那好像被钻过孔一般的满是小洞的后脑勺，我才明白了真情。我并不想去打听这些事，我只是来告诉您发生的事，既不增加也不减少任何细节。我是个牧羊人，别的事我可不懂。

清　　晨

圣加夫列尔已从湿淋淋的晨雾中显露出来，地上满是朝露。夜晚的云彩为寻找人体的温暖在这个村子的上空入睡。现在太阳就要出来，晨雾卷起了它的帷幕，缓缓地散开，在屋顶上留下一串串白色的露珠。一层灰蒙蒙的蒸气依稀可见，它从树梢，从潮湿的土地上冉冉升起，飘向天空，成了云雾，但旋即又飘散开来。随后，一缕缕黑色的炊烟徐徐升起，散发出一股烧焦的橡树味，天空中弥漫着灰烟。

远处的山丘仍然笼罩在黑影之中。

一只飞燕穿过街道，不久，传来了黎明的第一声钟响。

村庄的灯光熄灭了，这时，一层土褐色的灰雾又笼罩着全村。村子里的人在晨曦的催眠下还酣睡了一会儿。

通向希基尔潘的路旁长满杂草。埃斯特凡老人骑着一头母牛，赶着一群奶牛走来。他不久前才骑上母牛，以避开朝他脸上扑来的飞蚊。他拿帽子驱赶着蚊子，还不时地用他那已掉光了牙的嘴吹起一阵阵口哨，不使那些母牛落在后面。那些母牛边走边咀嚼着青草，嘴边沾满了青草上的露水。天色越来越亮。老人听到圣加夫列尔教堂的钟声，于是，他从牛背上下

来，跪在地上，伸展开双臂，划着十字。

一只在树洞里的猫头鹰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他再次跳上牛背，脱去衬衣，让空气吹走他身上的恐惧，继续走去。

"一只、两只……十只，"在牛群走过村口的护畜墙时他数着。他抓住一头母牛的耳朵，让它停下来，还拧了拧它的鼻子，说："你的小牛犊快与你分开了，秃毛牛，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吧，这是你最后一天见到你的牛崽了。"那母牛两眼平静地看了看他，甩了甩尾巴，朝前走去。

最后一阵晨钟正在敲着。

人们不知那些燕子来自希基尔潘还是来自圣加夫列尔。只知道飞燕曲曲弯弯地飞来飞去，时而飞到地面，拿水塘里的泥水沾湿了自己的胸脯，继续飞去。有几只燕子嘴里衔着东西，用它们那长长的尾羽沾了点泥水，又离开大道，远远地飞去，消失在阴暗的天际。

云层已飘浮到远处的群山上，象是在那些蓝色的山坡上挂着一块块灰色的布条。

埃斯特凡老人望着天空中象巨蛇一样飞舞着的五彩云朵：有红色的，有橙黄色的，有黄色的。星光渐渐变成白色，最后它消失了。这时，太阳出来了，整个儿地冉冉上升，使青草地上增添了晶莹的露珠。

"我提心吊胆地将它牵到外面。我已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了，我到达畜栏门口时，没有人给我开门。我拿石块敲门，石块都敲碎了，也没有人出来开门。当时我认为东家堂胡斯多一定是睡着了。我对奶牛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对它们解释什么，便离开了它们。我没有让它们看到我走，免得它们跟着我。我找到一处围墙稍低的地方，由那儿攀登上墙，跌倒在围

墙内，跌在小牛群中。正当我准备拉开畜栏大门的门栓时，我见到东家堂胡斯多正从竹幔里走出来，怀里抱着沉沉入睡的姑娘玛格丽达。他穿过畜栏，却没有见到我。我赶紧在墙根趴下躲了起来。他当时肯定没有见到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埃斯特凡老人一边挤着奶，一边让一条条奶牛进入畜栏。最后进来的是那头要与小牛崽分开的母牛，它在那里不停地哞哞地叫着。他纯然出于怜悯，也让它进去了。“这可是最后一次了”他对它说，“好好地瞧瞧你的小牛崽，跟它说几句话，再看看它，仿佛它就要死去了。你都快生小牛了，却还对这头长这么大的牛犊这样溺爱。”他又对小牛犊说：“再尝尝母牛的奶吧，马上就吃不到了。你就会发现，这奶真鲜美，像是给新生下来的牛崽吃的。”然而，当他看到那牛犊在吮吸母牛的四只奶头时，就踢了它几脚，说道：“小崽子，我砸烂你的嘴巴。”

“要不是这当儿东家堂胡斯多在那里出现，他给我踢了几脚，让我平静下来的话，我可能会打烂这牛犊的嘴巴。随后，东家的棍棒像雨点般落下，直打得我在石头堆中昏死过去，骨头痛得象散了架。我还记得我直挺挺地躺了一整天，全身肿得难以动弹，全身阵阵剧痛至今还未消失。

“以后情况怎样了？我就不清楚了。我不再替他干活了。不光是我，别的人也都不替他干了，因为就在当天他死了。您还不知道这件事？是有人来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那时我正躺在单人床上，老伴在一边给我洗涤伤口、敷药。他们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有人还说是我将东家杀死的，真是一派胡言。当然也不排斥这个可能，不过，我已想不起来了。您不认为杀死一个人总会留下点痕迹吗？会留下的，尤其是被杀者是个顶头上司。打从他们将我投入狱中这一时刻起，我认为总是

事出有因吧，您不这样认为？您瞧，我打小牛之前的那一刻以及东家后来向我扑过来的那一会儿发生的事，我都能清清楚楚地想得起来，也记得很清楚。后来发生的事我就模糊不清了。我觉得当时我一下子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已在这张床上，我老伴就在一边问我痛不痛，叫我忍住疼痛，我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而不是一个遍体鳞伤的老头儿。甚至我还对她说了一句'别说了！'我说过这话，这我记得一清二楚。杀了人这样的事我怎么会记不起来呢？可是，有人说我杀死了堂胡斯多。他们说我拿什么东西杀死他的？有人说用石块，是么？妈的，还不算太糟，因为要是有人说我用刀子干的，那就太无耻了，因为我从年轻时起从不带刀子，我已多年不带刀子了。"

胡斯多·布拉姆比拉将他的外甥女玛格丽达放在床上，竭力不发出一点声音来。隔壁房间的床上睡着他的妹妹，她已经瘫痪两年了，身体像一块破布做的一样一动不动。然而，她总是难以入眠，只是在清晨时才合了一会儿眼，一睡就像死去一样睡得很沉。

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当胡斯多·布拉姆比拉将沉沉入睡的玛格丽达的身体放在床上时，他妹妹开始张开眼睛。她听到她女儿的呼吸声，便问道："昨晚你上哪儿去了，玛格丽达？"在她的大声说话声惊醒玛格丽达之前，胡斯多·布拉姆比拉便默默地离开了她的房间。

这是清晨六时。

他到畜栏去给埃斯特凡老汉开门。他也曾想到进竹幔里把他和玛格丽达过夜的那张床拆掉。"如果神父先生同意的话，我就和她结婚。不过，我若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必会闹得满城风雨。他一定会说这是乱伦，还会将我们俩开除出教会。看来还是这样暗中往来为好。"他正在这么考虑的时候，他见到埃

斯特凡在打那小牛。老汉一双手像铁丝一般拴住牛鼻子和牛嘴，用脚踢着牛头。那牛犊看来已受了伤，蹄子在地上磨来磨去，就是伸不直，站不起来。

他跑过去抓住老汉的脖子，拿他脑袋往石头上撞，还用脚踢他，对着他大喊大叫，说出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难听的话。后来，老汉感到一阵头晕，就一头栽倒在畜栏的石头上。他试图站起来，却又跌倒了。第三次想站起来，但这次跌倒后就一动不动了。他想睁开眼睛，但眼前黑糊糊的一片。他没有觉得疼痛，只在头脑里觉得一片漆黑，最后使他陷入完全的黑暗中。

埃斯特凡老汉起来时，太阳已很高了。他摸摸索索地往前走，边走边呻吟。不知当时他是如何打开畜栏的门，又是如何走到街上的，更不知他是如何闭着眼睛走到家里的。一路上留下了他的斑斑血迹。他一回到家，便躺倒在床上，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玛格丽达走进畜栏找胡斯多·布拉姆比拉时，大约是上午11时。她哭着，因为她母亲狠狠地训了她一顿，骂她是婊子。

她发现胡斯多·布拉姆比拉已经死了。

“说我杀了他，也可能是吧，但也可能是他自己气死的。他这个人脾气很坏。他看什么都不顺眼：牲口槽太脏啦，水池里没有水啦，母牛养瘦啦。在他眼中什么都不好。连我长得太瘦他也不喜欢。我连饭都吃不饱，怎么会不瘦呢？每天我得赶着牛群去希基尔潘，这段路很长。早先他在那儿买了一块牧场。我等着母牛吃饱了肚子，然后把它们给赶回来，到家已是次日清晨。这来来去去的路简直是没有个完。

“现在您看，他们将我投入狱中。下星期他们便要以杀害堂胡斯多的罪名审判我了。这事我记不起来了，但也有这个可能。也许当时我们俩已瞎了眼睛，根本没有发觉我们在自相残杀。也可能是我干的。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记忆力往往是不可靠的。因此，我感谢上帝，因为他们若要了我的命，我也不会失却什么，反正我也只是半条命了。至于我的灵魂，我要在那里托付给上帝。”

浓雾再次在圣加夫列尔上空降临，太阳仍然照耀在蓝色的群山上。村子上笼罩着一片尘土，接着，夜幕拉开了。这天夜里因为有丧事，人们没有点灯，因为堂胡斯多是管电的主人。狗一直吠到天明。在烛光的映照下，教堂的彩色玻璃也是亮堂堂的，一直亮到天明。女人们在给死者的遗体守灵时，用她们在夜间处于半睡半醒状态的声音唱着：“出来吧，受苦受难的灵魂，出来吧，出来吧。”丧钟整夜在夜空中荡漾，直到黎明之时才被晨钟打断。

塔 尔 巴

娜塔丽娅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吞声饮泣地痛哭了许久。她早想痛哭一场，但一直忍着，一直忍到我们回到辛松特拉后她见到了她母亲，开始感到需要痛哭一场的时候。

然而，在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不得不把丹尼罗埋葬在塔尔巴的一个土井里。当时没有任何人帮忙，她与我俩齐心协力，徒手扒开泥土，建成一座坟墓——我们想尽快将丹尼罗埋在土里，免得尸体腐烂，臭气熏人。那时她并没有哭。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她也没有哭。那时节我们火急火燎马不停蹄地赶着夜路。睡眼朦胧，踉踉跄跄，步履沉重，每走一步都仿佛是捶打在丹尼罗的坟墓上。在这段时间里，娜塔丽娅象是铁了心，她好象把自己的心脏紧紧地压住，不让它在自己的胸中翻腾。她的眼中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只是来到了此地，在自己母亲的身边，她才放声痛哭。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母亲知道，她当初是多么伤心，让她母亲也感到难过，同时，使我们也感到悲痛。她的哭声也触动了我的内心，仿佛我们的罪孽在压抑着我们。

我们这么伤心的原因是娜塔丽娅和我杀死了丹尼罗·圣多斯。我们将他带到塔尔巴，让他死在那里。他真的死了。我们

知道他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但我们明知故犯，还是带他去了。我们俩硬是推着他往前走，心想以此永远结束他的生命。我们是这样干的。

到塔尔巴去的想法是我弟弟丹尼罗提出来的，他比谁都先想到这一点。几年来他一直请求我们带他去。几年前的一天，他早上醒来，胳膊和腿上长了几个紫疱。后来，这些紫疱变成了烂疮，里面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一种树胶一般的黄色的东西，还淌着粘液。从这时起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们说，他非常害怕，怕无药可治这种病症。为此，他很想去朝拜塔尔巴的圣母，让她的慧眼治愈他的烂疮。他明知塔尔巴路途遥远，去那里我们必须白天头顶骄阳，夜间冒着三月天气的寒冷。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去。圣母一定会给他药物，让他减轻那永远也流不尽脓血的毒疮的痛苦。她会这样做的：给他洗涤疮口，让疮口长出新肉，就像才下了雨的庄稼一样。一到那里，就在圣母的面前，他的所有烂疮都会消失。这样，他就不会疼痛了，往后也不会疼痛了。他是这样想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娜塔丽娅和我决定陪他去塔尔巴。我必须陪他去，因为他是我弟弟。娜塔丽娅也得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妻子。她得一路上照料他，有时要扶着他，有时还得背着他，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也可能是这样，只要他还没有失去信心。

我早就明白娜塔丽娅心里在想些什么，对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我清楚，她那两条像正午时分阳光下的石头那样热烘烘的浑圆坚实的大腿，很久以来一直是孤单单的。这一点我早知道。我俩曾多次在一起，但是，丹尼罗的影子总是将我俩拆散。我们觉得他那双长着紫疱的手伸到我们中间，拉走娜塔丽娅，让她去照料他。只要他还活着，事情总得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知道娜塔丽娅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后悔了，我也是一样。但是，这样做总不能消除我们的内疚，并且，再也不会让我们的内心得到安宁。我们知道，丹尼罗总归要死的，因为他的死期已到，去如此遥远的塔尔巴也无济于事，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他无论去那儿，即使是留在这儿，他一样得死。也许留在这儿还会多活几天，因为他去那儿路途劳累，流了更多的血，有时还生了不必要生的气，等，这一切加起来加速了他的死亡。我们虽明知这些，但也难以使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更糟糕的是，当丹尼罗觉得去也无用，不想往前走的时候，在他要我们陪他回来的情况下，我们却硬推着他走。我们当时将他从地上拉起来，让他继续往前走。我们对他说，我们已不能走回头路了。

“现在塔尔巴已比辛松特拉更近了。”我们这样对他说。但当时塔尔巴还远着呢，还有好多天的路程。

我们希望他死。还要说明一下，早在我们离开辛松特拉之前，以及在去塔尔巴一路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怀着这样的希望。这一点眼下我们已无法理解，但当时确是我们的愿望。这点我记得一清二楚。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路上度过的这几个夜晚。我们在夜幕开始拉开时，用松明照明。后来，就让炭灰积起来，使灯光变得暗淡。接着，娜塔丽娅和我便去寻个天上的星星或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躲起来。我们就这样来到丹尼尔目力不能及的孤寂的田野里，消失在黑夜中。那万籁俱寂的环境促使我俩偎依得更紧。我将娜塔丽娅的身子紧抱在自己的怀里，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她觉得这样好象得到了休息，忘记了许多事情。接着，她便全身放松地睡着了。

我们每次睡的土地总是热烘烘的。我弟弟的妻子娜塔丽娅的身躯很快被热烘烘的土地烤热。这两种热气合并在一起热得

烫人，使我从梦中醒来。于是，我开始在她背部抚摸起来，在她那炭火般的身躯来回抚摸。先是轻轻地摸，后来就使劲地捏挤，仿佛打算把她压出血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地过去，每次直到清晨的来临，冷风吹灭了我们身上的火焰为止。这就是我们带丹尼罗去朝拜圣母，让圣母为他治病时，我和娜塔丽娅在塔尔巴路边干的事情。

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了。丹尼罗倒是轻松了，轻松得连命也丢了，再也不会抱怨他活着的困苦了。那时，他的全身好象中了毒，里面全是脓水，从两臂和两脚的裂口淌个不停。身上有几个很大的浓疮，它们缓慢地、十分缓慢地破裂，之后散发出一阵阵象物体变质发出的气味那样的臭味，这使我们都感到极为惊恐。

现在他既已不在人世，就得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了。眼下娜塔丽娅为他哭泣。目的也许是为了让他从目前所在的地方看到她灵魂深处遭受的痛苦。她说，她这几天看到了丹尼罗的面孔。对她来说，他的这张脸是他唯一的有价值的东西。丹尼罗的这张脸由于忍受了剧痛而汗流满面。她觉得这张脸在向她的嘴靠近，埋藏在她的头发中，用凄楚的声音请求她帮助他。丹尼罗对她说，他终于治好了自己的病，他已不再感到任何疼痛了。“现在我能和你在一起了，娜塔丽娅。请帮助我这样做。”她说，他对她说了这番话。

我们将丹尼罗掩埋在我们挖的象很深的地沟一样的洞穴里后，便离开了塔尔巴。

从那时起，娜塔丽娅便把我给忘了。我知道早先她那一双眼睛犹如明月照耀下的潭水，闪闪发光，但随后便失去了光彩，那很有精神的眼神也象被埋在地下了。她仿佛什么也看不见。对她来说，她的丹尼罗的存在就是她的一切。他活着的时候，她照料他；他死去后，她埋葬了他。

我们花了二十天时间才找到了去塔尔巴的主干道。在这以前，我们三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到了主干道后，我们便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会合在一起。这些人也和我们一样，汇集到这一条大道上来，它宽阔得象条大河。这么多人走在一起，你推我拥，你拖我拉，仿佛有一条绳子将我们捆绑在一起一样。由于人多，玉米粉一样的白色尘土冲天而起，然后又落到了地上。人们走路时双脚又将尘土掀起，飘到空中。这样一来，这滚滚黄尘每时每刻总是在我们的身上身下飞扬。在尘土之上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虽有尘土，但它难以挡住烈日，没有任何荫凉的地方。

为了躲避烈日，逃过旅途中那耀眼的白光，我们盼望着黑夜的来临。

后来，白天越来越长了。我们是在二月中旬离开辛松特拉的，而现在已是三月初了。天亮得很早。天黑时我们才合上眼，便被那仿佛刚刚下山，马上又升起来的太阳照得醒过来。

与这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一起，我们觉得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么慢，也从来没有这么艰辛。我们好像是在太阳下挤成一团的蠕虫，在黑糊糊的尘土中扭曲翻滚。这灰尘将我们围困在同一条道路上，胁裹着我们前进。我们两眼注视着尘土，它们像是某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物一样，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它像一团灰色的沉重的物体从上面向我们每个人压下来。只是在我们穿越某一条河流时，尘土才飞得高一些，天也明净了一些。我们将沾满尘土的发热的脑袋浸入绿色的河水，转眼间就从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冒出一阵蓝色的烟雾，宛如冷天从嘴里呼出的水气。然而，过不了多久，我们又必须重新隐没在尘土之中。人影互相遮挡住太阳，遮挡住太阳晒在我们大家身上的热气。

黑夜总有一天会降临的，我们当时这样想。黑夜将会到来，我们将要开始休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穿越白天，挨过了白天也就是躲过了炎热和阳光，然后我们将停止前进。这以后，我们又必须夹杂在我们前后行走着的人群中努力加快步伐。问题就在这里。看来，只有等我们死了时才能好好地休息休息。

当我们像宗教游行队伍似地行走在塔尔巴的大道上时，娜塔丽娅和我，也许还有丹尼罗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希望在圣母创造的奇迹结束之前第一批到达圣母那里。

但是，丹尼罗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有一阵子他都不想再往前走了。他两只脚上的肉裂了口子，里面流出鲜血来。我们一直照料他，后来他的伤口好了，但是他还是不肯走。

“我待在这里，坐上一两天，然后我再回辛松特拉。”他说。

但娜塔丽娅和我不同意。当时我们之间有某种东西，促使我们丝毫也不可怜丹尼罗。我们愿意和他一起到塔尔巴，这是因为当时他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为此，娜塔丽娅一方面给他用白酒擦脚消肿，一面给他鼓劲，她告诉他，只有塔尔巴的圣母才能治好他的病，只有她才能使他永远地减轻痛苦。除了她别的圣母都不行，圣母有许许多多，但只有塔尔巴的圣母最灵。娜塔丽娅这样对他说。

于是，丹尼罗哭了，泪水直往下流，在汗涔涔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痕迹。继而，他又咒骂自己，产生了这样的坏念头。娜塔丽娅用头巾替他擦去泪水，然后，她和我又把他扶起来，让他在天黑之前又走一程。

我们就这样连拖带拉地与他一起到了塔尔巴。

在最后几天，我们也感到非常疲劳。娜塔丽娅和我觉得腰越来越直不起来，好象有什么东西阻挡我们前进，有什么重物

压着我们似的。丹尼罗跌跤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我们得把他给扶起来，有时还得背着他走。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这么疲劳：我们觉得全身松软，行走时懒于举步。然而，与我们走在一起的人迫使我们走得更快一点，

到了夜里，那乱哄哄的情景才平静下来。分布在四面八方的篝火映红了半边天，朝圣的信徒们围着篝火，仰望着塔尔巴的天空，双臂划着十字，嘴里念着《玫瑰经》。这种嗡嗡声被风吹来吹去，最后变成了一阵野兽的吼声。不久，一切都沉寂了下来。半夜时分，我们听到远处有人在唱歌。之后，人们合上眼睛，但没有入睡，他们在等待着黎明的来临。我们唱着赞美诗进入塔尔巴。

我们于2月中旬出发，到三月底才到塔尔巴。这时许多人已经往回走了。这都是因为丹尼罗进行了忏悔给耽误的。他看到周围的人们身上都挂着仙人掌，作法衣穿，他也想这样干。他用衬衣袖子系住自己的两只脚，好使自己的步履显得更为艰难。后来，他又想头戴荆冠，又用布蒙住了自己的两只眼睛。到后来，在最后一段路程他竟跪倒在地，倒背着双手，用膝头行走。我的弟弟丹尼罗·圣多斯便以这个样子来到了塔尔巴。那时，他全身都涂满了消炎膏，身上流着一滩滩黑血，他走过的地方，天空中散发出一阵阵死牲口般的酸臭味。

我们稍不注意，他又钻到人群中跳舞去了，我们发觉时，他已在那里了。他手摇银铃，用他那双呈青紫色的赤脚狠狠地踩着地面，仿佛在宣泄已在心中积储多时的忿懑，也好象是为了能再活一阵子而作的最后挣扎。

当时他可能见到人们在跳舞时，回忆起了他每年在耶稣受难九日祭期间去多里曼的情景。在那里，他整宿地跳舞，直跳到了全身骨头都散了架也不觉得疲倦。也许他回想起了这段经历，还想重温一下当年的充沛精力。

娜塔丽娅和我看他这样跳了一会儿舞。突然我们见他举起双臂，全身扑倒在地，溅满鲜血的双手却仍紧握着还在作响的银铃。为使他不遭到正在跳舞的人们的踩踏，我们将他从人们急促飞舞的脚下拖了出来。那一双双脚在石板上滚动着、跳跃着，撞击着地面，却不知在它们中间已有什么东西跌倒了。

我们将他送进教堂时，他两脚叉开，像瘫了一样。娜塔丽娅让他跪在自己的身旁，就在那个小小的塔尔巴圣母金像的前面。丹尼罗开始进行祈祷，来自他心灵深处的一颗巨大的泪珠跌落下来，浇灭了娜塔丽娅放在他手中的蜡烛。然而，他并未发觉。教堂中点着这么多蜡烛，这使他难以发现自己这支蜡烛已经熄灭。有了这支蜡烛，人们才能发现周围发生的事。他仍然拿着熄灭了的蜡烛进行着祈祷，为了让人听到他在祈祷，他声音大得象是在叫喊。

但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他最后还是死去了。

"……从我们内心一致向圣母发出充满痛苦的哀求，多少悲叹声中包含着希望。面对我们的悲叹和眼泪，她那慈祥的心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她与我们一样感到痛苦。她能洗刷污点，让心灵变得慈祥纯正，以接受她的怜悯和慈爱。圣母啊，我们的母亲！她不愿看到我们的罪孽，她自己承担了我们的罪责。愿意搀扶我们一把，不让生活伤害我们的圣母和我们在一起，她减轻了我们的劳累困倦，减少我们灵魂的病痛，减少我们那受了伤的恳求神灵保佑的肉体遭受到的病痛。她知道我们由于将信仰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上，使信仰显得越来越虔诚……"

这是神父在他的讲道台上讲的一番话。他的话音刚落，人们便异口同声地开始祈祷起来，这声音就像一群被烟熏得飞起来的黄蜂发出来的一样。

可是，丹尼罗已经听不到神父说的这番言词了。他已显得

非常安静，脑袋垂落在膝盖上。当娜塔丽娅推了他一把想让他站起来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教堂外面舞蹈声、鼓笛声和钟声同时交鸣，混杂成一片。正在这时，我感到难过起来。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事情，看到圣母就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微笑着；与此同时却又看到丹尼罗的样子，他已仿佛成为一个累赘。我感到伤心。

我们陪他上那儿去，却是为了让他死在那儿，这点我是忘怀不了的。

现在我们俩已回到了辛松特拉。我们回来了，他却没有回来。娜塔丽娅的母亲什么也没有询问我，她既没有问我我的弟弟丹尼罗怎么样了，也没有问别的任何事情。娜塔丽娅趴在母亲的肩头上哭了起来，她就这样向她母亲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感到我们好象还未到达目的地，我觉得我们只是途经此地，进行休息，接下去我们还得继续赶路，但我不知该到哪儿去。不过，我们必须继续朝前走，因为身在此地，我们非常内疚，也非常怀念丹尼罗。

也许我们还会开始互相害怕对方。自从离开塔尔巴的那时起，我们之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这可能意味着这一点。也许我们对丹尼罗的尸体仍记忆犹新，它包在一张席子里，里里外外叮满了蓝色的苍蝇。这些苍蝇发出的嗡嗡声听起来像是他鼻子里发出的鼾声。他的嘴一直张开着，娜塔丽娅和我虽然化了很大的劲，也无法使它合拢。他似乎还想进行呼吸，却又吸不到一点空气。这个丹尼罗已不知疼痛了，却还是很痛苦的样子。他蜷曲着四肢，两眼瞪得大大的，像是在看着自己的死亡。他全身的烂疮还在一滴一滴地流淌着黄水，散发着到处都能闻到的那种臭味。他的口中好像在品尝着一种浓浓的苦蜜，

随着吸进去的一口口空气，这种苦蜜融化在他的血液中。

也许此地最容易勾起我们回忆的是那个被我们埋葬在塔尔巴公墓里的丹尼罗。为了不让山上的野兽扒开泥土，拖出尸体，娜塔丽娅和我在他身上压了泥土和石块。

烈火平原

母狗已诛
犹存狗崽……

（民谣）

“佩德劳尼洛·弗洛莱斯万岁！”

在山谷间回荡着的呼叫声一直传到我们的耳际，接着便消散了。

有一会儿山下吹来的风带来了一阵阵喧哗声，它好像是上涨的潮水撞击在石头上发出来的声音。紧接着，在同一个地方又传来一阵叫喊声，它被弯弯曲曲的山谷折回，接着又在岩壁中回荡，这样，到达我们耳边时便更响了。

“佩德劳尼洛·弗洛莱斯将军万岁！”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贝拉”①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将卡宾枪中的弹夹取出来放进衬衣口袋里，接着，他来到“四兄弟”面前，对他们说：“小伙子们，跟我走，我们去瞧瞧他们是龙还是虫！”贝那维

① 原文的意思是“母狗”。

特斯家兄弟4人弯着腰跟在他后面。只有“贝拉”直着身子走，骨瘦如柴的上半身露在寨墙的上面。

我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象蜥蜴一样仰面躺在寨墙跟上晒太阳。

石砌的寨墙蜿蜒在起伏的山梁上，“贝拉”和“四兄弟”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迤逦而行，仿佛脚上带着镣铐。就这样我们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我们又回过头来朝山上望，看着那些为我们遮荫的阿莫尔树的低矮的枝条。

在阳光烤热的树荫下，人们闻到了腐烂的阿莫尔树的气味。

中午，人们都感到困倦。

从山脚传来的声音不时地穿过山谷，使我们全身都摇晃起来，令我们难以入眠。虽然我们伸长了脖子侧耳细听，传到我们耳边的也仅仅是一种熙熙攘攘的嘈杂声，就像是马车走在远处胡同的石板路上发出的辚辚声。

突然，传来一声枪声，山谷里立时响起了一声像倒塌了什么东西的回声。这使万物都惊醒了：我们原来注视着的在阿莫尔树上戏耍的红色小鸟全都飞走了；紧接着，正在午睡的蝉儿也被惊醒。于是，大地上出现一片“知了，知了”的叫声。

“怎么回事？”午睡未醒睡眼惺忪的佩德罗·萨莫拉问。

于是，基乌义拉站立起来，像拖一块木柴一样拖着他的卡宾枪，跟在那些已经走了的人的后面走去。

“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完，他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消失了。

蝉儿的鸣叫越来越响，把我们的耳朵都吵聋了，以至我们都没有发现他们是何时出现的。在我们不注意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在那儿出现了，就站立在我们的面前，人人都摘去了武器，好像不是专程而来，是为了其他急事顺便路过的一般。

我们转了一个身，通过射击孔紧紧地盯视着他们。

第一批人走过去了，接着，走过第二批人。一批一批的人过去了，他们的身子前倾，困倦得都弯着腰。脸上的汗珠闪闪发光，好象在过河时将脑袋在河水里浸泡过一样。

他们在继续通过。

传来了信号：一阵长长的口哨声。远处，在"贝拉"去的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接着，这边也跟着响了起来。

事情干得毫不费劲。他们的上半身近得几乎堵住了射击孔，因此，这次战斗就象他们顶着枪口让你开枪一样，连他们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儿，便给打发到阴曹地府里去了。

这次战斗历时极短。也许只射了一两梭子弹，射击孔前便空无一人了。有人伸出脑袋一看，只见他们都扭曲着躺在路中间，象是有人将他们扔在那儿似的。活着的人都跑了。

一会儿，他们又出现了，但很快又不在那儿了。

我们只好等待着进行下一次射击。

我们中间有人喊道："佩德罗·萨莫拉万岁！"

在另外一边有人悄声地说："救救我，守护神！救救我。阿特恰的圣婴，救救我的命！"

鸟儿横空飞过，几群画眉掠过我们的上空向群山飞去。

第三次射击却来自我们的身后，是从他们那边突然发出的。这次射击迫使我们跳到了寨墙的另一边，一直退到了被我们打死的那些人的身边。

接着，我们便在灌木丛中奔跑起来。我们觉得子弹就象飞蝗一般向我们射来，它们就在我们脚后跟乒乒地炸开。我们的人不时地被击中，而且越来越频繁，他们被打断骨头，倒了下去。

我们跑着，跑着，一直跑到悬崖上，于是，便顺势往山下滚了下去。

他们继续射击着。当我们象被烈火惊吓了的獾一样爬到了山谷的另一边时，他们还在射击。

“佩德劳尼洛·弗洛莱斯将军万岁！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他们再一次朝我们喊着。这喊声就象是暴风雨中的雷声一样在山崖下轰鸣着。

我们躲在几块圆形的大石头后面，刚才一阵猛跑，现在仍在喘着粗气。我们只是望着佩德罗·萨莫拉，用眼神询问他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也在注视着我们，一言不发。这时人们都似乎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舌头犹如鹦鹉舌头一样成了只圆球，说起话来非常费劲似的。

佩德罗·萨莫拉继续注视着我们，他在用目光清点着人数。他的两只眼睛通红，好象一直是在熬夜。他一个一个地数着我们的人数。他早已知道我们在那儿有多少人，但好象还不放心，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清点着我们的人数。

少了好几个人。不算“贝拉”和基乌义拉以及跟他俩去的几个人，还少了十一、二个。基乌义拉很可能躲在某一棵阿莫尔树上，持着他那支单发的步枪等待着联邦军撤走。

“贝拉”那两个都名叫何塞的儿子首先抬起了头，接着又站起了身躯，他们终于从这边走到了那一边，等候着佩德罗·萨莫拉对他们说些什么。他开口了：

“他们要是再来一次突然袭击，咱们可就完了。”

接着，他咽了一口口水，仿佛给自己增添了一点勇气。然后，朝着何塞兄弟俩大声地说：“我知道这儿少了你们的父亲，但是，你们得沉住气。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吧，我们就去找他！”

一声枪响，惊飞了栖息在山谷对面山坡上的一群小鸟。它们落在了山谷里，然后又飞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落下。看到我

们后，它们大吃一惊，转了半个圈子，朝太阳光飞去，又停在对面山坡的树上，吱吱喳喳的声音马上布满了树梢。

何塞兄弟俩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声不吭地蹲了下来。

整个下午我们便是这样度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基乌义拉和“四兄弟”中的一人回来了。他们说，他们是从山谷下的毕特拉丽沙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联邦军是不是已经撤走。不过，周围的一切显得非常平静，只是不时地听到了狼嗥声。

“比乔恩，你过来！”佩德罗·萨莫拉对我说，“我委派你和何塞兄弟俩到毕特拉丽沙去了解一下‘贝拉’的情况。如果他已死了，你们就将他给埋掉吧，把其他死去的人也埋掉吧。要是有人受伤，就将他们放在显眼的地方，让那些兔崽子们便于发现他们。可一个人也不能将他们抬回来。”

“我们一定照办。”

我们出发了。

我们来到原来用来拴马的马厩时，狼嗥声听起来更近了。马厩里已没有马，只有一头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在那里的瘦骨嶙峋的驴子。可以肯定，联邦军将马给抢走了。

在几棵小树的后面我们发现了“四兄弟”中的另外3人。他们一个压着一个地躺在那里，好象有人将他们给堆放在那儿似的。我们捧起他们的脑袋，轻轻地摇晃着，看看他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人活着。没有，他们全都死了。我们又在饮马池边发现了一个自己人，他的肋骨外露，象是被人砍了一刀。我们在整个地区走了一遭，发现我们的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躺在地上，几乎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糊糊的。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在受伤后给杀害的，”何塞兄弟俩中的一个说。

我们开始寻找“贝拉”，全力以赴地寻找我们要找到的“贝拉”。

我们没有发现他。

“他一定给抓走了，”我们想，“他们一定将他带走交给政府了。”心里虽然这样想，我们还是继续在四处寻找他，在那些已经收割了庄稼的土地里搜寻。狼还在嗥叫。

狼的嗥叫声持续了整个夜晚。

几天后，我们在阿梅里亚河河边准备渡河时，又与佩德劳尼洛·弗洛莱斯的人马遭遇上了。我们赶紧往后撤退，但却为时已晚。他们仿佛在对我们执行枪决似地朝我们射击。佩德罗·萨莫拉鞭策他那匹棕白色的矮小公马在头里疾驰，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马。我们都匍伏在马颈上一窝蜂似地跟在他后面。尽管这样，这次的伤亡仍很大。但在当时我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我被那匹死马压在底下沉入水中，河水将我和那匹马冲出去很远，一直冲到了满是泥沙的浅滩上。

这是我们与佩德劳尼洛·弗洛莱斯的军队最后一次遭遇。之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交过锋。更确切地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再打仗，只是东躲西藏，避开敌人。我们决定将残留下来的人马汇集起来，进入深山，以避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结果，我们成了几支谁也不害怕的奇怪的军队。谁也不会再见了我们就跑，也不会有人高喊：“萨莫拉的人来了！”

格朗德平原又恢复了平静。

但是，这种平静历时很短。

我们在一个叫托辛的山洞里躲了八个月。阿梅里亚河流经托辛时，河床变窄，河水流了数小时后才流入大海。我们的愿望是躲过几年后，当大家都将我们忘记的时候再东山再起。我们开始养鸡，还时常上山打鹿。我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实际上只能算四个人，因为何塞兄弟俩中的一个腿上得了坏疽病，那

是敌人在向我们扫射时，一粒子弹击中他臀部的下部引起的。

我们待在那里，连我们自己也开始感到，我们已无所作为。当时我们若不知道我们去自首会把我们全都给绞死的话，我们就去自首了。

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名叫阿尔玛西奥·阿尔加拉的人，此人当年常给佩德罗·萨莫拉传送信件和便条。

那天大清早，我们正在屠宰一只母牛，听到牛角号声，这声音来自十分遥远的平原。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这种声音。很象是公牛的吼叫声，起先声音很刺耳，后来变得沉闷，接着又显得刺耳。它的回声在山间萦回，越来越近，最后被河水的咆哮声淹没。

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那个叫阿尔加拉的人从沙皮诺树林中露面了。两条“44”型步枪子弹带交叉背在身上，一捆步枪象一只手提箱一样横放在马的臀部上。

他从公马上下来后，给我们分发了枪支，然后，又将剩下的枪捆成一捆。

“倘使你们今明两天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就请你们作好准备，去圣布埃纳文图拉走一趟。佩德罗·萨莫拉在那里等候你们。我再往山下走走，找找萨内德斯兄弟几个，然后，我再回来。”

第二天下午天快黑时他回来了。萨内德斯兄弟几个也跟他来了。暮色中我看到他们都绷着脸。另外，还来了3个我不认识的人。

“在路上我们可以搞到马。”他对我们说，于是，我们跟他们走了。

在离圣布埃纳文图拉还很远的地方，我们发现几处农庄的房屋在燃烧。庄园的谷仓上空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宛若一池松节油在燃烧。飞舞着的火星在夜空中冉冉上升，形成了灿烂

的云彩。

圣布埃纳文图拉的火光的指引下，我们继续朝前走去。这仿佛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使命就在那里，我们要去干尚未完成的事。

然而，我们尚未到达目的地，便遇到了第一批骑马缓缓而行的人。他们的马鞍上拴着一根粗麻绳，绳子的另一端拴着一些人，他们中有的人还能爬行，有的则双手下垂，耷拉着脑袋都快咽气了。

我们瞧着他们走过。接着，佩德罗·萨莫拉来了，还过来许多骑马人。人数多得空前，这使我们很高兴。

看着那长长的队伍再次像我们全盛时期那样通过格朗德平原，真使人感到高兴。这情景和我们初次起义时十分相似。当时我们颇像被风吹得到处飞舞的成熟了的蒲公英，使平原的四周充满一片恐怖。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好像又回来了。

离开那里后，我们又朝圣佩德罗进发。到了那里，我们放了一把火，火势又朝佩塔尔卡曼延。这时，正是收割玉米的时候，干燥的玉米秆被平原地区刮来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火焰在田野中奔腾，整个平原在烈火中熊熊燃烧，浓烟在空中缭绕，散发出香蒲和蜜糖的气味，因为火焰也吞没了甘蔗田。这情景看起来颇为壮观。

我们像驱赶鸟雀的稻草人一样从烟幕中走出来，脸被熏得漆黑，左拦右堵地将那些牲口赶到一起，集中在一个地方，宰了后再剥它们的皮。眼下买卖畜皮已成为我们的一桩买卖了。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佩德罗·萨莫拉对我们说过："我们要拿财主的钱来搞这场革命。我们搞这场革命的费用要由他们来出，武器的钱也由他们支付。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面为

之战斗的旗帜，但是，我们应赶快积累钱财，等政府军来，便能看到我们实力强大。”

但当政府军到来时，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场和上次一样的屠杀，虽说干得并不那么容易。眼下从几西班牙里之外进行观察；他们有些惧怕我们了。

可是，我们也害怕他们。每当我们埋伏在路边对他们打伏击时，只要听到他们的先头部队在路上通过时的马具的碰撞声和马蹄撞击在石头上发出的响声，我就会紧张得喉咙口给堵住似的喘不过气来。相反，我们看到他们过去时，觉得他们对我们只是斜眼相看，好像在对我们说：“我们已经发现你们了，眼下只是装作没有看见而已。”

情况好像确实如此。因为这时他们全都突然卧倒在地，以马作掩护对我们进行还击；他们另一些人则一步一步地对我们包抄过来，给我们来个瓮中捉鳖。从那时起，我们明白，我们人数虽不少，若这样干下去定然难以持久。

因为这次作战对象已不是当年一开始时将我们赶走的乌尔瓦诺将军的人了。那时候，只要我们一叫喊，他们就惊慌失措了。那些士兵是从农村中强拉来同我们作战的，只有见到我们人数很少时才敢进攻我们。那些人早完蛋了。后来，又来了一批士兵，这些人更糟。现在的指挥官叫什么奥拉切亚，带了一批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士兵。他们是从台奥加底切招募来的山里人，其中还混杂着台佩乌安的印第安人。他们习惯于好几天不吃东西，还能连续几小时眼睛霎也不霎地注视着一个目标，只要我们的人一探身，就用一发长长的“30—30”号子弹把他的脊梁骨像摧毁朽木枯枝般打得粉碎。

毋庸置疑，袭击几个农庄比伏击政府军要容易得多。于是，我们便化整为零，东打一拳，西踢一脚，打了之后，就象野驴一样溜之大吉，这倒给政府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就这样，当位于火山山脚的茉莉花村的房屋在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人突然从山上往山下敌人几个支队扑过去。我们在地上拖着乌萨切树的枝条，掀起滚滚黄尘，还发出阵阵呐喊声，让敌人以为我们人数很多。

政府军最好是保持镇定，等待着发生新的情况。但他们有一段时间都东奔西跑，一会儿向前进，一会儿朝后撤，仿佛给搞得晕头转向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山上一堆一堆的大火，像是在烧山开荒；也可以看到军营和农庄在日夜燃烧。有时像多萨米尔帕和萨帕蒂郎这样的较大的市镇也起了火，火焰映红了夜空。这时，奥拉切亚的人马便急行军赶到这些地方。但是，当他们到达那儿时，在他们后面的路途遥远的多多利米斯帕也开始燃烧起来了。

这情景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当政府军想找我们交战时，我们突然大清早离开台贝梅斯基脱斯。我们见到他们穿越被群山环抱的空旷的平原，眼前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仿佛一下子沉入了深邃无底的水中一样。

我们焚烧了瓜斯脱科马脱，并在那里观看了斗牛。佩德罗·萨莫拉很喜欢斗牛。

联邦军早已朝阿脱兰进发，他们上那儿去寻找一个叫拉玻利菲卡兴的地方。他们认为，那儿是匪徒的老巢，我们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们走了，瓜斯脱科马脱就只剩下我们这些人了。

我们留在那里，正好玩斗牛。联邦军走后，还留下了8名士兵，此外，还有庄园的总管和监工。斗牛共斗了两天。

我们筑起了一个象拴羊的羊圈这样的圆圆的栅栏，作为斗牛场。我们坐在栅栏的横木上，不让那些斗牛士逃出来。当他们发现佩德罗·萨莫拉想让牛挑死自己时，便没命地奔跑起

来。

八个士兵斗了一个下午便报销了。那总管和监工也斗了一个下午。使公牛感到最费劲的是那个长得象刺牛棒一样又高又瘦的监工，他总是从牛边略一闪身便躲开了。那个总管正好相反，一上场便完蛋了。他长得矮胖胖，圆滚滚，没有任何躲闪便让公牛给挑死了。他一声不吭地死了，几乎连动弹也没有动弹一下，似乎是他本人愿意让牛给挑死的。但是，挑死那个监工却化了不少力气。

在斗牛前，佩德罗·萨莫拉给每个斗牛士发了一条床单。正由于这个原因——至少是那个监工靠了这条又厚又重的床单进行了自卫。有了它，他便有所依靠了。他一个劲儿地向他冲过来的公牛挥舞着床单，牛便让他从自己身边跑过去。他便这样一个劲儿地朝牛挥舞着床单，使佩德罗·萨莫拉都感到烦腻了。那条公牛显然跟监工斗累了，除了轻微地触动他几下外，压根儿也挑不死他。佩德罗·萨莫拉失去了耐心。他一面还是继续这样斗下去，一面却突然改变斗法：他不让公牛象平时斗牛一样往前冲，却让它冲向监工的侧面，往他的两肋刺去。监工好象没有发现这一情况，他仍像驱赶黄蜂似地在上下挥舞着床单。只是当他发现血从腰部涌出来时，他才停止挥动。他害怕了，试图用手捂住肋部的那个血流如注的伤口。由于失血过多，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接着，他便跌倒在斗牛场的中间，眼睛还望着我们。他这样躺了一会儿后，我们便将他绞死。否则，他得过好一会儿才会死去。

从那时起，只要有条件，佩德罗·萨莫拉便更加频繁地玩起斗牛来了。

当时，从佩德罗·萨莫拉到我们这些普通士兵都是从海边来的。后来，又有其他地方的人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其中有

桑戈阿尔科的印第安人，面色如乳酪，性格忠厚老实，还有一些人来自寒土地带，据说是玛萨米脱拉人。他们终年披着斗篷，仿佛老天每天在下雨雪。这些人天一热就不知饥饿，于是，佩德罗·萨莫拉便派他们去镇守火山港，那个地方地势更高，只有砂土和遭暴风侵蚀的岩石。那些性格憨厚的印第安人很快地和佩德罗·萨莫拉搞好了关系，他们都亲热得不想离开他。他们和他形影相随，他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乐意从命。有时，他们甚至到附近村镇去将那些漂亮的姑娘抢来，供他玩乐。

这一切我都记忆犹新。我记得在山上度过的夜晚。在政府军的紧追下，我们静悄悄地走着，困倦得连眼皮也张不开。我现在似乎还看到他身上披着一条紫红色的毯子，在招呼着大家，不让一个人掉队。

“喂，你，毕达西奥，刺一刺马！你，莱森第斯，别睡着了，我要跟你聊聊。”

是这样，他一直在关照我们。夜半三更行军，困得我们眼皮直打架，头脑里糊里糊涂。但是，他了解我们每个人，常常和我们说上几句话，让我们抬起头来。我们觉得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从不困倦，而且已习惯于在夜间看东西，还能在黑暗中认出我们来。他象人们数钱一样，一个一个地数着我们。之后，他在我们身边走着。我们听到他的马蹄声，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警觉地看着。为此，我们既不抱怨天冷，也不怕困倦，大家默默无言跟着他走，仿佛都成了盲人了。

但是，自从在萨约拉山坡上发生火车出轨后，这一切便全完了。如果不发生这件事，也许佩德罗·萨莫拉还活着，那“中国佬”阿里雅斯、基乌义拉和其他许多人也会活着，起义军也许还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然而，佩德罗·萨莫拉使萨

约拉的火车出轨后，这一下可惹恼了政府了。

至今我仍能看到当年堆放尸体的地方燃起的熊熊火焰。人们用铁锹将尸体堆成一堆，或者像滚木头一样将它们从上坡滚到坡下。堆成一大堆后，便在上面浇上汽油，点上火。尸体焚烧后的焦臭味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许多天后，仍能闻到烧焦的死人味。

在此之前，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我们在很长的一段铁路路轨上铺上了牛皮，还堆了一些牛骨，又怕这样还不够，我们还在列车进入弯道的地方扒开了铁轨。一切就绪后，我们就等待着。

晨曦开始照亮了万物，我们几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趴在车厢顶上的那些人，还听到有人在唱歌，有男人的声音，也有女人的声音。他们在我们面前驶过，虽然天还没有大亮，却能看到乘车人是一些士兵，还看到了军队的番号。我们等待着。火车没有停。

当时我们要想开火，早就可以这样做了，因为火车速度很低，呼哧呼哧地直喘着粗气，艰难地爬着坡。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和他们聊上一会儿天呢。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当车厢之间像有人在摇晃似地互相碰撞，并一节节地开始重迭起来时，他们才开始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火车头被挤满人的沉重的车厢往后拖，出了轨。火车头发出几声嘶哑的惨厉的长鸣，但是，谁也没有援救它。它继续被一长列一眼看不到头的车厢拖着往下滑去，一直滑到山坡的边缘，接着就滚下了深谷。于是，车厢也一个跟着一个飞快地随着火车头滚了下去，倒在山谷下。之后，周围陷入一片寂静，仿佛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已死去了似的。

这件事的经过便是这样。

当那些幸存者从破裂的车厢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吓得慌忙离开了那里。

我们躲藏了几天。但是，政府军又把我们从躲藏的地方赶了出来。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了，甚至连安安稳稳地嚼一块干腌肉都办不到。他们搅得我们连睡觉和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都是如此。我们打算到托辛山洞去，但是，政府军却抢在我们前面了。于是，我们绕过火山口，爬上了最高的那座山。到了那里，就在那个叫“上帝之路”的地方，又一次碰到政府军，他们大开杀戒。我们觉得子弹连续不断地朝我们射来，将我们周围的空气也烧灼热了，甚至连我们用来进行掩护的那些石头也被打得粉碎，像是一堆堆泥土。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向我们射击的枪是机关枪，人被打中就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但当时我们还以为他们只是人多，有几千人呢。我们的全部愿望是逃离他们。

我们能跑的全跑了，基乌义拉却留在“上帝之路”了。他蜷曲在一丛草莓树后，脖子上围着一条毯子，仿佛以此来御寒。当我们各自寻找生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眼睁睁地望着我们每一个人，咧着嘴，露出他那满是鲜血的牙齿，像是在嘲笑我们。

我们的这次分散行动，对多数人是有好处的，但少数人却遭了殃。沿途的每一根木杆上都有两脚朝天倒吊着的我们的人。这些尸体一直被吊到烂去血肉，只剩下一张没有硝过的人皮。秃鹰吃去他们的内脏，只剩下一具空洞洞的尸体。由于被吊得很高，它们随风摇晃许多天，有时候甚至几个月。有时候只剩下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裤子，像是有人晒在那里一样。看到这种情景，人们真的感到局面已无可挽回了。

我们这几个人逃到了格朗德山，像蛇一样蛰伏着，时常朝着平原方向观望，这山下面的土地是我们出生和生活过的地

方，而现在却有人等着杀我们。有时，甚至天上的云彩投下的阴影也使我们感到害怕。

我们真想去对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想与政府作对了，让我们过几天安生日子吧。但是，由于我们给他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人们都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唯一的收获是结了许多冤家，就连山上的印第安人也不喜欢我们了，他们说我们杀死了他们的牲口。现在，他们手执政府发给他们的武器，并传话给我们说，一遇见我们就杀。

"我们不想见到你们，若见到你们就要你们的命。"他们派人捎来了这一番话。

就这样我们的地盘逐渐丧失了，几乎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我们仅存的这几个人决定分散行动，各奔东西。

我跟随佩德罗·萨莫拉有五年光景了，好好歹歹地总算过了五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有人说他跟一个女人走了，上墨西哥城去了，他在那儿被杀害了。但我们这几个人还期待着他回来，希望他有朝一日还能再来领导我们搞武装起义，但我们已等得不耐烦了，而他却还没有回来。后来知道他被杀害了，这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一个人告诉我的。

三年前我获释出狱。我因犯了许多罪，在狱中受到了惩罚。但这不是因为我曾和佩德罗·萨莫拉在一起待过。这个情况他们并不知道。逮捕我是由于其他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我有抢掳姑娘的恶习。现在我同被我抢来的一个姑娘生活在一起，她也许是世界上所有女人中最好最美的女人。她在监牢外等待着我出狱，谁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等候的。

"比乔恩，我在等着你，"她对我说，"我等了你很长很长时间了。"

当时我还以为她等我是为了杀我。我在狱中象做梦一般回

忆起她是谁了。我仿佛又一次感到冷雨淋身的情景。那天夜里，我们冲进脱尔卡帕纳村，大雨滂沱，我们把村庄全夷平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父亲就是我们正要离开村庄时遇见的那个老头儿。我们的人在他的脑门上打了一枪，与此同时，我将他女儿抱上马，并在她的头上重重地拍了几下，好让她平静下来，不再咬我。那时，她是个年方十四岁左右的小姑娘，长有一对美丽的眼睛。她闹得很厉害，我费好大的劲才让她变得服服贴贴的。

“我给你生了个儿子，”她说，“就在那儿”。她用手指了指有着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的高个子少年。

“把帽子拿下来，让你爸爸好好看看。”

那个少年取下帽子。他长得和我几乎一样，眼睛里闪着狡黠的目光。这一定是从他父亲那儿遗传下来的。

“大家也叫他比乔恩，”那女人又说话了。她现在是我妻子了。“但是他既不是强盗，也不是杀人犯，他是好人。”

我垂下了头。

请你告诉他们，不要杀我！

“胡斯蒂诺，请你告诉他们，不要杀我！快，快去对他们说。叫他们发发善心吧，你就这样对他们说。叫他们发发善心，不要杀我。”

“我不能去说，那边有个军曹，他压根儿不想听有关你的事情。”

“你要想办法让他听你说话。你得使点心眼。你就说，若为了吓唬吓唬我，这样做够了嘛。你对他们说，放了我也是替上帝行善。”

“这可不是吓唬吓唬你，看来他们是真想杀你。我不想再去说了。”

“再去一次吧，就这一次，看看能不能达到目的。”

“不，我不想去了。我不去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如果我老是去找他们，他们就会知道我是什么人了。他们会把我给枪毙的。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

“去吧，胡斯蒂诺，告诉他们，可怜可怜我吧。你就对他们说这么一句话。”

胡斯蒂诺咬了咬牙，又摇了摇头说：

“我不去。”

说完，他还摇了好一会儿头。

“你去告诉军曹，让他放你去见上校。你告诉上校，我已年迈，不中用了，杀了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毫无好处。不管怎么说，他总也该有灵魂吧。你去告诉他，为了使他的灵魂得救，不要杀我。”

胡斯蒂诺从坐着的石凳上站起来，走到畜栏的门口，回过头来说：

“好吧，我去。可是，要是弄得不好，把我也给枪毙了，谁来照顾我的妻儿？”

“上帝，胡斯蒂诺，上帝会照顾他们的。你只管去，看看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是当务之急！”

他是在清晨被带来的，现在已是晌午了。他仍然在那儿，被捆缚在一根树叉上等候发落。他的心总是安定不下来。他本想打个盹来定定神，但却一点倦意也没有。他也不觉得饥饿。他没有任何别的愿望，只希望活下去。现在，当他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杀害他的时候，求生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这种欲望只有死而复生的人才有。

当时，又有谁能告诉他，那件他以为已老掉牙的早已在记忆中被埋葬掉的事还会给重新翻出来呢？这就是他当时不得不杀死堂罗贝的那件事。事情完全不是如阿里玛村的人们说的那样。他当时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的。他回忆起了那件事。

堂罗贝·台莱洛斯是石门庄园的主人，也是他的教父。但是，作为他的教父和石门庄园的庄园主，却不让他在牧场上放养牲口，因此，他胡凡西奥·纳瓦就不得不杀死他了。

开始时，由于对方是自己的教父，他还忍耐着。后来，天遇大旱，他眼睁睁地瞧着自己的牲口一头一头地饿死，而他的教父堂罗贝却仍旧不让他的牲畜在牧场上吃草。于是，他便砸

开栅栏，把他那些骨瘦如柴的牲畜赶到草场上去吃个够。这件事使堂罗贝很不高兴，他命人修补好栅栏，而他，胡凡西奥·纳瓦却又将栅栏砸了一个大洞。就这样，这个洞白天补，晚上砸。他那些以往只能闻到牧草的芳香，从来没有尝一尝的牲口这时总是在夜里等候在栅栏边上。

他与堂罗贝屡次争执，却未能取得一致。

直到有一次堂罗贝对他说：

“你听着，胡凡西奥，如果再有一头牲口走进我的牧场，我就将它宰了。”

他回答说：

“您也听着，堂罗贝。牲口是不懂人事的。它们去找草吃，这与我无干。如果你想打死它们，你就看着办吧。”

“他宰了我一头小牛。”

“这件事发生在35年前，大概是在三月份吧，因为那年四月我为了逃避通缉，已躲到山上去了。我为了不进牢房，给了法官十头牛，还典当了房产，但这全都无济于事。后来，为了不使他们追捕我，把家里剩余的东西全都变卖了。但是，他们还是通缉我了。因此，我便和我儿子来到这块我拥有的名叫‘鹿棒’的土地上。我儿子长大成人，与媳妇伊纳西娅结了婚，生有八个儿女。所以，说起来这件事早已过去了，看来早就该忘记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我当时估计，花上一百来个比索，事情可以完全了结。那死去的堂罗贝是个无亲无友的人，家中当时只有他妻子和两个刚学步的孩子。他的遗孀很快就死了，听说是悲伤死的。孩子被送到远方的亲戚家里去了。因此，对他们根本用不到害怕。

“但是，人们总是说我是个被通缉的逃犯，他们吓唬我，

敲我的竹杠。只要有人进村，他们就来对我说：

"'胡凡西奥，那边来了几个陌生人。'

"于是，我常常逃到山上，躲在草莓树丛中，只靠吃马齿苋度日。有时不得不象被狗追赶一样，半夜三更逃出家门。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辈子啊。"

后来他认为不会再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了，他相信人们早已将此事弃诸脑后。然而，当局又找上门来了。他当时还以为这样一来他至少可以安安稳稳地度他的晚年了。他想："我老了，他们会放过我的，这样总能做到吧。"

他是满怀着这样的希望的。以往，他为了摆脱死亡而作了这么多年斗争；他担惊受怕，东奔西蹿，让青春白白地消逝。而当他的身体由于东躲西藏，久经风霜，只剩下一把老骨头的时候，他却突然这样死去，这对他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

要是他当时不让他自己的妻子出走，情况又会怎样呢？那天一大早，他获悉他妻子跑掉的消息，他头脑中连去找一找她的念头都没有。他让她出走，至于她跟什么人走，到什么地方去，他都没有进行查讯，反正只要他自己不下山就行。他妻子的出走就象其他的财物散失掉一样，他没有过问。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他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保护的。他不能让他们杀死自己，不能，尤其是现在，更不能。

然而，人们将他从鹿棒庄园抓来此地，就是要他的命。当时他们用不到捆绑他，他就跟他们来了。是他自己走来的，恐怖已束缚住了他的手脚。他们发现，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想跑也跑不了，他那两条像干枯的绳索一样的腿早已被死亡吓瘫了。因为他是来赴死刑的，是来死的，这点他们已早告诉他了。

从那时起他就知道这一点了。他开始感到胃在抽搐，每当

他感到死亡即将来临，他很快便有这个感觉。这时，他眼睛里流露出求生的渴望，嘴里泛着酸水，这酸水他又不由自主地咽入肚中。同时，他还觉得双脚十分沉重，脑袋则轻飘飘的，心脏在靠近肋骨的部位使劲地跳着。不，他无法习惯他将被杀死这样的念头。

事情应该还会有点儿希望。在某一方面可能还会有希望。也许他们搞错了吧，也可能他们要追捕的是另一个胡凡西奥·纳瓦，而不是他。

他垂着双手默默地走在那几个人中间。黎明前一刻天色昏暗，天上没有星星。一阵微风过后，卷走了一些干土，却吹来了更多的泥土，这些泥土充满了象路边的尘土那样的尿味。

尽管天黑，他那一双由于岁月的流逝而变小了的眼睛却一直注视着他脚下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在这块土地上他度过了六十个年头，他曾把这块土地上的泥土攥在手中，象品肉味一样地品尝过它。他两只眼睛长时间地瞧着这块土地，有滋有味地观察着每一小块土地，似乎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块土地了。他几乎已经知道，这就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块土地了。

接着，他看了看和他一起走的人，好象要和他们说些什么。他是想对他们说，放了他吧，放他走吧："小伙子们，我可没有伤害过什么人。"他想这么说，但是他没有说出口。"过一会儿再对他们说吧。"他想。他没有开口，只是看着他们。他甚至可以将他们想象成自己的朋友，但他又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他的朋友。他不了解这些人，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他看着他们在他身边走着，他们不时地弯下身子看看该往哪条道路走。

他第一次见到这些人是在前一天暮色降临的时候。那时，天已漆黑一团，他们踩着嫩绿的玉米苗，翻过地垅走来。他走

下山去，对他们说，那儿的玉米才破土出苗呢。但是，这些来人并没有止步。

他及时地发现了他们。他总是有运气及时发现一切。他满可以在山上躲起来，或者在山上转悠上几个小时，等来人走后再下来。反正玉米是没有什么收成了。这个时候本是雨季，但今年没有下雨，嫩玉米苗已给晒得枯萎了。过不了多久，玉米便会全枯干了。

所以，他刚才走下山来，像跌进一个永远也爬不出来的深洞似地落到这帮人的手中，真不值得。

现在，他和这些人走在一起，强压着想对他们说一说请他们释放自己的愿望。他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见一会儿靠近他，一会儿离开他的几个人影。因此，他开始讲话，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清。他说：

“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说了这句话，但情况没有丝毫变化。看来，没有一个黑影听到了他的话，没有一张脸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他们仍象先前一样朝前走着，他们仿佛都睡着了。

于是，他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得在别的地方寻找希望了。他又一次垂下了双手，夹在那4个被夜色弄模糊的人影中间，走进村子里的头几间房子里去。

“我的上校，人已带到了。”

他们停在大门的门洞前。他毕恭毕敬地将帽子脱下拿在手里，等待着有人出来。但是，传出来的只是人声：

“什么人？”里面的人问道。

“是鹿棒庄园的那一个，我的上校，就是您命令我们去抓来的这个人。”

“你问他在阿里玛住过没有？”里面的那个人又说。

“喂，你听着，你在阿里玛待过没有？”站在他面前的军曹重复着这个问题。

“待过。请告诉上校，我就是那儿人。我直到最近一直居住在那儿。”

“问他认识不认识瓜达罗贝·台莱洛斯。”

“你认识不认识瓜达罗贝·台莱洛斯？”

“是堂罗贝吗？我认识。请告诉少校，我认识堂罗贝，他已经死了。”

这时，里面的人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我知道他死人。”

接着，那个人好像在用香蒲隔离的另一个房间里与另一个人在说话。

“瓜达罗贝·台莱洛斯是家父。我长大后去找他，但人们对我说他已经死了。在知道赖以扎根的东西已经死去的情况下长大成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我知道是有人用刀把他砍死的，还用一根长矛插进他的胃部。听说他失踪了两天多，找到他时，他躺在河滩上，还没有完全断气，还恳求别人照顾他家庭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似乎被人们遗忘了。我也确实想忘掉它。但是，当你知道干这件事的人还活着，还幻想长生不老以满足他那腐朽的灵魂时，这件事就难以忘怀了。虽说我不认识这家伙，但是我不能宽恕他。当我获悉他在什么地方时，我产生了要结果他的性命的勇气。我不能饶恕他，让他活下去，他压根儿就不该出生。”

在门外可以清楚地听到他这番言论。接着，他又下令：

“把他带走！先将他捆绑一会儿，让他吃点苦头，然后再枪毙他。”

“请你看我一眼，上校，”他请求着，“我已经不中用

了。你不杀我，用不了多久我也会老死的。请别杀我……！”

“把他带走！”里面那个人又说。

“……上校啊，我已经付出代价了，我已付出许多代价了。我已失去了一切，我受到各种惩罚。近40年来，我象得了瘟疫一样一直藏匿着，还老是提心吊胆，生怕随时都会被杀死。我不能这样死去，上校。至少得让我祈求上帝，请他宽恕我。请你别杀我！也请你告诉他们不要杀死我。”

他仿佛遭到拷打一般，拿帽子捶打着地面大声地叫喊着。

里面那个人立刻回答说：

“把他给捆起来，再让他喝点酒，让他喝醉了，子弹打在身上就不痛了。”

现在他终于平静下来了。他被遗弃在那棵树的树杈下，他儿子胡斯蒂诺早先来过后走了，又回去了，这次他又来了。

他儿子将他的尸体放在驴背上，紧紧地捆绑在牲口的坐垫上，免得在路上掉下来。他将他的脑袋塞进一只麻袋里，免得别人看了他的样子害怕。然后，他在驴身上抽了几鞭上路了。为了能早点赶回鹿棒庄园为死者安排守灵，他走得很快。

“你儿媳和孙子们见到你都会大吃一惊的。”他边走边说，“他们见到你的脸，一定不相信这就是你。这些人胡作非为，在你脸上打了那么多枪，打了那么多洞，他们看到了后，还会以为你是让狼给咬死的呢。”

卢 维 那

在南部的诸多高山中，卢维那的山最高，岩石最多。那里漫山遍野都是人们用来烧制石灰的灰色石头。但是，卢维那没有人拿这种石头烧石灰，也没作他用。当地人们称这种石头为生石头，而通向卢维那的那座山岭便称为生石岭。风和太阳将山岩剥蚀成了粉末状，因此，当地的土就象被浇上了晨露一样又白又亮，虽说这仅仅是一种比方而已，因为卢维那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均十分寒冷，露水在到达地面之前早已凝结成霜了。

……当地的地势很陡，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深不见底。卢维那的人说，只有梦幻才能爬上那些悬崖。然而，我见到的能爬上山顶的只是阵阵旋风，这风好像是有人拿香蒲管直往山上吹似的。这种风使杜卡马拉草也生长不起来。这种凄凉的野草原本只要沾上一点土，就能攀附在悬崖上生长。在山上，偶尔在阴凉的地方，石缝里会长出一枝罂粟，开出它那白花，但很快便枯萎了。狂风吹到带刺的罂粟枝干上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就象刀在磨刀石磨时发出来的声音一样。

“您将会见到卢维那刮的风。它是暗黑色的，据说这是因为它夹带着火山灰的缘故。不过，它确实是一股黑风。您很快

会见到的。这风停留在卢维那，它抓住万物，仿佛要将它们给咬碎一般。风有时还像吹走草帽一样掀走整个的屋顶，只剩下光秃秃的四壁，这样的日子并非绝无仅有。接着，这风还象长了指甲一样到处乱抓，您可以听到它从早刮到晚，整小时整小时地刮着，一点儿也不停顿。它刮倒院墙，将德卡达草连根拔起，还像一把锋利的铁铲一样从门槛下面捅进来。有时风甚至会刮进人们的肚子里，五脏翻腾，全身的骨架子和关节都被刮得摇晃起来。这情景您一定会见到的。”

说话的这个人停顿了一会儿，眼睛望着门外。

泛滥的河水流过卡米钦树的树枝发出的哗哗的水声，轻轻地吹拂着扁桃树枝的风声，以及在从店内洒出的一小块光亮中玩耍的孩子们的叫喊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成群的白蚁飞进门来，扑打着煤油灯，带着烧焦了的翅膀掉在地上。外面仍然是漫漫黑夜。

“听着，卡米洛，再给我们来两杯啤酒，”那个人又开口了。接着，他说：

“还有一点，先生，您在卢维那永远见不到蓝天。那儿整个地平线都是灰濛濛的，笼罩着一层永不消退的灰暗的浓雾。卢维那整个山脊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木，连一点赏心悦目的绿色都没有，一切全被一层灰色的烟雾所笼罩。您还将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儿座死火山真像是死了一样，而在卢维那的山巅上有一个白色的村落，像是一顶死人的帽子……”

小孩子的叫喊声越来越近，一直传到了店堂里，使那个人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孩子们说：

“走远点，别吵得我们话也说不下去！玩儿去吧，可不许大吵大闹！”

说完，他又回到桌子边，坐下来说：

“情况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样。那儿雨水稀少，每年年

中下几场暴雨，冲刷着泥土，冲走表土，只剩下一堆乱石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滚来滚去。乌云飘来飘去，象吹胀了的猪尿泡一样在山峦上翻腾，又宛若在悬崖上撞碎了一般发出雷鸣般的隆隆声。看看这种情景倒也别有风味。但在10天到12天后，乌云便飘走了，到第二年才回来。但有时也有几年不回的。

"……是的，雨下得很少，少得几乎没有雨，少得土地都干缩得象一张老牛皮，遍地龟裂，土地硬得象光石头，人在上面走会感到土地象长了刺一样地扎脚，真象这样。"

他喝光了啤酒，瓶子里只剩下了啤酒的泡沫。接着他又说：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卢维那是个非常凄凉的地方，您要上那儿去，一定会发现这一点。我会说，那是个凄凉栖息的地方。那儿见不到微笑，人们的脸仿佛上了夹板一样。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随时看到这种凄凉的情景。那儿刮的风使这种凄凉的面貌更显凌乱，但却始终没有能将它刮走。这凄凉的面貌就象在那儿土生土长一样，一直待在那儿。人们甚至可以尝到它的滋味，感受到它，因为它一直在人们的头上，紧压着人们，它象迷魂药似地压抑着活生生的心脏。

"当地的人说，每当月圆之夜他们见到这风具有人形，在街上奔驰，后面拖着一块黑色的床单。但是，我在卢维那月夜见到的是一片凄楚的形象……永远如此。

"您喝啤酒嘛，我看您一口也没有喝。喝吧。也许这种不冷不热的啤酒您不爱喝吧。可是，这儿就只有这种啤酒。我知道这啤酒的味道不佳，有点像驴尿的味道，但这儿的人们喝惯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卢维那连这种啤酒也搞不到。您到了那儿，便会想念它了。那里只有龙舌兰酒，是用一种叫'奥尔塞'的草做的，您只要喝上几口，就会象晕船那样觉得头昏目眩。您把啤酒喝了吧，我说的话我心里明白。"

外面人们继续可以听到河水在咆哮，也可以听到风声和孩子的嬉闹声。看来时间还早，还没有到深夜。

那个人又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回来说道：

“从这儿看问题会更容易些，因为这些事都来自记忆，而在记忆中没有雷同的事物。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把我知道的卢维那的情况告诉您，我在那儿待过，在那儿生活了半辈子。我带着彻头彻尾的幻想到了那里，但回到这儿来时已年老力衰。现在您要上那里去……很好。我好象回忆起了初到那里的情况。我现在来设身处地地替您想一想……您听我说，当我第一次到卢维那时……不过，您得先允许我把您的啤酒喝掉，可以吗？我看您连碰也没有碰一碰。而它对我却是很有用的，它能使我感到轻松些，好象拿樟脑油洗刷了头脑一样……闲话少说，我刚才说到，我第一次到达卢维那时，送我们去的那个马车夫甚至都不愿意让他的牲口休息一下，我们的脚一着地，他就转过身来，对我们说：

“‘我要回去了。’

“‘等一会走吧，你不让你的牲口歇一会儿么？它们都累坏了。’

“‘在这里它们会感到更厌倦的，他对我们说，‘我还是回去的好。’

“他驱赶着他的马匹，象离开一个闹鬼的地方一样顺着生石岭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和我的妻子、还有3个孩子，怀抱着行李、家什，站立在广场的中间，站在那个只能听见风声的地方……

“这是个孤零零的广场，上面连一棵用来挡风的草也没有。我们就在那儿停下来了。

“这时，我问妻子：

“‘阿格里比娜，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阿格里比娜耸了耸肩膀。

“‘好吧，如果你不在乎的话，你去找一个有东西吃，可以过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等你。’我对她说。

“她手里拉着最小的儿子走了，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回来。

“傍晚，残阳还留在山顶的时候，我们找她去了。我们在卢维那的大街小巷走来走去，后来终于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了她：她一个人坐在那座孤单单的教堂里，孩子已经在她膝头上睡着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格里比娜？’

“‘我是进来祈祷的。’她对我们说。

“‘为什么祈祷？’我问她。

“她耸了耸肩膀。

“这里没有神明可以祈祷。这是一座空荡荡的破教堂，没有门，只有几个一无遮挡的洞和裂了缝的屋顶，风从裂缝中象透过筛子一样钻进来。

“‘旅店在哪里？’

“‘一个旅店也没有。’

“‘客栈呢？’

“‘一个客栈也没有。’

“‘你见到什么人了吗？这儿有人住吗？’我问她。

“‘有，就在对面……有几个女人……我在这里还能看到她们。你瞧，透过门缝，我可以看到她们那双发亮的眼睛在瞧着我们。……她们正在朝这边探头探脑……你瞧她们，我都看见了她们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珠……不过，她们没有东西给我们吃。刚才她们头也不露地对我说，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于是，我便走进教堂，祈求上帝保佑我们。’

“‘你为什么不回去呢？我在那儿等着你呢。’

“‘我是进来祈祷的，还没有祈祷完呢。’

“‘阿格里比娜，这是什么地方？’

“她又耸了耸肩膀。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教堂里倒塌了的祭坛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过了夜。风也能刮到那里，虽然并不那么厉害。我们听到风嚎叫着从我们头上刮过。我们还听到风从门洞中进进出出，用它的双手敲击着十字架。这是几个用橡木制成的又大又硬的十字架，用铁丝挂在教堂四周的墙上，风一吹就发出象咬牙齿一般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由于害怕难以入眠的孩子们哭着。我的妻子竭力拢住几个孩子，将他们搂在自己的怀里。我自己在那里却不知如何是好。

“天亮前不久，风停了，但后来又刮起来了。拂晓时有一阵子万籁俱寂，此时好象天地已经合拢，一切喧闹声都被苍天给压住了……这时，只听到已经入睡的孩子们的呼吸声，还听到妻子在我身边喘气：

“‘这是什么？’她问。

“‘你问的什么？’我问她。

“‘声音，那种喧闹声。’

“‘不是很宁静么。睡吧，休息吧，那怕是睡一会儿呢。天快亮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也听到了这种声音。它离我们很近，象是在黑暗中的蝙蝠拍击着翅膀，这是属于那种擦地而飞的长着巨大的翅膀的蝙蝠。我站起身来，这种翅膀的拍击声更响了，仿佛是一大群蝙蝠受了惊，向着门洞飞去。于是，我踮着脚尖走到门边，感到在我面前有一种沉闷的嗡嗡声。我站在门口，见到了她们。我看到了卢维那所有的妇女，她们头上披着面纱，肩上扛着一只瓦罐，在夜色中显露出她们黑色的身影。

“‘你们想干什么？”我问她们，“这个时候你们在寻找什么？’

“其中的一个妇女回答说：

“‘我们去打水。’

“我见到她们站立在我的面前，注视着我。接着，她们象影子一般肩扛黑色瓦罐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

“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卢维那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您认为为此不值得再干一杯吗？哪怕仅仅是为了去掉我刚才的回忆引起的苦味。”

“我记得您曾问起我在卢维那待了多少年，是吧？……说句实在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自从发了高烧后，我头脑昏昏，失去了时间观念。不过，应该是待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因为那儿的时间总是很长的。谁也不去计算过去了多少个钟头，更没有人去关心自己已有多大的年岁。白昼开始又结束，夜晚来临。只有日日夜夜，直到死日的来临。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希望。

“您一定在想，我这是在同一个观念上转圈子。您想对了，先生，是这样的……每天坐在门槛上，眼看着太阳升起、下山，脑袋时而抬起，时而低下，直到后来弹簧松弛了，一切也就平静了，没有时间的概念，就好象生活在永恒之中。那里的老年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卢维那只有纯粹的老人和那些还未出生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力气的瘦得象浓缩了似的女人。在那儿出生的孩子都走了……转眼间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他们从母亲怀里一下子便跳到了锄头柄上[1]。接

① 意即很快成长为农夫。

着，便从卢维那消失了。那里的情况便是这样。

“因此，只留下一些地道的老年人和单身女人，有的女人虽有丈夫，但只有上帝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象我刚才对您讲到的暴风雨那样偶然也会回来。他们回来时，全村都能听到窃窃私语声；当他们走时，又可以听到象猪嚎一样的叫鸣声……他们给老人留下几口袋粮食，在他们妻子的肚子里又‘种’下一个小孩。之后，不到翌年便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有时永远也不知道了。……这已成为一个习惯。那儿有人说这是个规律，其实是一回事。做儿子的为父母干活，就象他们为他们的父母干活一样，也就象他们的后代根据这个规律为他们干活一样……

“在此期间，老人们垂着双手坐在门口，期待着儿子回来，等待着死期的来临。他们活着除了儿子们给他们报以养育之恩外，没有任何其他愉快的事情……他们就这样孤单单地生活着，生活在卢维那的孤寂之中。

“一天，我试图劝他们到另外一个土地土质好的地方去。‘我们离开这儿吧，’我对他们说。‘我们总可以找到个安身的地方的，政府会帮助我们的。’

“他们眼也不眨地听我说，眼睛一直注视着我，只是在他们眼睛的深处露出一丝光亮。

“‘老师，您说政府会帮助我们？您了解政府吗？’

“我对他们说我了解。

“‘巧得很，我们也了解政府。只是对政府的母亲我们不了解。’

“我对他们说，政府的母亲就是祖国。他们摇摇头说不是，接着又笑了。这是我见到卢维那人的唯一的一次微笑。他们露出稀疏的牙齿对我说，政府没有母亲。

“他们说对了，您知道吗？只有卢维那的某一个孩子在山

下干了坏事时，这位先生①才想到他们。于是，便派人将他押回卢维那，并将他杀死。从此以后，人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存在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得离开卢维那，因为在你看来，这种不必要的挨饿挨够了，’他们对我说。‘但是，如果我们离开的话，谁会带走我们的死人呢？他们住在这里，我们不能撇下他们走啊。’

“于是，他们继续住在那里。您到那里后，会见到他们的。他们口中咀嚼着干橡子，连同自己的口水吞进肚里，以填饱肚子。您将会看到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紧贴着墙根走过，几乎是被风卷着走的。

“‘您们没有听到这风声吗？’我对他们说。‘这风会要了您们的命的。’

“‘它该刮多长时间就让它刮多长时间吧，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们回答我说。‘不刮风事情就糟了。风一停下来，太阳似乎更靠近卢维那，它会吸干我们的血和我们体内的一点儿水分。风能使太阳处在更高的位置，这样更好一些。’

“‘我再也没有对他们说些什么。我离开了卢维那，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回去了。

“……您瞧世上的事儿该多有意思。现在您就要上那儿去了，就在几小时后。当年有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您就要到圣胡安卢维那去了。’这句话说过大概已有15年了。

“当年我精力旺盛，不乏理想……您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人们总是带着尚未成形的理想到各地去实现它。但是，在卢维那我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作了试验，但失败了……

“圣胡安卢维那，这个名称我听起来像是天堂里的名字，

---

① 这儿指政府。

但实际上这是个炼狱。这是个行将就木的地方，那儿连狗也死绝了，在寂静中连狗吠声也听不到。要是一个人习惯了当地刮的那种大风，便只觉得异常宁静，这是极端孤寂中的宁静。这会使人垮掉的。您瞧瞧我的样子，我就给毁了。您到那儿去后很快便会明白我对您说的意思……

“请这位先生给我们来一点米斯卡尔[①]好吗？喝啤酒老是得起来上厕所，使谈话常常中断。听着，卡米洛，给我们来点米斯卡尔。

“对，就象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

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凝视着桌子上的一块地方，那儿有几只掉了翅膀的白蚁像蚕一样地在扭动着身躯。

外面夜色越来越浓。河水撞击在卡米钦树的树干上发出哗哗声。孩子们的喧闹声离得很远了。从门缝中看到的一片小小的天空早已繁星点点。

那个看着白蚂蚁的人，身躯俯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① 一种烈性酒名。

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的夜晚

“你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慢？”费里西亚诺·罗埃拉斯问走在前面的人。“这样走下去我们都会睡着的，难道你们不急于想早点赶到吗？

“明天天一亮我们准能赶到。”他们回答他说。

这是他听到前面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的几个词。但是，这句话可能是以后，即次日才回忆起来的。

他们一行三人，低头注视着地面，竭力借助黑夜的一点点光亮赶路。

“还是天黑好，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们了。”他们不久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可能是在昨天晚上吧，他记不起来了，他困倦得意识也模糊不清了。

现在在爬坡，他见到困倦又来了。他觉得它正在向他袭来，在包围着他，仿佛在寻找他身上最感到疲劳的那个部位。最后，他感到困倦已到达他的身上，来到他的背上，来到他斜背着步枪的那个地方。

一到平地，他就走得快起来。可是，一上坡，他就落在了后面。他的脑袋开始慢慢地摆动起来，随着他的步伐的变小，脑袋也摆动得越来越慢。其他两人从他身边走过，现在已远远

地走在前面了，而他却继续摇晃着他已入睡的脑袋。

他慢慢地掉队了。眼前的路越来越陡了，都快与他眼睛齐高了，步枪越来越沉重，困倦爬到他的背部，使他背部都驼了。

他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已经消失了。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听惯了的蹬蹬的脚步声，此时竟然消失了。他想："从玛格达莱纳出发，往这儿走，这是第一个夜晚；第二个夜晚又往这儿走了一段路，今天已是第三个夜晚了。没有走几个夜晚。如果我们白天能睡一会儿，那就好了。但是，他们不同意。'人家会在我们睡着的时候抓住我们的，这样情况就更糟了。'他们这样对我说。"

"对谁来说更糟？"

现在困倦使他说起话来。"我对他们说，让他们等一等，我们今天休息，明天再赶路。明天准时走，这样，我们走起来便更有精神也更有劲了。万一需要跑呢，也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

他闭着眼睛站住了。"够了，"他说，"我们这么匆匆忙忙地赶路，又赢得了什么？无非是一天的时间。这不值得，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么多天的时间了。"紧接着，他叫喊道："你们在哪儿？"

接着，他几乎是暗暗地说："那么，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他靠在一棵树的树身上。那儿的土地是冰冷的，汗水也变成了冷水了。这儿该是人们对他说起过的山区了。山下的气候是温和的，而山上却是寒冷的，寒气透过他的短大衣直往他身上钻。"像是有人撩起我的衬衣，用一双冰冷的手在抚摸我的身躯。"

他慢慢地坐在苔藓上，像打算丈量一下黑夜有多长一般地

张开双臂，触到了一丛小树。他呼吸了一口带有松香味的空气。接着，他感到躯体在草地上慢慢地失去了知觉，滑进了梦乡。

清晨的寒冷将他冻醒，露水湿漉漉的。

他睁开眼睛，通过阴暗的树枝，看到那晶莹的点点繁星镶嵌在清净的苍穹。

“天还很黑。”他想。接着，他又睡着了。

他一听到呼喊声和在那干燥的山路上急促奔驰的马蹄声，立即站起身来。地平线上出现一缕黄色的亮光。

赶大车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望着他，向他致意：“早上好！”但他没有回答。

他回想起了该干的事情。已经是白天了，而他本应该在夜间走过这山区的，以便躲开岗哨。这条道看守很严，这是人们早对他说过的。

他提起那捆步枪，背在背上，离开了大道，抄山上的小道，朝太阳冉冉升起的地方走去。他时而上坡，时而下坡，翻过了几座坎坷不平的山梁。

他好像听到赶大车的人在说话：“我们在山上见到他了，他的模样是这样的，身上背着许多枪。”

他丢下了枪，离开了正路。可是，他感到轻松了一些，便开始奔跑起来，仿佛想赶在赶大车的人的前面走下山去。

他必须“爬上山顶，走过高地，再走下山坡”。他正是这样做的。愿上帝保佑。他正在做人们叫他做的事，尽管不是在被指定的同一时间里。

他来到了悬崖的边缘，眺望着远处一望无垠的灰色平原。

“他们俩一定到那儿了，正在树荫下休息，脱离了危险。”他想。

他让自己往悬崖下跌下去，时滚时跑，跑了一阵后又滚动起来。

“愿上帝保佑。”他说。在奔跑的过程中他滚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他似乎继续在听到那几个赶大车的人对他说：“早上好。”他觉得他们的目光带有欺骗性。他们准备跑到离他们最近的岗哨边，对哨兵说：“我们已在某某地方看到他了，他不久就会到这儿来了。”

他突然平静下来。

“基督啊，”他说。他刚要张口呼喊“基督王万岁！”却又忍住了。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把它安顿在衬衣里面，这样，他能感到它正紧贴着自己的皮肉。此举增添了他的勇气。他稳步来到阿瓜沙尔卡的农庄边，看着围在火堆旁喧闹着取暖的士兵。

他一直走到畜栏边上，这样，能够看得更清楚些。他认出了他们的脸，是他们，是他叔叔达尼斯和利勃拉多。在士兵们围着火堆转圈子时，他们俩却被吊在畜栏中间的那棵橡树上，全身来回摇晃着。火堆里升腾起来的浓烟熏着他们那双浑浊的眼睛，熏黑了他们的脸，而他们对此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他不想再看他们了。他沿着畜栏边沿匍伏而行。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想休息一下，虽然此时他感到胃部有一条蠕虫在滚动。

他听到头顶上有人在说话：

“你们还等什么？快把他们放下来！”

“我们在等待着另一个人。听说他们一共是3个人，所以，应该还有一个。他们说没有来的这个人是个年轻人。虽说是个年轻人，可伏击巴拉中尉并将他的士兵全部歼灭的事是他干的。他也会象这两个人一样落到我们的手里。这两个人年纪

比较大，也比较狡猾。我的长官说，如果此人今明两天还没有来的话，我们就将这几天第一个路过这里的人干掉。这样，也算是执行了命令了。”

“我们干什么不去找那个人呢？我们闷得慌，这样也可以出去散散心。”

“没有这个必要，他一定会来的。他们都准备上哥曼哈山去同‘14人集团’的基督派会合，这是最后的几个人了。最好让他们过去，让山上的那些伙计们跟他们作战。”

“这当然不错。可不要因此把我们也派到那儿去。”

费里西亚诺·罗埃拉斯又等了一会儿，让正在翻腾着的胃部能够平静下来。他象准备潜入水底那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弯下身躯，两只手着地，匍伏着离开了那里。

到达河边时，他才直起身子，拨开收割后的玉米秸，拔腿就跑。他没有回头看，也没有止步，一直跑到他认为那条河流已开始注入平原的那个地方。

于是，他停了下来，全身颤抖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该记得吧

你该记得堂乌尔瓦诺的儿子、迪马斯的孙子乌尔瓦诺·戈麦斯吧。迪马斯曾领唱过牧歌，在独裁统治时期他临死时还念诵着“诅咒万恶的天使”。这事已经有些年头了，可能是15年前的事了。但是，你应该记得他。你回想一下吧，当时我们都称呼他“老爷爷”，因为他另一个叫费登西奥·戈麦斯的儿子有两个很顽皮的女儿，一个象根灌肠似的又矮又胖，人们给她起了个浑名，叫“往上翘”。另一个则是个细高挑，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甚至有人说这女孩子不是他亲生的。有许多迹象表明她患有忧郁症。你该记得那次我们做弥撒时她引起的那一阵骚乱吧。正当神父举起圣杯圣饼的时候，她的忧郁症发作了，她仿佛又是在哭，又是在笑，直到将她拖到外面让她喝了点糖水后她才平静下来。这姑娘后来嫁给酒坊老板路西奥·契柯。这个酒坊以前是里勃拉多的，他住在河的上游，那里有脱奥杜洛斯家的亚麻籽磨坊。

你该记得吧，人们管他母亲叫“茄子”，因为她爱风流，每风流一次便生个孩子。听说她当年略有家财，后来把钱都花在丧葬费用上了，因为她的孩子个个都呱呱坠地不久便夭折了，但她总要请人替他们唱赞歌，并在音乐伴奏下，在侍童们

赞美上帝和天堂的合唱声中送进公墓，还唱“上帝，我又给您送去一个小天使”的歌曲。这样一来，她变穷了，因为每次丧葬费用都很高，给参加守灵的来宾还得置办丰盛的酒席。她只养活两个孩子，儿子叫乌尔瓦诺，女儿叫娜塔莉娅。他们俩出世时，家境已很贫困，而她也没有见到他们长大成人，因为她在最后一次分娩时死去了。那时她已年老，都快满五十岁了。

你应该认识她，因为她好吵架，老是在集市上和卖菜的女商贩吵架，说她们卖给她的西红柿价格太贵。吵起架来，大叫大嚷，说她们在抢她的钱。后来，家境贫困了，便总见到她围着垃圾堆转，捡洋葱、变了质的豆角和一两段甘蔗，“让孩子们的嘴甜一甜。”我刚才已经说了，她有两个儿女，这是活下来的唯一的一对儿女。之后，人们就不知道她的下落了。

这个乌尔瓦诺·戈麦斯年岁与我们相仿，只比我们大几个月。小时爱跳方格子玩，也爱欺诈。你记得他卖给我们的那些石竹花吧，其实上山去采摘更方便，可我们还是买了他的。他还把从学校院子里的芒果树上偷摘来的青芒果卖给我们，把从门房那里买来的2个生太伏一只的橙子以5个生太伏一只的价格卖给我们。他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别人吵架，口袋里常装了半口袋的东西：弹子、陀螺、木铎，甚至还有绿色的小甲虫。他在这些小甲虫的腿上拴一根线，它们就飞不走了。他跟我们每个人都作过买卖，这你应该记得。

他是那个结婚不久便变痴呆了的纳切托·里维罗的妻舅。为了养家糊口，纳切托的妻子伊纳斯在大街的岗亭边摆了一个小酒摊，而他本人则在堂雷夫西奥的理发店里用别人借给他的曼陀林弹着走了调的歌曲，以此谋生。

我们常与乌尔瓦诺去看望他的姐姐，顺便喝点特帕切酒①。

① 墨西哥的一种用龙舌兰和菠萝制成的饮料。

我们每次去总留下来喝酒，不给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钱。后来，他就没有朋友了，因为为了使他不能向我们要帐，我们一见到他便绕道走。

也许从这时起，他变坏了，也可能他生下来时就是坏人。

还没有上五年级，学校便将他开除了，因为发现他与他的堂妹“往上翘”在洗衣处的干水池内玩假夫假妻的游戏。为了羞辱他，人们揪住他的耳朵，在男女孩子们排成的队伍中间通过。在大家的一片哄笑声中，他被逐出了学校的大门。可是，他在我们面前走过时却高昂着头，用拳头威胁着我们大家，好象在说：“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接着，学校又开除了他的堂妹。她哭丧着脸，眼睛望着地砖，走出校门，直到大门口才放声大哭。这刺耳的哭声整个下午都萦回在人们耳际，好象狼在嗥叫一样。

只是因为你的记忆力不太好，才记不起这些事情。听说他那个开小酒铺的叔叔费登西奥用棍子狠打了他一顿，差点把他给打残废了。他一气之下便离开了村庄。

之后，我们确实没有再见到过他。后来，他当了警察又回到了这儿。他常常坐在中心广场的中间，两腿中间夹着一支卡宾枪，满怀仇恨地注视着大家。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问候任何人。若有人看他一眼，他装作没有看见，似乎根本就不认识此人。

就在这个时候他杀死了他的那个会弹曼陀林的姐夫。那天晚上八时过一点儿，纳切托想到广场上给他弹一只小夜曲。那时，教堂里正在敲晚祷钟。正在教堂里念玫瑰经的人们从教堂里跑出来，见到了他们俩：纳切托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用曼陀林进行着自卫；象疯狗一样怒气冲冲的乌尔瓦诺则用枪托在一下一下地打他，根本不理会人们的叫喊声。直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地人走出人群，夺过枪来，在他的背上打了一枪托，打得

他蜷曲着躺在公园的凳子上，他才住手。

人们便让他这样过了一宿。天亮后，他走了。听说他离开当地前，曾去教堂要求神父为他祝福，但神父没有这样做。

在半路上他被逮捕了。捕前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当他坐下来休息时，他被抓起来了。他没有反抗。听说是他自己将绞索套在脖子上，甚至他还选了一棵他喜欢的树让人将他吊死。

你应该记起他来，因为我们在小学里是同学，你我俩都认识他。

你没有听到狗叫吗?

“伊格纳西奥，你在我背上，告诉我，你听到什么声音或者看到什么地方有灯光了?”

“我什么也没有见到。”

“我们该离目的地不远了吧。”

“是啊，可什么也没有听到。”

“你好好看看。”

“我还是一无所见。”

“你真是个可怜虫，伊格纳西奥。”

这两个人拉长了的黑色身影在小河沿岸一上一下地移动着，这黑影有时爬上了石块，有时缩小，有时增大。两人只有一个摇摇晃晃的黑影。

月亮像一团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我们该快到这个村庄了，伊格纳西奥。你的耳朵露在外面，仔细地听听有没有狗叫声。你还记得有人对我们说过，托纳亚就在山后面吗?我们从什么时候下山的，你回想一下，伊格纳西奥。”

“是的，但我还是一无所见。”

“我累了。”

“让我下来吧。”

老汉慢慢地朝后退着，一直退到身后的一块大石头边，但他没有放下背在背上的人，而是重新驮了驮。虽说他已感到两腿发软，但还是不想坐下来，因为一坐下来他便驮不起他儿子的身躯了。他儿子是几小时前在别人的帮助下才驮在他背上的。

“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

他儿子的话不多，而且越来越少。有时他仿佛睡着了。有时他好像又在发冷，混身颤抖着。他知道儿子在什么时候由于他走路摇晃而抖动起来，因为儿子的两只脚象马刺一般悬挂在他臀部的两边，他的双手围着父亲的脖子，这时却象马鞭一样在他脑袋边晃动着。

为了免得咬伤舌头，他咬紧了牙关。他问：

“你痛得很厉害吗？”

“有点儿痛，”儿子回答说。

开始时，儿子曾对他说过：“放下我吧……就将我留在这里吧……你一个人走吧。明天或者等我稍微好一点儿后我会赶上你的。”这几句话他几乎说了有50遍了。现在他连这几句话也不说了。

月亮正迎面高悬天空。这是一轮呈红色的大月亮，照得他们满眼生辉，使他们在地上的黑影拉得更长，显得更黑。

“我不知该往哪儿走了。”他说。

然而，没有人答理他。

在背上的那个人全身被月光照得透亮，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露出暗淡的反光。他仍在儿子的下面驮着他。

“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伊格纳西奥？我说我看不清路。”

另一个人仍然沉默着。

他继续赶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他时而弯下身子，时而挺直身子，还是一步一绊地走着。

“这简直不是什么路。人们对我们说，山下就是托纳亚。我们已经翻过了这座山，但托纳亚仍然看不到，就连能向我们表明它就在附近的声音也听不到。你在背上，伊格纳西奥，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你看到了什么？”

“你让我下来吧，父亲。”

“你不舒服？”

“是的。”

“不管怎样，我好歹要把你背到托纳亚。到那儿我会找人给你治疗的。听说那儿有个大夫，我带你去找他看病。我已背了你好几个小时了，我绝对不会将你丢在这里，让人将你害死的。”

他摇晃了一下，往路边跌跌撞撞地走了两三步，又挺直了身子。

“我一定要背你到托纳亚。”

“让我下来吧。”

他的声音变得很低，几乎象在自言自语：

“我想躺一会儿。”

“你就在我背上睡吧，我一直把你抓得紧紧的。”

几乎呈湛蓝色的月亮慢慢地在明净的天空中升起。皎洁的月光使汗流如注的老人的脸面闪着亮光。由于他的脑袋被儿子的双手紧紧地勒住了，他低不下头来，只好眯缝起眼睛以躲避刺眼的月光。

“我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您①，我是为了您死去的母

① 这段对话将“你”改成了“您”，意思是说话人已不将对方看成自己的儿子了。

亲，因为您是他的儿子。为此，我才这样做。如果我在遇到您的地方撇下您不管，不像我现在这样送您去就医，那她定然会责怪我的。是她在给我鼓励，而不是您，因为您给我带来的只是困难、痛苦和羞辱。”

他一面说话，一面在出汗，但夜风将他的汗吹干了。在吹干后，又淌出汗来。

“我的脊梁会被压伤，但是我一定要背您到托纳亚，让人给您治一治您身上的伤。我知道，等到伤一治好，您就又会去干你的歪门斜道。可这就不关我的事了。您只要给我滚得远远的，不再让我知道您的事就行了。只要这样就行了……因为您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我已经诅咒过您从我身上继承的血液，属于从我那儿继承去的那部分血液我诅咒过了。我说：‘让我给他的那部分血液在肾脏里腐烂发霉吧！’这话是我获悉您在拦路抢劫，您以窃为生，还杀了人……杀的是好人后说的。您若不承认，您的教父特兰基里诺便是一个例证。是他给您行的洗礼，也是他给您起的名字，可他也免不了遭此厄运，遇上了您。从那时起，我就说：‘他不是我的儿子。’”

“你① 看看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或者说，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在我背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不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耳朵聋了。”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你还不如我啊，伊格纳西奥。”

“我口渴。”

“你忍一下吧！我们可能快到了。问题可能是夜已很深，村子里的灯都已经灭了。但是，你至少能听到有没有狗叫声。

① 这儿又用“你”相称，仿佛说话人又将听话人当儿子看待了，因为西班牙语里父子间用“你”相称。

你仔细听听。”

“给我点水喝。”

“这里没有水喝，只有石头。你忍一忍吧。即使有水，我也不会让你下来喝水。你一下来就没有人再来帮我把你背在背上了，而我一个人又无法背起你来。”

“我渴得很，也困得很。”

“我想起你生下来时候的情形了。那时候，你就是这样的：饿了就醒，吃饱了又睡着了。你妈妈只好喂你水喝，因为你将她的奶水都吸干了。你总是吃不饱，脾气又暴躁，可我没有想到，这暴躁的脾气随着岁月的流逝都上升到你脑子里去了……不过，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你妈妈（愿她安息）希望你健壮地成长，她指为你长大后一定会使她有所依靠。她只生了你一个。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了。即使她这时还活着，你也会气死她的。”

他感到被他背着的这个人两只膝盖不象刚才这样夹紧了，两只脚往下垂着，在左右摆动着。他觉得被他背着的人的脑袋在晃动，像是在流泪。

“你哭啦，伊格纳西奥？是我对您母亲的回忆使您哭的吧，是吗？可是您却从来没有为她作过好事啊！我们的好心得不到好报。看来我们传给您的并不是慈爱之情，却是一肚子坏心眼。您现在总该知道了吧，人家把您给打伤了。您的朋友呢？他们全都给杀死了。不过，他们没有亲人。他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可怜的。’可您呢，伊格纳西奥？”

村庄已在眼前。月光下，他见到屋顶在闪闪发亮。在最后几步路里，他感到他的腰弯得很厉害，儿子的体重都快把他压垮了。当他走到村庄第一座房子时，他斜靠在路边的栏杆上，

无力地放下他儿子，浑身上下的骨头架子也好象都散开了。

他费劲地分开儿子一直抱住他脖子的手指。当他感到如释重负的时候，他听见到处都是狗叫声。

“你刚才没有听到狗叫吗？”他说，“你连这点希望也不想给我。”

北　方　行

“我要出远门了，父亲，为此，我来告诉您。”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你要上哪儿去呢？”

“去北边。”

“上那儿去干什么？你在这儿不是有买卖吗？你不是在贩售生猪吗？”

“那是过去的事了，眼下不干了，是干不下去了。上星期起我们就揭不开锅了，再上一个星期我们只靠野菜充饥。我们在挨饿呀，父亲，您压根儿体会不到，因为您日子过得不错。”

“你在胡扯说什么呀？”

“我是说我们在挨饿，而您体会不到。您卖花炮、爆竹和火药，日子过得挺红火。只要过节，演戏，您就有钱。我就不行，父亲。这阵子谁也不愿养猪，就是养，也只是自家吃。即使卖，开价也很高。再说，我也没有本钱购卖生猪。这个生意是做不成了，父亲。”

“那你上北边去搞什么鬼名堂？”

“挣钱去嘛。您知道，卡尔梅洛是发了财回来的，他甚至还带回来一架留声机，听一次音乐就收5个生太伏。无论是丹松舞曲还是那个叫安德森的女歌手唱的凄凄戚戚的歌曲都收一

样的钱。什么音乐都有，都收一个价，可赚钱呢。为听音乐，还得排队呢。这您都看到了，只需出去走一趟就行了。所以我打算去。”

“那你打算将你媳妇和孩子安顿在哪儿？”

“正是为了这件事，我才来告诉您。我想让您来照料他们。”

“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是你的老妈子吗？你要走就走吧，上帝自然会作出安排的。我养育了你和你的姐姐（愿她安息），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想养孩子了。从今以后我不想有所拖累。俗话说，钟不响是因为没有钟舌。”

“父亲，我真不知该对您说什么了，我都快认不得您了。您养育了我，我除了没命地干活，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我自己摸索着过日子。您连做花炮的手艺也没有教会我，仿佛是为了避免我与您进行竞争。您给我穿上短裤和衬衫，便让我走出家门，学会自己谋生。我几乎是空着双手让您赶出家门的。您瞧，这便是这样做的后果：我们都快饿死了。您的儿媳、您的几个孙子还有我这个儿子，也就如人们说的您的整个后代现在都快伸腿断气了。我这火气是饿出来的。您认为这样做合情合理吗？”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离家走了。”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您一直认为特兰西多不好。每次我带她来，您总是当着我的面数落她。您应该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对您说：‘爸爸，这就是要和我结婚的姑娘。’您却连头也不抬一抬，看也不看她一眼。您还念起诗来，说您非常了解她，好象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您当时还说了一大套连我也听不明白的话。为此，我没有再将她带到这里来。正因为这样，您不该对我怀有怨恨。眼下我只是希望您替我照应她一

下，因为我真的想走。这里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有办法找事情做。”

“这些全都是废话。干活才有饭吃，吃饱饭才能活命，你得学学我的决窍。我已老了，但不怨天尤人。我年轻时更不用说了，甚至可以随时找到女人。工作会给你一切，也会给你肉体急需的东西。问题是你这个人太傻。你可别说这是我教给你的。”

“可是您生了我。您也应该指点我走正道，不该把我象马一样放在玉米地里就不管了。”

“你离家时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难道你要我养你一辈子么？只有那种小蜥蜴到死还呆在老窝里。你应该说你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你认识了那个女人，生了几个孩子。有些人的一生中连这些都没有捞到呢。他们的日子就象河里的水一样流过，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您自己会做诗，却不教会我。我若会做诗，也可以象您那样写点诗，逗人们乐一乐，挣点钱化。那天我求您教我时，您却说：‘去卖鸡蛋吧，这玩意儿挣钱更多。’我起初卖鸡蛋，后来又成为鸡贩子，再往后我又贩卖生猪。到这儿为止，情况还不太坏，如果能这样说的话。但后来钱花完了，孩子又一个个地出世，钱就象水一样给吸光了。最后连做生意的本钱也花掉了，又没有人肯赊账。刚才我已说过，上星期我们吃的是野菜，而这个星期连野菜也吃不上了。父亲，我这次出门心里并不好受，虽说您并不相信。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们，我可不象您，生下孩子还未养大，就将我们赶出家门了。”

“可你得学会这一条，孩子：办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等你老了，你就会学会过日子了。到那时你就会明白，孩子们会离开你，他们丝毫也不会感激你，甚至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您说的这些纯粹是诗。”

“也许是诗，但也是真情实况。”

“正如您看到的，我可没有忘记您嘛。”

“你这是需要我时才来找我。要是你小日子过得不错，你就会忘掉我的。打从你妈妈过世后，我感到孤苦伶仃；你姐姐去世后，我更孤单寂寞了。当年你离家后，我明白我要永远孤孤单单地过了。现在你来了，想重新唤起我的感情，但你不明白，要让一个死人复活比产生一个新生命更困难。你得学会点东西。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你得好好地进行一番自我反省，这是你该做的一件事。”

“这么说您是不想替我照看妻儿了？”

“你将他们留下吧，反正饿不死他们。”

“您得告诉我，肯不肯接受我的委托。心里不踏实，我可不想走。”

“他们有多少人？”

“就三个男孩，两个女孩，还有您儿媳，她还年轻。”

“你应该说她是个破鞋。”

“我是她第一个丈夫。结婚前她可是个姑娘，人挺老实。您应该喜欢她，父亲。”

“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就回来，父亲。只要攒够了钱就回来。您在他们身上花的钱我会加倍偿还您的。我只请求您能让他们吃饱肚子，这是我对您唯一的请求。”

“父亲，我们都被打死了。”

“谁被打死了？”

“我们。是在过河的时候。一排排子弹向我们射来，直到将我们全都打死为止。”

“在什么地方？”

“就在‘北关’。我们过河时，他们用探照灯照着我们。”

“那是为什么？”

“当时我也不清楚，父亲。您还记得埃斯达尼斯劳吗？是他怂恿我到那儿去的。他把去那儿的好处原原本本地对我说了。我们一起先到墨西哥城，又从那儿来到‘北关’。正当我们过河的时候，有人用毛瑟枪向我们射击。我退了回来，因为他对我说：‘将我背走吧，老乡，别把我丢在这里。’当时他仰面躺在地上，全身都是枪洞，打得连肌肉都没有了。我使尽平生之力拖着他，竭力躲开向我们照射过来的探照灯灯光。我对他说：‘你还活着。’他回答我说：‘老乡，请带我撤离此地。’过一会儿他又对我说：‘我中弹了。’我的一条膀子让子弹给打断了，骨头从肘部露了出来。为此，我用一只好手抓住他，并对他说：‘请你使劲地抓住这里。’到达河边时，他死了。河的对面有一个叫奥西纳格的地方，闪耀着灯光。河的这边灯芯草梳理着河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将他推上河岸，问他：‘你还活着吗？’他没有回答我。天亮前我一直在作出努力，想让埃斯达尼斯劳死而复生。我给他作按摩，又对着他的肺部吹气，想让他恢复呼吸。但是，他连嗯也没有嗯一声。

“下午，一个移民局的人走到我身边。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照看着死人。’

“‘是你打死他的吗？’

“‘不是，我的军曹。’我对他说。

“‘我可不是什么军曹。那么，是谁打死他的？’

“当时我见他穿着军服，上面还缀有这样的鹰标，我想他一定是个军人，而且，还一定带着一支盒子枪。

“他继续问我：‘这么说，到底是谁干的，嗯？’他便这样

审问着我，打我，揪我的头发。我由于胳膊受了伤，没有还手，不能进行自卫。

“我对他说：‘别打我了，我的一条膀子已经不行了。’

“这时，他才停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告诉我。’他对我说。

“‘是昨天晚上给击中的。当时我们正高高兴兴地朝前走着，兴致勃勃地以为自己都快到达河的对岸了。这时，我们被发现了。就在河的正中，子弹朝我们飞来。谁也未能幸免。我和他俩是唯一逃出来的人，但也只逃出了一半，因为，你瞧，他现在的身子都僵直了。’

“‘那么，是谁向你们开的枪？’

“‘谁开的枪，连我们也没有看清。他们一个劲儿地用探照灯照看我们，我们只听到叭叭的步枪射击声。后来，我感到肘部翻转过来了。同时，又听到这个人对我说：“帮我离开这条河吧，老乡。”就算当时见到了向我们开枪的人，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他们一定是阿帕切人①了？’

“‘什么是阿帕切人？’

“‘就是那些住在河对岸的人。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们。’

“‘对岸不是德克萨斯州吗？’

“‘是的，不过，那儿全是阿帕切人，这点你一无所知。我去跟奥西纳格的老乡们谈谈，让他们来收留你朋友的尸体，你就准备回你老家去吧。你是什么地方人？你根本就不该从那儿出来。你有钱吗？’

“‘我从死人身上拿来这点钱，不知够不够我用的。’

“‘我这儿有笔经费，是给遣返回国的人用的。我给你路

---

① 指居住在美国的西部和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

费，但是，如果我再在这儿见到你，我就让你脑袋开花。我不喜欢两次见到同一张面孔。走吧，快离开这儿！’

“我就这样回来了，父亲，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当初呆头呆脑轻信他人造成的结果。你到家里去看看，就会知道此行究竟得到什么好处了。”

“发生什么倒霉的事了吗？是孩子死了？”

“你那个特兰西多跟一个赶大车的人走了。你不是说她很好吗？你几个孩子都在后面房间里睡着了。你自己去找个地方安身吧，因为我已将你的房子卖了，以支付我给你垫付的开支。就这样，你还欠我三十个比索的公证费用呢？”

“好吧，父亲，我也不想说什么埋怨您的言语了。明天也许我就能找到工作，以还清我欠您的欠款。您刚才说那个赶大车的带着特兰西多往哪个方向走了？”

“大概从那边走了吧，我也没有注意。”

“那好，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这就去找她。”

“你往哪儿去？”

“往那边，父亲，朝您刚才说的她去的方向走①。”

---

① 本文在委内瑞拉“阿亚古乔”丛书1977年出版的《胡安·鲁尔福全集》中，作者作了一些删改。

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

这些老婆子，真像是魔鬼生的，我看到她们顺着次序一个个地走来了。她们一身黑衣，像烈日照耀下的母驴那样满头大汗。从远处看去，我看见她们像一群牲口那样掀起滚滚尘埃。她们浑身都是黑的，满脸都是灰尘。她们沿着到阿穆拉去的那条道路走来，冒着酷暑，口中不停地祈祷着。脸上的汗珠大滴大滴地落在她们那巨大的黑色披肩上。

见到她们来了，我便躲藏起来。我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也清楚她们要找什么人。因此，我一手提着裤子，急匆匆地奔到鸡舍里躲了起来，躲在最里面的地方。

但是，她们也走进鸡舍，找到了我，嘴里还念着："圣洁的圣母玛利亚！"

当时我脱下裤子一动也不动地蹲在一块石头上，好让她们见到我这个模样，不敢走近我。但她们只是说了句"圣洁的玛利亚！"，却更靠近我了。

这些不知羞耻的老太婆！她们本来应该觉得难为情的！她们却划着十字，最后竟相互紧挨着站在我的周围，把我给围了起来。她们汗流如注，头发紧紧地贴着脸部，仿佛被雨淋过一般。

“我们是来看你的，卢卡斯·卢卡特罗，我们是专程从阿穆拉来看你的。到了这儿附近，有人告诉我们，你在家里，但我们没有想到你会待得这么靠里，也没有想到会待在这么个地方，干这样的玩意儿。我们原来以为你是进来喂鸡的，因此，我们也进来了。我们是来看你的。”

这几个老东西！不但老，还像驴背那样丑！

“请告诉我，你们有何贵干？”我一面对她们说话，一面系上了裤带。她们蒙上了眼睛不看我。

“我们是受人之托。我们去过圣地亚哥和圣伊纳斯，但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你已不在那儿居住，已经搬迁到这个庄上来了，于是，我们便找到了这里。我们是阿穆拉人。”

我早知近她们是从那儿来的，也知道她们的身分，我甚至可以一一说出她们的名字，但我却装作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

“是这样的，卢卡斯·卢卡特罗，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我请她们来到过道上，拿出几把椅子让她们坐下。我问她们是不是饿了，想不想喝点水，那怕是一小罐，以润润喉。

她们坐下来，拿披肩擦着汗。

“不必啦，谢谢。”她们说，“我们可不是来给你添麻烦的。我们有件事情请你帮忙。你是认识我的，卢卡斯·卢卡特罗，可不是么？”其中的一个女人问我。

“是有点儿面熟，”我回答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也许你就是被奥蒙博诺·拉莫斯拐去的那个潘恰·弗雷戈索吧？”

“不错，我就是，不过，我可没有被任何人拐骗过，这完全是恶意中伤。当时我们俩在寻找仙人掌时迷了路。我是主教会会员，要是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压根儿也不允许……”

“不允许什么，潘恰？”

“唉，卢卡斯，你就爱往坏处想，至今你还没有改掉诬蔑人的坏习惯。不过，既然你认出了我，我就借此机会告诉你我们此行的目的。”

“你们连一罐水也不想喝吗？”我又问她们。

“你别麻烦了。不过，既然你多次请我们喝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给她们拿来一罐番石榴汁，她们一下子全喝完了。我又拿来一罐，她们又喝完了。于是，我给她们提来一桶河水，放在那里备用。因为据她们说，等一会儿开始消化食物时，她们会觉得很渴的。

她们一共10人，坐成一排，身上的黑衣服溅满了泥土。她们是潘西亚诺、埃米利亚诺、克雷森西亚诺，还有酒店老板托利维奥和理发师安纳斯塔西奥的女儿。

妈的，全都是老太婆，没有一个能勉强过得去的，都是年过半百的人，像落花一样枯干憔悴。真找不出一个好的来。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是来看你的。”

“现在你们已见到我了。我很好，用不到为我担忧。”

“你是从很远的地方到这儿来的，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住址，也没有人认识你。我们费了不少劲，四处打听才找到你的。”

“我并没有躲起来，我在这儿过得很自在，没有人来打搅我。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你们此行有什么任务？”我问她们。

“是为的这样一件事……不过，你别麻烦给我们弄吃的了，我们在托尔卡西塔家吃过了，她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吃饱了肚子。因此，请你好好思考思考，就坐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看

你，听我们说说话。”

我总是难以宁静，我又想上鸡舍去。我听到母鸡在咯咯地叫着，想去捡鸡蛋，免得让兔子给吃掉。

“我捡鸡蛋去。”我对她们说。

“我们真的吃过了，别为我们费心了。”

“那儿有两只没有圈起来的兔子，它们会把鸡蛋给吃掉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于是，我便上鸡舍那儿去了。

我打算不回来了。我想从朝山那边开的那扇门出去，就将这群老弱病残的女人丢下不理了。

我望了一眼墙脚边的一堆石头，颇像一座坟。于是，我开始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开，东一块西一块地扔得到处都是石头。这是一些河里的石头，圆圆的，可以扔得很远。这些死老太婆，害得我干起这样的活儿来。我不知道她们怎么会想起上这儿来的。

我放下活儿又回来了，把鸡蛋送给她们。

“你把兔子全给砸死了？我们看到你在朝它们扔石头。我们将鸡蛋放在这儿，等一会儿吃。你本来用不着费这个心的。”

“鸡蛋搁在你们胸口，会孵出小鸡来的。还是放在外面好。”

“呀，看你这个卢卡斯·卢卡特罗，总爱满口雌黄，我们身上也不会这么热呀！”

“关于这点我可一无所知，不过，外面天气确实很热。”

我当时是想撵她们走。我一面岔开她们的话题，一面想着如何将她们赶走，让她们再也不想回来。但是，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我明白，从一月份起，也就是在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失

踪后不久，她们就在到处找我了。那时节就有人对我说，阿穆拉主教会的那些老太婆在找我。她们是唯一的对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感兴趣的女人。现在，她们果真来到了这里。

我可以与她们进行闲聊，稳住她们，一直到拉开夜幕，这样，她们便只好走了。她们是不会冒险在我家里过夜的。

我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在闲聊时谈起过这一点。潘西亚诺的女儿说，她们想快点把事情办好，以便早点回阿穆拉去。这时，我对她们说，她们可不必急着回去，天晚了就睡在我这里，反正有的是席子，让她们睡地铺总是可以的。她们却说，这可不行，要是让他人知晓，她们在我家里过夜，而我也在家里，那会怎么说呢。这可万万使不得。

为此，现在的问题是得想办法延长聊天的时间，一直到天黑，这样便能打消充斥她们头脑中的那个念头。我问她们中间的一人：

"你男人怎么样了？"

"我没有男人，卢卡斯。难道你已忘了我曾经是你的未婚妻吗？我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一直在等待着，后来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到了那时，已经没有男人会娶我了。"

"我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当时的问题是事情太多，弄得我手忙脚乱。不过，现在还是时候嘛。"

"可是你已经结婚了，卢卡斯，而且是同圣婴的女儿。你干吗还要来和我纠缠呢？我几乎已经将你给遗忘了。"

"我却没有忘掉。你说你那会儿叫什么名字来着？"

"涅埃贝斯……眼下我还是叫这个名字。我的全名是涅埃贝斯·加西亚。你别让我流泪了，卢卡斯·卢卡特罗，一想起你那些甜言蜜语，我就生气。"

"涅埃贝斯呀，涅埃贝斯，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你是永远不会使人忘记的……我记得当时你是那么温柔，至今我仍感到

你在我的怀里，那么柔情脉脉，那么柔软。你出来与我会面时穿的衣服散发着樟脑味。那时你经常与我同居，你挨得我这样紧，以致我都觉得你快进入我的骨髓了。这些我都记得。”

“卢卡斯，你不要再说这些了。昨天我已忏悔过了，而现在你却又在使我产生坏念头，使我犯罪。”

“我记得我吻过你的大腿根，你总是说那儿不能吻，因为你感到痒痒。今天你的大腿根部还有酒窝吗？”

“卢卡斯·卢卡特罗，最好你别说下去了，上帝不会原谅你对我干的事情，你会得到报应的。”

“我做了什么坏事了？难道我对你不好？”

“当时我不得不摒弃这样的日子。你别让我在人们面前说这样的事。但是，你得知道，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就像丢弃一块咸肉一样摒弃这一切。你父亲只不过是个牧人，我干吗要迷恋这样的日子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再喝点番石榴汁？我一会儿就去取来，请稍候片刻。”

我再次去鸡舍边砍番石榴树，尽可能在那么多待一会儿，好让那个女人消消气。

我回来时她已离开那里。

“她走了？”

“对，她走了。你刚才弄得她哭了。”

“其实我只是想同她聊聊天，消磨一会儿时间。你们注意到这儿好久没下雨了吗？在阿穆拉大概早下过雨了，是不是？”

“下了，前天下了一阵雷阵雨。”

“毫无疑问，那是个好地方。雨下得适时，日子就过得舒坦。我可以起誓，这里连云朵也见不到。罗甘西亚诺还在当镇长吗？”

"还在当。"

"这个罗甘西亚诺可是个好人。"

"不，他可坏呢。"

"也许你们说得对。埃德米洛的情况怎么样？他的药店还关着吗？"

"他已经去世了。他死得好，虽说这样说是不对的。他也是个坏人。他是那伙诬蔑圣婴安纳克莱托的人中间的一个，他说圣婴是个流氓、巫师和骗子。他到处这样说，但人们都不听他的。上帝惩罚了他，他得狂犬症死了。"

"但愿上帝将他打入地狱。"

"但愿法官里利奥·洛佩斯也落得个同样的下场。他站在埃德米洛一边，将圣婴送进了监狱。"

现在是她们在说话了。我让她们随便说，只要不牵涉到我就行。但是，她们突然又问我道：

"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去哪里？"

"阿穆拉。我们正为此而来，我们是来带你上那儿去的。"

一时间我又想到鸡舍去，想从对山开着的那扇门出去，溜之大吉。这些倒霉的老太婆！

"叫我去阿穆拉干什么鬼名堂？"

"我们希望你陪我们进行祈祷。我们圣婴安纳克莱托主教会的全体女会员进行了一次九日祷，求上帝谥封安纳克莱托为圣徒。你是他的证人，我们需要你去作他的证人。神父先生嘱托我们，让我们替他找一个与安纳克莱托很亲近的人，此人应该早就认识他了，在他创奇迹扬名四海之前就熟悉他了。这个人非你莫属了，因为你在他身边生活过，而且比谁都能更清楚地说明他作的种种慈善事业。为此，我们需要你，请你在这次活

动中协助我们。”

这些混帐老太婆，早该说出这些话来了。

“我不能去，”我对她们说，“没有人给我看家。”

“我们留下两个姑娘给你看家，这件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另外，这儿还有你妻子嘛。”

“我已没有妻子了。”

“你妻子也过世了？圣婴安纳克莱托的女儿也死了？”

“她离开我走了，我将她赶走了。”

“这么做可不对啊，卢卡斯·卢卡特罗。这可怜的女人，她一定很痛苦。她可是个很好的姑娘，又年轻，又漂亮，你将她赶到哪儿去了，卢卡斯？你就是将她送进里面都是从良的烟花女的那一类修道院也可以嘛。”

“我没有将她送到任何地方去。我将她赶出去了。我可以肯定，她是不会和那些从良的妓女在一起的。她最喜欢胡闹腾，喜欢胡来，眼下她一定在那些地方，说不定正在脱裤子呢。”

“你的话我们不信，卢卡斯，一点也不信。眼下她也许就在这里，关在这家里的哪间房子里作祈祷呢。你就是爱说谎，甚至还会造谣。你该记得吧，卢卡斯，埃尔梅林多的那几个可怜的女儿，由于你制造流言蜚语，她们一上街便有人对她们唱《小白鸽之歌》，取笑她们，害得她们只好躲到埃尔格罗约去了。你的话一句也不可信，卢卡斯·卢卡特罗。”

“这么说，我去阿穆拉也就是多余的了。”

“你先要进行忏悔，这样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从什么时候起你不再忏悔了？”

“哦，大约有15年了吧。就是从基督派打算枪毙我的这个时候开始的。他们把枪顶着我的背部，让我跪在神父面前，就在那里我连没有做过的事情也说了。这就是说，我进行了超前

忏悔。”

“要不是这中间存在着你是圣婴的女婿的问题，我们是决不会来找你的，也不会来求你任何事情的。卢卡斯·卢卡特罗，你这个人向来很鬼。”

“由于某种原因，我曾经当过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的助手。他才是个真正的魔鬼呢。”

“你不要亵渎神明。”

“那是由于你们不了解他的真面目。”

“我们认为他是个圣徒。”

“但是，你们却不知道他还当过行乞僧①”。

“卢卡斯，你在说什么呀？”

“这件事你们不知道。但他以前确实在集市上，在教堂门口卖过圣德像的。我当时替他背着一只包，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他走在前面，我替他背着那只包，里面装满了对圣潘达莱翁、圣安布罗西奥和圣帕斯库亚尔进行九日祭的祈祷词，其重量至少有三阿罗瓦②。

“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几个朝圣者。安纳克莱托跪在蚂蚁窠上，他教我怎样咬着舌头，便不会被蚂蚁咬的方法。这时，过来了几个朝圣者。他们见到他这个样子，出于好奇，停下来观看。他们问：‘你怎么能跪在蚂蚁窝上，蚂蚁不咬你呢？’

“于是，他便伸开双臂，合成十字，说他才从罗马回来，从那儿带来一个福音，还带来一块钉过耶稣的圣十字架上的木片。

“朝圣者们将他抱起来，用担架将他抬到了阿穆拉。到了那里，人们便跪倒在他的面前，求他赏赐奇迹。”

“这还仅是个开端。我见到他这样欺骗着成群结队去看望

① 指那些身背圣像沿街乞讨的教士。

② 阿罗瓦约合25磅。

他的朝圣者，惊讶得瞠目结舌。”

“你真是一派胡言，你把圣徒亵渎得够厉害的了。在认识他之前，你是干什么的？不只是个猪倌么。他使你富有，给了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就为这些，你也应该替他说几句好话。你这个没良心的！”

“就这方面而言，我是该感谢他，是他让我吃饱了肚子。但是，这并不能不说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不管他到了什么地方，他仍然是个真正的魔鬼。”

“可他现在在天上，在天使中间，尽管你不愿意，他还是在那里。”

“我一直以为他在监狱里。”

“这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他从狱中逃出来后，便销声匿迹。现在他的肉体和灵魂都在天上，从那儿为我们祝福。姑娘们，让我们跪下来，念‘主啊，我们是罪人’，好让圣婴为我们说情。”

老婆子们跪了下来，每念一句天主经，便对绣着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像的披肩吻一次。

时间已是下午3时了。

我利用这一空隙走进厨房，吃了几块包着菜豆的油炸玉米饼。我出来的时候，只剩下5个女人了。

“别的女人干什么去了？”我问她们。

潘恰摸了摸上唇上面长的四根髭须，对我说：

“她们走了，她们不想跟你交往了。”

“这样更好，驴少饲料就多嘛。你们还要番石榴汁吗？”

她们中间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她名叫菲洛梅娜，外号叫“死人”。这时她朝我其中的一只花盆弯下身子，一只手指伸进嘴里，将她刚才咽下的番石榴汁连同嚼碎吞下的炸肉皮和其他食物都一古脑儿吐了出来。

“你这个亵渎神灵的人，我连你的番石榴水也不要。你的东西我都不要。”

她将我馈赠给她的鸡蛋放在椅子上，说：

“你的鸡蛋我也不要。我这就走。”

现在只剩下4个女人了。

“我也想吐，”潘恰对我说，“但我忍住了。无论怎样，我们要将你带到阿穆拉去。你是唯一的能证明圣婴是神圣的人。他会使你的心肠软下来。我们已将他的圣像安置在教堂里了，由于你的问题而将他赶出教堂是不公平的。”

“你们去找别的人吧，我不想在这次葬礼中为他守灵。”

“你几乎是他的儿子。你继承了他神圣的果实，他眼睁睁地指望着你替他传种接代，他把女儿嫁给了你。”

“不错。但是，他嫁给我的是已经传上了种的女儿。”

“上帝保佑，你胡说些什么，卢卡斯·卢卡特罗！”

“情况确是这样，他把女儿许配我的时候，她少说也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可是，她全身散发着仙气。”

“她全身臭气冲天。她一个劲儿地让所有站在她面前的人看她的肚子，目的只是让他们看到她的肚子是肉做的。她将她日益变大的肚子指给人们看，这肚子由于里面怀着孩子而肿胀得呈青紫色了。人们都笑起来，觉得实在好笑。她是个不要脸的骚货。这就是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的女儿的情况。”

“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配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要送你一件披肩，让你用来驱赶魔鬼。”

“……她正是跟随着其中的一个魔鬼走了。听说这魔鬼爱她。他只对她说：‘我愿冒险作你孩子的父亲。’于是，她便随他走了。”

“那是圣婴传的种，是个女孩。你白白地得到了她，你成

了神灵赐与的这份财富的得主。”

“一笔糊涂帐！”

“你说什么？”

“在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女儿的肚子里，怀着他的孙子。”

“你这是为了往她身上泼污水才制造出这一套来的。你向来爱制造谎言。”

“是这样的吗？你们其他几位对我有什么看法？他总是请求每天晚上有一个女孩子陪他度过不眠不夜。这样一来，世界上这个地区的姑娘都失去了童贞。”

“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她们保持纯洁无瑕，使她们不被罪孽玷污。他想处身于童贞之中，使自己的灵魂免遭污染。”

“由于他没有叫到你们，你们才相信这种说法。”

“他是叫过我的，”一个名叫梅尔基亚德斯的女人说。“我曾陪他度过不眠之夜。”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在我感到寒冷的时候，他那双创造奇迹的手搂住了我，给我御寒。对他的身体给我的温暖我表示了谢意。仅此而已。”

“那是因为你老了，他喜欢年轻女人。他压得她们骨头咯吱咯吱地响，就像剥花生壳一样。”

“你是个该诅咒的无神论者，卢卡斯·卢卡特罗，是最坏的无神论者之一。”

现在讲话的是个绰号叫“孤女”的女人，总是哭丧着脸。她是这些老婆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她眼中含泪，双手颤抖不停。

“我是个孤儿，是他减轻了我孤苦伶仃的痛苦，在他身上我又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那天晚上他整夜在抚摸我，以减

轻我的痛苦。”

她的眼泪滚滚而下。

“你用不着哭嘛。”我对她说。

“我哭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抛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象我这般年龄失去双亲是很难找到依托的。在圣婴安纳克莱托那亲切的怀抱中度过的夜晚是我唯一幸福的夜晚。而这时你却在诽谤他。”

“他是个圣徒。”

“是个仁慈的人。”

“我们希望你继续他的事业。你已经继承了他的一切。”

“我继承了他一大堆最恶劣的习惯，还得到了一个疯婆子。虽说还没有你们这么老，她却是非常的疯。她走了是好的，是我亲自给她开的门。”

“你这个异教徒，说的全是异端邪说。”

这时，只剩下两个老婆子了，其他的都一个一个地走了。她们一面后退，一面对我划着十字，还保证说下次回来要佩戴着镇邪符来。

“你不能对我否认圣婴安纳克莱托是创了奇迹的，”安纳斯塔西奥的女儿说。“这一点你是否定不了的。”

生孩子可不是什么奇迹，可这是他最拿手的。

“他给我丈夫治好了花柳病。”

“我不知道你有丈夫。你不是理发师安纳斯塔西奥的女儿吗？据我所知，塔乔①的女儿是个单身。”

“我是单身，但我有丈夫。你知道，姑娘是一回事，单身又是一回事。我不是姑娘，却是单身。”

“你这样的年纪还干这个，米卡埃拉。”

① 这是安纳斯塔西奥的小名。

“我只能这样做。作姑娘，我又靠什么来谋生呢？我是个女人，女人生来就要拿出上帝赐与她的东西。”

“你说的和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说的完全一样。”

“是的，是他规劝我这样干的，这样，可以治好肝炎。我就和某个男人一块儿过日子。年届五十，还是个处女，也是个罪孽。”

“这是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对你说的罗。”

“是的，是他对我说的。但是，我们这次来另有目的，就是让你跟我们去，证明他是个圣徒。”

“为什么我不是圣人呢？”

“你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嘛。他可治好了我丈夫的病，我很清楚这一点。难道你也替人治好过花柳病吗？”

“没有，我连这病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清楚。”

“这病有点像毒疮。他当时全身青紫，浑身上下都是烂疮，难以入眠。他说，他见到的东西都呈红色，好象探身于地狱的门口。后来，他又感到全身火辣辣的，疼得他在地上打滚。于是，我们就找圣婴安纳克莱托看病去了，他治好了我丈夫的病。他用一根燃着的香蒲烧灸他，还用唾沫涂在他的疮面上。然后，他说：去掉你的毒疮。我丈夫的病就全好了。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奇迹。”

“你丈夫得的一定是麻疹。我小时人们也用唾液治好了我的麻疹。”

“我还是刚才说过的那句话，你是个该死的无神论者。”

“使我感到慰藉的是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比我还坏。”

“他把你当儿子看待，而你竟敢……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我走了，潘恰，你还待在这里么？”

“我再待一会儿，我想一个人作一次最后的努力。”

“听着，弗朗西斯卡，现在她们都走了，你想留下来跟我睡觉，是不是？”

“就是上帝命我这样干我也不干。人们会怎样想呢？我留下来的目的是想说服你。”

“那我俩就互相说服吧。跟我睡觉到头来你会失去什么呢？你已老了，谁也不会想到你了，也不会来帮你什么忙了。”

“但是，人言可畏啊，人们会对我们往坏处想的。”

“人们爱怎么样想就让他们怎么样想吧，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你潘恰还是叫潘恰。”

“好吧，我就留下来跟你睡，但只能睡到明天天亮；而且，你得向我保证，我们将一起去阿穆拉。这样，我便可以对她们说，我整个夜晚都在请求他来阿穆拉。我如果不留下来，又怎能请求他来呢。”

“好的，不过，你得先将上唇上的那几根髭须给剪掉。我去拿剪刀。”

“卢卡斯·卢卡特罗，你干吗要这样戏弄我。你这辈子一直在注意我的短处。请你不要触动我这几根胡须，这样，她们便不会产生疑心了。”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

天黑下来后，她帮我修理了一下鸡舍的顶棚，还将我乱扔在鸡舍里的那些石块放到原来的角落里。

她丝毫也没有猜想到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就埋在那里，也不知道他逃出监狱的当天便死了。那天他逃出来后，便来到这里，要求归还他的产业。

他一来便说：

“你把东西全都卖了吧，把钱交给我，因为我要上北方去。到那儿我再给你写信，我俩将再次在一起做生意。”

"你为什么不把你女儿带走？"我问他。"这是我拥有的东西中唯一多余的东西，而且你还说是你的。你竟然对我也要起花招来了。"

"等我派人告诉你们我的地址后，你们再去吧。帐我们到那里后再结吧。"

"还是现在一次算清好。这样，我们之间就清楚了。"

"眼下我没有心思干这方面的事情，"他对我说。"你把我的东西全给我吧。你存有多少钱？"

"钱是有点儿，但我现在不交给你。跟你那不要脸的女儿在一起，日子过得像该隐① 一样。我养着你这样的女儿，你应该认为我已报答你了。"

他火气上来了，双脚蹬着地，但又急着要走……

"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安息吧！"我在安葬他的时候这样对他说。每次从河边搬来石头压在他坟上的时候，我总是这样说："纵然用尽你的全部计谋，你也无法离开这里。"

现在，潘恰帮助我在坟头上再次添加石头，她并不怀疑在这堆石头的下面埋着阿纳克莱托，也不怀疑我这样做正是怕他从坟墓里出来，再来同我吵架。他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他一定相信他有办法让自己死而复生，离开那里的。

"再往上面丢几块石头，潘恰。就将它们放在这个角落里，我不喜欢看到我的鸡舍到处都是石头。"

后来，时间已到清晨，她对我说：

"你是个笨蛋，卢卡斯·卢卡特罗。你丝毫也没有激情。你知道谁对女人情炽似火？"

"谁？"

"圣婴安纳克莱托，他才真正精于此道。"

① 据说是亚当与夏娃的长子，因妒忌杀死弟弟，受上帝的诅咒。

天崩地裂的一天

此事发生在九月。不是今年的九月，是去年的九月。“也许是在前年吧，梅利顿？”

“不，在去年。”

“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去年的九月，是九月二十一日。听我说，梅利顿，这地震的那一天不就是九月二十一日吗？”

“还要早一点，我记得是在九月十八日。”

“你说得对。那几天我正在杜斯卡古埃斯科。我连房子倒塌的情况也看见了。这些房子象用蜜糕做的一样，就象这样给扭曲了，露出各种怪相。整块整块的外墙都倒下来了。从瓦砾堆里爬出来的人们吓得魂不附体，喊叫着径直奔向教堂。噢，等一等，听着，梅利顿，我认为杜斯卡古埃斯科压根儿就没有教堂。你记不得了吗？”

“是没有教堂。那儿只有几堵破旧不堪的墙，据说那地方在两百多年前曾经是座教堂。不过，已没有人能记起它来了，也不记得它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看起来，它倒象一座没人要的长满了野草的畜舍。”

“你说得对。如此说来，地震那一天我并不在杜斯卡古埃

斯科，一定在埃尔波乔台。这是个小村庄，对吧？”

“对，当地有个小经堂，人们都叫它教堂，位于罗斯阿尔堪脱拉塞斯庄园更远一点的地方。”

“这么说来，就在那个地方我遇上了我对你们讲到的这次地震。当时那大地仿佛有人在地底下搅动一般全都扭曲了。大概地震后过了几天（因为我记得我们还在加固外墙），州长来了。他来看看他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你们大伙儿都明白，只要州长一出现，只要让大伙儿见到他，问题就全解决了。他来了，至少是来看看情况怎样，而不是躲在家里发号施令。他人一到，问题就都解决了。纵然房子朝他们倒下来，他们只要认识州长，心里也高兴。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梅利顿？”

“是这样的。”

“刚才我已讲到，去年九月，地震后不久，州长便来视察灾情。你们别以为他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地质人员和专家。喂，梅利顿，为了请州长的随行人员吃饭，我们大概花了多少钱？”

“总有四千来比索吧。”

“是这个数，这还是由于他们仅仅待了一天，天一黑，他们就走了。否则，我们不知道该花多少钱呢，尽管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这点是肯定的。人们用劲地伸长脖子看州长，脖子都快断了；他们还议论着州长是怎样吃火鸡的，还注意他有没有吮吸骨髓；还评论他如何飞快地一个个地拿起玉米薄饼，上面涂上了花生酱等调料。大伙儿什么都注意到了。州长呢，显得镇定严肃，他不用餐纸擦手，餐纸只用来掸掸胡须上的灰，手脏了在袜子上擦。后来，石榴酒的酒劲上来了，他们便齐声唱起歌来。听着，梅利顿，他们象划了几道沟的唱片那样老是不停地重复唱着的那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这首歌的歌名是《服丧期间忘了魂》。”

“梅利顿，你们记性特别好，这点毫无疑问。不错，就是这首歌。州长只是笑笑，问厕所在什么地方。上完厕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闻了闻桌子上的丁香花。他目不转睛地瞧着那几个唱歌的人，脸上露出微笑，和着他们的节拍摇晃着脑袋。他觉得很幸福，因为他的民众也很幸福，他甚至还能猜想到民众在想些什么，演说开始时，其中的一个陪同人员站起身来，抬起头，微往左偏。他讲话了。他的讲稿无疑是随身带着的。他讲到耸立在我们广场上的胡亚雷斯①塑像。此时我们才知道那就是胡亚雷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讲过纪念碑顶上的那个人是谁。我们还一直以为那可能是伊达尔戈②，也可能是莫雷洛斯③或者是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④呢。不管他们之中哪个人的纪念日，我们都在这座纪念碑前举行活动。直到这位爱打扮的先生来对我们说，这是贝尼托·胡亚雷斯，我们才不再这样做了。瞧他说的什么东西！可不是吗，梅利顿！你的记忆力很好，你一定还记得那位某某人象背书一样说的话。”

“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我已重复了多少次了，我都烦了。”

“好吧，那就不必重复了。只是这几位先生被一些好事弄得昏头昏脑。不过，州长说的话你最好学一学。”

“事情的结果是，那次访问不但不是对受伤的人和失去家园的人的一次慰问，反而变成了一次酗酒。特佩克乐队来的时候，那情景更不用说了。由于所有的汽车都用来接送州长的随行人员了，乐师们只好徒步而来，因此，迟到了。但是，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们使劲地弹着竖琴，敲着大鼓，打着钹，冬锵

① 墨西哥政治家，曾于1867年和1871年两度当选墨西哥总统。
② 墨西哥神父，独立革命时期的领导人。
③ 墨西哥神父，独立革命时期的领导人。
④ 1917—1920期间任墨西哥总统。

冬锵地进了村庄。他们高高兴兴地用劲地演奏着《淋湿了的兀鹫》这只乐曲。这个场面真值得一看。这时，连州长也脱去了外套，松开了领带。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进行下去。人们又拿来了几瓶酒，还急急忙忙地烧烤了更多的鹿肉。虽然你们不相信，他们也未予以注意，其实他们吃的都是当地盛产的鹿肉。在他们连声称赞洞烤鹿肉① 味道之精美的时候，我们禁不住笑出声来。可不是吗，梅利顿？我们这儿实际上连洞烤肉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呢。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才给他们端上一道菜，他们就要下一道。真没办法，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好好地侍候他们。正如丁布雷庄园的管家里波利奥（顺便说一下，此人向来非常吝啬）说的那样：'不管这次招待会花了我们多少钱，钱花了总不会白花的。'然后是你梅利顿说话了。当时你是镇长，你说：'让酒象水一样流吧，接待这样的来访是值得的。'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都不认识你了。酒的的确确象流水一样哗哗淌着，连桌布都给染成红色了。那些喝酒的人象个永远灌不满的无底洞。我只是注意到这位州长坐在他的座位上既没有挪动位置，也没有伸伸胳臂踢踢腿，只是一个劲儿地吃着喝着所有端到他面前的东西。那些为了讨好他的人便拼命地往他的桌子上送来吃的喝的，将他面前的那张桌子都摆满了，连他手中拿的那个盐瓶也没有地方放了，他只好将它放在自已的衬衣口袋里了。直到我走过去问他，你不喜欢放点盐吗，我的将军？这时，他才笑着用手指了指放在他口袋里的那个盐瓶。正因为这样，我才了解上面说的这个情况。

"州长开始讲话，这是宴会最精彩的那一部分。我们都非常激动。他身子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非常非常慢，慢得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用脚将椅子往后踢了一下，将两只

① 墨西哥人常在地上挖一洞，下面生起炭火，用来烤肉。

手撑在桌子上，然后将脑袋朝前倾一倾，作出准备飞机起飞时的动作。接下去是一声咳嗽，使我们大家都静了下来。他说了些什么呢，梅利顿？”

“‘同胞们，’梅利顿学说道，‘请回顾一下我的经历，重温一下我对待自己许下的承诺的独一无二的做法。以往我曾经以总统候选人著名度不高的随行人员的名义，或者说以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全面合作者的身分访问过此地。这位候选人的诚实与他的政见从来都是紧密相联的。与此同时，他与民众紧密相联，休戚与共，他是民主原则的坚定解释者。他还对那些迄今从未确切地实现过的革命理论进行了严格而明确的总结。’”

“讲到这里，有人鼓掌了吧，梅利顿？”

“对，掌声震耳。接着，州长又说：

“‘同胞们，我的道路也是这样。我当候选人时也从不轻许诺言，我仅对能够兑现的事才作出保证，只对那些一旦实现后就能成为集体的，而不是一般公民家庭虚假的或片面的福利事业作出承诺。今天，由于大自然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们才来到这里。这种情况在我施政纲领中并没有预料到……’

“‘对极了，我的将军！’那边有一个人大声地说，‘说得对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说在大自然惩罚我们的情况下，我们来到这毁坏家园的地震中心，受到了款待。这些被毁的家园有可能是我们的，或者说就是我们的。我们是来相助的，但我们并没有怀着尼禄① 那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来提供援助的，而且怀着急切的心情，不惜一切地来帮助你们重建已毁的家园，对受到死亡破坏的家庭表示我们兄弟般的慰问。几年

① 古罗马的暴君。

前，当时还毫无政治抱负的我曾访问过这个地方。这块过去幸福现在遭难的地方使我感到伤心。是的，公民们，活人损失财产遭到的创伤和埋在我们面前的瓦砾堆中尚未安葬的那些死者的家属的巨大哀痛，正在撕裂着我的心。'”

“讲到这里，又鼓起掌来了，是不是，梅利顿？”

“不。这时又响起了刚才的叫喊声：'对，州长先生，您说得对极了！'接着，靠近我这边的另一个人说：'叫这个醉鬼闭上嘴！'

“哦，对，当时在长桌的另一端甚至好象要发生骚乱了。但当州长又开口说话时，人们又平静了下来。”

“'杜斯卡古埃斯科的人们，我再次重申：你们的不幸我深感痛心。尽管贝尔纳尔，伟大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①说，死去了的人是订立了合同，法定要死的，但是，出于我的实体论和人道主义观念的考虑，我要说：我痛心，我象看到才发芽成长的小树惨遭摧残那样感到痛心！我要行使政府的权力来帮助你们。本州的各个机构均在它们各自岗位上呼吁对这次意想不到的灾害的受害人进行援助。这件事情不给你们办成我决不下台。另一方面，我不认为使你们受到伤害，使你们无家可归是上帝的意愿。'

“他的演说便到这里为止。他随后说的那些话我学说不上了，因为后面那几张桌子上发出的喧闹声越来越大了，他后面说的那些话实在难以听清了。”

“情况确是如此，梅利顿。后来发生的情况可想而知，我只要说一点就清楚了。州长随行人员中的那位老兄又嚷了起来：'说得对，说得对！'这尖叫声在外面街上也听到了。人们想制止他，他竟拔出手枪，朝屋顶打了一枪。接着，响起了一阵

① 西班牙历史学家，曾亲自参加征服墨西哥的战争，著有《新西班牙征服正史》。

密集的枪声，吓得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都跑了。他们跌跌撞撞地掀翻了桌子，打碎了盘子和玻璃器皿。为了让那位打枪的老兄平静下来，有人向他扔酒瓶，酒瓶砸在墙上发出一片破碎声。那位老兄居然还来得及又顶上了一排子弹，接着，又放了一枪。与此同时，他左挪右腾地躲避着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的酒瓶。

“看到州长的样子才有意思呢。他站立着，皱着眉，板着脸，盯视着这混乱的场面，仿佛试图用目光来制止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谁也弄不清是谁去对乐师们说，请他们演奏点什么。反正当时的情况是他们使出混身解数奏起了国歌，乐师们将吃奶的力气全用上了，长号响得差点将簧管都给吹炸了。继而在外面的街上也发生了争吵。有人进来对州长说，有几个人在外面动刀子。请注意，这个情况属实，因为连我们在里面的人也能听到几个女人的声音，她们叫喊道：‘快将他们拉开，要出人命了！’不一会儿，又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呼叫声：‘我丈夫给他们杀死了！快抓住他们！’

“州长仍站立着，一动也不动，显出……喂，梅利顿，这个词是怎么说的？”

“无动于衷。”

“对，他就显得无动于衷。由于外面吵得不可开交，里面反倒平静下来。那个大叫‘说得对’的酒鬼早已‘进入梦乡’。原来刚才一只酒瓶击中了他，他瘫倒在地不动了。州长走到这位老兄的身边，从他那只在昏迷中仍紧紧地攥着的手中取下那支手枪，交给另一个人，并对他说：‘你看好他，记下我的命令：此人不能再拥有武器了。’那人回答说：‘遵命，我的将军！’

“我也不知什么原因，那乐队还在演奏着国歌。直到刚才

说开场白的那个人举起了双臂，请求大家为那些死难者默哀时，才停止演奏。喂，梅利顿，他要我们为哪些死难者默哀？”

“为地震的死难者吧。”

“对，就是为他们。接着，大家又重新就座，又摆好了桌子，继续饮酒。他们一边喝，一边唱着《服丧期间》这首歌。

“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次宴请是在 9 月21日，因为那天我老婆生下了我儿子梅伦西奥。那天直到深夜我才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她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搭理我，说我在她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陪着她。等她高兴起来的时候她才对我说，我连接生婆也没有给她请，她只能用上帝才知道的办法摆脱了困境。”

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

不久前，在科拉松德玛丽亚住着父子两人，人们称他们为爱莱米特父子俩，这是因为他们都叫爱莱米奥。父亲的全名是爱莱米奥·塞蒂约，儿子的全名也如此。其实要区分他们父子俩也不费劲，因为父亲要比儿子大整整二十五岁。

由于我主上帝的恩赐，老爱莱米奥长得身高体壮；相反，上帝让那孩子却长得又矮又瘦。有人说，连他的智力也是“瘦小”的。也许是让他长得这么瘦还不够，还让这孩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遭到人们的仇恨，好像身上压着一块石头。可以这么说，他的倒霉就在于他出生于这个世界上。

最厌恶他的是他的父亲，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我的干亲家，因为是我替这孩子行的洗礼。我所以要这样做，也许与他高大的身材有关。他真是个身高体壮的大个儿，高大得只要你站到他的身边，你便会增添勇气；只要瞧他一眼，便能掂出他的分量来。看到他这副长相，你一定会认为，上帝在创造你时一定很不在意，也或许是用废材料制成。在科拉松德玛丽亚这个地方，包括它周围的地区，象他这么一个劲儿往上长的人绝无仅有。这一带的人都往横里长，都是小矮个儿。甚至有人说

这儿是矮胖子的发源地。这儿的人都长得矮矮胖胖，甚至生来就是这样。在座诸君万一府上在那里的，请别见怪。不过，我坚持我这方面的看法。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刚才我跟诸位讲到几位不久前在科拉松德玛丽亚居住过的居民。那个老爱莱米奥有一座混名叫“幽灵”的牧场。这座牧场由于出了许多问题（虽说其中最大的问题也只不过是管理不善而已），形势每况愈下。老爱莱米奥从来不打算将这座牧场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那个干儿子，这座牧场被一小块、一小块地卖了出去，换来了龙舌兰酒，全都灌进了老爱莱米奥的肚里。他这样干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儿子长大后，无以为生。他几乎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这个儿子还没长多高，便成了个可怜虫。多亏有几个同情他的人给他拉扯大了。他父亲压根儿就不管他。他不但不管儿子的死活，相反，一见到他便火冒三丈。

要弄清这一切的原委，还须追溯往事，要追溯到这孩子出生前很久很久，或许得追叙到爱莱米奥认识那个将成为孩子的母亲的那个女人以前。

孩子的母亲叫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顺带说一下，她并不是科拉松德玛丽亚人。她老家的地势还要高一些，叫恰潘德罗斯。这个地方那个叫塞蒂约的人根本没有去过。他就是知道一点，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个时候她与我很要好。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我将塞蒂约介绍给那姑娘（我这样做，一来是乘机追求她，二来是让他决定作我们的证婚人）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她当初的赞叹声还没有在我耳际消失，转瞬间却忘掉了一再对我申述的情意，将她这颗心交给了另一个人。这件事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不过，我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为人。我这就开始讲，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不管怎么说，我们

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她是一个名叫西纳西娅太太的女儿，这位太太是恰潘德罗斯一家客栈的老板娘。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恰潘德罗斯是个黄昏时分从天上掉下来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度过每日时光。到过那儿的每个马车夫都了解她，也能看上她一眼以饱眼福。那一阵子，也就是在她去世之前，玛蒂尔特是个象水一样地渗透到我们大家中间的小姑娘。

可是，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她竟成了个大姑娘。首先，她那双睡不醒的眼睛会象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你身上，拔也拔不出来。其次，她那张小嘴，人们都恨不得狂吻它一阵。这姑娘出落得很漂亮。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爱美标准。

不错，我确实是和她不般配的。你们知道，我是个赶大车的。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因为一边赶车，一边可以跟她聊聊天。同她一起走过的路比我一生单独走过的路还要长。我甚至感觉到，我是永远也不会不爱她的。

然而，爱莱米奥却将她完全给霸占了。

有一次我赶车回来，发现她已经和“幽灵”牧场的牧场主结了婚。我想她这样做是出于贪心，也可能由于那个人个儿长得高大。这方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令我感到痛心（我一难过，胸口就痛得厉害）的是她把我们这伙穷鬼给忘了。那时我们经常去看望她，共享她那热烈的目光。令我尤其痛心的是她忘却了我——你们的忠仆特拉基里诺·爱莱拉。当初她对我又是拥抱，又是亲吻，表示亲热的方法全用上了，还答应和我结婚。虽说她明知自己做得不对，但饥肠辘辘时连牲口也会逃出畜栏去觅食的。当时她确有些食不果腹，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另一方面，她总是把自己那口粮食省下来给我们吃。

后来，她怀孕了，生了个儿子。不久，她就死了，是一匹脱缰的马把她给摔死的。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给孩子行完洗礼回家的路上。她怀里抱着孩子。至于那匹马为什么会脱缰，是怎样脱的缰，我也说不详细，因为我在前头走。我只记得这是一匹黑白两色的花马，它象一片乌云一般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等我注意看时，那马早已驰过，见到的只是一阵旋风。那马背上已没有人骑着，马几乎是擦地而过。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早已给摔倒在地，她俯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地方，脸浸泡在一个水坑里。这张我们这么多人爱过的小脸蛋，这时竟陷在水坑里，仿佛在擦洗象喷泉一样从她还在跳动着的心脏里冒出来的血。

不过，那时节她已经不属于我们。她已经是爱莱米奥·塞蒂约的人了。他是将她据为已有进行耕耘的唯一的男子。管她这个玛蒂尔特是不是正经人呢。他不仅辛勤耕耘，翻云化雨，而且还深耕细作，终于结出硕果——让她生了个儿子。因此，她现在在我的头脑中，只留下了一点隐约而淡漠的零零碎碎的回忆而已。

不过在那个时候见不到她我又不甘心。我"毛遂自荐"，替他们的孩子行洗礼。只要能在她身边，那怕只以干亲家的身份也甘心。

正因为这样，当年吹熄她生命之火的那一阵风，这会儿还在我身边刮过，仿佛现在还在刮着一般，也好象它就对准着我在刮。

是我替她闭上了那双浸满泥水的眼睛，弄正了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嘴巴。见到那畜生奔跑起来时，她心里一定非常着急，随着那马的疾驰，这种焦虑必然倍增，直到从马上跌下来为止。我刚才已跟大家说过，我看到她俯伏在她孩子身上。

在出事的这一短暂的过程中；她周身的血液已经流尽，全身的皮肉已开始干瘪，只剩了一个躯壳，但眼睛还张开着，注视着她的孩子。我已跟你们说过，她那时全身都浸泡在水里。她不是浸泡在泪水里，是在肮脏的泥浆里。仿佛她临死时对自己跌倒时没有压坏孩子感到高兴，因为她脸上还流露了一点喜色。我已说过，是我替她合上了那双象生前那样妩媚动人的眼睛。

我们将她埋葬了。那张那么难以企及的嘴巴慢慢地灌满了泥土。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全身被埋在土坑的底部，直到再也见不到她时为止。爱莱米奥·塞蒂约象一根木柱一样竖立在一边。当时我想："当时他若让她待在恰潘德罗斯，不去找她的麻烦，她或许还好好地活着呢。"

"要不是由于这孩子，"他开始说了起来，"她一定还活着。"他又说："在他们母子俩骑的那匹马失惊的时候，这孩子突然发出一声猫头鹰一样的尖叫声。"他曾经很好地提醒过孩子的母亲，让她确信，不能让孩子怪叫。他还说："她跌下来时本来是可以护住自己的。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身躯弯成弓形，给孩子留下一个空隙，免得将他给压坏。因此，千错万错，都是这孩子的过错。他学猫头鹰叫，谁听了都害怕。我干吗还要去喜欢他，他对我已一无用处。那女人若活着，还能给我添丁生子；她生多少孩子我都喜欢。可这小子，在他身上我竟连她的气味都嗅不出来。"他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得我也弄不清他对她的死是感到悲伤还是感到愤怒。

他那儿能确切地知道的一点是他对儿子的憎恨。

我跟大伙儿一开头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老爱莱米奥嗜酒成性。他开始拿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换取一瓶瓶龙舌兰酒。后来，他就用能装24加仑的大桶成桶地买酒。一次，我就赶过一长串牲口，上面驮的都是运给爱莱米奥的一大桶一大桶龙舌兰酒。他将全身的劲都使在喝酒上了，还有，就是使在打我那干

儿子上，一直打得他胳膊累了才住手。

这事已过去好多年了。不管怎么说，靠着几个好心人发的善心，小爱莱米奥也好歹长大成人了。他几乎是靠呼吸一出生就带来的这口气长大成人的。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被他父亲打个半死。他父亲认为他是个孬种，是个杀人凶手。他即使不想把他杀死，也想让他饿死，这样可以忘记他的存在。然而，他还是活下来了。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消逝，他父亲的情况却江河日下。你们和我一样都明白，时间的分量沉重无比，它比人类能负荷的最重的重物还要重。因此，尽管老爱莱米奥仍心怀怨恨，但他的仇恨心已渐渐减弱，最后父子俩的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孤单的生命。

我不太去操心他们的事。我知道（因为有人对我说），他老子酒醉后睡着时，我干儿子便吹起笛子。他俩互不讲话，连看也不看一眼。但就是在黄昏后，全科拉松德玛丽亚的人还能听到笛子声。有时过了半夜还要吹上好一阵子。

好吧。不想噜噜苏苏地说得太多了。在一个像这些村庄常有的宁静的日子里，几个叛乱分子来到科拉松德玛丽亚。由于街上长满了杂草，虽说他们都骑了牲口，走起路来却一点声音也没有。有人说，那时是如此的宁静，他们走过村子时是如此的肃静，甚至连潜水鸟和蟋蟀的鸣叫声都能听到。除了潜水鸟和蟋蟀的鸣叫声外，听得最清楚的要数那笛子声了。这笛子声是当这些叛乱分子走过爱莱米奥家时，与潜水鸟和蟋蟀鸣叫声同时响起来的。笛子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了。

谁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叛乱分子，谁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可有一点（这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是真的，那就是几天后，一支政府派来的军队，没有在村庄里歇歇脚，便很快地穿村而过。此时已体弱多病的老爱莱米奥趁机要求政府派来的军队带他走。他好象对政府军说过，他想跟他们去追捕那几个盗

匪，他与其中的一人有宿怨。政府军同意了。他骑着马，手执长枪，纵马疾驰，赶上了政府军。我刚才已对大家说过，他身材非常高大，与其说他象个人，倒不如说他象骑兵拿的长矛上的装饰用的飘带。他这么高的个子，也就不必去找帽子戴了。

几天过去了，一无消息，一切平静如常。后来我也到了那里，我是从“下面”去的。“下面”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是一些庄稼汉。你们知道，这些人的一生一部分日子是在山梁上租种土地度过的。他们若下山到村镇里来，则总有所企求，也或许有什么事使他们感到不安。这次是给吓下山来的。他们说，这几天山上一直在打仗，他们是被迫离开那里的。

过了下午，仍未见有人进村。夜晚来临，我们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另择道路走了。我们等候在紧闭的门背后。教堂的钟敲过了9点、10点。几乎与钟声同时，响起了牛角号声。接着，传来马啼声。于是，我探身于门外，看看是些什么人。我看到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骑在一匹匹瘦马上，有的淌着血，有的一定已经进入梦乡，因为他们一直在打瞌睡。他们的队伍拉得很长。

在夜色中难以看清的黑色人流行将走完的那个时候，开始听到笛子声。先是隐约可闻，继而，听得越来越清楚。不一会儿，我见到我干儿子爱莱米奥骑着我干亲家爱莱米奥·塞蒂约的那匹马过来了。他骑在马屁股上，左手拿着笛子使劲地吹着，右手按着横躺在马鞍上的一具尸体，是他的父亲。

佩德罗·巴拉莫

屠孟超　译

我来科马拉的原因是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这是家母告诉我的。我向她保证，一旦她仙逝，我立即来看望他。我紧紧地捏着她老人家的双手，表示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此时她已气息奄奄，我打算满足她的全部要求。“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呀。”她叮嘱我说，“他时而叫这个名字，时而又那么称呼。我认为见到你他一定会高兴的。”我当时只能一个劲儿地对她说，我一定照她说的去办。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这同样的一句话，一直说到她的双手僵直，我这才费劲地抽回我的两只手。

早先她也对我说过：

“你千万别去求他办什么事。不过，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该给我们的东西你该问他要，他可从来没有给我应该给我的东西……孩子，他早把我们给忘了。为此，你可得让他付出代价。”

“我一定照办，妈妈。”

然而，我一直没有打算实现我的诺言。近日，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来了，头脑中老是爱想入非非，这时忽然出现了这样的念头，期望那位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的先生确是我母亲的

丈夫。正因为这样，我才上科马拉来。

那时正值酷暑，八月的风越刮越热，还夹带着阵阵石咸草的腐臭味。

道路崎岖不平，一会儿是上坡，一会儿是下坡。"道路坎坷，人来人往。去者登坡，来者下坡。"

"您说山坡下面的那个村庄叫什么来着？"

"科马拉，先生。"

"您能肯定这是科马拉吗？"

"能，先生。"

"这儿的环境看起来为什么这样凄凉？"

"是天气太热了，先生。"

往昔我是根据母亲对往事的回忆来想象这里的景况的。她在世时异常思念故乡，终日长吁短叹。她总是忘不了科马拉，老是想回来看看，但终于未能成行。现在我替她了却心愿，来到这里。我是带着她见到过这儿的东西的那双眼睛来的，她给了我这双眼睛，好让我看到："一过洛斯科里莫脱斯港，眼前便呈现一派美景，碧绿的平原上铺盖着一块块金黄色的成熟了的玉米地。从那儿就可以看见科马拉，到了夜里，在月光下土地呈银白色。"她当时说话的声音异常轻微，几乎都听不见，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啊。

"如果可以让别人知道的话，请问您去科马拉干什么？"我听到有人在问我。

"去看我父亲。"我回答说。

"啊！"他说。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

我们朝山坡下走去，我耳中响起驴子小跑时在山谷中传来的回声。八月的盛暑使人昏昏欲睡，我都困倦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您上那里去，全村可要热闹热闹了。”我又听到走在我身边的那个人的声音。“这么多年没有人到这个村子里来，见到有人来，人们一定会高兴的。”

接着，他又说：

“不管您是谁，大伙儿见到您一定会兴高采烈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平原犹如一个雾气腾腾的透明的湖泊。透过雾气，隐约地见到了灰色的地平线。远处是座座群山，最远处便是遥远的天际了。

“如果能让别人知道的话，请问令尊的模样是怎样的？”

“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他，”我对他说，“我只知道他叫佩德罗·巴拉莫。”

“啊，原来是他！”

“是的，我听说他是这么称呼的。”

我听见那赶驴人又“啊”了一声。

我是在“岔道口”遇到他的，那是个几条道路交会的地方。我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他就来了。

“您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下坡去，先生。”

“有个叫科马拉的地方，您知道吗？”

“我就是到那里去的。”

我就跟着他走了。起先我走在他的后面，总想跟上他的步伐。后来，他似乎觉察到我跟在他的后面，便有意放慢了脚步。接着，我俩便齐头并进，肩靠肩地走在一起了。

“我也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他对我说。

一群乌鸦掠过晴空，不时发出“呷呷呀呀”的声音。

翻过几座小山，地势越来越低。在山上走时还有阵阵热风，一到山下闷热得连风丝也没有了。这里的万物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

“这里真热呀。”我说。

“对，不过，这点热算不了什么，”他回答我说。“请别烦躁。到了科马拉你会觉得更热的。那个地方好像搁在炭火上一样热，也仿佛就是地狱的门口。不瞒您说，即使这么热，那里的人死后来到地狱，都因舍不得他们的那个穷家，又回到那里去了。”

“您认识佩德罗·巴拉莫吗？”我问道。

我所以敢于向他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目光。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又追问了一句。

“是仇恨的化身！”他回答我说。

说完，他朝驴子挥了一鞭。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它们趁着下坡，早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了。

我此时感到放在我衬衣口袋中母亲的那张相片在我心口阵阵发热，她好像也在出汗。这是一张旧相片，四边已遭虫蛀，但这是我看到过的她仅有的一张照片。我是在厨房里菜橱子中的一只砂锅中发现它的，砂锅里还有许多药草，有香水薄荷叶子，还有卡斯提亚花和芸香树枝。之后我就将它珍藏身边，这是她唯一的一张照片。母亲生前一贯反对拍照，常说照相是一种巫术。说起来照相倒真有点像巫术。就拿她这张相片说吧，上面尽是针眼般的小洞，在心口处有一个特别大的洞，这洞大得可以伸进一个中指。

我这次带来的便是这张相片。我想，有了这张相片，对父亲承认我会有好处。

“您瞧，”赶驴人停下脚步对我说，“您见到了那个形状像猪尿泡的山丘了吗？半月庄就在这小山的后面。现在我又转到这个方向来了。您看到前面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吗？请您好好看一看。现在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上来了。您见到了远处那隐

隐约约的另一座山顶了吗？半月庄就在这座山上，占了整整的一座山。常言道，一眼概全貌，这眼睛望得见的这整块土地都是佩德罗·巴拉莫的。虽说我俩都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的母亲都很穷，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生的我俩；可笑的是佩德罗·巴拉莫还亲自带我们去行了洗礼。您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记不清了。”

“妈的，见鬼了。”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快到了，先生。”

“对，我已看到了。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一只‘赶路忙’，先生。这是人们给这种鸟起的名字。”

“不，我问的是这个村庄，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仿佛被人们遗弃了一般。看来这个村子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不是看来，这村庄确实无人居住。”

“那么，佩德罗·巴拉莫也不住在这里么？”

“佩德罗·巴拉莫已死了好多年了。”

那正是孩子们在村庄的道路上进行戏耍玩乐的时候。傍晚，四处传来他们的嬉闹声，污黑的墙上映射着淡黄色的夕阳余辉。

此情此景我至少在萨约拉见到过，甚至就在昨天这个时候。我还见到鸽子在展翅高翔。它们扇动着双翅，划破静寂的长空，仿佛试图摆脱白昼。它们时而升空，时而落到了屋顶上；孩子们的欢笑声在空中盘旋，在黄昏的天空中这阵阵欢笑声好像被染成了蓝色。

眼下我却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没有任何喧闹声的村庄。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双脚踩在用圆石铺砌而成的道路的脚步声，这空心的脚步声在映照着夕阳的墙上产生了回声。

此时我在村里的那条大道上走着，目光扫视着那一处处空无一人的住宅，家徒四壁，杂草丛生，房门破败不堪。刚才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对我说这种草叫什么来着？“这种草叫‘格壁碚娜’，先生。这种草一俟人去房空，便迅速蔓延到房子里。您瞧，这里不都长满了这种野草了么？”

走过路口，我看到一个头戴面纱的女人在眼前一闪而过，迅即消失，犹如根本没有出现过一般。我继续移步向前，双眼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往里张望。此时，那个头戴面纱的女人又在我的面前走过。

“晚安。”她说。

我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大声地对她说：

“请问，爱杜薇海斯太太住在哪儿？”

她用手一指，说：

“在那边，就住在桥边的那所房子里。”

我发觉她的语音细如发丝，她口中牙齿齐全，但舌头说话时有些结结巴巴，两只眼睛则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眼睛一样。

天已经黑了。

她再一次地祝我晚安。此时虽说没有孩子在笑闹，也没有鸽子，更没有那蓝色的屋顶，我却感到这个村庄有了点生气。如果说我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静，那是因为我还不习惯于寂静；也许是我头脑中还充满着喧闹和各种嘈杂声。

是的，我的耳际确实还在鸣响着各种喧闹声。在这风平浪静的地方，这种声音听得更清楚了。这种沉重的声音此时仍停留在我的心间。我回忆起母亲对我说过的话：“到了那里，我的话你将会听得更清楚，我将离你更近。如果死亡有时也会发

出声音的话，那么，你将会发现我的回忆发出的声音比我死亡发出的声音更为亲近。”我的母亲……她的声音还活着。

我当时本应该对她说：“你把地址给搞错了，你给我的地址不对。你叫我来到一个张口就得问一问‘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叫我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寻找一个早已不在世的人。”

我凭着河里的流水声来到桥边的那所房子，我敲了敲门，但敲空了，我的手只是在空中挥动了一下，那门仿佛是给风吹开的。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她对我说：

“请进来吧。”

我走了进去。

我在科马拉住了下来。那赶驴人还要往前走。临别时，他对我说：

“我还得朝前走，到前面连接两座小山的那个地方去。我家就在那里。您如想跟我去看看，非常欢迎。眼下您想留在这儿也可以。您可以在村庄里走一走，看一看，也许还能见到个把活着的乡亲呢。”

我留在村子里了，我正是怀着这个目的来这里的嘛。

“请问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住宿的地方？”我几乎是喊着问他。

“您去找爱杜薇海斯太太吧，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请您告诉她，是我让您去的。”

“您尊姓？”

“我叫阿文迪奥。”他回答我说，但他后面说的姓氏我没有听清。

“我就是爱杜薇海斯·地亚达，请进来吧。”

她仿佛早就在等待着我的到来。据她说，她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她让我随着她走过一排黑洞洞的，从外表看像是无人居住的房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俟我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后，借助我们身后的那一缕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两边的黑影高大起来，我觉得我俩是在一条两边都有黑影的过道里走着。

“这是些什么东西呀？”我问她。

“是一些破烂的家具，”她回答我说，“我家里全都堆满了这些破烂货。凡是离开村庄外出的人都选上我家作为堆放家什的地方，他们走后谁也没有回来要过。不过，我给您保留的那个房间在后边。我准备着有人来住，总是将它收拾得窗明几净的。这么说，您就是她的儿子了？”

“谁的儿子？”我反问了一句。

“多罗里塔斯呗。”

“对呀，可您怎么会知道的呢？”

“是她告诉我的，说您要来。今天您果真来了，她是说您今天要来的。

“她是谁？是我母亲？”

“对，是她。”

我惶惑了，她没有让我进行深思，便又对我说：

“这就是您的房间。”她对我说。

除了我们进来的那扇门外，这个房间就没有别的门了。她点燃了蜡烛，我一看房间里一无所有。

“这房间里连张睡觉的床也没有。”我对她说。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一定走得很累了。人一累，困倦就是最好的床铺，什么地方一倒下就睡，明天我一定给您弄张床来。您知道，想要三下五除二把这些事全都安排停当可不容易呀。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得早点通知我，可您母亲只是刚才才告诉我您来的消息。”

“我母亲，”我说，“她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是么，怪不得她的声音听起来这么微弱呢，这声音好像得传输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这里。我现在明白个中的缘由了。她死了有多久了？”

“有七天了。”

“她真可怜哪。她生前一定认为自己被人抛弃了。我们曾经相约要一块死的，这样可以同赴黄泉，在路上万一互有需要，万一遇到了什么困难，能够互相鼓励。我们相处得很好，她从来没有跟您说起过我么？”

“没有，从来没有。”

“这又奇怪了。当然，当年我俩还都是孩子，她才结过婚，可我们非常要好。您妈妈长得俊极了，还那么——比方说——那么温柔，真叫人喜爱。谁都喜欢她。这么说，她倒是比我先走一步了？不过，您可以相信，我会赶上她的。只有我明白，我们之间已相隔多远，但我懂得怎样抄近路。问题就全在于死。你愿意死，只要告诉一下上帝就行了；若是不愿意，那上帝可得强迫了。再说，你若愿意的话，还可以请上帝早点安排。请原谅我以‘你’相称，我是将你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才这么称呼你的。是这样的，我曾多次说过：‘多罗莱斯①的孩子本来应该是我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以后告诉你。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我将在某一条走向永恒的大道上赶上你母亲。”

我当时以为这女人一定是疯了，后来我却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自己处身于一个遥远的世界，只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我的身躯宛若松了架子，失去了约束，向下弯屈，像是一块破布一样任人摆弄。

---

① 即上面提到过的多罗里塔斯。

“我累了，”我对她说。

“先去吃点儿东西吧，没有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儿吧。”

“我去，一会儿就去。”

从屋檐滴下的水把庭院里的沙土滴成一个个小孔。水珠滴在顺着砖缝弯弯曲曲地往上爬的月桂树的树叶上，发生滴滴答答的声音，响了一阵又一阵。暴雨已经下过，时而拂过一阵微风，吹动了石榴树枝，从树枝上滚下一阵密密集集的雨珠。晶莹的水珠洒在地上，立即失去了光泽。几只咯咯地叫个不停的母鸡仿佛已进入梦乡，却又忽然间扇动着双翅，奔向庭院，急急忙忙地啄食着被雨水从泥土中冲刷出来的蚯蚓。乌云消散后，阳光把石头照得亮晶晶的，将万物染成斑斑彩虹；阳光吸干了土地中的水分，又掀起一阵热风，在阳光照耀下，被风吹得不停地摇曳着的树叶闪闪发亮。

“你在厕所里待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孩子？”

“没有干什么，妈妈。”

“你在里面再待下去，毒蛇就要出来蛟你了。”

“你说得对，妈妈。”

“我是在想念你，苏萨娜，也想念那座座绿色的山岭。在刮风的季节里，我俩总在一起放风筝。听到山下的村庄人声嘈杂，这当儿我们是在山上，在山岭上。此时风把风筝往前吹，麻绳都快脱手了。‘帮我一下，苏萨娜。’于是，她那两只柔软的手握住了我的双手。‘把绳子再松一松。’

“风吹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的四只眼睛对视着。这时，麻绳顺着大风从我们的手指间不断地往前延伸，最后，轻轻地咯嚓一声折断了，好像是被某只鸟的翅膀碰断似的。那只纸鸢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即那条麻绳，从空中落下，消失在翠绿的大地上。

“你的嘴唇十分湿润，好像经过朝露的亲吻。”

“我已跟你说过，快从厕所里出来，孩子。”

“好的，妈妈，我这就出来。”

“我老是想起你；想起你用那双海水般蓝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情景。”

他抬起头，看了看站立在门口的妈妈。

“你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在厕所里干什么？”

“我在想。”

“你不会换个地方想吗？在厕所里待久了是有害的，孩子。再说，你也得干点儿活嘛，干吗不跟你奶奶一起剥玉米去？”

“我这就去，妈妈，我马上去。”

“奶奶，我来帮你剥玉米。”

“玉米已经剥好了，我们来做巧克力吧。你刚才躲到哪儿去了？下大雨时，我们在到处找你。”

“我在那边的院子里。”

“在干什么？在祈祷呢？”

“没有，奶奶，我只是在看下雨。”

奶奶用那双半灰半黄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这双眼睛似乎在猜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那你快去把石磨给打扫一下吧。”

“你躲藏在几百公尺的高空里，躲藏在云端，躲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苏萨娜。你躲在上帝那无边无际的怀抱里，躲藏在神灵的身后。你在那里，我既追不上你，也看不到你，连我的话语也传不到你的耳际。”

“奶奶，石磨不能用了，磨心坏了。”

“准是那个米卡爱拉在石磨上磨过硬东西了。她这个坏习

惯总是改不掉。唉，真没有办法。”

“干吗我们不另买一具呢？这具石磨已经旧得不能用了。”

“你说得也对。虽说除去你祖父的丧葬费和给教堂交了什一税后，我们已身无分文了，但我们还是勒紧一下裤带，另买一具吧。你最好去找一下伊纳斯·比亚尔潘多太太，求她赊给我们一具石磨，到10月底再付款，等庄稼收上来我们就给钱。”

“好的，奶奶。”

“你就一次把该办的事全办了吧。你再顺便告诉她，请她借给我们一只筛子、一把弯刀。小树都长这么高了，快碰到我们屁股了，得修一修枝条了。要是我还拥有原先那座大房子，配上那几个大牲口栏，这会儿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可你爷爷别出心裁，非要搬到这里来不可。唉，万事由天定，不随人愿。你对伊纳斯太太说，欠她的钱等庄稼收上来后一次如数还清。”

“好的，奶奶。”

这已经是有蜜蜂的季节了。茉莉花的花瓣纷纷往下落，在花丛中展翅的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

他转了一个身，在墙边搁圣像的支架上找到了二十四个生太伏①，他随手拿了二十个，留在原处 4 个。

他刚要举步出门，他母亲叫住了他：

“你上哪儿去？”

“去伊纳斯·比亚尔潘多太太家赊一具石磨来。家里的这具磨不好使了。”

“你叫她再给你一米黑绸子，就跟这一块一样，”她给他

① 墨西哥辅币，一生太伏等于百分之一比索。

看了看样品。“让她给记在我们的帐上。”

“行，妈妈。”

“回来时给我买点阿司匹林来。在走廊的花盆里有钱。”

他找到了一个比索，便将二十个生太伏留下，只拿了这个比索。

“这一下我就有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他想。

“佩德罗，”有人喊他，“佩德罗！”

他没有听见，他早已走远了。

晚上又下起雨来。他听了好长时间雨水在地上翻腾的声音。尔后，他一定是睡着了，因为当他醒来的时候，只是听到轻微的毛毛细雨的声音了。窗玻璃上白蒙蒙的一片，玻璃窗外面雨滴像泪珠一样成串地往下滴。“我凝视着被雷电照亮了的雨水在往下淌，不断地叹着气，一想就想起了你，苏萨娜。”

细雨变成了微风。他听到：“罪孽得到了宽恕，肉体正在复苏，阿门。”这是从里面传来的声音。里面几个妇女数着最后几颗念珠快做完祷告了。她们站起身来，把鸟儿关进笼里，顶上门，熄灭了灯。

留下的只有夜色和象蟋蟀窸窣细语的雨声。

“你为什么不去念玫瑰经？今天是你爷爷的‘头九’①呢。”

妈妈手中拿着一支蜡烛，站在门槛边。她那长长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屋梁把这屈折的影子分成好几段。

“我心里很难受。”她说。

于是，她背过身去，吹熄了蜡烛，关上房门，抽抽答答地哭泣起来。那绵延不断的抽泣声和雨水声混成一片。

---

① 或译九日祷，为人死后九日内的悼念活动。

教堂的时钟响了起来，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又接着一声地敲着，时间仿佛在收缩。

“真的，那时我差一点成了你的母亲。她从来没有跟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吗？”

“没有。她只给我讲一些顺心的事情。关于您的情况还是那个赶驴人告诉我的呢，是他让我到这里来的，他叫阿文迪奥。”

“是阿文迪奥这个老好人么。这么说，他倒还记得我喽。他往常每次给我家送来一个过往客人，我都要给他一笔小费的。那时节我们俩日子过得还相当舒心的，眼下可倒霉透了。时代变了。自从这个村庄变穷后，谁也不愿同我们交往了。这么说，是他介绍你来找我的了？”

“是这样的。”

“我真得谢谢他了。他是个好人，非常懂道理。他一直负责给我们送邮件，耳朵聋了后，还继续给我们送呢。我至今还记得他耳朵突然失聪了这个倒霉的日子。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替我们送信、寄信，还给我们讲世界那一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当然，他也一定会给那边的人讲我们这边的情况如何如何。早先他很健谈，后来不行了，不说话了。他说谈自己没有听到过的事情没有什么意思，自己耳朵听不到，说起来也就索然无味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耳边爆炸了一枚我们用来驱赶水蛇的爆竹之后不久。从那时起，他就成了个哑巴，尽管他并不哑。不过，有一点仍保持不变，那就是他仍然是个好人。”

“可我跟您讲的这个人耳朵好得很呢。”

“那可能就不是他了。再说，我说的这个阿文迪奥已经去世了。我估计他已经不在世了，你知道吗？因此，你说的这个

人不可能是他了。”

“我同意您的看法。”

“这件事就这样了，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有关你母亲的事情。刚才我已说到……”

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打量起我面前的这个女人来。我想她一定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她面色苍白透明，好像没有血色，双手枯干，布满皱纹。她的眼睛我看不见。她穿一件式样古旧的白色亚麻布外衣，脖子上挂着一个用线串起来的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上面书写着：“罪人避难处。”

“……我刚才打算跟你讲的这个人是半月庄的‘驯兽人’。他自己说名叫依诺森西奥·奥索里奥，可我们都叫他的外号——‘猴子’，因为他能蹦善跳，身体既轻巧又灵活。但是，我亲家佩德罗说连小马驹也没有人叫他驯过。不过，他倒确实还有一个职业：‘致梦人’，他老是引人做梦，这倒是真实无误的。和他跟许多别的女人一样，他和你母亲也有过瓜葛。他跟我也纠缠过。我一旦身体不舒服，他就来对我说：‘我来给你按摩按摩，好让你轻松点。’所谓按摩，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对你乱摸一通，先是摸你的手指尖，然后摸你的双手、双臂，最后，把他那冷冰冰的双手伸进你的大腿。让他这么摸一会儿倒也觉得暖和了。他一面这么按摩着，一面跟你谈着未来。他面部表情很难看，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嘴里一会儿祈祷，一会儿诅咒，像吉卜赛人一样，说话时唾沫星子吐你一脸。有时他脱得赤身露体的，因为他说这是我们愿意的。这种治疗方法有时碰巧也有点效果，他便乱吹一通，还说要给他一点儿报答。

“跟你母亲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妈妈去找他看病时，这个奥索里奥对她作了诊断，说：‘今天晚上你不能睡在任何男人身边，因为月亮生气了。’

“多罗莱斯便心急似焚地赶来对我说，她不能结婚了，她

只是说不能同佩德罗·巴拉莫同房了，而那天晚上正好是她的新婚之夜。她既然来找我，我便对她说，请她不要相信奥索里奥的话，我试图让她相信，此人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

“‘我不能结婚，’她对我说，‘你替我去吧，他不会发觉的。’

“比起她来，我当然要年轻得多，皮肤也没有她那么黑，不过，这些情况在黑夜里是发现不了的。

“‘这可不行，多罗莱斯，你得亲自去。’

“‘帮这一回忙吧，下次我会加倍报答你的。’

“那时候你母亲还是个长着两只谦和的眼睛的女孩子。如果说她身上有什么好看的地方，那就是这双眼睛，它们会让人心服口服。

“‘你替我去吧，’她一个劲儿地说。

“我终于去了。

“我利用了黑暗的夜色，也利用了另一个她当时不了解的情况：我也同样爱着佩特罗·巴拉莫。

“我跟他同了床，我是高高兴兴地、心甘情愿地这样做的。我拼命地往他身边挤，可是由于整天请客弄得他已精疲力尽，这一夜他就打着呼噜过去了，只是把他的大腿搁在我的两条大腿之间，别的事什么也没干。

“天没有亮我就起来找多罗莱斯。我对她说：

“‘现在你可以去了，今天是另一天了。’

“‘他跟你干了些什么？’她问我。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回答说。

“第二年你就出生了，但不是我生的，虽说按当时的情况也只差一点儿。

“大概你母亲怕难为情，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

“……碧绿的平原。微风吹动麦秆，掀起层层麦浪。黄

昏，细雨蒙蒙，泥土的颜色，紫花苜蓿和面包的香味，还有那散发着蜂蜜芬香的村庄……”

“她一直很仇恨佩德罗·巴拉莫的。‘多罗里塔斯！你让人给我准备早点了吗？’于是，你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接着就生炉子。猫儿们闻到烟火味也醒来了。她总是不停地忙这忙那，后面跟着一群猫儿。‘多罗里塔斯太太！’

“这样的呼叫声你母亲不知听到过多少次！‘多罗里塔斯太太，这个凉了，那个不能吃了’。这样的话听到了多少次？虽说她早已习惯过这种糟糕的日子，但是，她那双温顺谦和的眼睛却变得冷酷起来。”

“……在那温暖的天气里，只闻到桔树的花香。”

“于是，她开始唉声叹气。

“‘你为什么叹气，多罗里塔斯？’

“那天下午我伴着他们。我们在田野里，看见成群的花马在眼前疾驰，一只孤独的秃鹰在空中翱翔。”

“‘你为什么叹气，多罗里塔斯？’

“‘我真想变成一只秃鹰，飞到我姐姐那里。’

“‘这有什么难的，多罗里塔斯太太，现在你马上就可以去看你姐姐。我们这就回家，叫人给你准备好行装。这没有什么说的。’

“你母亲就这样走了：‘再见了，堂佩德罗！’

“‘再见，多罗里塔斯！’

“她永远地离开了半月庄。几个月后，我曾向佩德罗·巴拉莫问起过她的情况。

“‘她爱她姐姐胜过爱我。她在那里一定心情舒畅。再说，她惹我生了气，我就不想去过问她的事情了。你想了解的就是这一点吧。’

“‘那她们姐妹俩靠什么维持生计呢？’

"'愿上帝帮助她们吧。'

"……他早把我们给忘了，我的孩子，你可得让他付出代价。"

"就这样一直到现在，在她通知我说你要来看我之前，我再也不了解她的情况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对她说，"在科里马我们就依靠赫特鲁迪斯姨母过日子。她一个劲儿地责怪我们，说我们增加了她的负担。'你为什么不回去跟你男人过？'她常常这样责问我母亲。

"'他派人来叫过我吗？他不来叫，我就不回去。当初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见到你，因为我爱你，正因为这样我才来的。'

"'这点我明白，可现在是你回去的时候了。'

"'这件事情要是由我来作决定就好了。'"

我以为那女人一定在听我说话，但我却发觉她正侧着脑袋，好像在倾听某种遥远的声音。接着，她问我：

"你什么时候休息？"

"你走的那天我就明白，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你走时晚霞将你全身映得通红，半边天都给染成血红色了。你微笑着，将这座村庄抛在身后。你曾经多次跟我谈起过这个村庄：'我爱这个村庄，那是因为村庄里有你在；除此之外，我恨村庄里的一切，甚至我恨自己出生在这个村庄里。'我当时就想：'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这个时候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干么不去干活？"

"不，奶奶。罗赫略要我替他看孩子，我抱着孩子来回走走。又要带孩子，又要管拍电报的事，一心不能两用，真不容易。他倒够舒坦的，在弹子房里打弹子、喝啤酒。再说，他一

个子儿也不给我。”

“你不是来挣钱的，是来学手艺的。等你学会了点什么，你的身价就高了。眼下你只不过是个学徒嘛，也许过些时候你就能捞个头头当当。为此，你得有耐心，首先要做到百依百顺。他们让你抱着孩子蹓跶蹓跶，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这么做吧。你一定要做到逆来顺受。”

“让别人去逆来顺受吧，奶奶，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真是怪脾气！我觉得你要倒霉了，佩德罗·巴拉莫。”

“发生什么事了，爱杜薇海斯太太？”

她摇了摇头，仿佛才从梦中醒来。

“这是米盖尔·巴拉莫的那匹马在半月庄的路上奔驰。”

“如此说来，半月庄还有人居住喽？”

“不，那里没有人居住。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是那匹马单独在来往奔驰。马与主人好得难以分开。这畜生在到处奔跑，寻找主人。它总是在这个时候回来。也许这匹可怜的马也感到十分内疚，怎么连畜生也知道自己犯了罪呢。”

“我听不懂您的话，我连马的奔驰声也没有听到。”

“你没有听到？

“没有。”

“这么说来，又是我第六感觉的问题了。这是上帝给予的恩赐，也可能是个惩罚。只有我自己才清楚由此而遭到的罪。”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事情全是从米盖尔·巴拉莫开始的。只有我知道他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夜里我已经躺下睡觉了，只听到他

的马奔回半月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以往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回来过。往常他总是在大清早才回来。他经常到离这里比较远的一个叫康脱拉的村子里跟他的未婚妻谈情说爱，早出晚归，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你现在听到了吗？这次一定听到了，这是那匹马回来了。”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这又是我的问题了。我们还是接着谈吧。刚才我跟你说他没有回来，这只是说说而已。他的马才跑过去，我就听到有人在敲我的窗子。你看，这是不是我的幻觉。当时确实有那么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看看此人是谁。真的是他，是米盖尔·巴拉莫。看到他来，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我家过夜，与我同床共宿，这样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那个使他神魂颠倒的姑娘时为止。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米盖尔·巴拉莫，‘你是不是吃了闭门羹了？’

“‘不，她继续爱着我，’他对我说，‘问题是我这次没有找到她，那个村庄在我面前消失了。当时天下着浓雾，也可能是烟气什么的，看不清东西。不过，我确确实实地知道，康脱拉村已不复存在了。当时我估摸着村庄可能在前面，又走了一阵，仍然一无所见。这样，我只好来你处把这情况告诉你，因为你是了解我的。我若是把这情况讲给科马拉其他的人听，他们一定会说我是个疯子，平时他们就是这样说我的。’

“‘不，米盖尔，你没有发疯。你一定已经死了。你还记得吧，有人对你说过，这匹马总有一天会要了你的命的。你回想一下吧，米盖尔·巴拉莫。也许你当时是发了一阵疯，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了。’

“‘我只是跳过了最近我父亲叫人砌起来的那座石墙。当时要走上大道必须绕过石墙。为了不绕这么个大圈子，我让科

罗拉多①越墙而过。我记得很清楚，马跳过石墙后，一直往前奔驰。但是，正如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我只见到无穷无尽的烟雾。'

"'明天你父亲会悲痛欲绝的，'我对他说，'我真替他难过。现在你走吧，安息吧，米盖尔。我感谢你来向我辞行。'

"于是，我关好了窗门。

"天亮前，半月庄有个小伙子跑来对我说：

"'堂佩德罗老爷有件事请求您帮忙。米盖尔少爷死了。他请求您去与他作伴。'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对他说，'是他们叫你哭的吗？'

"'是的，堂富尔戈尔叫我哭着告诉您。'

"'那行，请转告堂佩德罗，我一定去。米盖尔的遗体送回家已有好久了吗？'

"'还不到半个小时。要是早一点送回家，兴许还能救得过来。大夫摸了摸尸体，说早就凉了。科罗拉多单独跑回家，非常烦躁不安，弄得谁也不能安睡。这样，我们才知道出了事。您一定知道，米盖尔和马要好得很，甚至我都以为这畜生比堂佩德罗心里还难受。它不吃不睡，只是一个劲儿地东奔西跑。您知道吗？它仿佛也懂得人意，心里好像也感到撕裂一般的难过。'

"'一会儿你走时别忘了关门。'

"半月庄的那个小伙子走了。"

"你听到过死人的呻吟吗？"她问我。

"没有，爱杜薇海斯太太。"

"这倒更好。"

---

① 米盖尔的马的名字。

过滤器里的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人们可以听见那洁净的水从沙石中渗出后滴到瓦罐里的声音。人们在谛听，听到了喧闹声，听到了擦地而行的脚步声，听到有人在行走，在来来往往。水仍然在一滴滴地往下滴。瓦罐装满了，水溢了出来，在潮湿的地面上流淌着。

“醒一醒！”有人在叫他。

他听到这个人的声音，竭力想猜出此人是谁，但他此时全身软绵绵的，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用双手拉了拉快要落到地上的被子，身子拼命地往温暖的被窝里钻，以寻求安宁。

“醒一醒。”那人又叫他。

这人的声音在摇晃他的双肩，使他挺直了身躯。他微微地睁开眼睛。这时，人们又可以听到从过滤器中滴到扁平瓦罐里的滴水声，听到有人在地上拖着走的脚步声……还有人的哭泣声。于是，他听到了哭泣声。原来是这种哭泣声把他吵醒的。这是一种轻柔的、尖细的哭声，也许是由于它很尖细，才能透过梦境将他叫醒。

他慢吞吞地从床上起来，看到一个女人的面孔。她斜靠在黑夜中显得黑洞洞的门框上，在低声啜泣。

“你为什么哭呀，妈妈？”他问道，因为他双脚一落地，便认出了他母亲的脸。

“你爸爸去世了，”她对他说。

接着，她像是放松了痛苦的弹簧，一次又一次地扭动着身躯，扭动了一次又一次，一直扭到几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才使她扭动着的身躯平静下来。

门外天已渐渐发亮，星星已经隐去。天空呈铅灰色，阳光尚未露面。那阴暗的光线似乎并不意味着白昼已经来临，倒像是刚刚拉开了夜幕。

外面庭院里响起了脚步声，像是有人在巡逻。还可以听到

已经平息下来的喧闹声。在房间里，那个站立在门槛边的女人，是她的身躯阻止了白昼的降临，只是从她的双臂下才能看到几小块天空，从她的双脚下透进几缕光线。这几缕光线洒到地上，地面犹如沉浸在泪水中。接着，又传来哭泣声，又是一阵轻柔而尖细的哭声，悲痛使她的身子都扭弯了。

“有人杀害了你爸爸。”

“那你又是谁杀死的呢，妈妈？”

“有风，有太阳，还有云彩。上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天空的后面也许还有歌声，兴许是最美好的歌声……总之，存在着希望。尽管我们很忧伤，但我们有希望。”

“然而，你却没有希望了，米盖尔·巴拉莫。你已经无可宽恕地死去了，而且，你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任何恩赐。”

雷德里亚神父回转身来，他已做完了弥撒。他很想尽快地做完弥撒，快点离开教堂。他没有为挤满在教堂里的人们进行最后的祝福便走出去了。

“神父，我们希望您替我们为死者祝福。”

“不行！”他摇摇头说，“我不会给他祝福的。他生前是个坏人，死后进不了天堂。我要是替他求情，上帝会降罪于我的。”

他说着，一面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双手，不让人们看出它们在抖动。神父走了。

这具尸体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它安放在教堂中间一块木板上，周围插满了他父亲献的新蜡烛和鲜花。他父亲孤零零地坐在尸体的后面，等待着葬仪的结束。

雷德里亚神父从佩德罗·巴拉莫的身边走过，竭力不去碰擦他的肩膀。他以轻捷的动作举起了圣水，从头到脚地在尸体上浇洒，同时，口中喃喃地念着什么，可能是在进行祈祷。然

后，他双膝跪地，在场的所有的人也跟着他跪下来。

“可怜可怜你的奴仆吧，上帝！”

“愿他安息，阿门，”众人齐声应道。

正当他再次要发火时，却看见众人抬着米盖尔·巴拉莫的尸体，离开了教堂。

佩德罗·巴拉莫向他走过来，在他的身旁跪下，说：

“我知道您恨他，神父，您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人们传说，杀死您弟弟的事是我儿子干的；根据您的看法，您侄女安娜也是他强奸的。再说，平时他对您也不够尊重，多有冒犯，因此，您恨他，这谁都能理解。不过，现在请您忘掉这一切吧，神父。请您照顾照顾他，饶恕他吧，上帝也许已宽恕他了。”

他在蒲凳上放了一把金币，站起来说：

“请收下吧，就算给教堂的捐助吧。”

教堂内已空无一人。门口有两人在等待着佩德罗·巴拉莫。后者走到这两人的跟前，三人一起尾随着由半月庄的四个牧人抬着的棺材走了。

雷德里亚神父一个一个地捡起金币，走近神龛。

“这都是给你的，”他说，“他是可以用金钱买到拯救的。是不是这个价钱，这你自己知道。至于我么，上帝，我拜倒在你的脚下，求你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公道还是不公道，这一切都可以求得……上帝，为了我，请你判决他吧。”

说完，他关上了祭坛。

他走进法衣室，偎身在一个墙角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哭干了眼泪。

“这样也好，上帝，你赢了。”他过了一会儿说。

晚餐时，他跟平时一样喝了巧克力，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听着，安尼塔①，你知道今天埋葬的是谁？"

"不知道，伯父。"

"你还记得米盖尔·巴拉莫吗？"

"记得，伯父。"

"今天埋葬的就是他。"

安娜低下了头。

"你肯定是他干的吗？真的是他吗？"

"这我不敢肯定，伯父。我没有见到他的脸。他是在夜晚黑暗中抓住我的。"

"那你怎么知道此人就是米盖尔·巴拉莫呢？"

"因为是他自己对我说的：'我是米盖尔·巴拉莫，安娜，别害怕。'这话是他说的。"

"可你已经知道，他是杀死你父亲的凶手，对吗？"

"知道，伯父。"

"那你为了撵他走，做了些什么？"

"没有做什么。"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微风在番石榴树叶中发出飕飕声。

"他对我说，他正是为这件事来的，他是来向我道歉，请我原谅他的。我当时在床上一动未动，对他说：'窗门是开着的。'他进来了。他来到床边便搂住我，仿佛这就是对他过去的行为表示的歉意。我对他报以微笑，心里想起了你曾经对我进行的教诲：永远不要仇恨任何人。我对他微笑就是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可事后我一想，觉得他看不到我的笑脸，因为夜色很深，漆黑一团，我都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只感到他压在我的身上，跟我干起那坏事来。

"当时我还以为他会杀死我呢，这只是我当时的想法，伯

① 安娜的爱称。

父。我甚至停止了思维，就等待着他来杀死我了。然而，他大概不敢这么干。

“后来我张开眼睛，看到从开着的窗户射进来的一缕晨曦，这才明白他并没有杀死我。在这以前，我还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了呢。”

“可你说话总得有个根据，比如说话的声音。你听不出他的口音来吗？”

“这个人我原本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杀害了我父亲。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后来也没有见过他，没有这个可能呀，伯父。”

“可你是知道他是谁的。”

“知道是知道，但这又有什么用？我知道他现在正处在地狱的最底层，因为这正是我以一片虔诚之心向所有的神明所祈求的。”

“关于这一点，你不要太自信了，孩子。谁知道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在为他进行祈祷！你只是一个人，你要以一个人的祈求与成千上万的人的祈求相对抗，而且，在这些人中间有的人——比如他父亲——的祈求要比你的虔诚得多。”

他本来还想对她说：“再说，我也宽恕他了。”但他只是这样想想而已，因为他不想去摧残这个女孩子已经快破碎了的心。相反，他却挽起了姑娘的胳膊，对她说：

“让我们来感谢吾主上帝吧，是上帝将他从这个世界上带走的。他在这个世界上作了多少坏事呀。他反正已不在人世，上帝现在将他安置在天上，这又有什么关系？”

一匹马飞驰而来，穿过村中主干道和到康脱拉去的那条道路的交叉口。谁也没有看到它。但是，一个等候在村郊的妇女却说看到了，她说这马奔跑时，弯曲着前腿，看起来犹如伏地

而飞。她认出这就是米盖尔·巴拉莫那匹肉桂色的马。她甚至还想："这畜生这么奔跑怕要碰破脑袋了。"后来，她又见它挺直马身，速度并未减慢，只是脖子朝后仰，好像它后面有什么东西惊了它一样。

如此种种闲言碎语正好是在安葬米盖尔·巴拉莫那天传到了半月庄，这当儿人们因去公墓送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都休息了。

跟所有的地方一样，人们在就寝以前常喜欢聊一会儿天：

"这死鬼压得我浑身疼痛，"特伦西奥·卢未安纳斯说，"直到现在我的两个肩膀还痛着呢。"

"我的两只脚也肿了，"他弟弟乌未雅多说，"老爷还非要我们穿上皮鞋不可，又不是过节，你说对吗，托里维奥？"

"你们想我说些什么呢，我想他死得倒是个时候。"

不久，从康脱拉传来了更多的流言蜚语，那是最后一趟赶马车的人传来的。

"听说那里正在闹鬼。有人见到他在敲某某姑娘家的窗门，模样跟他完全相同，也是穿着皮裤子，其他方面装束也完全一样。"

"您认为像堂佩德罗这样秉性的人还会让他的儿子去贩卖女人？倘使他真的知道了这件事，我想他一定会对儿子说：'行了，你已经死了，还是安安稳稳地待在你的坟墓里吧，这买卖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吧。'堂佩德罗要是见到儿子在敲姑娘的窗门，我敢打赌他会叫他回到墓地里去的。"

"你说得对，伊萨亚斯。这老头儿也不是好东西。"

马车夫继续赶他的路："我知道这件事，就说给你们听了。"

头上流星坠地，天空中仿佛下了一阵火雨。

"你们瞧，"特伦西奥说，"那边山上可热闹着呢。"

“那是人们在替米盖里托① 超度亡魂，”赫苏斯插言说。

“这不会是不吉利的朕兆吧？”

“对谁不吉利？”

“也许你姐姐在想念他，盼他回去呢。”

“你在对谁说话？”

“对你。”

“别争吵了，小伙子们，还是回家去吧。今天我们已走了不少路，明天我们还得起大早呢。”

于是，人们像影子一般地散开了。

天上满是流星，科马拉的灯光已经熄灭。

天空已被夜幕笼罩。

雷德里亚神父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这一阵子发生的这些事都是我的过失，”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怕得罪那些供养我的人，这是真的，是他们养育了我。从那些穷人那儿我一无所获，光靠祈祷念诵经文又填不饱肚子，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结果便弄成了目前的这个样子，这都怨我。我背叛了那些热爱我、信赖我的人们，背叛了那些来找我为他们向上帝请求赐福的人们。这些人的一片虔诚又得到了什么呢？感动了天庭，还是净化了他们自己的灵魂？为什么还要净化自己的灵魂？如果在最后的时刻……我的眼前还闪现着玛丽娅·地亚达的眼神，她是来求我拯救她姐姐爱杜薇海斯的：

“‘她一贯助人为乐，常倾囊相助，甚至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也给了别人。他把儿子领到众人面前，希望有人把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于是，她对众人说，既然没有人认他为子，那我也做他的爸爸吧，虽说出于某种偶然性，

① 米盖尔的爱称。

我成了他的妈妈。她平时殷勤好客，不肯得罪人，不肯招人厌，这些优良品性反被人们滥用了'

"'她自尽了，干出了违背上帝意愿的事。'

"'她是无路可走了，她下决心走绝路也是出于善心。'

"'她在最后一刻钟犯了错误，'这是我对她说的，'在最后一瞬间。为了拯救自己积下了那么多的德，就这样毁于一旦！'

"'可她并没有毁掉自己积的德。她死去时非常痛苦，而痛苦则……关于痛苦的含义你跟我们讲的那些话，我已经记不得了。正是由于这种痛苦她去世了。由于血路给堵住了，窒息得她发出阵阵痉挛。时至今日，她那可怕的模样我还历历在目，这是人类最凄惨的一种表情。'

"'也许她死时还在一个劲儿地为自己进行祈祷呢。'

"'我们来为她祈祷吧，神父。'

"'我只是说也许，也就是说可能进行了格雷戈里式弥撒。然而，真的要做这种弥撒，还得请几个神父来，这得花不少钱。'

"玛丽娅·地亚达的那种眼神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生了一大帮孩子。

"'我没有钱，这您是知道的，神父。'

"'算了吧，一切任其自然吧，让我们寄希望于上帝吧。"

"'好吧，神父。'"

当她只好听天由命之时，为什么反而目光变得更富有勇气？对死者表示宽恕，说上那么一两句表示宽宥的话——甚至说上一百句，如果为拯救灵魂有必要说那么多的话——对他来说，又费什么劲呢？什么天堂啦，地狱啦，其实他又懂得了什么？不过，隐没在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里的他却是知道哪些人可以升天堂的，这方面他有一本帐 。他开始默念起天主教诸神

的名单来，先从白昼之神开始：“殉教圣女圣努尼罗娜、主教阿内尔西奥、孀妇圣莎乐美、圣女圣阿罗地亚（或叫圣爱罗地亚）和圣努利娜，还有柯尔杜拉和多那托。”他继续默默地念下去。一上床，睡意就慢慢地上来了：“我念众神的名单，就好像看到一群山羊在跳跃。”

他走出户外，仰望天空，殒星雨点般地落向地面。他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因为他本来想看到的是明净的天空。他听到公鸡在啼鸣，感到夜幕仍然笼罩着大地。大地啊，你这个人间的“愁泉泪谷”①。

“这就好了，孩子，这就好了，”爱杜薇海斯·地亚达对我说。

夜已经深了，在房间一个角落里点燃着的那盏灯开始暗淡下去，忽闪了几下后终于熄灭了。

我感觉到那女人正站起身来，心想她大概打算去再点一盏灯来。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愈走愈远，我就等着。

过了一会儿，见她还没有回来，我也站起身来。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踏着碎步朝前走去，一直走到了我的卧室。我在地上坐下来，等待着睡意的来临。

我时睡时醒着。

正当我醒来的这一短暂时刻，我听到了一阵呼叫声，这拉得很长的叫喊声很像是醉汉发出的哀号：“啊，生活，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啊！”

我赶忙翻身坐起，因为这声音近得仿佛就在我的耳际，也许是在街上发出的，可我总觉得就在房间里，就在我房间的墙根发出的。等我全醒过来时，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只闻到飞蛾落地声和寂静中的嗡嗡声。

---

① 宗教用语，谓世人生活之艰辛。

要计算出刚才那一声呼号所引起的寂静是多么的深邃，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仿佛地球上的空气都给抽光了一样，没有一点声音，连喘气和心脏跳动的声音都听不到，似乎连意识本身的声音也不存在了。当我再次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时，叫喊声又出现了，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听到这一声音："放开我，难道被绞死的人连顿足的权利也没有吗？"

这时，门一下子敞开了。

"是您吗，爱杜薇海斯太太？"我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害怕了吗？"

"我不是爱杜薇海斯，我是达米亚娜。我获悉你在这里，所以来看看你。我想请你到我家去睡，我家有你安睡的地方。"

"您是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您是不是在半月庄居住过的那些女人中间的一个？"

"我眼下还住在那里，所以来迟了。"

"我妈妈曾跟我谈起过一个叫达米亚娜的女人，我出生时她曾接过生。这么说，您就是……"

"对，就是我。你一出生我就认识你了。"

"好，我一定随你去，这里的叫喊声使我不得安宁。您没有听到刚才的那一阵阵号叫声吗？好像在杀害什么人一般。您刚才没有听见这种声音？"

"这也许是被关闭在这房间里的某种过去的声音。早先在这个房间里绞死了托里维奥·阿尔德莱德，然后，封闭了门窗，直到他的尸体僵化。这样一来，他的躯体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这房门是没有钥匙可以开的。"

"是爱杜薇斯太太打开的。她对我说，这是她唯一的一间空房间。"

"是爱杜薇海斯·地亚达吗？"

"是她。"

“可怜的爱杜薇海斯，她的亡魂大概还在受苦受难呢。”

“本人名叫富尔戈尔·塞达诺，男，现年54岁，未婚，职业是管家，我具备起诉的资格。为了产权和我本人的权益，我提出以下申诉，并要求……”

这是他起草控告托里维奥·阿尔德莱德的起诉书的开头部分。末了他写道：“我控告他侵犯权益。”

“您那一副男子汉的气概谁也对付不了，堂富尔戈尔。我知道您很有能耐，这倒不是因为您有后台，而是您本人能力强。”

官司就这样私下了结了。据说为了庆贺私下达成的协议，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之后，阿尔德莱德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了这样一张协议书，您我俩都能摆脱干系了，堂富尔戈尔，因为这张协议书压根儿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骗骗您家老爷罢了，这点您是明白的。总之，有了这玩意儿，您也完成了对您的嘱托，我也解脱了困境。我原本对您相当害怕，这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嘛。现在我知道您的想法，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说什么我侵犯了权益，您家老爷这样无知，我真替他害臊。”

他们俩便这样商定了。这时，他们正在爱杜薇海斯的那家小客店里。堂富尔戈尔问她：

“喂，薇海斯①，你能将角落里那间房子租给我一用吗？”

“这儿的房间您要哪间都行，堂富尔戈尔，您要是愿意，就所有的房间全租下吧。是您手下的那些人要在这里过夜吗？”

“不，只要一间就行。你就不用为我们操心了，睡觉去吧，把钥匙交给我们就行了。”

“我已经跟您说过，堂富尔戈尔，”托里维奥·阿尔德莱德对他说，“您是个男子汉，办事爽快，这点没有二话，可就

① 爱杜薇海斯的小名。

是您家老爷那婊子养的儿子，真他妈的老是跟我过不去。”

她一直在回忆着。这是她耳朵听到的最后的几句话。随后，阿尔德莱德便像个胆怯之徒那样嚎叫起来。“您刚才说我有后台，去你的！”

他用鞭子柄敲了一下佩德罗·巴拉莫家的门，头脑里想起了两星期前第一次敲门时的情景。和上次一样，他等待了好一会儿；和上次一样，这次他也抬头看了看挂在门楣上的蝴蝶结。可是这次他没有跟上次一样自言自语：“得了吧，还把这破玩意儿挂在门上呢。头一个蝴蝶早就退了色，后面一个好像是用丝绸扎的一样闪闪发亮，其实也不过是一块染了颜色的破布。”上次他等了很久，等得他确信这房子或许已没有人居住了。这次当他要走的时候，佩德罗·巴拉莫的身影出现了。

“进来，富尔戈尔。”

这是他俩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富尔戈尔只看了他一眼，因为小佩德罗才呱呱坠地。再就是这一次，几乎可以说是初次见面。他觉得佩德罗·巴拉莫跟自己说话像对平辈人一样。岂有此理！他一面用鞭子抽打着裤腿，一面大踏步地尾随着他。“他很快便会明白我不是个等闲之辈，他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正是为此而来。”

“请坐吧，富尔戈尔，这儿我们说话可能更安静点。”

他们走进畜栏里。佩德罗·巴拉莫在一只马槽边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后，等对方开口。

“你干嘛不坐呀”？

“我喜欢站着。佩德罗。”

“那就请便吧。不过，请别忘了在我名字前加上一个‘堂’①

① 西班牙语国家人名前加“堂”字有尊敬之意。

字。”

这年轻人算老几，竟敢用这种口气对自己说话！当年连他子老子堂卢卡斯·巴拉莫都不敢这样做。忽然间，这个从来没有在半月庄逗留过，也从来不了解农活，甚至连听也很少听到过的人居然对他讲起话来像对泥腿子一样，这太不像话了！

“那件事办得怎样了？”

他觉得时机已到。“该我露一手了”，他心里想。

“不行哪，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把最后几只牲口都卖了。”

他开始取出借据来向他报告债务增加了多少。正当他想说我们一共“欠了多少债？”的时候，却听到：

“我们欠了谁的债？欠多少债我倒不在乎，要紧的是欠什么人的债。”

他念了一大串债主的名字，最后说：

“没地方弄钱来还债，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您家里的人把钱都花光了。您家里的人只会借钱，不停地借，连一个子儿也不还。这样一来，后果就严重了。我早就说过：‘这样下去，到头来会变得一无所有。’瞧，现在不是都花光了吗？不过，这里还有人对买地皮感兴趣，开价也高，若卖掉土地，倒可以还清所欠的债款，而且还会有盈余，当然余下的也不会很多。”

“是你想买吧？”

“您怎么会想到是我呢？”

“我甚至还想到那些经文不离口的慈善家呢。好吧，明天起我们就来解决债务问题。就从普雷西亚多姐妹俩开始吧，你不是说我家欠她们的债款最多么？”

“是的，而且还得也最少，您父亲总是将她们排在最后。据我所知，她们姐妹俩一个叫马蒂尔德的已经迁到城里去住

了，我不知是到了瓜达拉哈拉，还是到科里马。那位拉劳拉——我是说多罗莱斯小姐仍留在那里，现在一切都归她所有了。您知道，连恩美蒂奥牧场也是她的了。所以，她俩的债我们就还给她好了。”

“那明天你就去向拉劳拉求婚好了。”

“可您怎么会指望她会看上我呢，我是老头子了。”

“我是说请你去替我向她求婚。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你去对她说，我非常爱她，如果她也认为合适的话……哦，还有，你顺道去给雷德里亚神父说一声，请他给我张罗一下婚事。你手头上还有多少钱？”

“我已身无分文了，堂佩德罗。”

“那你可以先给他开个空头支票，就说一有钱就给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不会给我出难题的。这件事你明天就去办。”

“那阿尔德莱德那件事怎么办？”

“怎么又来了个阿尔德莱德？你刚才念名单时念到了普雷西亚多姐妹俩，念到了弗雷戈索家和古斯曼家，现在怎么又来了个阿尔德莱德？”

“这是个地界问题。他已经派人筑起了篱笆，现在又要我们在未筑篱笆的那一部分地段建造围墙。这样，地界就清楚了。”

“这件事往后再处理吧。围墙的事不用你操心了，不会筑什么围墙的。土地也不会划什么界线的。想一想我这话的意思吧，富尔戈尔，虽说你一时还理解不了。眼下你还是先安排一下拉劳拉的事。你怎么不坐下来呢？”

“我会坐的，堂佩德罗。说句实在话，我开始喜欢同您打交道了。”

“你去跟拉劳拉怎么讲都可以，就说我爱她吧，这点是最

要紧的。塞达诺，我真的是爱她，我爱她的一双眼睛，你知道道？这事你明天一大早去办。管家的事我给你减轻一点，你把半月庄的事忘掉好了。”

“‘这小伙子从什么鬼地方学来这么多花招？’在回半月庄的途中，富尔戈尔·塞达诺心里这么想着。我原来对他是不抱什么指望的。我那已故的老主人堂卢卡斯常常对我说：‘他是个废物，是条懒虫。’我一直认为他说得对。‘富尔戈尔，我死后，你就到别处找个活儿干吧！’‘好的，堂卢卡斯。’‘跟你说实在话，富尔戈尔，我是想把他送到神学院去，看看这样一来，我死后他能不能混碗饭吃，能不能养活他母亲；可连上神学院他也没有决心。’‘您还不至于会这么快就走吧，堂卢卡斯。’‘什么也不要想指望他，就是我老了拿他当根拐杖使也不行。我白白地养了他，是个废物，有什么法子，富尔戈尔？’‘这真是一件憾事，堂卢卡斯。’”。

然而，现在他竟是这样的人。当初要不是自己留恋半月庄这个地方，今天也不会来看他了，他早就不告而别了。可是，富尔戈尔也确实珍爱半月庄这块土地，喜爱那些经过精耕细作杂草不生的丘陵地，这些丘陵地至今仍是沟渠纵横，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可爱的半月庄啊，还有那些合并过来的土地：“快过来吧，我那可爱的恩美蒂奥牧场。”他看到这个牧场正向他走来，好像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说到头来，女人就是这么一点能耐。“是这么一回事，”他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庄园的大门，他用鞭子拍打了一下自己的两只裤腿，就迈开了脚步。

使多罗莱斯高兴起来非常容易。这会儿她兴奋得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脸蛋儿都变了样儿了。

“请原谅，堂富尔戈尔，你瞧，我脸都红了。我没有想到堂佩德罗会看上我。”

“他想您想得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他不是有的是地方去挑选女人？再说，科马拉美人儿也多的是，此事要让她们知道了该会怎么说呢？”

“他只想您一个人，多罗莱斯。除您之外，他谁也不想。”

“您简直说得我心里发抖，堂富尔戈尔。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他是个含情不露的人。堂卢卡斯·巴拉莫（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对他说过，您配不上他。他当时因为要听从父命，才没有开口。现在既然堂卢卡斯已不在人世，就不会再有阻力了。这可是他第一次下的决心。我因为事情多，拖了一些时间才来办这件事。就把婚礼定在后天吧，您看如何？”

“这不太匆忙了吗？我可是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啊。我总得定做礼服吧，还要给我姐姐写封信。要不，我还是派个人亲口对她说更好。不管怎么说，4月8日之前我是准备不好的。今天已经是1号了。是啊，8日也紧得很哪。请您告诉他，让他再等几天吧。”

“他恨不得马上就举行婚礼。如果光是由于服装问题，这好办，服装我们可以提供。堂佩德罗去世的妈妈希望您穿她穿过的衣服。他家有这个习惯。”

“可这几天还有点儿小问题，您知道，这是女人家的事。唉，跟您说这些多难为情！堂富尔戈尔，您真弄得我面红耳赤了。我来月经了，唉，真丢死人了！”

“这又怎么啦？结婚跟来不来月经有什么相干？结婚是双方相亲相爱的事。只要做到这一点，别的事情都是杞人忧天。”

"可您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堂富尔戈尔。"

"明白。就这样了，婚礼定在后天了。"

说完，他走了。她还张开着双臂，要求延缓8天，仅仅是8天。

"我可别忘了告诉堂佩德罗——佩德罗这小伙子真够精灵的！——让他别忘了告诉法官，婚后女方的产业要由夫妇双方共管。'记住，富尔戈尔，明天就告诉他。'"

多罗莱斯则赶忙跑进厨房，拿了一只脸盆，打了一盆热水："我要让这玩意儿快点干净，最好今天晚上就弄干净。可这玩意儿少说也得三天才能过去，真没法子！啊，多幸福啊！感谢上帝将我许配给堂佩德罗。"接着，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即使他以后厌弃我，我也心甘情愿。"

"婚事已经谈妥了，她很乐意。神父说，要让他不在作弥撒时宣告这桩婚事，得给他60比索。我说到必要的时候会付给他的。他还说需要修缮祭坛，再说他的餐桌也东倒西歪了。我答应给他送一张新桌子去。他说您从来不去做弥撒，我向他保证说您一定去。他又说自从您祖母去世后，您家就不再给教堂交什一税了。我叫他放心，他也表示同意了。"

"你没有要多罗莱斯给我们预支点钱吗？"

"没有，少爷，我没有敢这样做。说句真心话。她当时那么兴高采烈的，我真不想去扫她的兴。"

"你简直像个孩子。"

"去他的！说我还是个孩子！我都55岁了，而他几乎连乳臭还未干，我已是入土半截的人了。"

"我当时是不想破坏她的兴致。"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孩子。"

"孩子就孩子吧，少爷。"

“下星期你找阿尔德莱德去，对他说，叫他重新测量一下他筑的篱笆，他已侵占了我半月庄的土地。”

“他测量得很正确，我相信这一点。”

“那你就去对他说，他丈量错了，计算错了，如果有必要就推倒他的篱笆。”

“那法律呢？”

“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富尔戈尔！从今以后，法律该由我们来制订。在半月庄干活的那些人中有没有喜欢闹事的人？”

“有，有那么个把。”

“那你就带他们去同阿尔德莱德打交道。你起诉控告他，说他‘侵犯了我们的权益’。反正你想控告他什么罪名就控告他什么罪名。同时，你再提醒他，卢卡斯·巴拉莫已经去世，他现在得跟我打交道。”

天空还呈现一片蔚蓝，云彩星星点点。尽管山下已经热得象蒸笼，山上还刮着凉风。

他又用鞭子柄敲了敲门，表示他非要进去不可。因为他知道，只有到佩德罗·巴拉莫想起要开门时，才会有人来开门。他望了望门楣，说道：“这几个黑色的蝴蝶结倒非常漂亮，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啊。”

这时，门打开了。他走了进去。

“请进来，富尔戈尔。托里维奥·阿尔德莱德的事办妥了吗？”

“已经了结了，少爷。”

“那我们只剩下弗雷戈索家的问题了。这事就暂时搁一搁吧，眼下我正在忙着度我的蜜月呢。”

“这个村庄处处都有嗡嗡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被封闭在

墙洞里，被压在石块下。你一迈开步，就会觉得这种声音就跟在你脚后跟。你有时会听到咯嚓咯嚓的声音，有时会听到笑声。这是一些非常陈旧的笑声，好像已经笑得烦腻了。还有一些声音因时间久了有些听不清了。这种种声音你都会听到。我想，总有一天这些声音会消失的。”

上面的这些话是我们穿过村庄时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跟我说的。

“有一阵子，有好几个夜晚我听到过节的喧闹声，这种声音一直传到了我所在的半月庄。我走近去，想去看看热闹，结果我只看到我们眼下见到的情景：什么都没有，既见不到任何人，也见不到任何东西，街道跟现在一样，也是空空荡荡的。

“后来，我就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那是因为玩得累了。因此，不再听到那种喧闹声我也不觉得奇怪……”

“是啊，”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又接着说，“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那种嗡嗡声，现在我已经不感到恐惧了。现在我听到狗叫，我就让它们叫去吧。还有，在那些刮风的日子里，我还见到风卷着树叶，而这里正如你见到的那样，根本没有树木。过去某个时期一定有过，否则，这些树叶又从哪里来呢？

“最叫人害怕的是你会听到有人在说话，你觉得这说话声仿佛是从哪个洞穴里传出来的，可这声音听起来又十分清晰，甚至你都听得出这是谁的声音。那时节正好我来到这儿，遇到有人在守灵，我也留下来念天主经。我正在念天主经的时候，从守灵的那些妇女中间走出一个女人，她对我说：

“‘达米亚娜！替我求求上帝吧，达米亚娜！’

“她摘下面纱，我认出我姐姐西斯蒂娜的那张脸。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她。

“于是，她跑到女人堆里躲了起来。

“也许你不了解，我姐姐西斯蒂娜在我12岁那年便去世了。

她是长女。而我家兄弟姐妹共有16人，这样，你就可以算出她死了已经有多少个年头了。你瞧她的模样，到今天还在这世上游荡呢。因此，你要听到她新近的声音，不必害怕，胡安·普雷西亚多。”

“我妈妈跟您也说过我要来吗？”我问她。

“没有，顺便问你一下，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她去世了。”我说。

“去世了？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得的什么病，也许是伤心死的吧，因为她生前总是唉声叹气。”

“这样做最不好，每叹一口气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吞掉一口，人就这样完蛋了。这么说，她已经走了。”

“是的，这事您也许早已知道了吧。”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我已有好多年不了解世事了。”

“那您怎么会找到我的？”

“……”

“您还活着吗，达米西娜？告诉我，达米亚娜！”

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站立在空荡荡的街上，家家户户的窗口都是敞开着的，硬梆梆的草茎伸进窗口，光秃秃的牲口栏的顶部的那些土坯都是潮湿的。

“达米亚娜，”我叫喊着，“达米西娜·西斯内罗斯！”

回答我的只是回声：“……亚娜……内罗斯！……亚娜……内罗斯！”

我听到狗叫声，好像是我把它们吵醒了似的。我看见有个男人穿过街道：

“啊呀，是你呀！”我大声地说。

“啊呀，是你呀！”是我自己的回声在回答。

在一个街道的拐弯的地方我仿佛听到两个妇女在谈话：

“你瞧，谁来了？这不是菲洛特奥·阿雷切加吗？”

“是他，快把面纱戴起来。”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要是他跟上我们，那一定是看中我俩中间的一个了。你认为他会跟上谁呢？”

“一定是你了。”

“可我想他会跟上你的 ”

“他已经不跑了，在那个街口里站着。”

“这就是说，我俩他谁也不喜欢，你发现了吗？”

“可要是他看中了你或我，这又会怎样了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不管怎么说，他这样做还是好的。听人说，他是负责替堂佩德罗搞姑娘的，我们这次总算逃脱了。”

“啊，是吗？我可不愿意跟这老东西有什么瓜葛。”

“那我们还是走吧。”

“你说得对，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

夜晚，午夜早已过去，又听到人声：

“……我对你说，今年玉米要是有个好收成，我就有钱还你的债了。要是歉收，你还得等一等。”

“我不强求你。你知道，我对你的态度一贯如此。不过，这土地可不是你的，你是在别人的土地上干活，你从哪儿搞到钱来还给我？”

“谁说土地不是我的？”

“人们都肯定地说你已经把它卖给佩德罗·巴拉莫了。”

“嘿，我压根儿就没有和这位老爷有过交往，土地仍然是我的。”

“这话只是你说的，可是，这一带的人都说这儿的一切都

是属于他的。”

“让这些人来跟我说说看。”

“嗳，加利莱奥，说句贴心的话，我是瞧得起你的。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姐夫。你对我姐姐好，这点谁也不怀疑。可你把土地卖了，这点你就不要否认了。”

“我已对你说了，土地我谁也没有卖。”

“可这些土地已经是佩德罗·巴拉莫的了，起码他是这样打算的。堂富尔戈尔没有来找过你吗？”

“没有。”

“那他可能明天就来找你。明天不来，总有一天会来的。”

“不是鱼死便是网破，但他决不能得逞。”

“姐夫，你冷静点吧，阿门。人死了还要盼个来生呢。”

“往后你还会见到我的，这点你会看到的。你用不到替我操心，不管怎么说，我娘给了我一副结结实实的皮肉。”

“那就明天见吧。你告诉费星西塔，说我今天晚上不去吃晚饭了。我不喜欢她事后这样说，‘我前天晚上跟他在一起。’”

“我们替你留点吃的吧，万一你又想来了呢。”

在一阵马刺声中，人们听到渐去渐远的马蹄声。

“明天天一亮你就跟我走，乔娜，我已经备好了毛驴。”

“可我爸爸真的气死了怎么办？他已经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要是由于我们而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永远也饶恕不了我自己。我是服侍他生活起居的唯一的人，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干吗这么急急匆匆地要和我私奔呢？再等几天吧，他也不久于人世了。”

“一年前你也是这么对我说的，那时你甚至还骂我缺少冒险精神，这说明你那时已对这儿的一切厌倦了。我都已准备好

了驴子，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让我想一想。”

“乔娜，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你！我再也压抑不住我的欲望了，因此，你除了跟我走，还得跟我走。”

“你得让我想一想，懂吗？你该明白，我们得等他过世后再说。他已经差不多了，到那时我跟你走，我们也不必私奔了。”

“这一点你一年前也对我说过的。”

“说了又怎么样呢？”

“可我已经租来了驴子，都准备好了，这会儿正等着你……老头子就让他自己照料自己吧，你又年轻又漂亮。他的事少不了会有老太婆来照料的，这里有的是善心人。”

“我不能走。”

“你能走。”

“我不能，我很难过，你知道吗？他好歹总是我的父亲呀。”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我这就去找胡里亚娜去，她都快想死我了。”

“你去吧，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那你明天也不想见到我了？”

“对，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喧闹声、人声、嗡嗡声和远处的歌声：

未婚妻赠我手帕一块，
手帕边上沾满泪水……

歌是用假嗓子唱的，唱歌的人仿佛是妇女。

我看见走过几辆牛车，拉车的几头公牛慢悠悠地走着。石块在车轮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车上的人好像在睡觉。

“……每天清晨，牛车一来，村庄就颤动起来。牛车来自四面八方，上面装了硝石、玉米穗子和巴拉草。车轮发出的吱吱声使窗户都震动起来，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人们就在这个时候打开炉灶门，新烤的面包发出了香味。这时，也可能会突然打起雷下起雨来，春天可能到来了。你在那里将会对许多突然发生的事情习以为常，我的孩子。”

空荡荡的牛车打破了街道的宁静，它们渐渐地消失在夜间漆黑的道路上。接着，又出现了黑影和黑影发出的声音。

我想回去。我感到我来时在山上留下了足迹，它们好像是在那几座黑洞洞的山丘上留下的一处处伤口。

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来寻找……”我欲言又止，我本来是想说出我是来找谁的：“我是来找我父亲的”。

“您为什么不进去？”

我走了进去。这是一座屋顶已塌倒了一半的房子，地上满是碎砖破瓦。在另外的半座房子里住着一男一女。

“您们不是死人吧？”我问他们。

那女人笑了笑，男人则板着脸瞪了我一眼。

“他醉了。”男人说。

“他只是受了点惊。”女人说。

房子里放着一盏煤油灯，有一张竹床。还有一把皮椅子，上面放着女人的衣服，因为她这时是赤身露体的，正像上帝让她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那样。他的情况也一样。

“刚才我们听到有人在自怨自艾，还用脑袋撞我们的门。原来是您。发生什么事了？”

“我碰到的事多着呢，眼下我最好是希望能睡一觉。”

“我们已经睡下了。”

“那我们都睡觉吧。”

清晨使我逐渐淡化了我的回忆。

我不时地听到有人在说话，我发现这种说话的方式与一般的不同，因为到那时为止（我知道到那时为止）我听到的言语都是无声的，就是说根本不发出声音来；这些话语能感受到，但没有声音，宛如在梦中听到的一般。

“他会是谁呢？”女人问。

“谁知道呢！”男人回答。

“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谁知道呢。”

“我好像听他说起他父亲什么的。”

“我也听他说过。”

“他不会是迷了路吧？他还记得上次闯到这里来的几个人吗？他们说是迷了路，他们要去一个叫康费纳斯①的地方。你对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

“对，我记得这件事。不过，你还是让我再睡一会儿，天还没有亮呢。”

“快亮了。我跟你说说话就是让你苏醒苏醒，是你让我在天亮之前叫醒你，我才这样做的。快起来吧。”

“你干吗要我现在就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你昨天晚上告诉我，让我叫醒你的，可你没有对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就让我睡吧。你没有听到那个人刚来这儿时说的话

---

① 原文的意思是“天边。”

吗？让他睡一觉，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话声好像过去了，它发出的声音已经消失，一切响声都好像压下去了。谁也没有说什么，这只是一场梦。

过了一会儿，又说起话来了。

“他刚才翻了一个身。他要是愿意醒过来的话，快醒来了。若是让他看见我们这个样子，一定会向我们问这问那的。”

“他会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反正他总得问点什么吧，是不是？”

“别管他，他一定累极了。”

“你这样认为吗？”

“喂，别说话了。”

“你瞧，他又动了一下。你看到他翻身的那个样子吗？好像有人在里边摇晃他一样。这点我明白，因为我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你发生过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那玩意儿。”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要是没有看到此人辗转反侧的样子，使我回忆起第一次和你干那玩意儿在我身上发生的情况，我是不会把这话讲出来的。我想起当时有多么痛苦，心里又是多么的后悔。”

“你后悔什么？”

“你跟我干那事儿，我心里就有些反感。眼下虽说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

“到现在你还跟我讲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睡觉，也不让我睡一会儿？”

“是你让我叫醒你的，这件事我现在正在做着。苍天在上，我是正在做着你要我做的事。喂，到起床的时候了。”

“让我安静点嘛。”

男人好像睡着了，女人还在嘟嘟哝哝的，但是声音很轻：

“天该亮了，已经有亮光了。我在这里就能见到那个人了。我能看到他，就是因为天已亮了，太阳都快出来了。这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了。此人也许是个坏人，而我们却让他住了下来。只给他住这么一天倒关系不大，但我们终究把他藏匿下来了。今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你看他辗转反侧的样子，好象总是睡不安生。可以想象他的内心很不安宁。”

天已大亮，白昼驱散了阴暗，使之荡然无存。在房间里睡觉的人们用自己的体温把房间弄得暖烘烘的。我透过眼皮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感受到了亮光。我听到：

“他像个囚犯一样老是翻身，真象个坏人。快起来吧，多尼斯！你看看他。他在地上又擦又滚，还淌着口水。他一定是个欠有许多血债的人。而你却连这点也不承认！”

“他一定是个很可怜的人。你睡吧，让我们再睡一会儿吧。”

“我已没有睡意，为什么还睡？”

“那就起来，给我滚到一边去，别这么吵人！”

“行，我就要去点炉子了。顺便我要去对这个不知姓名的人说一声，叫他到这里来跟你睡，就睡在我这个位置上。”

“你跟他说去吧。”

“我不能去，我害怕。”

“那你就去干家务事吧，好让我们安静点。”

“好吧。”

“你还等什么？”

“我这就走。”

我感到那女人从床上下来。她那双赤脚踩在地面上，跨过我的脑袋走了出去。我张开眼睛，又闭上了。

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到中午时分。我身边放着一罐咖啡。我想喝，于是就喝了几口。

“再也没有了，太少了，请原谅。我们什么都缺，什么都没有……”

这是女人的声音。

“请别为我操心，”我对他说，“不用为我费心。我已经习惯了。离开这里怎么走？”

“上哪儿去？”

“随便什么地方。”

“离开这里的路多得很。有一条是通向康脱拉的，另一条是由那边来的，还有一条是直接通向山区的。从这里看到的这条路我倒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说完，她用手指给我指了指屋顶上的那个窟窿，就在天花板破了的那个地方。“还有，这边这一条是经过半月庄。还有一条路，这条路穿过整个地球，这是通向最远的地方的一条路。”

“也许我正是从这条路来这儿的。”

“这条路通向什么地方？”

“是到萨约拉的。”

“您瞧，我还以为萨约拉在这边呢。我总幻想着去看看这个地方。听说那边的人可多了，是吗？”

“跟别的地方一样多。”

“请您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实在太孤单了。外地只要有一点点有生气的东西，我们都想去瞧瞧，真想得很。”

“您丈夫上哪儿去了？”

“他不是我丈夫，他是我哥哥，尽管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一点。您问他到哪儿去了？他一定是去找那只从这里逃走的牛犊去了。至少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我们一向住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出生的。”

“那您们应该认识多罗莱斯·普雷西亚多吧。”

“多尼斯他也许认识。我认识的人很少，我从来不出门，我一直待在您看到我的这个地方……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也不是说以往一直不出门。只是自从他以我为妻的这个时候起才这样。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成天关在房子里，因为我怕人们看到我。他不愿意相信这一点，我真的叫人看了害怕吗？”于是，她来到阳光下，“您看看我的脸！”

这是一张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脸。

“您叫我看您什么？”

“您没有看到我的罪孽吗？您没有看到我浑身上下那些像疥癣一样的棕黑色斑点吗？这还只是外表的问题，我的内心早已是一团泥浆了。”

“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又有谁能看见您呢？整个村庄我都跑遍了，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见到。”

“这只是您的看法而已，但人还是有那么几个的。您说菲洛梅诺不还活着么？还有，多罗脱阿、梅尔卡德斯，还有普鲁登西奥老人和索斯德纳斯，这些人难道也都死了么？问题是这些人眼下都关起门来过日子了。白天我也不知他们在干些什么，可是，一到夜里他们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这儿一到夜里便一片恐怖。您要是能看到在街道里单个儿地游荡的那为数众多的鬼魂就好了。天一黑他们就出来，谁也不愿意见到他们。他们的数量这么多，我们人数又这么少，以至我们都无法为他们作出努力，替他们进行祈祷，让他们脱离苦难。他们数量这么多，我们作的祷告也不够用。即使分摊上了，每个鬼魂也只摊到几句天主经。这几句经文对他们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有罪孽呢。我们活着的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上帝青睐的，我们谁也不能抬头仰望苍天而不感到双眼中淤积着

羞惭。当然，单靠羞惭难以治好病，这话至少是主教对我说的。他不久前路过这儿，施行了坚信礼。我当时站立在他面前，全都向他忏悔了。”

“‘这种事是不能宽恕的，’他对我说。

“‘我感到羞愧。’

“‘这不是补救的办法。’

“‘您让我们结婚吧。’

“‘您们应该分开！’

“‘我是想对您说，是生活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生活将我们圈在一起，将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放在另一个人身边。我们在这里也太孤单了，除了我俩再也没有别的人了。我们也总得设法让村子里人丁兴旺起来。这样，当您下次来这儿时，就有人施行坚信礼了。’

“‘您们分开吧，这是唯一的办法。’

“‘可我们往后怎么过呢？’

“‘像别人一样过呗。’

“他骑着骡子，板着脸，像在这里甩开了这种放荡行为似地头也不回地走了。此后神父再也没有来过。正因为如此，这里才到处是幽灵。那些没有得到宽恕便死去的人们只能在这里游荡，往后他们也得不到宽宥了，想靠我们更办不到。他来了，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

“是他。”

门打开了。

“牛犊怎么样了？”她问道。

“现在它还不打算回来。我一直跟踪着它的足迹，我几乎已弄清它钻到什么地方去了。今天晚上我定要抓住它。”

“今晚你要撇下我一个人过？”

“可能是这样。”

“那我忍受不了。我需要你和我待在一起。和你在一起是我感到安宁的唯一时刻，这就是在夜里。”

“今晚我要去抓牛犊。”

“我才知道，”我插言道，“您们原来是兄妹。”

“‘您才知道？我可要比您早得多。您最好不要来管这些闲事。我们不喜欢别人谈论我们的事。”

“我刚才说起这件事。只是表明我理解您们，没有别的用意。”

“您理解了什么？”

她走到了他的身边，偎身于他的双肩上，也问道：

“您理解了什么？”

“我什么也不理解，”我说，“我越来越不明白了。”我又说：“我很想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地方去，我要趁着天还有点亮光就动身。”

“您最好等一会走，”他对我说，“等到明天走。天一会儿就要黑了，这里的路都崎岖不平，荆棘丛生，您会迷路的。明天我给您带路。”

“好吧。”

透过房顶上的洞，我看见一群画眉飞向天际。这种鸟儿总是在傍晚趁黑色还没有阻挡它们飞行的时候在空中飞翔。接着，几朵被风刮得七零八落的云彩带走了白昼。尔后，出现了黄昏时的星辰，最后，月亮才出来。

这一对男女已不在我身边。他们是从通向院子的那扇门出去的，回来时已是深夜。因此，他们不了解他俩在外面时这里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个女人从街上走来，走进了房间里。这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妪，瘦得皮包骨头。她走进房间后，用她那双圆眼睛在房间里扫视一番。然后，迳直朝床边走去，从床下拉出一只箱子，在箱里翻腾了一阵，拿出几条床单，夹在腋下，踮着脚尖悄悄地走了，像是怕吵醒我。

我全身都绷紧了，屏住呼吸，眼睛尽量朝别的地方看。最后，我终于转过脑袋，朝另外一边看去。那里，黄昏时的星辰已和月亮融合在一起了。

“请把这东西喝下去吧。”我听见有人这样说。

我不敢回头。

“喝了它吧，这对您有好处。这是桔花露。我知道您受惊了，因为您在发抖。喝下桔子花露就不害怕了。”

我认出了那双手。一抬起头，我又认出了那张脸。站在她后面的男人问道：

“您觉得自己病了？”

“我也不清楚。我在您们也许什么也见不到的地方看见了东西，也看见了人。刚才来了一个老太太。您们应该见到她出去的。”

“你上这儿来，”他对那女人说，“让他单独待在这里吧。他一定是个跳大神的。”

“我们得让他躺在床上。你瞧他抖得多厉害，一定在发烧。”

“别理他。这些家伙装成这个模样是为了引人注意。在半月庄我认识一个人，此人自称会算命。一俟老爷猜到他是个骗子，他就会送命，对这一点他却从来没有算准过。这里的这个人一定也属算命跳大神这类的。这些人成天在各村庄转悠，‘看看上帝能给他们恩赐点什么’，可这里却连一个能让他填饱肚子的人也找不到。你看，他不是不抖了吗？那是因为他正在

听我们交谈。”

时间仿佛在往后退。我又看到星星和月亮贴在一起，云彩在四散飘开。成群的画眉，接着是天色尚明的黄昏。

夕阳映照在屋墙上，石壁传来了我脚步的回声。那个赶驴人对我说：“您就去找爱杜薇海斯太太吧，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接着是一间黑洞洞的房子，一个女人在我身边打鼾。我发现她的呼吸很不均匀，像是在梦中，但却更像是压根儿就没有睡着，只是模仿着睡眠时发出的鼾声。皮革制的床上铺着几张散发着尿臭味的麻袋，好像从来也没有在太阳下晒过。枕头是一块粗呢，里面塞着木棉，也可能是羊毛，大概是被汗水多次浸泡过了，硬得简直像块木柴。

我感到那女人赤裸裸的两条大腿紧贴着我的膝盖，她呼吸时气都喷到我的脸上。我坐在床上，身躯斜靠在像土坯那样坚硬的枕头上。

“您不睡？”她问我。

“我不困，我已睡了一整天了。您哥哥呢？”

“他是从这几个方向走的。他会上哪儿去，您已经听说过了吧。今晚他可能不回来。”

“这么说，虽然您不同意，他还是走了？”

“是啊，他可能不回来了，所有的人开始时都是这样的，他们说什么我要上这儿，我要上那儿，这样就越走越远，远得到后来还是不回来为好。他也一直想离开这里，我以为这会儿该轮到他了。也许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把我留给您照顾了。他看准了这个机会，牛犊逃掉的事只是一个借口。您将会看到，他是不会回来的了。”

我本来想对她说：“我感到恶心，想出去透透空气，”但

我却说：

"别耽心，他会回来的。"

我从床上起来时，她对我说：

"我在厨房的炭火上留了点东西，数量不多，但多少也可以给您充充饥。"

我找到了一片腊肉，还在炭火上烤着几块玉米小饼。

"这是我能给您搞到的一点儿东西。"我听到她在里面对我说，"是我用我母亲在世时就保存着的两条干净床单跟我姐姐换来的。她一定来过，把床单给取走了。当着多尼斯的面，我不想跟您说这件事。您刚才看到的这个女人就是她，她把您吓成这个样子。"

漆黑的天空布满星星，月亮旁边的那颗星最大。

"你没有听到我说话？"我轻声地问。

她的声音回答说：

"您在哪儿？"

"在这里，就在你的村庄里，和你的人在一起。你看不见我吗？"

"看不见，孩子，我看不见你。"

她的声音好象包括了一切，远远地消失在大地之外。

"我看不见你。"

我回到了那间只有半截屋顶的房间里，里面睡着那个女人。我对她说：

"我就待在这里，在我自己的这个角落里。说到底床和地板都一样硬。您要我帮什么忙，请告诉我。"

她对我说：

"多尼斯不会回来了，这点从他的眼神中我就看出来了。

他一直在等着有人来，他好走掉。现在你得负责照应我了。怎么？你不想这样做？快到这里来跟我睡。”

“我在这里很好。”

“你还是上床来好，在地板上耗子会把你给吃掉的。”

于是，我就过去和她睡在一起了。

我热得在午夜12点就醒了过来，身上全是汗水。那女人的身体像是用泥制成的，外面包着泥壳子，此时仿佛泡在烂泥坑里一样地溶化掉了。我感到好像全身都浸泡在从她身上流淌出来的汗水里，感到缺乏呼吸需要的空气。于是，我从床上起来，那女人还睡在那里，她嘴里在呼噜呼噜地吹着气泡，声音与打鼾极为相似。

我来到街上，想找点凉风，但一直跟随我的热气并没有离开我。

原因是没有风，那是一个宁静的使人昏昏欲睡的夜晚，八月盛暑连夜晚也非常炎热。

空气也缺乏。我只好吸进从我自己口中呼出的同一空气。我用手捂住这点空气，使它不会消散。这空气一呼一吸，我觉得它越来越稀少了，直到最后稀薄得从我手指中间永远地溜掉了。

我说永远地溜掉了。

我记得我曾看见一些类似充满泡沫的云那样的东西在我头上盘旋，接着，那泡沫从头上淋下来，我便消失在云雾中。这是我最后看到的一切。

“你想让我相信你是闷死的吗，胡安·普雷西亚多？我是在离多尼斯家很远的那个广场上找到你的。那时他也在我身边，他说你正在死去。我俩将你拖到大门边的荫凉处，你已经

全身僵硬，像那些被吓死的人那样全身抽搐。要是如你说的那个夜晚没有供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我们就没有力气将你拖走，将你埋葬了。你看，我们不是正在埋葬你吗？”

“你说得对，多罗脱奥。你是说你叫多罗脱奥吧？”

“叫什么都一样，尽管我的名字是多罗脱阿。反正都一样。”

“多罗脱阿，确实是那些低声细语声杀害了我。”

“在那里你将找到我的故地，那是我过去喜爱的地方。在那里梦幻使我消瘦。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你将会感觉到那里每个人都想长生不死。那儿的黎明、早晨、中午和夜间都完全相同，只是风有所不同。那里的风改变着事物的色调；那里的生命好像低声细语，随风荡漾，生命本身就仿佛在低声细语……”

“是的，多罗脱阿，是那些低声细语声杀死了我，尽管我到事后才感到害怕。这种声音慢慢地聚集在一起的，直到最后使我难以忍受。我遇到这些低声细语声后，我的生命之弦就崩断了。

“你说得对，我是到了广场，是那沸腾的人声将我带到那里去的。我当时认为那儿确实有人。那时我已经难以左右自己了。我记得我是扶着墙根走的，好像在用两只手走路。这些低声细语声似乎从墙上渗透出来，又钻到地缝里去了。这种声音我都听到了，这是人声，但又不清晰可闻，这是一种窃窃私语声，仿佛有人走过我身边时对我喃喃细语些什么，也好像有一种嗡嗡声在我耳中响起。我离开墙根，沿街心走着，但我同样听到了这种声音。它好像在紧随着我，有时在前，有时在后。此时，我已不如刚才对你说的那样觉得热了；相反，我感到寒冷。自从离开那个把床借给我睡的女人的家后，自从如我刚才对

你说的那样见到她溶化在自己汗水里后，我就感到发冷。我越走越冷，越走越冷，一直冷得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想退回原地，因为我想回到那里便能遇到原来的热气。然后，走不了几步我就发现，这寒气是从我自己的身上，从我自己的血液里发出来的。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受惊了。我听到广场上人声鼎沸，心想我到了人堆里，我的恐惧便会减少。正因为这样，你们才在广场上见到了我。这么说，多尼斯还是常常回来的了？那女人却断定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呢。”

“我们见到你的时候已经是早晨了。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也没有问他。”

“这就不管它了。我到了广场，走到一个门柱边。我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尽管我仍然听到像赶集时那么多的人语声。这种毫无来由的声音也像夜风吹动树枝发出的声音，然而那里既见不到树，更没有树枝了，可是仍听到这种声音，就像这样。于是，我不再朝前走。我开始感到像蜂群一样压得紧紧的嗡嗡声向我靠近，在我周围转着圈子。最后，我终于听清了几个没有杂音的字眼：‘替我们求求上帝吧。’这就是我听见他们对我说的话。这时，我的心冷得结成了冰。因此，你们发现我时我已死了。”

“你当初还是不离开故乡好呢，你干吗要到这里来？”

“我一开始已经对你说过了嘛，我是来找佩德罗·巴拉莫的，看样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是幻想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幻想？这幻想的代价真高。幻想使我白白地多活了一些时日，以此偿还了为找到儿子欠下的这笔债。其实，说起我的儿子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过儿子。眼下我既然已经死了，也就有时间来进行思考，来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了。上帝连保藏我儿子的窝也没有给我一个，上帝只给我那已经拉拉扯扯地度过了的漫长岁月。我带着两只伤感的眼睛，

东奔西走，平时总是偷眼看人，好像在人们身后寻找着什么，心里一个劲儿地猜疑有人藏匿了我的儿子。这一切都是一场该死的梦引起的。我曾经做了两场梦，其中一场我叫它为‘美梦’，另一场称它为‘恶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已生了个儿子。在我活着的那些时日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是真实的，因为我感到儿子就在我怀抱中，细皮白肉的，全身是嘴和眼睛，还有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手指上仍保留着他睡着了的双眼和心脏跳动的感觉。这怎么不叫我去想这事情是真的呢？我将孩子包在我的头巾里，走到哪里就抱到哪里，突然间我失去了他。到了天上人们对我说，他们搞错了：他们给了我一个母亲的心，却只给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的胸脯。这是我做的另一个梦。我到了天庭，探身进去看看是不是在众天使中能认出我儿子的脸蛋。一点也认不出来，天使的面孔都是一模一样的，像是由同一个模子铸成的。于是，我发问了。其中一个圣徒向我走来，一言不发就将一只手伸进我的胃里，就像伸进一堆蜡里一样。手拿出来后，他给我看一个核桃壳模样的东西：‘这个东西证实了对你表明的那件事。’

“你知道天上的人讲话多么的稀奇古怪，但他们的意思还能听懂。我想对他们说，那个东西是我的胃，它因饥饿，因食不果腹而生了疾病。他们中间的另一个圣徒在我肩膀上推了一把，并指着出口处的门对我说：‘你到尘世间再去休息一会儿吧，孩子，你要努力成为好人，这样，你在炼狱里的时间就会短一些。’

“这是我做的一次‘恶梦’。通过这次恶梦，我终于明白，我从来没有过儿子。但我知道这一点却为时已晚，这时，我的身躯已经萎缩，脊椎骨已从头上露了出来，路也走不动了。最后，村庄里变得冷冷清清的，村子里的人都上别的地方去了。人们一走，我赖以为生的慈善事业也消失了。我只好坐下来等

死。自从遇见你后，我这把骨头才决心冷静下来。我想：'谁也不会理睬我的'。我是谁也不去打扰的，你看到了吧，死后我连地也不占一块。人们将我埋在你的墓穴里，我躺在你的怀抱里倒很舒适，就在你抱着我的这个角落里。只是我认为，抱住你的应该是我。你听到了吗？外面在下雨。你没有听到雨滴声吗？”

“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们头上走过。”

“你别害怕，现在谁也不会使你害怕了。你得尽量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将会被埋葬很长的时间。”

黎明时分，粗大的雨滴落向地面。雨水落到松软的田畦里，发出空洞的声音。一只顽皮的鸟儿擦地飞过，还学着婴儿的哭声发出呻吟声；飞到远一点的地方又听它发出好像感到疲劳一般的呻吟声；再往前飞，飞到了天地相连的地方，打了一个饱嗝，然后放声大笑，接着又发出一阵呻吟。

富尔戈尔·塞达诺闻到了泥土味。他伸出脑袋看看雨水有没有冲走田畦里的那层表土。他的一双小眼睛乐了。他一连吸了三口芬芳的泥土味，呲牙裂嘴地笑了。

“嘿，”他说，“今年我们又赶上了个好年景。”接着，他又说，“下吧，雨儿，下吧，下个透吧。下完这边再下到那边。记住，整个庄稼地我们都翻耕了，只等你来尽情地下了。”

说完，他纵声大笑。

那只顽皮的鸟儿已经飞遍田野后回来了。它几乎在他的眼前飞过，发出一阵撕人心肺的呻吟声。

雨越下越紧，一直下到开始出现曙光的天空又密布阴云，那已经离去的黑夜好像又回来了。

被风雨浸泡过的半月庄的大门一打开，就吱吱地响了起

来。先从门内出来两个骑马的人，接着又出来两人，后来又出来两人，这样成双成对地一共出来两百个骑马的人。他们四散驰向雨水濛濛的田野里。

“要把恩美帝奥牧场的牲口赶过爱思塔瓜的另一边，把爱思塔瓜的牲口赶到比尔马约那边的山丘上。”随着这些骑马的人陆续向外奔驰，富尔戈尔·塞达诺吩咐他们说。“让牲口走快点，大雨快来了。”

这番话他重复了那么多次，以至走到最后的几个人只听到：“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更远的地方。”

每个骑马的人都把手举到帽沿上，表示已听懂了他的意思。

最后一个骑马人刚走，米盖尔·巴拉莫就疾驰而来。他还没有等马停下来，便在富尔戈尔的面前跳下马来，让牲口自己去寻草料吃。

“这个时候你从哪里来，年轻人？”

“我是来找奶妈挤奶的。”

“找哪个奶妈？”

“你还猜不着？”

“一定是找那个‘古拉卡’多罗脱阿，只有她才喜欢孩子。”

“你是个笨伯，富尔戈尔。不过，这也不能怪你。”

他没有摘下马刺便去吃午饭了。

在厨房里，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也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你从哪儿来，米盖尔？”

“从那边来，去拜访老娘们去了。”

“我不希望惹你生气，请你别把这件事张扬开去。鸡蛋你喜欢怎么吃？”

“随你的便吧。”

“我是给你说正经话，米盖尔。”

“我懂，达米亚娜，你别操这份心。听着，你认识一个名叫多罗脱阿，绰号叫‘古拉卡’的女人吗？”

“认识。你要见她的话，她就在外面。她总是一大早就来这里吃早饭。就是那个总是抱着一个用头巾包的线团，拍打着说这就是她儿子的女人。她过去好像发生过什么不顺心的事，可是，由于她从来不说，谁也不知究竟发生过什么。她靠乞讨度日。”

“这个该死的老东西！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弄得他头昏目眩。”

他沉思起来，在考虑着那个女人是不是对他有点用处。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迳自朝厨房的后门走去，叫了声多罗脱阿，对她说：

“到这边来一下，我有件事跟你谈一谈。”

谁也弄不清他会跟她谈什么事。只见他回到厨房，搓着双手说：

“快把鸡蛋拿来！”他对达米亚娜嚷道。接着，他又说：“从今以后，我吃什么，也给这个女人吃什么。你再忙也别跟她过不去。”

这时，富尔戈尔·塞达诺已去粮仓查看还有多少玉米去了。玉米越吃越少，他很耽心，因为还要过些时候庄稼才能收上来。说实在话，庄稼还才下种不久呢。“我想看看玉米还够不够吃。”接着，他又说：“这年轻人哪，和他老子一模一样；可是，他开始得太早了。我以为他这么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还忘了对他说，昨天有人来指控他，说他杀了一个人。他要这样下去……”

他叹了一口气，头脑中试图想象起那些牧人此时已到了什

么地方了。但这时米盖尔·巴拉莫的那匹栗色小马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马正在用它的厚嘴唇擦着马具。“连马鞍也没有卸，”他想。“他是不会干这号事的。堂佩德罗对人至少比他专一，也有安宁的时刻，虽说他对米盖尔太百依百顺了。昨天我将他儿子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他对我回答说：‘你就当作那些事情是我干的吧，富尔戈尔。他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因为他还没有力气杀人。干这样的事，要有这么大的胆才行。’他用双手比划成南瓜的形状。‘他的所作所为责任该我来负。”

“米盖尔会使你头痛的，他喜欢吵架。”

“随他去吧，他还是个孩子呢。他几岁了？大概是17岁吧，是吗，富尔戈尔？”

“可能是吧。我记得把他带到这里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可他现在是这么粗暴，干事总是这么慌慌张张的样子，有时我还以为他在同时间赛跑呢。他最后总会毁了自己的，您会看到这一点的。”

“他还是一个娃娃嘛，富尔戈尔。”

“也许如您说的那样，堂佩德罗。但昨天来这里哭哭啼啼的这个女人却说您儿子打死了她的丈夫，她非常悲伤，这点我能衡量得出来，堂佩德罗。这个女人内心的痛苦要以公斤计算。我答应给她五千公斤玉米，让她忘掉这件事，但她不要。我又答应她，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她也不满意这样的说法。”

“这女人是谁？”

“我不认识。”

“那就不用这么着急了，富尔戈尔，这个人并不存在。”

富尔戈尔来到粮仓，感到玉米在散发着阵阵热气。他双手捧起一捧玉米，看看有没有被蛀虫咬过。他量了量粮仓内玉米的高度：“够吃了，”他说，“等到牧草长起来后，我们便不

用玉米喂牲口了。粮食还绰绰有余呢。”

在回家的路上，他仰望满是阴云的天空说：“雨会下很长一段时间的。”说完，他把其余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

“外面该在变天了。我母亲对我说过，天一下雨，万物便有光泽，还会散发出绿色嫩芽的气息。她还常常对我讲述那海潮般的滚滚乌云如何来临，如何向地面压来，冲毁土地，使泥土改变颜色……我妈妈在这个村庄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她最美好的岁月，但是，连到这里来死她也办不到，甚至只好叫我代她到这里来，真是咄咄怪事。多罗脱阿，我怎么连乌云也看不到呢，那怕是她生前熟悉的那些云彩呢。”

“我也不知道，胡安·普雷西亚多。我已有好多年没有仰面观天了，我连天空也忘记了。即使我这样做了，我又能看到什么呢？天是如此之高，我的两只眼睛又是这么无神，我能知道地在哪里便心满意足了。再说，自从雷德里亚神父对我说，我永远也进不了天堂后，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致，他还说我从远处也见不到天堂了……这都是由于我作了孽。然而，他也不该把这些事都告诉我。没有这些事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眼下唯一促使我移动自己双脚的是我还抱有这样的希望：我死后人们会把我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这边的门已给关死，另一边的门虽开着，却通向地狱，真还不如当年没有降临到这人世……胡安·普雷西亚多，天堂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你的灵魂呢，你认为它已经到什么地方去了？”

“它一定和其它许许多多灵魂一样，在世界上飘零，寻求活人替它祈祷。它也许由于我待它不好而仇恨我，但这点我就不去操心了，过去我为此内疚过，目前已恢复了平静。过去连它吃得太少也使我感到痛苦，它常使我夜不成眠，还用各种罪

人的形象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得我思绪不定，烦躁不安。在我坐下来死去的时候，它却请求我站起来，继续过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好像还在等待着某种奇迹来洗刷我的罪过。我根本没有试图这样做：'这里已经没有路了，'我对它说，'我已经再也没有力气活下去了。'于是，我张开嘴，让灵魂出去，它就这样走了。在把灵魂拴在我的心上的那条血带掉到我的手上的那一会儿，我就感觉到这一点了。"

有人在叫门，但他没有答应。接着，他听见所有的门都敲响了，把人们都惊醒了。富尔戈尔（根据脚步声他认出是他）朝着大门跑过来，停了一会儿，似乎打算再一次叫门。接着，他又继续奔跑。

杂乱的人声。似负重物般的缓慢地移动着的脚步声。模糊不清的喧闹声。

他回忆起他父亲去世时的情况。也是在这样一个清晨，尽管那时门是敞开着的，门外天空呈现死灰色，显得十分凄凉。一个妇女倚身在门边，强忍住哭泣。这是他的一个母亲（他父亲已经将她遗忘，而且遗忘过多次）。她对他说："有人杀死了你爸爸。"她的声音很微弱，断断续续，只有哭泣声将它连缀起来。

他从来也不愿唤起这样的回忆，因为这会像是撕破了一只里面装满谷物的麻袋一样，谷物会漏出来，而他却想堵住漏洞。他父亲的死引起了其他人的死亡，这每个人的死又总是与被打破的脸庞这一形象联在一起；一只眼睛打烂了，用复仇的目光注视着另一只眼。又一只打烂了的眼睛，又一只，直到再也没有人引起他的回忆，那种脸庞才从他的记忆中消失。

"让他在这里安息吧！不，这样不行，让他的脑袋朝后，把他放进去。你，你还等什么！"

说话的声音都很轻。

“他呢？”

“他睡着了，别吵醒他，别弄出声音来。”

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注视着人们把一个用旧麻袋包裹的尸体从外面抬进来，它用绳索捆绑着，好像穿了寿衣一样。

“这是谁？”他问。

富尔戈尔·塞达诺走到他身边，对他说：

“是米盖尔，堂佩德罗。”

“他怎么了？”他嚷了起来。

他在等待着听到“他给杀害了”，并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暴怒，内心充满着仇恨。但他听到的却是富尔戈尔那温和的语言。他对佩德罗说：

“谁也没有惹他，是他自己遭到死亡的。”

汽油灯照亮了黑夜。

“……是马使他致死的。”有人讨好地说。

人们把米盖尔放在床上。先把床垫丢在地上，剩下几块光床板，再把尸体放在床板上，把用来绑扎尸体的绳索解开。他们把他的双手搁在胸前，脸上盖了一块黑布。“看起来他比原来的个儿还大一些，”富尔戈尔·塞达诺暗暗地说。

佩德罗·巴拉莫面部没有丝毫表情，像是走了神。他头脑中此时却思绪万端，一个念头接着另一个念头，但后面的想法总是跟不上也连接不上前面的想法。最后他说：

“我正在付出代价。还是早点开始好，这样可以早点了结。”

他没有感到痛苦。

他跟聚集在院子里的人们讲话，感谢他们的陪伴。在妇女们的一片呜咽声中他提高了嗓音，话语滔滔不绝，连气也不喘一下。后来，那天晚上只听到米盖尔·巴拉莫那匹栗色小马驹

的马蹄声。

"明天你派人把这只畜生宰了吧，别让它再受罪了。"他命令富尔戈尔说。

"好的，堂佩德罗，我明白您的意思。这可怜的畜生一定感到非常孤单寂寞。"

"我也是这样想的，富尔戈尔。你顺便跟这些女人说一下，叫她们不要再这么哭哭啼啼了，她们为我死去的人哭得够多的了。要是她们自家的人死了，反倒不会哭得这么来劲了。"

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在那天夜里，硬梆梆的床使他难以入睡，迫使他走出家门。米盖尔·巴拉莫就是在那夜晚死去的。

他走过科马拉几条空寂的街道，脚步声把在垃圾堆里东闻西嗅的几条狗给吓跑了。他走到河边，注视着正从天空中落下来的星星在积水中的倒影，以此为乐。他这样站立了好几个小时，一直跟自己头脑中的一些想法进行着斗争，终于将这些念头摒弃在发了黑的河水里。

"事情是从佩德罗·巴拉莫由地位卑微的人跃升为有地位的人开始的！"他想。"他像一棵毒草一样往上长。事情坏就坏在他是从我这里得到这一切的：'神父，我有罪，昨天我跟佩德罗·巴拉莫睡过觉了。''神父，我有罪，我跟佩德罗·巴拉莫有孩子了。''我有罪，我把女儿给了佩德罗·巴拉莫了。'我一直等待着他来进行忏悔，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尔后，他又将这作恶之手伸向了他生的这个儿子。他为什么会认了这个儿子，原因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只知道这小东西是由我交到他手里的。"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把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他家，对他说：

“堂佩德罗，孩子的妈妈一生下他就咽气了。她说这孩子是您的，现在给您。”

他对此毫不怀疑，只是对神父说：

“您干吗不将这孩子留给自己，神父？让他将来也当神父吧。”

“这孩子有这样的血统，我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您真的认为我有不良的血统？”

“真的这样认为，堂佩德罗。”

“我将向您证明，这不是真的。您把孩子放在这里吧，这里有的是照看他的人。”

“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了您，你起码不会缺吃少穿的。”

那躯体异常幼小的婴儿像条毒蛇那样蜷曲着。

“达米亚娜，你来负责这件事。这是我的孩子。”

接着，他打开了酒瓶：

“为了那死去的女人，为了您，我来干这一怀。”

“不为他干怀？”

“也为他，为什么不为他呢？”

他又满斟了一杯，他们俩为婴儿的未来一饮而尽。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去半月庄的牛车开始驶过。他弯着腰躲在河边筑起的弯弯曲曲的堤坝后面。“你这是在躲避谁？”他自己问自己。

“再见了，神父！”他听到有人对他说话。

他从地上站起来，回答说：

“再见，愿上帝保佑您！”

村庄里的灯光正在熄灭，河水里闪烁着光彩。

“神父，天亮了吗？”另一个车夫问道。

“大概已亮了好一会儿了，”他回答说。他朝着和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没有停步的打算。

“这么早您上哪儿去，神父？”

“那个快咽气的人在哪儿，神父？”

“康脱拉死了人了吗，神父?”

他本来想回答说：“是我，我就是死者。”但他只是笑了笑。

他一走出村子，便加快了步伐。

到早上过半的时候他才回家。

“您上哪儿去了，伯父？”他侄女安娜问道。“不少女人来找过您。明天是第一个星期五，她们都想找您忏悔。”

“让她们夜里再来吧。”

他坐在走廊里的一条凳子上，平静地坐了一会儿。他感到疲惫不堪。

“天气很凉爽，安娜，不是吗？”

“天很热，伯父。”

“我不觉得热。”

他根本不想去想曾经去过康脱拉的事。在那里他向主教先生作了全面的忏悔。尽管他再三请求，主教还是不肯赦他无罪。

“那个你不愿提到他的名字的人毁了你的教堂，而你却容忍了他。对你还能指望些什么，神父？你借助上帝的威望干了些什么呢？我愿意相信你是好的，相信你在当地受到众人的尊重，但光做好人还不够。罪孽是坏事，要消灭罪孽，一定要狠，要不讲情面。我愿意相信众人仍然是信徒，但使他们保持这种信仰的不是你，他们所以信教是出于迷信，由于害怕。现在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共度贫困岁月，合作共事，与你在每天完成自己使命时共负责任。我知道在这些贫困的村庄（我们被抛弃在这里了）里，我们完成使命是多么的困难，但这一事实本身使我有权对你说，不要仅仅为少数人服务。因为这些人只给

你一点小恩小惠，却要换取你的灵魂，而你的灵魂一旦操在他们的手中，你还能做些什么呢？你还能使自己成为比你更好的人还要好的人吗？不，神父，我的双手还没有洁净到足以赦免你无罪的地步，你得去另一个地方寻求宽恕。”

“主教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我得离开此地吗？”

“必须离开此地。你自己在犯罪孽，你就不能继续向他人宣讲教义。”

“那是不是要停止我的职务？”

“你也许是咎由自取，这要由他们来决定。”

“您能不能……比如说，临时地……因为我那村子里死了许多人，我还得给他们涂圣油……还得给圣餐，主教先生。”

“神父，你还是让上帝去裁判死者吧。”

“这就是说你不同意？”

康脱拉的主教先生说不同意。

接着，他俩在教区内有杜鹃花遮荫的走廊上散了一会儿步。他们坐在一个葡萄架下，葡萄已经成熟了。

“葡萄是酸的，神父。”主教先生抢在他要提问之前说，“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块应有尽有的土地上。可这里的一切是酸的，我们已注定要过这样的日子了。”

“您说得对，主教先生。我在科马拉曾试着种过葡萄，但没有成功。那里只长番石榴和桔子树，也不过是一些酸番石榴树和酸桔子树。我现在已经忘记了甜食的味道了。您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神学院里的那些中国石榴吗？还有桃子和那些只要一捏就能剥开皮的桔子。我带来了一些种子，数量不多，只有一小袋……后来我想，既然带来种在这里也活不了，倒不如不带到这里来，让它在那里成熟更好。”

“神父，可是有人说，科马拉的土地是好的，遗憾的是这些土地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些土地的主人仍然是佩德罗·巴

拉莫，是吗？”

“这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

“我并不认为上帝会来干预这样的事。你不认为是这样吗，神父？”

“有时我也怀疑过，但那边的人承认这一点。”

“在这些人中间有你吗？”

“我是个感情冲动时会卑躬屈节的可怜的人。”

之后，他俩便分手了。他捧起主教的双手，吻了吻。不管怎么说，他此时此地已回到现实中来了，他已不愿再去思考今天早晨在康脱拉发生的事。

他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您上哪儿去，伯父？”

他侄女安娜总是在他身边，和他形影不离，好像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生命。

“我出去散一会儿步，安娜。这样下去我得爆炸了。”

“您觉得不舒服吗？”

“不舒服倒不是，安娜。我觉得自己不好，是个不好的人，我感到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来到半月庄，向佩德罗·巴拉莫表示哀悼。他又一次听到佩德罗·巴拉莫请求原谅，原谅人们对他的儿子作的种种责难。神父让他讲下去，因为归根到底，这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佩德罗·巴拉莫请他吃饭，他拒绝了：

“不行啊，堂佩德罗，我得早点上教堂，因为有一大批妇女在忏悔室里等着我，下次吧。”

他慢吞吞地走了。天快黑时，他身上积满灰尘，露出一副寒酸相，和平时一样迳自走进教堂。接着，便坐下来接受忏悔。

第一个走过来的是老太婆多罗脱阿。她每次总是在教堂门

口等待教堂开门。

他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酒味。

“怎么搞的，你喝醉了？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神父，那天我为米盖里托守灵，他们弄得我六神无主，拼命让我喝，让我出够了洋相。”

“你每次总是说这么几句话，多罗脱阿。”

“可我这次是带着罪孽来的，罪孽多得很呢。”

他有好几次对她这样说过：“你不要忏悔了，多罗脱阿，你到这里来只是浪费我的时间。你是不会犯什么罪孽的，那怕你有这样的打算。你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吧。”

“这次我是真的来忏悔的，神父，这次是真的。”

“那你说吧。”

“反正我现在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了。我对您说，对已去世的米盖里托·巴拉莫搞到姑娘的那个女人就是我。”

头脑中思绪纷繁的雷德里亚神父犹如大梦初醒，他几乎是习惯性地问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他长成个小伙子时就开始了，从他出了疹子时就开始了。”

“请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多罗脱阿。”

“我就给米盖里托搞姑娘的那个女人。”

“是你把姑娘们给他带去的吗？”

“有时是这样的，有时只给她们谈好报酬，还有几次只告诉他方法：就是说，只把姑娘们单独在的时间告诉他，在这个时间里，他可以放心大胆地逮住她们。”

“她们的人数很多吧？”

他本来不想提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也是习惯性地说出来了。

“多得我都记不清数目了，实在太多了。”

“你想我对你做什么呢，多罗脱阿。你给自己评判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原谅你自己。”

“我不能自己宽恕自己，神父。然而，您能宽恕我，因此，我来这里见您。”

“你来过多少次求我替你死后送上天堂？你不是想到那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儿子吗，多罗脱阿？那好，我告诉你，你再也不能上天堂了。不过，但愿上帝能宽恕你。”

“谢谢，神父。”

“对，我也以上帝的名义原谅你了，你可以走了。”

“您不给我规定怎么赎罪吗？”

“不需要，多罗脱阿。”

“谢谢，神父。”

“愿上帝与你同在。”

他用手指节敲了敲忏悔室的小窗子，叫下一个女人进来。当他听到那女人讲‘我有罪’的时候，他的脑袋好像支撑不住似地往下垂。接着是一阵眩晕，心慌意乱，好像感到自己逐渐溶化在脏水里；接着，又感到灯火在旋转，白天的阳光全都消散，舌头上出现了血腥味。“我有罪”，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越听越响亮，最后，只听到：“千秋万代，阿门，”“千秋万代，阿门”，“千秋万代……”

“别说了，”他说，“你有多久没有来忏悔了？”

“两天，神父。”

他再次待在那儿，好像他的周围都是不幸。“你待在这里干什么？”他想，“休息吧，休息去吧，你累了。”

他从忏悔室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径自朝法衣室走去。他连头也不回地对那些等候他的人说：

“所有自认为没有罪孽的人明天都可以参加圣餐。”

在他身后只听到一阵喃喃的人语声。

我就睡在多年前我母亲去世的这张床上，睡在同一条褥子上，盖的是我们母女俩睡觉时一起盖过的那条黑羊毛毯。那时，我就睡在她的身边，睡在她胳膊下腾出的一小块地方。”

我认为我还能感觉到她那时断时续的呼吸，感到心脏的搏动和她用来哄我入睡的叹息声。我认为我仍感到她死去时的痛苦，……但这一切都是假的。

现在我却在这里，仰面躺着，想着那时的情景，以忘却我的孤寂。因为我在这里不仅仅只躺一会儿，也不是躺在母亲的床上，而是躺在人们用来埋葬死者的黑箱子里，因为我已经死了。

我感觉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想……

我想起那柠檬成熟了的时刻；想到那二月的风，它折断了虽遭遗弃却还未枯干的羊齿植物的幼茎；想起了那些成熟了的柠檬，整个院子都充满着它的气味。

二月的风从这座山上刮到另一座山上，云彩则仍留在天空，等待着有一个好天气，让它们降临山谷。这时，蓝天碧空，阳光普照，卷起阵阵旋风，尘土飞扬，使柑桔树的枝条摇晃起来。

麻雀在欢笑；它们啄食着被风刮下来的树叶，欢笑着；从雀儿身上落下来的羽毛残留在树枝的毛刺上，它们追逐着蝴蝶，欢笑着。就在这样的季节里。

我记得二月里每天早晨都刮着风，到处是麻雀，蓝天，阳光灿烂。

我母亲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

说什么我那时应该哭喊，说什么我的双手应该因紧紧地抓住她那绝望的心而粉碎！你原本是希望我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难道那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吗？风从敞开着的大门吹进来，折断了常春藤的枝条。我两条腿的两根动脉之间开始生长绒毛，我的双手一碰到我的胸部便轻微地抖动起来。雀儿们在嬉耍，山丘上麦穗在摇晃。令我伤心的是她再也不能看到风儿在茉莉花丛中戏闹；令我伤心的是在白天的阳光下她也闭上了眼睛。不过，我为什么要哭呢？

你还记得吗，胡斯蒂娜？你把椅子排在走廊上，让来看她的人依次坐着等。这些椅子都没有人坐。我母亲孤单单地躺在烛影下，脸色苍白，洁白的牙齿微微露出在原本是黝黑的由于死亡而变成青紫色的僵硬的嘴唇外。她的睫毛一动不动，心脏也停止了跳动。你我俩待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祈祷着，但她却什么也听不到，你我俩也什么都听不到，一切全都消失在夜风的巨响中。你烫了烫她那件黑衣，给衣领和袖口上了浆，让她那两只交叉地安放在已经死亡了的胸口上的手看起来像是新的。我曾经在她年迈的慈祥的胸膛上睡过觉，它曾哺育过我，也曾跳动着哄我入眠。

谁也没有来看她，这样倒更好。人死并不像财物一样可以均分。谁也不会来这里自找悲伤。

有人敲门，你出去了。

“你去看看，”我对你说，“在我的眼中人们的脸都模模糊糊的。你让他们走吧。他们是来要格雷戈里弥撒的钱的吗？她死时一文钱也没有留下。你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吧，胡斯蒂娜。不给她做这样的弥撒是不是她就出不了炼狱？进行裁决的人又是谁呢，胡斯蒂娜？你说我发疯了？发疯就发疯吧。”

你排在走廊上的那些椅子，直到我们雇人将她遗体埋葬的那一天仍然没有人来坐过。我们雇来的人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们汗流浃背地扛着与已无关的一件重物。他们以其职业所特有的耐心慢吞吞地放下棺木，用潮湿的沙土堆起了一座坟

墓，凉风吹拂得他们振起了精神。他们的目光是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的。他们说，该付多少钱，于是，你就像一个购物的顾客那样付款给他们。你摊开泪珠沾湿了的手帕，这块手帕给拧了又拧，挤了又挤，它现在包着送殡用的钱。

雇来的这些人一走，你就在她脸部安放过的地方跪下来，亲吻着这块土地。要不是我对你说："我们走吧，胡斯蒂娜，她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这里只是一个死去了的尸体。"那么，你会把那块土地吻成一个小土坑的。

"刚才说这一番话的人是你吗，多罗脱阿？"

"你说是谁？是我？我刚才睡了一会儿。还有人在吓唬你吗？"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是女人的声音，便以为是你。"

"女人的声音？你以为是我？一定是那个自言自语的女人，是那座大坟里的，她叫苏萨尼塔太太，她就埋葬在我们旁边。大概是潮气侵袭到她了，这会儿大概在梦中翻身呢。"

"她是什么人？"

"是佩德罗·巴拉莫最后的一个妻子。有的人说她疯了，有的人说她没有疯。她活着的时候就常常自言自语，这倒是真的。"

"她大概死了好久了吧？"

"嗯，是死了多年了。你听到她说些什么了？"

"是有关她母亲的一些事情。"

"可是，她压根儿就没有母亲……"

"不过她是在说这方面的事。"

"……那么，或许，至少她来时并没有将母亲带来。哦，请等一等，我想起来了。她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她们俩早就去世了。对，她母亲是害痨病死的。她是个脾气古怪的太太，常

常生病，和谁也不交往。”

“她也是这么说的，说她妈妈死时谁也没有去看她。”

“可她说的大概是什么时候？当然，只因为大家害怕传染上痨病，谁也不会上她家里待上一会的。这该死的女人倒还记得这些事情啦。”

“她是这么说的。”

“你再听到她说话时告诉我一下，我很想知道她说些什么。”

“你听到了吗？好像她又想说什么了，那里有细语声。”

“不，这不是她。这声音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这是男人的声音，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问题是这些死了年深日久的人，一旦受潮气的侵袭，就要翻身，就会醒来。”

“天堂是宽广的。那天夜里上帝和我同在。要不然，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复活的时候，已是夜间了……”

“你听得更清楚了吧？”

“是的。”

“……我全身是血，身子一伸直，我双手便沾上了在石头上四处流淌的血。这是我的血，大滩大滩的血。但我并没有死，我自己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明白，堂佩德罗并没有杀害我的意图，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他想了解一下我12年前有没有去过比尔麻约，在圣克利斯托瓦尔节，在一次婚礼上。在什么婚礼上？在哪个圣克利斯托瓦尔节？我拍击着我的鲜血问他：‘在哪一次婚礼上，堂佩德罗？’不，不，堂佩德罗，我并不在场。万一在场，也只是路过，可是，那纯属偶然……他并没有杀害我的意图。他只是如您们见到的那样让我成了跛子，如您们愿意的话，他还让我成为独臂人，但他没有杀死我。有人说从那时起，由于视力不正，我的一只眼睛斜视了，但我确实变得更富有男子气了。天堂是宽广的，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

“这是谁？”

“你会知道的，他是许多人中间的一个。自从他父亲遭人杀害后，佩德罗·巴拉莫杀死了许许多多人，听说他几乎把参加婚礼的人统统结果了性命。在那次婚礼上堂卢卡斯·巴拉莫是准备充当证婚人的。那颗子弹只是在弹回来的时候碰上他了，因为看样子事情是针对这位新郎的。由于永远也弄不清击中其父的这颗子弹来自何方，佩德罗·巴拉莫就来了个不分青红皂白，格杀勿论。这件事发生在比尔麻约山上，那个地方过去有几座小茅屋，现在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你瞧，现在是她在说话了。你年轻，耳朵好，注意听，等会儿把她讲的话告诉我。”

“她说的话听不懂。她似乎不在说话，只是在唉声叹气。”

“她叹什么气？”

“这谁知道呢。”

“总有个原因吧，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呻吟。你竖起耳朵听听。”

“她只是在叹息，仅此而已，也许是佩德罗·巴拉莫使她受磨难。”

“你别这样认为，他是爱她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一个女人。她嫁给他时已受尽了磨难，也许已经发疯了。他是那样地爱她，以至她死后他彻底地垮了，往后的日子他就成天地坐在一张皮椅上，眼睁睁地看着送她去墓地的那条道。他对一切均失去了兴致。他舍弃了他的土地，命令烧毁了他家的农具。有的人说，这是因为他活腻了，也有人说是由于他绝望了。反正是他把家里人都赶了出去，自己坐在皮椅上，脸朝着那条大路。

“自从那时起，土地荒废了，好像成了一片废墟。这些土

地无人管理后，虫害蔓延，满目疮痍，看上一眼就令人伤心。从那里到这里这整个地方人烟绝迹了。人们各奔东西，各找前程去了。我还记得那几天科马拉四处都能听到'再见了'的告别声。我们甚至认为，为离开这里的人们送行，这是一件愉快的事。人们是抱着还要回来的想法走的。走时他们把各种家具和眷属托我们照看。后来，有的人派人来接家眷，却没有来要家具。再往后他们似乎将村庄和我们均忘记了，甚至连他们的东西也忘记了。我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才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些人留下来是为了等佩德罗·巴拉莫死。据他们说，佩德罗·巴拉莫曾经答应死后由他们继承产业。有些人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住在那里。可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他还是活着，好像是个驱赶鸟儿的稻草人，守着半月庄这块土地。

"正当他行将就木的时候，打起仗来了。打的是什么'基督之战'①。军队把留在村里的那少数几个人都消灭了。我正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从那时起，就从来没有人和我作过伴。

"这都是堂佩德罗的主意和他那好斗的灵魂造成的结果。而这一切又仅仅是由于死了他那个叫苏萨尼塔的女人。他是不是爱她，你该想象得出来了吧。"

说话的人是富尔戈尔·塞达诺。

"老爷，您知道是谁在这一带游荡吗？"

"谁？"

"巴托洛梅·圣胡安。"

"他要干什么？"

"我也是这样在自问，他来干什么？"

"你没有调查过吗？"

"没有。有必要说一下情况。他没有找房子，直接到您旧

① 指基督派的暴乱。1926—1928年卡雅斯任总统期间，教会与墨西哥政府之间发生冲突，酿成内战。

居去了。他在那里下马后，搬下行李，好像您事先早已把房子租给了他似的。至少我看起来他有这个把握。”

“那你是干什么的，富尔戈尔？你不调查一下发生的事？你不是负责这方面的事情的吗？”

“我刚才说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您认为需要，我明天就去调查清楚。”

“明天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我来负责处理他们的事。他们两人都来了吗？”

“来了，他和他女人都来了。可您怎么会知道的？”

“那女人不会是他女儿？”

“根据他对她的态度，倒更像是他老婆。”

“你去睡吧，富尔戈尔。”

“如果您允许的话。”

“我等你回来已等了三十年了，苏萨娜。我希望得到所有的一切，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得到能取得的一切，这样，除了你的愿望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愿望了。我曾经多少次邀请你父亲重新住到这里来。我对他说，我需要他，为此，我甚至不惜采用欺骗的手段。

“我答应任命他为管家，只要能再次见到你。而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呢？‘他没有答复’，送信人总是这样对我说。‘堂巴托洛梅先生每当我把信交给他的时候，就撕掉了。’从这送信的小伙子口中我知道你已结了婚，不久，我们又获悉你已守寡，又去与你父亲作伴了。”

接着是一片寂静。

“这送信人来来往往，每次回来总是对我说：

“‘我找不到他们，堂佩德罗。人们对我说，他们已离开了莫斯科塔。有人对我说他们去这儿了，又有人说他们去那儿

了。’

“我对他说：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就是大地将他们吞了也要找到他们。’

“直到有一天送信人来对我说：

“‘我走遍了整个山区，打听堂巴托洛梅·圣胡安的藏身之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他躲在一个山窝里，住在一个用树干撑起来的小洞中，就是在拉安特罗梅达的废矿那里。’

“当时刮起了阵阵怪风。听说有人搞武装暴乱，谣言也传到了我们这里。这就使你父亲到这里来了。他在信中对我说，他想把你带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这倒不是为他本人着想，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觉得天门已开，我精神十足地向你奔去，想使你充满愉快，充满我的哭声。我哭了，苏萨娜，当我知道最终你将回来的时候。”

“苏萨娜，有些村庄具有一种不幸的滋味。和一切陈腐的事物一样，只要吮吸了那一点点陈腐、麻木、贫困而微弱的空气，人们就会把它们辨认出来。这个村庄就是其中之一。

“你还记得吗？在我们来这里之前的那个地方，你至少可以看看一些事物（例如云、鸟儿和苔藓）是如何发生的，以此进行自娱。正这里正好相反，你只能闻到那种好像到处散发着的黄色的酸味，因为这是一个不幸的村庄，一切都沾上了不幸。

“他要我们回去，还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们住，把我们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我们不应该感谢他。由于待在这里，我们成了不幸的人，因为在这里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拯救。我早已感觉到了这一点。

“你知道佩德罗·巴拉莫向我提出了什么要求？我当时就

想到他不会白白地给我们这些东西的。我打算替他干活，以此偿还他的这笔债，因此这笔债我们总得以某种方式偿还给他。我跟他详细地谈了谈拉安特罗梅达矿的情况，并使他明白，只要有好的经营管理，这矿是有可能办好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我对你的那个矿不感兴趣，巴托洛梅·圣胡安。我从您那儿希望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是您的女儿。这是您给我干的最好的活儿。'

"如此说来，他爱上你了，苏萨娜。他说你俩小时候是青梅竹马，他很了解你。又说你们小时候甚至一起在河里洗过澡。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事，要是知道了，早就一刀将你砍死了。"

"对此我并不怀疑。"

"对此我并不怀疑这句话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这么说你是准备和他睡觉了？"

"对，巴托洛梅。"

"你难道不知道他已经结过婚，有无数的女人吗？"

"知道，巴托洛梅。"

"别叫我巴托洛梅，我是你父亲！"

巴托洛梅·圣胡安是个已故的矿主。苏萨娜·圣胡安是拉安特罗梅达矿一个已故矿主的女儿。她看得很清楚。"我得到那里去死。"她心里想。接着，他说：

"我已跟他说过，你虽然是个寡妇，但仍然跟你丈夫生活在一起，或者说，至少你的行为是这样的。我想劝他舍弃那个念头，但我和他谈话时，他就对我怒目而视，而一提起你的名字，他就闭上眼睛。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十足的坏东西。佩德罗·巴拉莫就是这样的人。"

"那我是谁呢？"

“你是我女儿，是我的，是巴托洛梅·圣胡安的女儿。”

苏萨娜·圣胡安头脑中的思想开始动起来了。初时动得很慢，后来又停滞不动，继而突然奔驰起来，以致最后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不对，这不是真的。”

“这个世道啊，它从四面八方把你压得紧紧的，要把我们压成齑粉，将我们弄得粉身碎骨，仿佛要用我们的鲜血浇洒大地。我们干了些什么了？为什么我们的灵魂遭到腐蚀？你妈妈说过，上帝至少还会对我们发点慈悲。你不接受这种慈悲，苏萨娜。你为什么不承认我是你的父亲？你发疯了吗？”

“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吗？”

“你疯了？”

“当然是的，巴托洛梅。你还不知道？”

“富尔戈尔，你知道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我甚至认为我已永远地失去她了，但我现在不想再度失去她。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富尔戈尔？你告诉她父亲，叫他继续去开他的矿。在那边……我想在那些谁也不会去的地区搞掉这老东西会容易些。你认为怎样？”

“可能会容易些。”

“我们需要这样做。一定要让她成为孤女。我们有义务保护别人，你认为怎样？”

“我看这并不难。”

“那就干起来吧，富尔戈尔，你就干起来吧。”

“要是让她知道了怎么办？”

“谁会去告诉她呢？这里只有你我两人知道，告诉我，我俩谁会去告诉她呢？”

“我可以肯定谁也不会告诉她的。”

“你别说‘我可以肯定’这几个字，马上把这几个字去掉，这样，你就会发现百事顺利。你别忘了那次找到拉安特罗梅达矿是颇不容易的。你叫他仍然去那里干活，叫他去，还可以回来，可千万不要使他产生把女儿也带走的念头。她在这里，由我们替他照料。他在那边工作，他的家在这里，他可以来看看。你就这样对他说，富尔戈尔。”

“您这么干，再次使我高兴，老爷，看来你的精力又旺盛起来了。”

科马拉山谷的庄稼地里下起雨来，细雨濛濛，这在当地是罕见的，因为那里只下雷阵雨。这一天是星期天。从阿邦戈来的印第安人带来了一挂挂的甘菊花、迷迭香和一捆捆的麝香草。他们没有带松明，因为松明给雨淋湿了；也没有带橡树土，由于雨多，橡树土也给雨淋湿了。他们把花草放在拱门下，等候人来买。

雨继续不断地下着，地上积起了泥水坑。

在玉米已破土出苗的地垅里，雨水流成了一条条小河。人们今天没有来赶集，他们正忙于开挖地垅，让雨水淌走，免得冲坏那些幼嫩的玉米苗。他们三五成群地走着，在那被水淹没了的土地上淌着水，冒着雨用锹扒开软土，用双手固定玉米苗，竭力把它们保护好，让它们能不费劲地长起来。

那些印第安人仍在等待顾客。这天天气不好，他们很难过，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身披湿淋淋的“蓑衣”，这时都在发抖。这倒不是由于天冷，而是害怕。他们注视着濛濛细雨，又看看那阴云密布的天空。

没有一人来买货，村庄好像是空的。来时妻子要他们买点缝补衣服的线和糖回去，可能的话，要是有货，还要他们买一

个过滤酒糟的筛子。时间越接近中午，他们那件蓑衣被雨水浸泡得越是沉重。他们在聊天，说笑话，纵声大笑。被雨露淋过的甘菊花显得分外鲜艳。他们想："要是我们带点儿布尔克酒①来就好了。可是，龙舌兰的幼芽都被水淹没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胡斯蒂娜·迪亚斯打着伞，从通向半月庄右边的那条街走来，她边走边绕开地上哗哗淌着的水流。走过大教堂拱门口的时候，她用手划着十字。她跨进大门，那些印第安人回过头来看她。她看到大家的目光好象在仔细地打量着她。她在第一个摊位前面站住，买了十个生太伏的迷迭香叶子就回去了。那一大堆印第安人的目光都一齐注视着她。

"这阵子什么东西都很贵，"在回半月庄的路上她说，"这可怜巴巴的一小捆迷迭香都要10个生太伏，连闻一下气味都不够。"

天黑时，印第安人收了摊子，背起沉重的花草冒雨走了。路过教堂时，他们在圣母面前作了祈祷，还留下一束麝香草作为供品，然后，径直朝他们由之而来的阿邦戈走去。他们说："改日我们再去那里吧。"一路上他们说着笑话，还不时地纵声大笑。

胡斯蒂娜·迪亚斯走进苏萨娜·圣胡安的卧室，把迷迭香放在墙边的托架上，拉上了窗帘，挡住了光线，里面黑洞洞的只能看到一些影子，只能靠猜测。她估计苏萨娜·圣胡安正在睡觉，她希望她能一直睡下去。她感到她是睡着了，便很高兴。可是，正在这时她却听到了一声遥远的叹息声，它好像从那间空洞洞的房间的某个角落里发出的。

"胡斯蒂娜！"有人叫她。

---

① 用龙舌兰汁发酵制成的酒，产于墨西哥等地。

她回过头来一看，没有见到什么人，但觉得有一只手搁在她肩上，耳边还听到呼吸声。一个声音在偷偷地说："你离开这里吧，胡斯蒂娜，整理一下你的东西走吧，我们不需要你了。"

"她需要我，"她挺了挺身子说，"她有病，需要我。"

"现在已不需要你了，胡斯蒂娜。我将留在这儿照料她。"

"是您吗，堂巴托洛梅？"她没有等他回答，便大叫一声。这叫声一直传到了从田野里回来的那些男男女女的耳中。他们说："这好像是人在嚎叫，但又好像不是任何人的声音。"

雨声平息下去了，但不管怎样，还能听到。雨滴像冰雹一样落下来，纺出了一条条生命之线。

"你怎么啦，胡斯蒂娜，为什么叫喊？"苏萨娜·圣胡安问道。

"我没有叫喊，苏萨娜，你刚才一定在做梦。"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从来不作梦的。你们也不照顾我一下，我一点也睡不着。昨夜你没有把猫撵出去，它弄得我睡不好觉。"

"它是跟我睡的，睡在我两腿中间。这猫全身都淋湿了，我可怜它，就让它睡在我的床上。它可没有发出响声呀。"

"不，声音倒没有发出来，但它一夜都在耍马戏，从我的脚上跳到头上，还轻轻地咪咪叫，好像是饿了。"

"我把它给喂饱了的，它一夜都没有离开我。苏萨娜，你又在胡言乱语了。"

"告诉你，它整夜在我身上跳来跳去，吓唬我。你那只猫虽挺可爱，但我睡觉时却不喜欢它。"

"你见到幻觉了，苏萨娜，问题就在这里。等佩德罗·巴拉莫来，我要对他说，我受不了啦。我要对他说，我要走，总

会有好人给我活儿干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疯疯癫癫，也不会像你这样尽折腾人。我明天就走，把我的猫也带走，这样，你就安静了。”

“别走，你这个该诅咒的该死的胡斯蒂娜！你哪儿也别去，因为你永远也找不到有人像我这样地喜欢你。”

“不，我不会走的，苏萨娜，我不会走的。你很明白，我是在这里照料你的。你就是让我去亵渎神灵也不要紧，我要永远照料你。”

从苏萨娜一生下来她就照看她了。她抱着她，教她走路，教会她跨出了她永远难忘的那几步。她见到她的小嘴巴长大了，“像糖果”一样的眼睛变大了。“薄荷糖，蓝又蓝，绿又绿，黄又黄，薄荷香叶包着糖。”苏萨娜咬她的大腿，她让她吮吸她那干瘪的像玩具一样的乳头，逗她玩儿。她对她说：“玩吧，玩你这小玩具吧。”她差一点把她给压扁压碎呢。

外面是落在香蕉叶子上的雨声，听起来，雨水好像在地上的积水里沸腾。

床单受了潮，冷冰冰的。排水沟里的水在汹涌咆哮，水沫四溅，这些管道因日日夜夜地工作着，显得疲惫不堪。倾盆大雨激起了无穷的水泡，激流在不停地奔流着。

午夜。外面的流水声盖过了别的一切声音。

苏萨娜·圣胡安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又慢条斯理地站直了身子，然后离开床铺。那个沉重的东西又出现了，在她的双脚上，在她的身边走过，试图碰到她的脸庞。

“是你吗，巴托洛梅？”她问。

她听到门在吱吱作响，好像有人在走进走出。接着只听到那永无休止的冷冰冰的雨声，雨珠在香蕉树上滚动。雨水在沸腾。

她睡着了，一直睡到曙光照亮了沾满露水的红砖时才醒。

这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是个灰濛濛的早晨。她叫喊道：

“胡斯蒂娜！”

她好像早就在那里一样地立即出现了，身上裹着一条毯子。

“有什么事吗，苏萨娜？”

“猫，猫又来了。”

“可怜的苏萨娜呀。”

胡斯蒂娜抱着她，苏萨娜偎依在她的怀里，等到她抬起头来，便对她说：

“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对佩德罗·巴拉莫说的，你对我很好，你那只猫吓唬我的事我一句也不提。你别这样，胡斯蒂娜。”

“你父亲死了，苏萨娜，是前天晚上去世的。今天有人来说，这事已经了结了，人们已将尸体埋葬了。人们说，因为路途遥远，没有能将遗体运到这里来。就在你只孤苦伶仃一个人了，苏萨娜。”

“这么说，刚才就是他了，”她笑了笑，“原来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呀，”她说，又笑了笑。

许多年前，当她还是孩子时，他对她说：“下去吧，苏萨娜，把你见到的东西告诉我。”

她系住绳索往下吊，绳索勒伤了她的腰，两只手淌着血，但她不能松开，因为这绳索可是她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的纽带。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爸爸。”

“你好好地找一找，苏萨娜，一定得找到点东西。”

他拿灯照着她。

“我什么也看不见，爸爸。”

“你再下去一点，一着地就告诉我。”

她先是钻进木板中间开的一个洞，然后在木板上走，这些木板已年深日久，支离破碎，腐朽不堪，还沾满了粘乎乎的烂泥。

“苏萨娜，你再下去一点，就会找到我对你说的那个东西。”

她像荡秋千一样往下垂，两只脚摇来晃去地垂到了底部，“下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再往下一点，苏萨娜，再往下。告诉我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她两脚一着地就吓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灯影在晃动，灯光照过她的身边。上面的叫喊声使她打了个冷战：

“你把下面的那个东西拿给我吧，苏萨娜。”

她把那颗头颅骨抓在手中。当灯光照到她的全身时，她又松手丢下了它。

“这是个死人的头颅骨。”她说。

“在它边上你还可以找到点别的东西。你把找到的东西全都拿上来给我。”

尸体都散成几块骨头了，腭骨像用糖制成一样地脱落下来。她把一块块骨头递给他，连手指脚趾骨都给了他；接着，又把一个个关节给了他。她先是给他头颅骨，那圆圆的像球一样的头颅一到他手中便散开了。

“你再找一找，苏萨娜，还有钱，是圆圆的金币。你要找到它们，苏萨娜。”

她当时不知道金币是什么东西，只是在好多天后，在冰雪中，从她那父亲冷冰冰的目光中才知道。

因此，现在她笑了。

“我知道是你，巴托洛梅。”

一看到她先是微笑，接着又是纵声大笑，倒在她胸口哭泣的可怜的胡斯蒂娜只好站起身来。

外面还在下雨，那些印第安人早已走了。那天是星期一，科马拉这个谷地仍然沉浸在一片雨海中。

这几天，每天都不停地刮风。这一阵阵风带来了雨。雨已离去，风却留了下来。田野里玉米已经长出了叶子，它们躺在地垅里躲避大风。这风在白天并不太大，只是吹弯了常春藤，吹得屋顶上的瓦片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可是，一到夜间，风就咆哮起来，长时间地怒吼着，大块大块的乌云默默地飘过去，低得好像要擦着地面一样。

苏萨娜·圣胡安听到大风拍打着窗户的声音。她把双臂枕在脑后躺着，思索着，倾听着夜间的嘈杂声，倾听着黑夜如何被夜风吹来吹去，一点也不宁静。接着，大风又戛然而止。

门开了，一阵风将灯吹熄，眼前漆黑一团。于是，她停止了思索。她感到有人在细声细气地说话；接着，又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心律不齐地跳动。透过她那双闭着的眼睛，她依稀地看到了灯火。

她没有张开眼睛，头发散乱地盖在脸上。灯光照得她嘴唇上的汗珠闪闪发亮。她问道：

“是你吗，神父？”

“我是神父，孩子。”

她微微睁开眼睛，看到天花板上有个黑影，它好像穿过了她的头发，黑影的头脑就在她的脸部上面。那模糊不清的人影就在她的面前，在她那细雨一样睫毛的后面。灯光是散漫的，在那个人影的胸口有一束灯光，像是一颗小小的心脏，犹如闪烁的火焰在跳动。“你的心难过得正在死去，”她想，“我知道你是来告诉我弗洛伦西奥已经死了，不过，这件事我已经知

道了。你不要为他们忧虑，也不要为我断肠。我已把自己的痛苦埋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可不要让你的心脏熄灭。”

她直起身躯，拖曳着它，来到雷德里亚神父的身边。

“让我怀着极度的悲伤来劝慰你！”他用双手遮着烛光说。

雷德里亚神父让她走近自己，看她用两手护着点燃的蜡烛。接着，她又将脸贴到燃烧着的烛芯，直至闻到了烧焦了的肉味才迫使他推了她一把，并一口气将烛光吹灭。

于是，再次陷入黑暗中，她跑过去躲在床单下。

雷德里亚神父对她说：

“我是来安慰你的，孩子。”

“那就再见了，神父，”她回答说。“你别再来了，我不需要你。”

她听到脚步声渐渐离去，这种脚步声总给他留下了寒冷、颤抖和恐怖的感觉。

“你既然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来看我？”

雷德里亚神父关上门，迎着夜风过去。

风还在刮着。

一个绰号叫“结巴”的人来到半月庄，打听佩德罗、巴拉莫。

“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想跟、跟他谈谈。”

“他不在。”

“等、等他回来告、告诉他，我是从堂富尔戈尔那、那里来的。”

“我这就去找他，可你得等几个小时。”

“请告诉他，有急、急事。”

“我会告诉他的。”

那个绰号叫“结巴”的人在马上等候。过了一会儿，他从未见过面的佩德罗·巴拉莫就站在他面前了。

“有什么事吗？”

“我得直、直接跟老爷讲。”

“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啊，就、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人杀死了堂富尔戈尔·塞、塞达诺。我和他在一起，朝‘垃圾坑’这、这个方向走去，想、想看看为什么那儿缺水。正好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帮子人拦住了我们去路。从人、人群中出现一个人的声音：‘我认识此人，他是半、半月庄的管家。’

“对我他们都没有在、在意。对堂富尔戈尔他、他们惹得他发、发起火来。他们对他说，他们是革、革命党，是为您的土、土地来的。‘快、快跑！’他们对堂富尔戈尔说，‘快去告、告诉你家老爷，说我们在那边见面！’他把魂都吓、吓没了。由于他身体挺、挺重，跑得不快，但还是跑了。在马跑、跑的过程中，他给打死了。死时一、一条腿在马上，一条腿在马下。

“这时，我连动也没有动、动一动。我等着天快黑、黑下来，就上这儿来向您报、报告发、发生的事。”

“你现在还等什么？干吗不走？快去告诉这些家伙，我就在这里恭候他们。有什么事请他们来跟我说。不过，你先到冈萨格拉辛拐一下，你认识蒂尔夸脱吗？他可能在那里。告诉他，我要见他。你对那些老兄就告诉他们，我在这里等候他们，叫他们有时间就来。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革命党？”

“我也弄、弄不清，他们是这样称、称呼自己的。”

“你告诉蒂尔夸脱，我急需他来。”

“我一定照办，老、老爷。”

佩德罗·巴拉莫回到办公室，将自己关在里面。他感到自己已年老力衰。富尔戈尔倒并不使他难过，因为他终究是个入土

半截的人了。他这辈子总算贡献了他能贡献的一切。他办事勤快，这也是符合他的身分。“不管怎么说，让这些疯子来尝尝蒂尔夸脱的厉害吧。”他想。

他更记挂起苏萨娜·圣胡安来了。她成天躲在房间里睡觉，醒着时也好像在梦中。昨天夜里他一夜都靠墙站着，借助台灯微弱的灯光，注视着苏萨娜不断地翻动的身躯，注视着她那张汗涔涔的脸，看着她的双手在抖动床单，挤压着枕头，一直把枕头都压扁了。

自从让她住到这里来后，他每夜都是这样痛苦地在她身边度过的，总是带着无穷无尽的不安和焦虑。他常自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总会结束的吧，他等待着。万事都有个尽头。任何一种回忆，不管怎样强烈，总有一天会消失。

要是他至少能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内心折磨她，使她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好象要撕裂她，使她成为无用之人，那该多好啊。

他原来以为是了解她的。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她知道自己是他世界上最爱的女人，难道有这点还不够吗？此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她可以带着能使其他的一切回忆都消失的这样的想象离开人世，难道这还不够吗？

但是，苏萨娜·圣胡安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佩德罗·巴拉莫永远也不知道的一件事。

“在那热烘烘的沙滩上我的身体感到很舒服。在海风的吹拂下，我闭着眼睛，张开双臂，伸开双腿。大海就在我对面，离我很远。涨潮时，几乎没有在我的双脚上留下泡沫的痕迹……”

“现在讲话的就是她，胡安·普雷西亚多。别忘了将她说的话告诉我。”

“……天色还早。大海的浪涛上下翻滚。浪花消失了，大海明净似镜，碧绿的海水静静地随波而逝。

“‘在大海里我只会脱光衣服洗澡，’我对他说。第一天他跟我一起脱光了衣服。从海里出来时，他身上闪着一片磷光。那时候没有海鸥，只有那些人们称为‘丑嘴巴’的鸟儿，叫起来声音好像打鼾一样。太阳出来后，它们就不见了。第一天他跟着我，即使有我在，他仍然感到孤单。

“‘你好像一只丑嘴巴，只不过是这些鸟中的一只而已。’他对我说，‘夜间我更喜欢你，那时在黑暗中我们俩同床共枕，同盖一条被单。’

“他走了。

“我回来了，我总是要回来的。大海浸湿了我的脚踝，后来退走了；大海还浸湿了我的双膝和大腿，以其柔软的手臂搂住我的腰，在我的胸部旋转；它还搂住了我的脖子，压住我的双肩。这样，我就全身沉溺在大海里。于是，在它的拍击下，我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它，被它轻柔地占有了。

“‘我喜欢在大海里洗澡。’我对他说。

“可是，他不懂这意思。

“翌日，我又在大海里沐浴净身，将我献给海浪。”

傍晚，那一帮子人出现了。他们带着卡宾枪，斜挎子弹带。一共有近二十人。佩德罗·巴拉莫请他们吃饭。他们连帽子也不脱便坐在桌边，默默无言地等着。给他们端来巧克力时，只听到他们喝巧克力的声音；端上菜豆后，则又听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嚼食玉米饼的声音①。

佩德罗·巴拉莫注视着他们，他连一张脸都不认识。蒂尔夸脱就在他身后的暗处等候着。

① 玉米薄饼卷菜豆是墨西哥人喜爱的主食。

"老板们"，他见他们已吃完晚饭，对他们说，"我还有什么可以为诸位效劳的吗？"

"这顿饭是你作的东？"其中的一个用一只手扇着风说。

但另一个人打断他说：

"这儿应该由我来说话。"

"请说吗，我能为您们效什么劳？"佩德罗·巴拉莫又问。

"如您见到的那样，我们举行了武装起义。"

"还有呢？"

"这就够了，您认为还不够吗？"

"可是，您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别人也在这么干嘛，您还不知道？请您等我们一会儿，等上面的指令来，到那时我们再替您打听打听起义的原因。眼下的问题是我们已来到这里了。"

"原因我知道，"另一个人说，"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来告诉您。我们是起来造政府的反和你们这些人的反的，我们都已经受够了。我们造政府的反是因为它卑鄙，造你们的反是因为你们都是些恶棍、土匪，是油光满面的强盗。对政府老爷们我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拿子弹去跟他们说要说的话。"

"你们干革命需要多少经费？"佩德罗·巴拉莫问，"我也许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这位先生说得对，佩尔塞卫兰西奥。刚才你不该信口雌黄。我们是得找个财主跟我们合伙，给我们点经费，还有比这位先生更合适的人吗？喂，卡西尔多，我们需多少钱？"

"凭他的好心，愿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这家伙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趁我们在这里，狠狠地敲他一笔，让他连吃进肚子里的炒玉米也给吐出来。"

"冷静点，佩尔塞卫兰西奥，叫他自觉自愿，更能达到目

的。让我们来取得一致意见。你说说，卡西尔多。”

“我算了一下，我想我们开始时要有那么二万左右比索就不错了，你们认为怎么样？可这位先生既然这么愿意帮助我们，谁知道他是不是认为这个数字太少了。我们就要五万吧，同意吗？”

“我给你们十万比索，”佩德罗·巴拉莫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人。”

“那好，我再借给你们三百人，以加强你们的力量。一星期后，你们就会有人有钱。钱我如数奉送，人只是借用。一旦你们用不着他们了，就让他们回到这儿来。这样行吗？”

“这还有什么不行的。”

“那就八天后再见吧，先生们。认识你们，我非常高兴。”

“好，”走在最后的那个人说。“请您记住，您要是不实现诺言，您就会听到佩尔塞卫兰西奥的名字。这是本人的名字。”

佩德罗·巴拉莫伸出手和他告别。

“你说这些人中间谁该是长官？”事后他问蒂尔夸脱。

“我认为是那个站在中间的连眼睛也不抬一抬的大肚汉子。我想是他……我是很少弄错的，堂佩德罗。”

“不，达马西奥①，这长官是你。怎么啦，你不想去造反吗？”

“虽说我这个人爱热闹，这次却晚了一步。”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都知道了，也用不着我再嘱咐你。

---

① 蒂尔夸脱的真名。

你快凑上三百个信得过的小伙子，跟这些叛逆者会合在一起。你告诉他们，你带去了我答应给他们的人。其余的事怎么办，你以后会知道。”

“那怎，有关经费的事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也由我交给他们吗？”

“我给他们每个人十个比索，由你带去，这些钱是作急用的。你告诉他们，余款都存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时取用。他们东奔西颠的带这么多钱也不合适。顺便问你一下，你喜欢石门那个小牧场吗？好吧，从现在起，这个小牧场就是你的了。你给科马拉的那个律师赫拉尔多·特鲁西略捎个信去，就让他马上将这份产业转到你的名下。你的意见呢，达马西奥？”

“这还用问吗，老爷？不管您给不给我这个牧场，我都会心甘情愿地干这件事的。您好像还不了解我们的。不管怎么样，我感谢您的恩赐。这样一来，至少在我找人去闲聊时，我老伴有事可干了。”

“还有，你顺便再赶几头奶牛去，这牧场缺少的就是生气。”

“赶驼牛不要紧吧？”

“你挑选你喜欢的。再估计一下你女人能不能照看得了。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我们的事情。你得想办法不要离开我的地盘太远，这样，别的地方来的造反者一看就知道这儿已有人占领了。有什么事，有什么新情况，随时来见我。”

“再见吧，老爷。”

“她在说些什么，胡安·普雷西亚多？”

“她说她那时把双脚藏在他两腿中间。她的脚冷得像冷冰冰的石头，放在他的大腿里像搁在烤面包的炉子里一样暖和。她说他咬着她的双脚，对她说，她的脚象是在炉子中烤过的面

包。她蜷曲着身体躺在床上，竭力往他身上挤。当她感到自己的肉体被弄破时，她觉得自己消失在虚无飘缈中。她那肉体像地垅一般被一枚钉子划开，这枚钉子先是炽热的，继而是温暖的，后来又是甜丝丝的。它重重地刺着她那柔软的肉体，越钉越深，越来越深，一直钉得她呻吟起来。不过，她又说他的死使她更为痛苦。她说的就是这些。”

“她指的是什么人？”

“一定是指比她死得早的那个人。”

“这个人会是谁呢？”

“不知道。她说他回来得很晚的那天夜里，她还以为他已在深夜或清晨回来了。她几乎没有发觉他还未回来，这是因为她虽是一个人睡，她那双冷冰冰的脚还好像被裹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好像是什么人将它们裹在某一物体内，使它们暖和起来。她醒来时，发现两只脚包在一张报纸里，这张报纸是她在等他回来时读过的，后来因为太困倦了，便掉在地上了。有人来告诉她说他已经死了的那个时候，她的两只脚还包裹在报纸里。”

“埋葬她的那具棺材一定很破旧了，因为好像听到木板咯吱咯吱的声音。”

“是的，我也听到了。”

这天晚上又作起那些梦来。为什么总是回忆起这么多往事？为什么不只是梦见死亡和那过去的轻柔的音乐？

“弗洛伦西奥死了，太太。”

那个人有多长啊！有多高啊！他的声音很硬，像最干燥的泥巴那样干巴。他的形象模糊不清，或者是后来变模糊的吗？好象在他与她之间隔着一层雨幕。“他刚才说了些什么？弗洛伦西奥？他说的是哪一个弗洛伦西奥？是我的那个吗？哦，我

为什么不哭？为什么不沉浸在泪海中，以洗刷内心的忧伤？上帝啊，你不存在了！我曾求你保佑他，替我照料他。我祈求过你的，可你除灵魂外，别的事都不管，而我爱的是他的身躯，他那赤裸裸的情炽似火的身躯。欲火在燃烧，他紧紧地搂着我颤抖的胸膛和双臂。我透明的身体悬挂在他的身体之上，我的轻盈的身躯被他有力地托起然后又放开。现在没有了他的嘴来亲吻，我的嘴唇又能干什么？我对我的痛苦的嘴唇又能做些什么？”

在苏萨娜·圣胡安站立在门边，不安地转动着身子的时候，佩德罗·巴拉莫凝视着她，数着那个历时很久的梦，一共经历了多少秒钟。灯油已在爆火花，越来越微弱的火苗在眨着眼，很快就要熄灭。

假如她内心感到的只是痛苦，而不是那些令人不安的梦，不是那些没完没了的疲惫不堪的梦，那么，他还是可以给她找到某种安慰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样想。他目光盯视着苏萨娜·圣胡安，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倘使随着他用来看她的那微弱的灯光的熄灭，她的生命也熄灭了，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尔后，他轻轻地关上门出来了。门外那新鲜的夜间的空气使佩德罗·巴拉莫摆脱了苏萨娜·圣胡安的形象。

拂晓前不久，她醒来了；全身汗涔涔的。她把沉重的毯子推到地上，甚至把暖烘烘的被单也挣开了。这样一来，她便赤身露体地躺在床上，身躯被晨风吹得凉丝丝的。她叹息了一声，接着便又进入了梦乡。

几个小时后雷德里亚神父来看她时的情景就是这样：赤身露体地睡着了。

“您知道吗，堂佩德罗，蒂尔夸脱给打败了？”

“我知道昨夜交了火，因为只听到乱哄哄的声音，可别的事我就不清楚了。这是谁跟你说的，赫拉尔多？”

“有几个伤兵来到了科马拉，我女人帮助他们包扎伤口。他们自称是达马西奥的人，伤亡很大。好像是和一些自称是比亚① 派的人遭遇上了。”

“真够呛，赫拉尔多！我倒霉的日子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打算走，堂佩德罗，去萨约拉，我打算重新在那儿安家。”

“你们这些干律师的人有这个好处：只要不砸烂你们的脑袋，头脑中的这分产业可以随身带到任何地方去。”

“别这样认为，堂佩德罗，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呢。再说，离开像你这样的人心里也不好受，这儿对我的尊重真叫人恋恋不舍。人活着就是在每时每刻毁灭我们的世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您希望我把那些文书契约放在什么地方？”

“别留下了，你带走吗。你是不是到了那里就不能兼管我的事了？”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堂佩德罗。我衷心地感谢您。不过，我得说明一下，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有些情况很特殊……比如说……那些只有您才能看到的契约，若落到了别人的手里，便会产生不良的结果。最保险的办法还是放在您的身边。”

“你说得对，赫拉尔多。你就把文件留在这里吗，我来将它们烧掉。有文契和没有文契还不是一回事，谁会来和我争夺我拥有的产权？”

“毫无疑问，谁也不会这样做，堂佩德罗。谁也不会这样

① 潘乔·比亚，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军领袖。

做的。告辞了。"

"你跟上帝走吧，赫拉尔多。"

"您说什么？"

"我说让上帝陪着你走。"

赫拉尔多·特鲁西略律师慢吞吞地走了出去。他已年迈，但还没有老到走起路来这么步履蹒跚，没精打采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在等佩德罗·巴拉莫给他一笔酬金。他曾替堂佩德罗的父亲堂卢卡斯（愿他安息）效过劳；以后又给堂佩德罗出过力，现在还为他出力；同时，他又替堂佩德罗的儿子米盖尔办过事。他确实是在等一笔犒劳金，等待着佩德罗大大地、厚厚实实地报答他一番。他来这里时对妻子说过：

"我向堂佩德罗辞行去了，我知道他会报答我的。我想说的是，拿到他给我的钱后，我们就可以在萨约拉安居乐业，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了。"

可是，为什么女人们总是疑虑重重？是她们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还是怎么的？她竟不确信他能得到报答。

"你想抬起头来，没有那么容易。你从他那里连一个子儿也捞不到。"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知道。"

他继续朝门口走去，竖起耳朵，等待着佩德罗叫他回去："哪呀，赫拉尔多！你看把我烦得都顾不上你的事了。你给我做的好事是难以用金钱来报偿的。收下这个吧，只是一点小意思。"

但是，他没有叫他回去。他走出了门，解开拴在树枝上的缰绳，跨上马鞍，慢吞吞地骑着马。他尽量不走得太远，以便听到有没有人呼唤他。他径直朝科马拉走去。当他发现半月庄已消失在他身后时，心里想："要是向他借一笔款，这也太降

低我的身价了。”

“堂佩德罗，我又回来了，我对我自己的行为也不满意。往后我仍然乐意经管你的事务。”

说完，他又在佩德罗·巴拉莫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在不到半小时前，他也是在这里的。

“好吗，赫拉尔多，文件就在你刚才丢下的这个地方。”

“我还想……开销……搬家费……我想预支点酬金，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再外加一点儿……”

“五百比索行吗？”

“能不能再加一点，比如说，再加那么一点点？”

“一千行不行？”

“要是五……”

“五什么？五千比索？我没有这么多钱。你很明白，我的钱都花在投资上了。购买土地呀，牲口呀，这你是知道的。你拿一千比索吗，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更多的钱了。”

他低下头思索起来，耳中听到佩德罗·巴拉莫在写字台上数钱时银币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他回想起老是拖欠他酬金堂卢卡斯；回想起堂佩德罗，他又欠他一笔帐；他还回想起他的儿子米盖尔，这小子使他受了多少窝囊气！

他使米盖尔免进牢房少说也有十五次之多，如果不超过这个数字的话。还有杀害那个男子的那件凶杀案，那被害人姓什么来着？雷德里亚，对，他是这个姓，死者姓雷德里亚，有人在他手里放了一支手枪，这可把米盖里托给吓坏了，尽管事后他又觉得好笑。光是这件案子，如果依法提交法庭判决，堂佩德罗要花多少钱哪。还有那些强奸案呢。别小看这些案子，他不知为此掏了多少次私人腰包，免得让那些被害者把事情张扬开去。“你还是给自己留点面子吧，你都快有个傻小子了！”

他总是这样对她们说。

“拿去吧，赫拉尔多，把钱保管好，钱用完了是不会再生的。”

正在沉思中的他回答说：

“对，死人也不会再生的。”他又说了一句，“真是不幸。”

离天亮还有不少时间。天上满天星斗，在深夜里，星星显得分外亮堂。月亮出来了一会儿又隐没了。这是个令人忧伤的月夜。谁也没有去瞧那月亮，谁也没有理睬它。月亮扭歪着脸蛋，在天上待了一会儿，没有发出亮光，就躲到小山后面去了。

远处，公牛的哞哞声在黑暗中消失。

“这些畜生从不睡眠，”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说。“它们像魔鬼一样从来不睡觉。魔鬼总是四处奔走，寻找亡魂，把它们送进地狱”。她在床上翻了个身，将脸靠近墙。这时，她听到了敲打声。

她屏住呼吸，睁在眼睛。她再次听到三下干巴巴的敲打声，好象有人在用手指节敲墙。不是在她身边，还要远一点，但就在这堵墙上。

“上帝保佑！这三击不会是圣帕斯瓜尔·帕依隆① 的吗，这是来告诉他的某一信徒，他的死期已经来临。”

她自己因得了风湿病，早已错过了九日祷，已不为此耽心；但她心里有些害怕，也感到好奇。

她从吊床上轻手轻脚地起来，把脑袋探向窗外。

田野里漆黑一片，但因她很熟悉这一套，因此，当佩德

① 主管死亡之神。

罗·巴拉莫那高大的身躯像荡秋千一般地在使女玛格丽塔的窗口摇晃时，她看见了。

“啊，好一个堂佩德罗！”达米亚娜说。“他总还像猫一样爬来爬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爱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他只要告诉我一声，我就会对玛格丽塔说，今天晚上老爷需要你。他这样就用不着起床，事情就成了。”

她听到公牛在吼叫，就关上窗门，倒在床上，将被子一直盖到耳根，然后，开始想象起使女玛格丽塔那边发生的事情。

过了一会，她不得不脱去衬衣，因为夜里天气开始转热了……

“达米亚娜！”她听见叫声。

当时她还是个姑娘。

“达米亚娜，开开门！”

她的心在抖动，仿佛肋骨之间有一只青蛙在跳动。

“干什么，老爷？”

“开门，达米亚娜。”

“我已经睡了，老爷。”

接着，她听到堂佩德罗从长廊里走了，走时用脚蹬着地。每当他大发雷霆之时，他就这样。

次日夜里，为了避免引起不愉快，她就让门半开半闭着，自己甚至还脱光了衣服，让他不至于遇到任何困难。

但从此以后，佩德罗·巴拉莫再也没有到她这里来过。

因此，目前她虽然受人尊敬，成了半月庄使女中的领班，尽管已成了老太太，却仍然想念起那天夜里老爷对她说话的情景：“开开门，达米亚娜！”

她躺下了，心里想着使女玛格丽塔此时该有多么幸福。

接着，她又听到了几下敲打声。但这次敲的是大门，像是有人在用枪托敲一般。

她又打开了窗门，探头于窗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她觉得地上在冒热气，像是才下过雨，地上满是小虫在蠕动。她还觉得有一种像许多人在一起时产生的热气一样的东西在升腾。她听到了蛙鸣和蟋蟀的叫声，这是雨季的宁静夜晚。接着，她又听到枪托撞门的声音。

一盏灯的灯光洒在几个人的脸上，然后，它熄灭了。

“这些事情我不感兴趣。”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说完，关上了窗门。

“我知道他们把你给打败了，达马西奥，你为什么让他们打败你？”

“他们把情况向您报告错了，老爷。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少。这次我带来了七百个人，还有若干名新入伙的。情况是这样的：有几个‘老油子’闲得发慌，跟一排穷鬼开火干了起来。他们倒真像一支军队，是比亚手下的人，您知道吗？”

“这些人从哪儿来的？”

“从北边来。他们所到之处，像洪水一样横冲直撞。看样子他们在闯州过府，席卷全国。这些人声势浩大，谁也没法搞掉他们。”

“你为什么不同他们合伙干？我不是跟你说过，谁赢了就跟谁一起干。”

“我已经跟他们合上伙了。”

“那你为什还要来见我？”

“我们需要经费，老爷。天天吃肉，我们早吃腻了，都不想吃了，但谁也不会赊帐。因此，我们来请求您供应我们食品，这样，我们就用不到进行抢劫了。倘使我们远离这个地区，那在老百姓中间‘捞一把’也不要紧，可在我们这里，大

家都非亲即故，进行抢劫，于心不忍。总之，我们需要钱，就是买一棵辣椒，也得花钱。这肉我们实在是吃腻了。”

“现在你对我越来越苛求了，达马西奥。”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老爷。我只是为了我的弟兄们。至于我本人倒不着急。”

“你替部下说话，这没有错，可是，你需要的东西可以到别人那儿去取嘛。钱我都给了你了。就这点钱你自己去安排吗。我这可不是给你们出什么主意：你没有想到过去袭击康脱拉吗？为什么总要认为自己是在干革命呢。你若想去分得一杯残羹剩饭，恐怕为时已晚。这样干倒不如回去跟你老婆养老母鸡去。找个村镇，扑上去干他一家伙！要是你都拼上老命干，他妈的别人还不跟你干！康脱拉有的是有钱人，你就去从他们身上抢一点！难道你想让他们认为，你是他们的干娘，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么？不，达马西奥。让他们看看，你可不是在闹着玩儿的，也不是在消遣混日子。得干它一家伙，这样，你就有大把大把的钱花了。”

“你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吗，老爷。从您这里我每次总能得到教益。”

“那你就好好地享用这点教益吗。”

佩德罗·巴拉莫注视着这些人离去。他感到黑色的马群在他面前依次疾驰而去，消失在夜幕中。大汗淋淋，黄尘滚滚，大地都在震动。当他看见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来时，他发现所有的人均已离去，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像一段坚硬的但内部已经开始碎裂的树干一样站立在那里。他想起了苏萨娜·圣胡安，想起了刚才只跟他睡了一会儿的小姑娘，那惊恐战栗着的瘦小的身躯，她的心仿佛要从她口中跳出来。他叫她小心肝，拥抱着她，竭力将她变成苏萨娜·圣胡安的身躯。“她可不是个凡间的女人啊。”

黎明，白昼在时断时续地旋转着，几乎可以听见生了锈的地轴转动的声音，还可以感到倾倒出黑暗的大地在震动。

“黑夜确实是充满罪孽的吗，胡斯蒂娜？”

“是的，苏萨娜。”

“真的？”

“应该是真的吧，苏萨娜。”

“你认为生活不是罪孽，又是什么，胡斯蒂娜？你没有听到吗？你没有听到大地在吱吱地响着吗？”

“没有，苏萨娜，我什么也听不到。我的命没有你的大。”

“你可能会吓坏的，我是说你听到了我听到的东西可能会吓坏的。”

胡斯蒂娜仍在收拾房间。她一次又一次地洗刷着铺在潮湿的地板上的地毯，擦去打碎了的花瓶洒的水，把花拾了起来，把碎玻璃放在盛满水的桶里。

“你一生中打死了多少只鸟，胡斯蒂娜？”

“很多只，苏萨娜。”

“你不觉得伤心？”

“伤心，苏萨娜。”

“那你对死还期待些什么？”

“就等待着死，苏萨娜。”

“如果只期待着死，它就会到来，你别耽心。”

苏萨娜·圣胡安欠身靠在枕头上，两只眼睛不安地环视着周围，两只手安放在肚子上，好像一只有保护作用的贝壳贴在肚子的上面。那轻微的嗡嗡声犹如几只翅膀一样在她头上穿过。周围是戽水车的辘轳声和人们醒来后的说话声。

“你相信地狱吗，胡斯蒂娜？”

“相信，苏萨娜，也相信天堂。”

“我只相信地狱，”说完，她便合上了眼睛。

胡斯蒂娜走出房间时，苏萨娜·圣胡安又睡着了。户外太阳在冒着火花。她在路上遇到了佩德罗·巴拉莫。

"太太怎样了？"

"不好，"她低着头对他说。

"还抱怨吗？"

"不了，老爷，她一点儿也不抱怨。可是，有人说死人也是不抱怨的。大伙儿都认为，太太已不行了。"

"雷德里亚神父来看过她吗？"

"昨天夜里他来过，听了她的忏悔。今天该授圣餐了，可是，她一定没有得到宽恕，因为雷德里亚神父没有给她带圣餐来。他说过一大早就把圣餐带来。瞧，太阳已到这里，他还没有来。她一定没有得到宽恕。"

"得到谁的宽恕？"

"上帝，老爷。"

"别这样傻，胡斯蒂娜。"

"是，老爷。"

佩德罗·巴拉莫打开门，站在她身边。一束光线落在苏萨娜·圣胡安身上。他看到她紧闭着眼睛，就像人们感到腹内疼痛时那样。她的嘴唇湿润，半开半闭着，被单被她下意识地推到了一边，裸露着全身，身躯因抽搐而弯曲了。

他走到床边，盖上她赤裸的身体。她全身挣扎着，像蠕虫一样扭动得越来越厉害。他走到她身边，叫她："苏萨娜！"接着，又叫了一声："苏萨娜！"

门打开了，雷德里亚神父默默地走进门来，轻微地动了动嘴唇：

"我来给你授圣餐，我的孩子。"

他等佩德罗·巴拉莫将她扶起来，靠在床架上。苏萨娜·圣胡安半睡半醒的样子，伸出舌头，吞下了圣饼。继而，她

说：“我们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瞬间，弗洛伦西奥。”说完，她又一头钻到坟墓一样的被单下面。

“您看到半月庄那边的那个窗子了吗，福斯塔太太？就是那个一直点着灯的窗子。”

“没有，安赫莱斯，我什么窗户也没有看见。”

“这是因为这会儿灯光已熄灭。半月庄不会发生不幸的事吗？三年多来，这个窗户总是整夜整夜地亮着。去过那里的人说，那是佩德罗·巴拉莫妻子住的房间。她是个可怜的疯女人，害怕黑暗。您瞧，灯刚刚熄灭，不会出什么事吧？”

“也许她已经死了。她病得很重，听说连人也认不得了，光是自言自语。佩德罗·巴拉莫和这个女人结婚，遭到了狠狠的惩罚。”

“堂佩德罗老爷真可怜啊。”

“不，福斯塔，他是罪有应得。他遭到这个报应，还要受到惩罚。”

“您看，窗子仍是黑洞洞的。”

“别看这窗子了，我们还是睡觉去吗。夜已深了，我们两个老婆子这个时候在街上游逛也不合适呀。”

于是，在接近深夜十一点钟从教堂里出来的这两个女人消失在拱门中了。与此同时，她们看见有个人影，穿过广场朝半月庄走去。

“听着，福斯塔太太，您看向那里走去的那位先生是不是巴伦西亚大夫？”

“好象是，虽说我眼睛不好，都认不出他来了。”

“您回想一下，他总是穿白裤子、黑上衣。我跟您打赌，半月庄一定在发生不幸的事。您看他走得这么急，好像有急事似的。”

“只要真的不发生严重的事就好。我想回去跟雷德里亚神

父说一声，叫他上那儿去转一转，不要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未经忏悔便死去。”

“您想也不要这样想，安赫莱斯，愿上帝也别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受够了罪后，谁也不希望她没有个精神上的帮助就走，不希望她在来世继续受罪。虽然先知们说，疯子们用不着进行忏悔，他们的灵魂即使不洁净也是无辜的。这只有上帝才知道……您看，窗子里的灯又亮了，但愿一切都好。您想一想，我们这些日子为了把教堂在圣诞节打扮得漂漂亮亮，都忙乎了这么多天。要是这家里死了人，堂佩德罗又有这么大权势，他准会在一瞬间把我们准备的一切全都给毁了的。”

“遇事您总喜欢往坏处想，福斯塔太太。您最好像我这么办事：把一切都托付给神灵。您只要对圣母祈祷一番，保证今明两天不会出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顺从上帝的安排了。归根到底，她在今生今世也不会有多大的快乐。”

“安赫莱斯，我以为您总是给我鼓励。我要睡觉去了，带着这些想法进入梦乡。听说梦里的想法是直通天的，但愿我的这些想法也能上升到这个高度。明天见。”

“明天见，福斯塔。”

两个老妪走进中间的那扇门，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寂静又笼罩着村庄的夜晚。

“我嘴里塞满了泥土。”

“对，神父。”

“你别说‘对，神父。’我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您要对我说什么？您要再一次听我忏悔吗？我为什么又要忏悔？”

“这次不是忏悔，苏萨娜。我只是来跟你聊聊天的，来帮助你准备过世。”

“我就要死了吗？”

“是的，孩子。”

“那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一会儿？我想休息。他们一定是派您来不让我睡觉的，他们叫您跟我待在一起，一直待到我消失了睡意。以后我还有什么办法才能找到睡意呢？毫无办法了，神父。您为什么不走，让我休息一会儿，这有什么不好？”

“我会让你安静的，苏萨娜。我说一句你重复一句，这样，你就慢慢地睡着了。你将会觉得你好像在哄着自己入睡。你一睡着，就谁也叫醒不了你……你将再也醒不过来了。”

“好的，神父，我照您说的办。”

雷德里亚神父坐在床沿上，双手搁在苏萨娜·圣胡安的两只肩头上。为了使声音不至于太大，他的嘴几乎贴到了她的耳边。他将每一个词都说得很轻：“我嘴里塞满了泥。”说完，他停了停，看看她的嘴唇是不是在动。见到她也在喃喃地说什么，尽管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嘴里塞满了你，你的嘴。你紧闭的嘴唇硬得好像咬紧了我的嘴唇……”

她也停了停，偷眼看了看雷德里亚神父，看到他好像在远处，好像在一块浑浊不清的玻璃的后面。接着，她又听到他的声音，这声音使她耳朵发热：

“我吞咽下带泡沫的口水，我咀嚼着都是蠕虫的泥块，蠕虫堵住了我的喉咙，使我腭壁发涩……我的嘴下陷，扭曲成一股怪相，被穿透它的牙齿凿通，然后吞入肚内。我的鼻子变软，眼睛内的玻璃体溶化，头发烧成一团火……”

苏萨娜·圣胡安那安详的神态使神父觉得奇怪。本来他想猜测一下她此时会有什么想法，想看看她在心灵深处是如何抗拒他此时为她塑造的形象的。他看了看她的眼睛，她也回看了他一眼。他仿佛看到她的嘴唇在强作微笑。

“还差不少呢。上帝在显圣。无边的天堂放射出柔和的光芒。小天使在嬉耍，天使在歌唱。上帝的眼睛闪现出喜悦的光芒，它是遭到永劫的罪人最后的瞬间幻景。不止这些，上帝还要把这一切同人间的痛苦结合。我们的骨髓变成了火堆，我们的血管变成了火线，还要让我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来自赎，而这种痛苦永远也得不到减轻。上帝的震怒总是把这痛苦之火越拨越旺。

“上帝用他的双臂护卫我，他赋予我爱情。”

雷德里亚神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他周围的等待最后时刻到来的人们。佩德罗·巴拉莫抱着双臂等候在门边，在他身边站着巴伦西亚医生，在他俩边上还站立着其他的一些先生。再远一点，在阴暗处站着一群妇女。对她们来说，开始进行临终祈祷时间已晚了。

他本想站起身来，替病人涂上临终圣油，然后说：“我的事办完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事还没有完。他不能在没有了解她已忏悔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给她授圣礼。

他开始犹疑起来。或许她确实没有任何值得忏悔的事，也许他根本无需宽恕她什么。他又向她俯下身去，摇了摇她的肩膀，轻声对她说：

“你快到上帝那儿去了。上帝对犯有罪孽的人判决是毫不留情的。”

然后，他再次靠近她的身边，但她摇了摇头说：

“您走吧，神父！您别为我感到羞辱。我心里很平静，我只觉得很困。”

这时，躲在阴暗处的女人中有一个在哭泣。

这时，苏萨娜·圣胡安像又恢复了生命力。她从床上坐起来，说：

“胡斯蒂娜，请你到别的地方去哭吧。”

接着，她感到她的头被钉在肚子上了。她试图将肚子与脑袋分开，试图将那个紧压住她的眼睛使他喘不过气来的肚子推到一边。但她越来越觉得天旋地转，仿佛陷身于黑夜中。

“是我。我看见苏萨尼塔太太去世了。”

“你说什么呀，多罗脱阿？”

“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

黎明，人们被阵阵钟声惊醒。这是十二月八日早晨，是一个灰色的早晨。不冷，但很灰暗。钟声是从大钟先敲响的，接着是其他的钟。有些人认为是催大家去做大弥撒的，就打开了自家的门；只有那些睡懒觉人家的门没有打开。这些人也醒来了，他们在等待着响起晨钟向他们宣告夜晚已经结束。然而，这次钟声响得比平时长。不仅大教堂的这几只钟在敲，而且，“基督之血”、“绿十字架”，还有神庙等教堂里的那些钟也在响。到了中午，钟声仍未停止。到了夜间，钟声还在响着。钟声昼夜不停地响着，敲的方式都一样，而且，越来越响，到后来钟声便变成了一片震耳的哀鸣。人们为了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不得不大声地说。“发生什么事了？”大家互相问道。

钟声响了三天，人们的耳朵都震聋了。由于天空中弥漫着这种嗡嗡的声音，人们根本没法说话。但钟声还在响个不停，还在敲着，有几只钟已经给敲哑了，发出的声音像敲瓦罐一样，空荡荡的。

“苏萨娜太太去世了。”

“去世了？谁去世了？”

“太太。”

“你太太？”

"佩德罗·巴拉莫的太太。"

被这持续不断的钟声吸引，其他地方的人也来了。从康脱拉来的人象是来朝圣一般，有的人从更远的地方来。不知从什么地方还来了一个马戏班，带来了飞鸢和飞椅，还来了一些乐师。开始时，他们像是来看热闹那样走近村庄，他们很快就和当地人熟悉起来。于是，人们就在露天演奏起音乐来，就这样慢慢地变成了一次盛会。科马拉顿时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就像过节演戏的日子那样，村子里挤得水泄不通。

钟声停止了，但盛会仍在进行。没有办法让人们知道，这是在办丧事，是办丧事的日子；也没有法子让人们离开，恰恰相反，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半月庄则孤独、宁静。人们赤脚走路，低声言谈。苏萨娜·圣胡安已入了土，但科马拉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这里在举行庙会，人们在斗鸡，在听音乐；醉汉在狂呼，摸彩票的在滥叫。村子里的灯光一直照射到半月庄，像在灰色的天空中笼罩着一圈光环。对半月庄来说，这几天是灰暗忧伤的日子。堂佩德罗大门不出，一言不发。他发誓要对科马拉进行报复。

"我只要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科马拉人就得饿死。"

他真的这样做了。

蒂尔夸脱仍然常来找他。

"现在我们已是卡兰萨①的人了。"

"好啊。"

"我们又投靠到倭布雷冈②将军那儿去了。"

"好嘛。"

"那一带已平定了，我们也解散了。"

---

① 卡兰萨，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宪法派首领之一。

② 倭布雷冈，1920—1924曾任墨西哥总统，1928年被杀害。

“等等，你别解除你手下人的武装。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多久的。”

“雷德里亚神父也拿起枪杆子干起来了，我们跟他一起干还是对着他干？”

“这用不着讨论，你站在政府一边。”

“可我们不是正规军，他们都把我们当叛乱分子看待。”

“那你就去休息吧。”

“让我这样乱哄哄地去休息？”

“那你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我要去增援神父，我喜欢他们咋咋呼呼的样子。再说，这样一来，个人也能得到拯救。”

“随你的便吧。”

夜间那最后的阴影行将消失。佩德罗·巴拉莫坐在半月庄大门边一张旧皮椅上。他孤单单的一个人，坐在那里也许有三个小时了。他一直没有睡觉，他已经忘记了睡眠，也忘记了时间：“我们这些老头子睡得很少，或者根本不睡觉，有时连盹儿也不打一个，但我们一刻不停地在思索。这就是我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继而，他又大声地说：“要不了很久了，要不了很久了。”

他接着说：“你走了许多日子了，苏萨娜。那时的阳光和现在一样，只是没有现在这样红，然而，也是像现在这样笼罩在白色的雾幕里，没有亮光。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就站在这门边，望着黎明，望着你朝天堂的道路走去。你朝着那开始显露晨曦的天堂走去，越走越远，你的身影在大地的阴影中显得越来越暗淡。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你的身躯擦着小路边天堂树的枝条走过，随风带走了它最后几片叶子。接着，你就消失了。

我对你说：‘回来吧，苏萨娜。’”

佩德罗·巴拉莫的嘴还在动，还在轻轻地说些什么。然后，他闭上嘴，眯缝着两只眼睛，眼中反射出微弱的晨光。

天慢慢地亮了。

就在这个时候，正当加马略尔·比亚尔潘多的母亲伊纳斯太太在打扫她儿子的商店对面的那条街道的时候，阿文迪奥·马丁纳斯来了。他推开半开半掩的门走了进去。他发现加马略尔睡在柜台上。为了避免苍蝇叮，他将草帽盖在脸上。要对方醒来，他还得等待好一会儿。于是，他便等伊纳斯太太扫好了街。她进来用扫帚柄捅他儿子的胳肢窝，对他说，快起来，顾客来了！

加马略尔没好气地坐了起来，嘴里嘟嘟哝哝的。他常和酒徒在一起酗酒，一喝就到深夜，熬夜熬得两眼通红。他此时坐在柜台上大骂他的母亲，也骂他自己，还无数次地诅咒着生活，说什么“活着实在没有意思。”接着，他把两手搁在大腿上，又睡下了，一边睡一边还在咒骂着：

“这个时候酒鬼在东奔西跑，可不能归罪于我。”

“我可怜的孩子，请你原谅他吧，阿文迪奥。这可怜的孩子昨天夜里接待了几个贪杯的游客，忙了整整的一夜。你大清早来到这里，有什么贵干？”

她是嚷着对他说这几句话的，因为阿文迪奥是个聋子。

“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急需打一斤烧酒。”

“是不是你那雷夫霍又昏厥过去了？”

“他已经离开我走了，比亚妈妈，就在昨天夜里11时光景。因此，我把驴子都卖了。卖了驴子我好轻松点。”

“你说的话我听不见！或许你根本没有说什么吧？你说的什么？”

“我说我昨夜一夜都为我死去的女人雷夫霍守灵。昨夜她停止了呼吸。”

“怪不得我闻到了死人的气味。你听着，我甚至对加马略尔都说过：‘我闻到村里有人死了。’但他没有理会。这可怜的孩子为了投游客们之所好，他自己也喝多了。你知道，在他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使他觉得好笑，对我却不理不睬。可你刚才对我说了些什么？你请来人守灵了？”

“没有，一个也没有，比亚妈妈。所以我才来打点酒，借酒浇愁嘛。”

“你要纯白酒吗？”

“对，比亚妈妈，这样可以醉得快一些。请快点打给我，我急得很哪。”

“我给你打四两，因为是你，就按原价算。你去跟死者说一声，说我向来是器重她的。她进了天堂，可别把我给忘了。”

“好的，比亚妈妈。”

“你要趁她全身还没有凉透的时候告诉她。”

“我一定告诉她，我也知道她指望你为她祈祷呢。不瞒您说，她死时很伤心，因为连临终时给她作祈祷的人也没有。”

“你没有去找雷德里亚神父？”

“去了，可人们告诉我，他上山了。”

“在什么山上？”

“就在那些羊肠小道上。您知道吗，他们在造反呢。”

“这么说，连他也造起反来了？我们真够可怜的，阿文迪奥。”

“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比亚妈妈！我们既无所得也无所失。再给我来四两，您就装成不知道就行了，反正加马略尔已经睡着了。”

“可你别忘了请雷夫霍替我求求上帝，我是多么需要她这

样做！”

“您别难过，我一回去就告诉她。我甚至可以要她作出口头保证，好使您不再担忧。”

“对，你就该这么办。你是知道女人的脾气的，所以，一定要让她们马上将事情办成。”

阿文迪奥·马丁纳斯又在柜台上放了20个生太伏。

“再来一斤吧，比亚妈妈。您要是愿意多给一点儿，那是您的事了。只有一点我向您保证，这酒我一定带回去喝，在我死去的妻子库卡的身边喝。”

“那你就走吧，在我儿子醒来之前就走。他每次喝醉后早上醒来就发脾气。你快走吧，别忘了我托你女人办的那件事。”

他打着喷嚏走出店门。这酒浓烈似火，由于人们对他说过，这样喝酒劲上来得更快，他便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边喝边用衣襟往嘴里扇着风。喝完酒，他便立即回家，家里雷夫霍在等待着他。可是，他走错了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就这样他走出了村庄。

“达米亚娜！”佩德罗·巴拉莫嚷道，“你过来看看，从那条路上来的这个人想干什么。”

阿文迪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他低着脑袋，有时四肢着地，在地上爬行。他感到大地在摇晃，在他周围旋转，然后又将他抛开。他奔过去试图抓住大地。当他已将大地抓在自己手里时，它又从他手中溜走了。就这样他一直走到坐在门边的一位老爷的面前。于是，他站住了：

“行行好，请施舍点钱，好埋我女人。”

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祈祷着：“上帝啊，把我们从邪恶的敌人设置的圈套中解救出来吧。”她一边划着十字，一边用手指着来人。

阿文迪奥·马丁纳斯看到那个眼神惊惶的女人在他面前划

着十字，不禁不寒而栗。他想，也许是魔鬼跟随他到这里来了。他回过头来，想看看身后也许真有恶鬼，但什么也没有见到。于是，他又说：

“我是来求你帮点儿忙，以埋葬我女人的。”

太阳照到了他的脊背。这是初升的太阳，几乎是冷冰冰的，它被地上的尘土遮得变了形。

佩德罗·巴拉莫把脸埋在被子里，像是在躲避着阳光。这时，达米亚娜的呼喊声越过田野，一声紧似一声：“有人要杀堂佩德罗！”

阿文迪奥·马丁纳斯听到那个女人在呼叫，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制止她叫喊。他理不清自己的思绪。他觉得这阵阵叫喊声传得很远，甚至他的女人现在也正在听到这种声音呢，因为他感到耳边有人在说话，尽管他听不懂在说些什么。他想到自己的妻子冷清清地躺在他家院子里的那张帆布床上。他将她搬到院子里的目的是让她镇静下来，而不会很快地腐烂。库卡昨天还跟他睡在一起，像一匹小马驹似地活蹦活跳，她和他嬉闹，又是咬他，又是拿自己的鼻子去刮他的鼻子。是她给他生了一个尚未呱呱坠地就已去世的儿子，据说这是因为她不会生育的缘故。她有眼病，身上发寒，还有胃气痛，谁也说不清他女人身上有多少病，这是她临终时医生给她看病时说的。为了请医生来家里出诊，他不得不卖掉家里几头驴子，因为医生要的出诊费很高。结果还是毫无用处……库卡现在躺在那里，紧闭着眼睛，遭受着朝露的浸淋。她已见不到黎明，见不到今天的阳光，也见不到任何一天的阳光了。

“帮点儿忙吧，”他说，“赐舍一点儿吧。”

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那女人的呼叫声使他两耳失聪了。

在科马拉那边的路上有几个黑点在移动，突然这几个黑点

变成了人，接着又到了他身边。达米亚娜已停止了叫喊，划着十字的手放了下来。这时她已躺卧在地，张着嘴巴像是在打呵欠。

来他身边的那几个人将他从地上扶起，送进屋里。

“您没有什么事吧，老爷？”他们问道。

佩德罗·巴拉莫露出了面孔，他只是摇了摇头。

阿文迪奥手里还拿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刀子，来人把刀夺下。

“跟我们走吧，”他们对他说，“你可闯下大祸了。”

阿文迪奥跟他们走了。

进村庄之前，他得到他们的允许，走到路边，口中吐出了像胆汁一样的黄色的东西。他像喝进去十来公升水一样哗哗地往外吐着。这时他开始感到头部发烧，舌头也僵硬了。

“我喝醉了，”他说。

他回到了人们等待他的那个地方，两手扶在来人的肩膀上，那些人便将他拖着走，他的脚尖在地上扒开了一条沟。

留在身后的佩德罗·巴拉莫仍然坐在他那张皮椅上，看着上面说的那一行人朝村庄走去。他觉得他的左手在他想站起身来的时候死去了，垂落在膝盖上。然而，他没有理会这件事，因为他已习惯于每天见到身上的某一部分死去。他见到天堂在摇晃，掉下了许多叶片：“人人都选这条路走，大家都走了。接着，他又回想起原来想的那个问题。

“苏萨娜，”他叫了一声，继而又闭上了眼睛，“我曾要求你回来……

“……那时世间有个硕大的月亮。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月光渗进你的脸庞，我一直看着这张脸，百看不厌，这是你的脸。它很柔和，柔过月色；你那湿润的嘴唇好像含着什

么，反射着星光；你的身躯在月夜的水面上呈透明状。苏萨娜呀，苏萨娜·圣胡安。”

他想举起手来，让形象更清楚些，可手像石制的一样搁在腿上，已难以动弹。他想举起另一只手，它也缓慢地垂落到一边，一直垂到地上，像一根拐杖一样支撑着他那已经没有骨骼的肩膀。

“这就是我的死。”他说。

太阳将万物照得一片混沌，然后又使它们恢复了原状。已成废墟的大地空荡荡地展现在他面前。他混身发热，双目几乎不能转动；往事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闪过，而现实却一片模糊。突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好像时间和生命之气也停滞了。

“只要不再过一个夜晚就好了，”他想。

因为他害怕黑暗中处处有幽灵的夜晚，他害怕将他自己和幽灵关在一起。他就是怕的这件事。

“我知道，几个小时后阿文迪奥会带着他那双血淋淋的手，再来请求我给他我曾经拒绝过的救济。我再也没有手可以捂住双眼，免得看见他。我还得听他说话，一直要听到他的声音随着白天的过去而消逝，一直听到他的声音消失。”

他觉得有几只手在拍他的肩膀，就直起身躯，使身躯变僵硬了。

“是我，堂佩德罗。”达米亚娜说，“要不要给您送午饭来？”

佩德罗·巴拉莫回答说：

“我上那儿去，我这就去。”

他靠在达米亚娜·西斯内罗斯的肩上企图朝前走，走了没有几步就跌倒了。他心里在祈求着，但连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来。他重重地跌倒在地，身子像一块石头一样慢慢地僵硬了。

其　　他

屠孟超　译

夜间一刻[1]

（片　断）

有人对我说，在巴莱里奥—特鲁哈诺街有个空位置，但在取得这个空位之前，我必须让龟奴来“敲核桃”。我这儿不想说这敲核桃究竟是什么含意，因为我虽然已毫无廉耻之心，内心深处却仍留有某种寻求抹掉那种不光彩的回忆的愿望。

那时节我还才开始干那种事情，下水还不到几天。是特鲁哈诺街的姑娘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在她们边上让给我一个空位。虽说我得经常面对这个给我“敲核桃”的龟奴，经常得看着他那干瘪的脸，看着那双既无眼神又无睫毛的眼睛，和他那副骨瘦如柴的身架，但是，在这里干这一行总比在大街上游荡好多了。

再说，在巴莱里奥—特鲁哈诺，我摆脱了恐惧。约莫过了两三星期后，我就不感到害怕了，仿佛这“害怕”自己也觉得它在我身上是个多余的东西。尽管我多次发现它在颤抖，但当它看到我的需要时，总设法躲藏起来。“害怕”这玩意儿之所

① 本文首次发表于1959年9月出版的《墨西哥文学杂志》，文章落款的日期为1940年1月——原著编者注。

以要这样做，也许是，甚至肯定是因为它害怕我要让它单独待着，因为据我所知，“害怕”这个东西是怕孤寂的。

就在我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人。

一天晚上，一个男人朝我走来。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站在那里，本来就为的这个目的，即让男人来找我。但那晚朝我走来的这个男子与众不同：他手里抱着一个孩子。这是个还需要大人带领的小孩。

见他来到我身边，我以为他是来乞讨的，因为他伸出手，象是问我要钱。正当我准备给他几个零钱时，他却问起价钱来。

“不行，”我对他说，“这样可不行。”

“什么这样可不行？”

“你抱着孩子不行。”

“他对这种事情还不懂，”他回答说，“不过，眼下让他熏陶熏陶倒也不坏。”

我不再理他。我朝周围投以一瞥，试图找个姑娘来给我解围，但附近来回走动的仅有的几个姑娘都接上客了。

“你也许是专门来找什么人的吧？”我对他说，“来找已和你有过几次交往的人的吧？”

“我是来找你的，”他回答说，“快告诉我要多少钱。”

看来他还不明白我的意思。他抱着一个孩子，我是不会跟他上任何地方去的。

“干脆点，告诉我价钱！”他又说。

于是，我报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大概比平时要的价钱高十倍。

“行，”他说，“我们走吧。”

我想这么办总不行。我还想到那个要“搞核桃”的龟奴也

不会在旅馆里给我们房间的。情况果然如此，我们一走进过道，他就挥动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将我们给撵了出来。

“你看到了吧，”我对他说，“我说不行嘛。”

“行的，”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又回到街上。他搂着我的腰走着。

“我熟悉一个半公开的地方……看管这个地方的人是个拉皮条的，一定会让我们进去的。”

我瞧着蜷缩在他怀里的孩子。他那一双眼睛颇似成年人，满眼都是奸诈和恶意。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恶习的反映。

我真想孩子能大哭大闹，好使他父亲能放弃这笔买卖，带着孩子太太平平地回去睡觉。正当我这样思索着的时候，那孩子反倒眯着眼睛笑了起来。他向我伸出双臂，跳跃着，对我微笑着，露出他嘴里唯一的一颗乳齿。

“你看到了吗？”那个不知姓名的男人说，“他也想跟你走。”

孩子像粽子一样紧紧地裹在斗蓬里。我紧紧地抱着他，让他脑袋靠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着他的屁股，哄他入睡。他却没有丝毫睡意，像蠕虫一样扭过头来，将嘴伸到我的乳房，他知道这儿有奶。他抓了又抓，竟将我的衬衣解开，最后，他的两只小手抓住了我的乳房。

“这娃儿饿了。”我对那个人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他说，“等会儿给他吃东西。”

我们来到一家旅社门前，他叫我站住。

“是这儿吗？”我问他。

“对，就在这儿。”

我们走了进去。穿过一个拉着一条晒床单的绳子的院子。我们刚准备走上楼梯，就听到有人尖着嗓子朝我们大声地说，那儿可不是托儿所。

于是，我们就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好像到了奥加松大街。这个男人叫克劳迪奥·马科斯。其实这孩子不是他的，是他一个亲家的。他只是自愿照料他而已，因为今天他这个亲家喝多了。是的，他成天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得像现在这样多。

他将孩子从酒馆里抱出来，为的是那亲家喝多了摔倒在地时，免得碰破孩子的脑袋。由于他亲家已醉得不省人事，把孩子从他手中抱走也不费事。好在等天明他醒过来时，发现孩子不在了，他也记不清将他丢在哪儿了。

“你不想将孩子送到他家里去吗？”

“我本来是想这样做的，但一见到你，我就改变了主意。我想让孩子和我们一起过夜也好。”

“干这玩意儿你觉得很快活吗？”

“你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我早就看上你了，”他继续说下去，“但我缺乏与你讲话的勇气。从你这张脸看，你与那些女的不是同一类人。我甚至以为，你来这些地方只是来游逛游逛的呢。”

“那么，我们上哪儿去呢？”我问。

他没有理睬我，继续朝前走着，嘴里仍说着话。

“你最好将孩子送到他母亲那儿去。”我对他说。

“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他说，“给他喂奶的并不是她。”

我们拐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街道，来到天使小广场。一个警察走来，认出了我。

“奥尔加，你别在这儿瞎混了。”他说。

“他在跟谁说话呢？”克劳迪奥·马科斯问我。

“跟我。”

“你不是叫皮拉尔吗？”

“叫这个叫那个名字都可以，各有各的用处。”我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们得回去了，这儿离我那个地区已很远了。”

我们来到圣地亚哥公园，在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

孩子早已趴在我的肩上睡着了。他长得很瘦小，几乎没有什么重量，我不费什么劲就将他放在地上。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我究竟为什么还会待在那儿，我更不会想带着这么一个婴儿去和他睡觉。尽管处于这样的情况，那个男人却并不想结束他的言谈。

“听着，”我对他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应该让这孩子睡到床上去。你最好立刻将他送走。如果他母亲不给他喂奶，你也得给他弄点吃的，那怕只是一点点。”

“你以为已是轮到他吃东西的时候了？”

“这我可不知道，”我对他说，“但是，看他瘦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他出世后还没有好好地吃上一口呢。”

“哦，不，决不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可有不同的看法。这孩子是吃过东西的，而且吃得不少。光今天中午就吃了半打玉米薄饼。他还爱吃辣椒和菜豆汤。这些东西他会都吃的。眼下你若不信，我们就找个地方吃饭去。我身上带了五十个比索，我们到一家小吃店，要五十比索的食物，三个人吃，好不好？”

说真的，我也饿了。我们就近找了一家点心店。一进店门，见到那么多人，闻着诱人的油煎灌肠的香味，我已忘掉了我究竟为什么要和面前的这个男人待在一起。我突然觉得他也忘记了刚才为什么要将我从街上带到这儿来。

我们吃着。除了自己的一份外，他还要了一杯牛奶和几片饼干。

他让孩子坐在他的腿上，将饼干在牛奶里浸泡一下，一口

一口地喂他。吃完一个饼干，又拿一个，一直吃了三个。孩子用他仅有的一粒牙齿咬碎饼干，嚼成糊状，然后，一口吞下肚去。

“你看到了吧，他连噎也不噎。”那人笑着对我说，“他的父母给他生了这么个大脑袋，不得不给他吃饱。从他出生以来，也不知在饮食店里给他饮了多少瓶牛奶了。有这么个大脑袋一定是有用处的。”

“眼下我们既已走到了这一步，这孩子又有母亲照看他，你干吗还自找麻烦呢？”

“你是指我的亲家母艾拉维亚娜吗？”

“你有那么多亲家母，我也不知指的是哪一个。反正今天晚上我运气不好，一个子儿也赚不到了。”

“我会付钱给你的。你是不是想我预支给你？”

“不，”我对他说，“我是想回到归我使用的那块靠墙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客人在等我。”

实际上我是害怕那个“敲核桃”的人。一方面我是怕刚才带去这个带了孩子的顾客，一定是违反了他的规定；另一方面我又怕他会对我产生不良印象，以为我在故意耍他。还有，这一天的税金，我也是非交不可的，就是累得吐血我也得交。

这个自称是克劳迪奥·马科斯的人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是个掘墓人。我说我是掘墓人，你不害怕吧？是的，我是干这一行的。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干这一行挣钱少。干这活和干任何别的工作一样。另外，还有个好处，能体会到埋葬人的乐处。我对你说这件事是因为你和我一样，也应该仇恨人。也许你比我还仇恨得多。在这方面我想给你一个忠告：千万不要爱什么人，你就不要去考虑爱别人的事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姨母，我很爱她。但当我对她感情最深的时候，她却突然

去世了。我唯一得到的只是心碎而已。”

我听他说着，但心里仍然在想着那个“敲核桃”的人，他长着一双深陷的眼睛，耳朵像聋子一样。与此同时，这位老兄却对我喋喋不休地说，他仇恨大半个人类，还说他能看到他每天见到的那些人一个个地被埋入土内，真是件快事。他还说，无论是这儿的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他作了什么坏事，他并不生气。他只是紧闭着嘴，暗暗地作出保证，等他们将来落到他手里时，他一定让他们永远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

“……不，死人并不使我难过，活人就更不使我伤心了。十五年前我就不难过了。开始时，当我埋葬一个有一大堆孩子的母亲的时候，看到他们带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像毛虱一样扑到棺材上，三、四个人都拉不开他们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这样的情景我已见过了无数次，现在这种心情也消失了。作为一个掘墓人，我应该伴随埋葬的死者将同情心也埋入地下。

“……人活在世上是一种耻辱。你不这样认为吗？死人不会同任何人争斗，但活人却会这样做。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损害他人的生活，甚至想毁灭他人的心。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一切。相反，对死人没有什么可以厌恶的。他们是了不起的，是好的，是地球上最好的人。”

“我们到外边去走走吧，”我对他说，“我感到胸闷，我们到通风的地方去吧。”

我们来到街上，那股做菜的油烟味仍然跟着我们。他将孩子裹在外套里，以挡夜风。

“你一站起来就使我想起一件事，”他说，“我的亲家母弗拉维亚娜在这里一无所有。”他指了指胸口，又接着说，“她即使和你一样也有两只乳房，但也许里面装的都是龙舌兰酒。因此，她这两只乳房是绝对没法使孩子长胖的。”

于是，我问他，每逢他的亲家在酒馆里喝酒，通宵不归

时，他是不是有去占那个弗拉维亚娜点小便宜的习惯。

过了好一会儿，他回答我说没有。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她从不离开她丈夫。

“他们夫妇俩一块儿饮酒，几乎是形影不离。喝醉了两人同时倒下，或同时不省人事。”

我几乎没有听他在说话，我想去睡觉。但他却希望我们能随便找个诸如门廊下这样的地方，单独地待上一会儿，就象人们常常干的那样。

“我想我曾经梦见过你，”他说，“事实上我早已见到过你了，不过，在梦里见到你，我更喜欢……梦中我想对你怎么，就能怎么。可不像现在这样，正如你见到的，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

天快亮了。尽管地面上、门口和房间内仍然是黑洞洞的，却已有白天的感觉。

由于困倦，我穿过马路，找到一家旅社。他在后面跟上来，叫住我：

“我要不要再给你钱？”

“不，不要，”我回答道。

“我白白浪费了你的时间，你应该向我收取你在一夜时间里可以挣到的钱。”

我摆脱了他，开了门，找了个空房间，和衣躺下，闭上眼睛，放松全身，渐渐地睡着了。马路上有人在扫地。房间里有人在问：

“我们哪天还能再见面呢？我很想跟你聊聊天。”

我觉得他就坐在床跟前。

就是他，坐在我的床沿上，双手捧着脑袋，默不作声。他刚从窗栏干边走过来，晚上他总是待在那里等我回来的。他对我说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回来的不是我，还说我们是永远也不

会再见面了：

“……不过，也许还能见面，或许在我在地下向你保证，由我来埋葬你的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我想睡觉，不知道我已累了。仿佛他已将我同他结婚时订的那条规定抛到脑后了。这条规定说，他应允许我休息，否则，他将会在一个被男人玩弄过度而遭到损害的女人的泪眼中消失。

电影剧本片断两则①

一、秘密公式

（电 影 诗）

你们会说我真愚蠢，
为命运哀伤并不聪明，
在这块僵硬的土地上，
命运已忘掉我们。

要使人们习惯挨饿，
确非是件容易事情。

---

① 胡安·鲁尔福于1976年3月4日在《永远》周刊的《墨西哥文化》副刊上发表了这两则电影剧本片断后，文学批评家何塞·阿亚拉·布兰科作了如下评述："这两个片断分属墨西哥的两部电影：《劫后余生》和《秘密公式》。前者是一部12分钟的短片，1960年由安东尼奥·莱依诺索导演，拉发埃尔·戈尔蒂基拍摄，是黑白片。它只在当时一些电影俱乐部放映。后者是一部42分钟的中型片，也是黑白的。1965年由戈麦斯导演，在当年电影工作者工会技术部组织的试验片首次比赛中夺魁——原著编者注。

尽管有人会争辩说。
若将饥饿在许多人中分摊，
轮到的也只是小小的一份；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我们这儿的这些人，
都已饿得半死半生；
连我们饥饿而死，
也没有土地葬身。

苦难和厄运，
看来已向我们逼近。

此事决不能漠视，
决不能！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
我们的肚脐心，
一直紧贴脊梁骨，
喝着西北风，
我们长大成人。

连黑暗也躲开我们，
尽管如此，
我们还要延续生命：
该死的阳光晒得我们昏昏沉沉，
每日里向我们倾泻热量，
仿佛在拉着风箱，
将待熄灭的炭火吹旺。
虽说我们心里明白，

纵使炉火熊熊，
也难改变我们的命运。

但是我们执着坚定，
也许这能得到补偿。

像我们这样的人，
世上多得难以数清，
许多人都像我们。
某些人应该倾听，
我们的呼声；
某些人或者说更多的人，
尽管我们的呼喊，
会使他们头痛、震惊。

我们并没有举事起义，
也没有向月球乞求；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
也不想急于寻找棲身之地；
每当恶犬向我袭来，
我们并没有朝山上奔。

对于我们的呼声，
某些人应该倾听。

当我们不再像一蜂群，
发出一阵阵嗡嗡；
当我们不再背对着，

刮来的阵阵旋风；
当我们如闪电般死去，
不再在这块土地上游荡；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才得到了拯救。

闪电的尾巴，
死人的旋风，
由于它们在疾驰，
作任何努力也无用。
这一切也许会变成泡沫，
或者被充满灰烬的空气吞没，
甚至有可能摸索着，
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最后成了瓦砾堆。

给躯体作了这么多折腾，
灵魂终将离开，
它可能在夜间冰凉的纤维中抽搐，
或者由于恐惧而消失，
由于恐怖而不留影踪。

圣马脱奥昨日醒来时，
脸色十分阴沉。
　　　　为我们祈祷吧，
炼狱中得到宽恕的幽灵，
　　　　为我们祈祷吧。
夜已十分深沉，

无法为他们守灵，

　　　　为我们祈祷吧。

神圣的上帝，神圣的神灵，

　　　　为我们祈祷吧。

阳光已将那些矮脚狗烤得口干舌燥，

　　　　为我们祈祷吧，

圣徒圣安东尼托，

　　　　为我们祈祷吧。

一小撮坏人，一群懒汉，

　　　　为我们祈祷吧。

一小批流浪汉，一小串游荡者，

　　　　为我们祈祷吧。

一群匪盗，

　　　　为我们祈祷吧。

上面这些人至少不会挨饿受冻。

二、劫 后 余 生

（电 影 故 事）

场景 1

（佩德罗坐在一座小山上）

佩德罗　（画外音）现在我不能回头，我必须带走我的妻子和儿子。现在假如堂塞莱里诺拦住我，上帝会出来说话的。我一定会达到目的的。他们夺去了我的生命，这也无关紧

要，因为说到底我早已失去了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可以占有我的土地，占有我的房屋，却永远也无法占有我的妻子。我要将她带到遥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回来。

场景2

（佩德罗在村庄里，被堂塞莱里诺发现）

堂塞莱里诺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你了吗？

佩德罗 （开枪）我正为这个目的来的。

场景3

（佩德罗急急忙忙地走进他的茅舍，佩特拉和伦乔正在其中）

佩德罗 喂，佩特拉，我是来看你们的。刚才我结果了给我们带来不幸的那个人的性命。

佩特拉 可是伦乔不能走了：自从他为保护我挨打后，就瘫痪了。

佩德罗 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你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可得快点，时间不多了。

佩特拉 （手里捧着一个包袱）我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了。

场景4

（佩德罗、佩特拉怀抱着伦乔走出一个村庄）

佩德罗 （画外音）太好了，我们没有碰上那个纳瓦尔！

场景5

（佩德罗、佩特拉怀抱着伦乔在一个山顶上）

佩特拉 你将我们带到哪儿去，佩德罗？

佩德罗 到一个让我们能永远摆脱埃尔米达手下人的追逐的地

方去。

场景 6

（佩德罗、佩特拉怀抱着伦乔，穿过一个荒凉的平原）

佩德罗　（对昏迷的孩子）我们快到了，你很快就会舒服一些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土地绿得连天也是绿色的。那里谁也不会伤害你的。你可以玩耍，那儿没有芒刺刺你，也没有毒蛇咬你。

场景 7

（佩德罗、佩特拉怀抱着伦乔，从一个山坡上下来）

佩特拉　快点，佩德罗。

佩德罗　挺住，伦乔！你没有看见那个纳瓦尔在追赶我们吗？

景场 8

（在大路的拐弯处，佩德罗疯了似地揉着伦乔的身子，佩特拉惊恐地瞧着他这样做了）

佩特拉　使劲地摇晃他，他都快凉了。

最后几个场景

（只听到音乐，还有并不很难听的喧闹声，接着是一片沉寂）

生活本身并不严肃

克里斯平小时候睡的那个摇篮，对他那瘦小的身躯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还没有见到过光亮，因为他还没有出生，他只得生活在那黑暗中。虽然他并不知晓，但他母亲走路的步子却越来越慢。有时她在走廊里走走，有时，在某一天气晴朗的早晨，她会到鸡舍去看看，背着母鸡偷偷地拿起几只小鸡，在胸口藏上三两只。也许她只是让自己的孩子听到世界上的某种声音解解闷。

再说，克里斯平虽在娘胎里待了8个月，他的眼睛却从来没有睁开过。人们甚至还可以猜想到，他一直蜷曲着身躯，从来没有想到要伸一伸胳膊和腿。他没有打算这样做，因此，他还没有显露生命的迹象。要不是他那颗心脏在轻轻地敲打着将他和他母亲的眼睛隔开的那堵“墙壁”，她差一点以为自己受了上帝的骗。即使这样，她也差一点（尽管是暗暗地）向上帝提出抗议了。

“请上帝原谅，”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不是活的，我可不得不这样做了。”

① 本文于1945年6月13日发表于墨西哥《美洲》杂志，从未被收进集子里——原著编者注。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好好地活着。像蜗牛一样蜷曲着身躯确实颇不舒服。但在那里面却生活得自由自在，可以无休止地睡觉，还充满着信心，这信心是他在他母亲肚子这个又大又保险的摇篮里摇晃时得到的。

母亲将克里斯平的存在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但她眼泪仍没有断过，她还会长时间地想起她的克里斯平已经死了。她甚至还不敢（这对她来说是最糟糕的）唱一只她会唱的哄孩子入睡的歌。尽管这样，有时她还给他唱，声音很低，像是唱给她自己听一样。但紧接着她便非常想哭，她真的哭了，好像仅仅因为“他”不在，才这样哭的。

然后，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向她的儿子请求宽恕。

也有一些时候，她完全忘记了儿子的存在。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促使老克利斯平的形象展现在她的面前。于是，她半开半闭着眼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时间就这样随着她对美好的往事的回忆逐渐地流逝了。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她不作任何思考的时候，克里斯平使劲地在她的肚子内“敲打”着，这使她醒悟过来。接着，她认为儿子心脏的跳动也不是一般的心跳，而是一种呼唤，是他在呼唤她，也好像在责备她，不该留下了他一个人，自己却走得远远的。于是，她立即开始给自己罗列一大堆罪状，进行自责，直到她内心平静下来，不再感到害怕才停止。

说起害怕，她主要是怕自己在无休止地梦见另一个“他”时，她儿子会出什么事。她很害怕这一点，这是确实无疑的。当她对儿子的情况一无所知时，她头脑里只感到非常失望。“他也许在受罪，”她自言自语地说。也可能他在肚子里气闷得很，因为里面没有空气；他也许还害怕黑暗。孩子们在黑暗的地方都会害怕。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也不例外。他为什么会不害怕呢？“唉！如果他在这肚子的外边，我就会保护他；

或者说我起码还能看到他的脸色是不是苍白，他的眼神是不是露出忧伤。到那时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办。然而，现在不行，现在在他这个地方我办不到。”她这样自言自语着。

克里斯平却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有当他感到他母亲在叹气时给他的一边留下一点空隙时，他才能略微动一动身子。另一方面，在他身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上下流动着的血液发出的同样的一种声音，起了催眠作用，使他能沉沉入睡。因此，母亲的阵阵叹息声反使他产生舒适感。

事情便这样进行着。除了某些不顺心的时刻外，她对未来的日子感到十分向往。看到她作出高兴的动作（这些动作每个作母亲的人都得事先学一学）也真叫人欢欣鼓舞。她还学着轻手轻脚的样子，免得碰伤那块抱在她怀里时像一个肉团一样的她的“心头肉”。

事情便这样进行着。

然而，生活本身并不是很严肃的。可以推想，她已知道这件事了。因为人们见到她与老克里斯平玩耍时，老是躲着他，结果，他俩谁也没有再见过面。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她想象到死亡时却显得很平静，就像一条河水逐渐上涨的河流，新流入的水将原来的水慢慢地推走，逐渐地占据它的位置，而不像一条新开的小河那样流水湍急。她想象中的死亡也是这样，因为她不止一次地见到它向她走近。她在自己丈夫克里斯平的身上也见到了死亡，尽管开始时，她未能认出它来，但到后来她见到他全身都是病，便不再怀疑是它来了。

这样，她便弄明白了当一个人不注意时，生活会常常怎样对付你。

那天上午，她想上墓地去。由于她往常总是要问一问那个还未出生的克里斯平，他是不是同意，那天她也这样做了。“克里斯平，”她问，“我们上墓地去，好吗？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不哭。我们只在那儿坐一会儿，和你爸爸聊一会儿天，然后再回来。这对我们俩都有好处，你愿意吗？”说完，她试图猜测她儿子的那双小手在什么地方：“我会一直拉着你的手的。”她说。

她打开门准备出去，但立即感到吹来一阵冷风，这风是贴着地面吹来的，像是在清扫马路。于是，她回来取她的大衣。他要是觉得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她先在床上寻找大衣，后来又在衣柜里找。结果，在衣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但衣柜比她要高许多，她必须踩在第一层，然后，又用一只脚跪在第二层，才用手指尖钩住了大衣。这时，她想，也许由于她使出了这么大的劲，克里斯平已醒来了，于是，她很快地往下跌……

她朝很深的地方跌去。有什么东西在推她。在她身子的下面，地面还离得很远，难以触及……

金　　鸡*

赵振江　译

* 这是胡安·鲁尔福创作的一个电影故事，于1964年搬上银幕。编剧是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伯特·加瓦尔冬。后者是该影片导演——译注。

黎明。

在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荒凉的街道上，蒙着披肩的妇女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教堂，去做第一次弥撒。还有一些妇女在打扫布满灰尘的街道。

远处传来了一个“传呼者”的叫声，距离太远了，听不清他在叫什么。村镇上的那些传呼者，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喊着失踪的牲口、小孩或姑娘的特征……要是一位姑娘，就更麻烦些，因为除了失踪的日期，还要指出谁是拐带姑娘的可疑分子，姑娘躲在什么地方以及她的父母是非找回来不可呢，还是随她去了呢。这样做是为了向全村说明事情的真像并促使潜逃者感到羞愧而不得不成亲……丢的要是牲口呢，倘若传呼没有奏效，就得去找，否则人家是不付工钱的。

妇女们向着教堂走去，越走越远，传呼者的叫声却越来越近，最后他在一个街角停了下来，将两手做成喇叭形，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

“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五岁口……易受惊吓……臀部带着标记……有烙印……没缰绳……前天从翁多牧场跑掉的……堂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的家产……谁要是找到了，二十

比索的赏钱……决不讨价还价……”

这最后一句话，他拉着长声，怪腔怪调的。然后就去别处重复那几句口头禅，直到吆喝声又渐渐远去，最后在村镇最偏僻的角落里消失了。

干这个营生的是迪奥尼休·宾松，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镇的一个最穷的汉子。他和母亲一起，住在阿拉巴尔区的一间摇摇欲坠的草棚里，母亲衰老多病，与其说因为上了年纪，不如说穷得可怜。

虽然看上去迪奥尼休·宾松像个强壮的汉子，实际上却是个残废，谁知道他那只胳膊怎么麻痹了呢；反正他什么活计也干不了，既盖不了房也种不了地，可这是镇上唯一的劳动。这样他就一无所能了，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于是他就当上了“传呼者”，这营生不用动手，而且他胜任愉快，既有嗓子又有毅力。

无论是受人之托去吆喝，还是去寻找牧师先生的剃了毛的奶牛，他都要喊遍全镇的各个角落，每逢他看到教区畜栏的门开着，准是牧师正不怀好意地将牛往山坡上赶，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虽然一听到呼叫，总是有闲人自告奋勇去寻找那头众所周知的奶牛，可迪奥尼休有时还是亲自出马，而得到的只是几句祝福和到天堂去领取酬劳的许诺。

尽管如此，无论挣钱与否，他总是卖力地喊叫，总是恪守职责，因为说穿了，除此之外，他别无生路。他也并不总是象今天这样空着两手回家。这一次他和堂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立下了协议，从早到晚一直为他丢失的枣红马奔走呼号，直到觉得自己的吆喝声和沉睡村镇的犬吠声分辨不清时才罢休。可是由于一天当中都没见那匹马的踪影，也没人能说出它的下落，堂塞昆蒂诺善财难舍，不看到自己的马在圈栏里打盹是不会跟他结账的；但是为了不让呼叫者松劲并继续给他呼叫，就

给他预支了十分之一升的杂豆。迪奥尼休·宾松将杂豆包在围巾里，等他又饿又累地到家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象往常一样，母亲煞费苦心地给他煮点咖啡，再烧一点高汤，里面只漂着几片仙人掌，但至少可以闹个“水饱”。

他并非总是倒霉。每年在圣米盖尔的节日里，他都被聘为演出盛会的司仪。只见他走在声音宏亮的大鼓和调门很高的木笛的前面，通过硬纸壳的喇叭筒，用动听的声音宣布“玩牌”、“赛马”、“斗鸡”，并顺便预告一连九天教堂的全部娱乐活动，就连活动帐篷里的节目或包治百病的膏药也不放过，走在他所率领的游行队伍后面很远地方的管乐队，用走了调的乐曲《湿老鹰》使“呼叫者”能轻松地休息片刻。在用芦苇和青玉米秆扎成的拱门下面，游行以彩车告终，车上坐着花枝招展的姑娘们。

那时，迪奥尼休·宾松忘记了他充满苦难的生活，得意忘形地领着游艺队伍，用喊声为在他身边耍杂技、翻跟斗使人开心的小丑们助兴。

那年，不知是因为丰收还是什么人显灵了，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的节日活动比以往许多年来都热闹。那时，人们的热情如火如荼，两局以后还在赌牌押宝，斗鸡更是方兴未艾，甚至当地的斗鸡者的鸡都斗光了，可他们还能从容不迫地从外地运来，照料它们，训练它们，拿它们取乐。在那些人当中，就有镇上最有钱的人堂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他的养鸡房里已经是空空的，在兴高采烈的角逐中，除了现金之外，他还输掉了一间养满了母鸡的鸡棚和二十二头奶牛，这是他的全部家当。虽然最后又捞回了一点，但其余都赌光了。

为了完成那么多工作，迪奥尼休·宾松忙得不可开交。他已经不当“传呼者”了，而是在斗鸡场里当“司仪”。他几乎

包揽了所有的场次，在最后几天里，人们发现他的嗓子累哑了，然而他并没有停止大喊大叫，宣布裁判的裁决。

角逐愈演愈烈，只有强手交锋了。来自圣马尔科斯（阿瓜斯·卡连特斯）、特奥卡尔蒂切、阿朗达斯、恰尔契科目拉、萨卡黛卡斯等地的著名选手都来参战了，他们都带来了非常漂亮的公鸡，简直令人不忍心见它们死去。另外，也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歌女"，也许是被钱的味道吸引来的吧，因为从前她们对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是不屑一顾的。为首的是一位标致泼辣的美人儿，胸部裹着镶着金钱的丝绸披肩，人们都叫她"阉鸡女郎"，也许是因为她能把男人拖得精疲力尽吧。歌女们的周围是一个马里亚契① 乐队，她们的光临和歌声的确使斗鸡场的气氛更加炽烈。

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的斗鸡场是临时搭起来的，盛不下那么多的人。这是在砖场的院子里，因陋就简地支起的草棚。斗鸡的圆台是用望板搭的，周围观众坐的凳子不过是在厚厚的土坯上架的一些板子。即便如此，那一年的事情也复杂多了，因为谁也没想到会那么热闹。而且，这还不算，人们还时刻在等待着一些政界人士的到来。为此，当局下令将前两排座位空出来，直到他们大驾光临，甚至在他们到场后仍有空位，因为他们不过是两个人，虽然各自都有手枪队保镖。这些保镖都坐在第二排，隔着斗鸡的圆台，针锋相对。斗鸡刚一开始，人们就发现那两个家伙不对头。他们同时来到那儿，好像是有什么宿怨，因为双方不仅在个人之间剑拔弩张，而且在斗鸡中也同样誓不两立。如果一个人为这只鸡叫好，另一个人就为那只鸡助威。于是情绪就猛烈起来了，因为谁都想自己一方的鸡获胜。很快就摊牌了：输者站起身来，他的随从也一齐行动，

① 马里亚契是墨西哥一种演奏民间音乐的乐队。

两位王子互相挖苦威胁，奴才们也随声附和，彼此对骂。那两伙看起来怒气冲天的人的阵势终于引起了全场的注意，观众们预感到在那帮家伙中要产生骚乱，因为他们是从来不放弃抖威风逞好汉的机会的。

有人怕发生枪战，毫不迟疑地退场了。然而平安无事。斗鸡一结束，两位政客就离开了斗鸡场。他们在门口碰面了。两个人挽起了手，后来人们看见他们一起在小吃摊上喝酒，和他们在一起的有那些歌女。那些保镖，还有村镇的主席，似乎早已将恶言恶语丢在脑后好像大家都在为欢聚一堂而庆幸似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迪奥尼休·宾松吧，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一天晚上，他时来运转了。最后一场斗鸡改变了他的命运。

来自契贡特贝克的一只白鸡和来自契瓦瓦的一只金鸡交锋对阵。赌注很大，甚至有人出到五千比索，还有人愿为契瓦瓦的公鸡翻一番。

白公鸡发“蔫”了。可对手一打照面，它又接受了挑战，但是当它坚定地站在分界线上时，刚和金鸡交锋，便退到了一个角落里。它呆在那儿，垂着头，耷拉着翅膀，像得了瘟疫似的。金鸡却不管这些，依然上去挑战；脖子上的羽毛竖起来了，向逃跑者步步紧逼。“胆小鬼”继续向栅栏边退却，一心只想逃跑。当它看到被契瓦瓦的金鸡拦住了去路时，为了避开对方的进攻，便向上一跳，结果正落在进攻者金光闪闪的脊背上。为了能够站稳，它用力扇动翅膀，当往外拔腿时，距上锋利的刀片伤了金鸡的一只翅膀。

契瓦瓦漂亮的金鸡一瘸一拐毫不留情地向“胆小鬼”发动进攻，后者则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角落连连退却；每当它感到灾难临头时，就运用那已经退化了的飞翔能力。就这样斗了几个回合，金鸡终因失血过多而不能坚持，趴在斗鸡场的地板上

了，其实那只白鸡连一点进攻的意思都没有。

就这样，“胆小鬼”赢了，于是迪奥尼休·宾松宣布了结果，他叫道：

“赌注小的赢了！赌注大的输了！”紧接着又补充道：“开——门！”

契瓦瓦人拾起了自己受了重伤的公鸡。为了输通血脉，他给它往嘴里吹气，并想让它站起来。但是当他看到那只鸡又倒了下去，缩得象一团羽毛似的，便说：“只有杀掉了。”

眼看他要拧鸡脖子了，迪奥尼休·宾松上前阻拦说：“别杀它，还能好，至少还可以饲养呢。”

契瓦瓦人嘲讽地笑了，将那只鸡扔给了迪奥尼休·宾松，仿佛扔给他一块破布似的。迪奥尼休将那只鸡拣了起来，小心翼翼，简直是温情脉脉地抱在怀里，离开了斗鸡场。

他一到家，就在那间草房里挖了个窝，在母亲的帮助下，将那只鸡放了进去，外面只露一个鸡脑袋。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迪奥尼休·宾松一心只想着他的金鸡，对它关怀得无微不至，给它喂食饮水，将饼渣和苜蓿叶放在它嘴里，想方设法让它吃下去。可是那只鸡既不吃也不喝，似乎只想死，虽然迪奥尼休在那里不让它死，一直不眨眼地盯着趴在窝里的那只鸡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尽管如此，一天早晨他发现那只鸡闭上了眼睛，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他连忙在土坑上罩上了一个木箱，用一块石头不停地在木箱上敲，一连敲了几个小时。

当他挪开木箱时，那只鸡惶惑地看着他，从半开的嘴里不住地喘气。他将砂锅端到鸡的面前，喂它喝了水，再拿面团喂它，鸡立刻就吞下去了。

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在圈栏的晒台上放他的鸡去了。那只

鸡灰糊糊的，满身泥土，尽管由于受伤的翅膀不吃劲，不时歪来扭去，但却表现出卓绝的品格，昂起头来，充满了生活的勇气。

没过多久，金鸡受伤的翅膀痊愈了。尽管比另一只翅膀略高，但每天清晨用力一抖，仍然威风凛凛、英姿勃勃。

可是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母亲去世了。好象她以自己的老命换取了那只"独翅"的新生，使它终于成了金鸡。因为在金鸡一天天痊愈的时候，迪奥尼休·宾松的母亲贫病交加，操劳至死。

多年的苦难，连日的饥饿，毫无希望，这一切很快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当儿子找到了为母子二人而坚决奋斗的勇气时，母亲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意志恢复失去的力量了。

她死了。迪奥尼休·宾松必须埋葬她，尽管他连口棺材也买不起。

也许从那时起，他开始仇恨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因为人们不仅不肯助他一臂之力，而且还都在嘲笑他。当他将母亲的遗体用芦苇裹好，装在用腐烂的门板做成的匣子里，背在肩上在街上走时，人们确实嘲笑了他的滑稽相。

看见他的人没有不笑的，都以为他是去将一个死畜牲扔掉。

同一天，为了使事情善始善终，除了埋葬母亲，他还必须去吆喝托玛萨·雷聂罗的失踪，也就是他不顾自己的穷困而想娶为妻子的那位小姑娘：

"托玛萨·雷聂罗"，他叫道："十四周岁。看来是二十四日逃跑的，可能是和潜逃的米盖尔·蒂斯卡雷纽在一起，米盖尔，父母双亡。托玛萨，堂托尔瓜托·雷聂罗的独生女儿，她父亲想知道女儿的下落"。

就这样，迪奥尼休·宾松怀着双重的痛苦，从一个街口到另一个街口，直到村镇荒凉的尽头，吆喝着那几句口头禅，这哪里是寻人启事，分明是伤心的怨言。

辛苦巡回之后，他靠在一块石头上，脸色阴沉，心中怀恨，暗自立下誓言，今后无论是他，还是他家的人，永远不能再忍饥挨饿……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告别了家乡。只带了一个包衣服的小包袱，把那只金鸡放在腋下，用胳膊为它遮蔽风寒。他要去闯荡江湖，将命运寄托在那只金鸡的身上。

当他从事"传呼者"的职业时，曾和其他斗鸡者打过交道，他知道斗鸡在何时何地举行。他首先要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圣胡安·德尔里奥。他穷困不堪，衣衫褴褛，怀里抱着那只鸡，溜进了斗鸡场，不过只是为了看看行情，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个为他下赌注的"助手"。他找到了；不过当天下午不行，因为所有那些比赛都必须预约。他只得等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的"散斗"。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就在小店里过夜，将那只鸡系在床腿上，一夜没敢合眼，生怕有人将它偷走，那只鸡就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啊。

他身上带着的寥寥几枚硬币都花在买鸡食上了，他用葵花籽、辣椒拌肉末喂它。天亮以后，无论是中餐还是晚餐，他都给鸡吃那种食。

十一点的比赛开始时，他已经到场。他和自己的搭挡在一起，此人是个职业赌棍，要是赢了，百分之八十的钱归他；要是输了，他的赌注白扔，迪奥尼休·宾松的鸡也就报销了。交易就是这样谈妥的。

上午的比赛没有吸引真正的斗鸡者，到场的人更多的是图稀罕，看热闹的，他们下的赌注还不值两只鸡钱。因此，大多

数都是劣等鸡。

尽管如此，要是赢了，总还能赢点钱。迪奥尼休·宾松赢了。他的鸡连一根毛也没掉，出场时从刀片到距套都沾满了鲜血。

当付给他应得的几个比索时，他的搭挡对他说，对于那些“老母鸡”来说，他的雄鸡太厉害了，并竭力说明他去参加预约的角逐，甚至还劝他要节省鸡的体力消耗，并说愿意亲自去为他寻找对手。

迪奥尼休同意了，因为这正中下怀，他就是要看看他的金鸡的本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象对他的金鸡那样充满信心。

下午的斗鸡场完全不同了。“裁判”席、“挑战”席和“应战”席都被身份显赫的人物占据了。歌女们在戏台上唱歌，在拥挤不堪的广场的各个角落，人们都会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气氛。

轮到迪奥尼休·宾松出场了，人们给他的鸡过了秤。要把鸡蒙上，因为这是对手事先要求的，他还要挑选刀片乃至放鸡的人。迪奥尼休认为这样对对方有利，但是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全部条件，只有一条除外，就是不能叫别人来放他的鸡，因为他担心自己的鸡会受到伤害。人们答应了他这一要求。

人们终于撒出了一只栗色的大鸡，几乎是黑色的，它开始在斗鸡的圆形的栏杆里逛来逛去，耀武扬威地环视四周，就象公牛到了斗牛场上，在寻找对手。

“注——意！”开局的人叫道：“圣胡安·德尔里奥对圣米盖尔·德拉米拉格罗！势均力敌！一百比索！”

“八十！我给金鸡出八十！”

“七十！我出七十！我站在圣胡安·德尔里奥一边！”

迪奥尼休·宾松掏出了裹在面袋里的半麻木的金鸡，在斗鸡场的空地上放了一会儿。

赌注的势头对他不利。

"一百对七十！对五十！一百对五十！"

中间人绕场一周，一边收拾各处的赌注，一边宣布：

"一百对五十！看押在哪一边！"

看到自己一方的赌注下跌，迪奥尼休·宾松笑了。赌注下在圣胡安·德尔里奥一边的嘈杂喊声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搭挡，但却找不到，只好无可奈何地抚摩着自己的金鸡，为它梳理羽毛。

"先生们，开始！"裁判从座位上下令。

他们从鸡爪的刀片上取下了皮套。双方都将鸡放在分界线上，然后一听到口令，就放开了。对方的手上留下了几根羽毛，这是为了刺激那只鸡，临撒手时拔下的，而迪奥尼休·宾松却轻轻地将鸡放在了分界线上。

一片寂静。

没过三分钟，从整个观众席上发出了一声惨叫。栗色鸡斜着身子，躺在了地上，垂死地挣扎着。金鸡干净利索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将它干掉了，而且还在抖动双翅，发出一声凛然不可侵的啼声。

为了不让巨大的刀片伤着它，迪奥尼休·宾松将金鸡举起来了。在伤心的人群的嘘声中他穿过场地，将刀片交到裁判桌上。只有进来用笤帚打扫死鸡血迹的清洁工向他说了几句赞扬的话：

"您的鸡可以和任何对手交锋，朋友。"

"是的……它善于应战。"这是迪奥尼休·宾松的回答，他出来找自己的搭挡，在一个酒馆里找到了。

"您拿到赢的钱了吗？"

"说老实话，我早就出来了，喝喝酒，定定神。我以为你的鸡斗不过人家。我拿什么玩艺儿来偿还赌注呢？"

"您对我的鸡那么没信心吗？"

"因为我根本没想到和我立约的堂福拉诺会拿他的栗色鸡来对付我们，老实跟你说，那只鸡是个杀手……他一向留着它去参加圣马尔科斯的比赛……它一出场，总是大获全胜。"

"就是这样，他还占据了有利条件呢。"

"你看看，那阵势，谁也得害怕。看到给对方的赌注一个劲儿地涨，就更不用说了……甭说我吓了一跳，换谁也得吓一跳。"

"可我们不会输，这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呀。所以我干脆呆在这里，以防万一。"

"这么说要是输了，就是我一个人倒霉了？"

"差不多吧，反正你没什么可输的。可我，你要知道，我是以此为生的。好吧，我们还争什么呢，咱们领钱去吧。"说着，他喝了最后一口酒。

然后他们二人向存放赌注的地方走去；但是那时一场新的比赛已经开始，只好等到那一局结束。

很快就听到获胜的一方的支持者发出"苔吉斯吉阿班万岁！"的喊声，紧接着传来了戏台上的歌女们在中间休息时唱起的歌声。

迪奥尼休·宾松在等候他的搭挡归来的时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歌女们，特别是为首的那一位，他似曾相识。他一直走到戏台跟前，尽情地看她，这时她唱出了下面的歌词：

前天梦见我爱你
白头偕老志不移；
醒来全都是假的，
从未将你放在心里……

“领来了。”那位搭挡说，将领到的钱拿给他看。

“那个唱歌的是谁呀？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她叫阉鸡女郎。她的职业就是周游四方，所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她，这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走吧”

其实我并非真爱你，
不过是一时图欢畅，
现在将丑照还给你，
为了把你全忘光……

用赢来的钱，他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逛了。他沿着萨卡黛卡斯的方向深入内地，听说那里的赌注很大。给他做搭挡的那个人毛遂自荐，愿陪他前去：但是迪奥尼休·宾松情愿自己去，因为他们打交道虽然不多，那个人却揩了他的油，他看出尽管此人的主意可能对他有用，但他纯属自私自利之徒。从今往后，他赚的钱应该只归他自己所有。

在一段时间里，谁知道他周游了哪些村镇呢，反正在去圣马尔科斯的途中，当他到达阿瓜斯·卡连特斯时，还带着那只金鸡，而且换了装：身着孝服，如同自此以后直至临死那天的衣着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到达阿瓜斯·卡连特斯一带。他是怀着最好的心愿到这里来的，既然按规定那里只接纳勇猛和卓越的公鸡，现在他可以看看自己的金鸡是否能同在那里争雄的厉害的公鸡媲美了。所谓勇猛，就是在角斗中总是首先发动进攻，就是不断地给对手以沉重的打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都表现出无畏的气概。

基于这种想法，迪奥尼休·宾松要去试一试，看看他的鸡是属于勇猛的上品呢，还是一碰到那样的对手就吓得“筛

糠”。

在次日的角逐中，他给金鸡作为“莫契列尔”报了名。（人们管首先出场的鸡叫莫契列尔，与众不同的是，为它下的赌注更大。）

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他又和圣胡安·德尔里奥的搭挡碰面了。然而这一回此人没有热心地为迪奥尼休·宾松出谋划策，因为他认为在云集于圣马尔科斯的真正的久经沙场的斗鸡人面前，宾松不是什么王牌。更有甚者，刚一碰面，那位老搭挡就对他说：

“你最好拿那只秃尾巴公鸡去做种鸡，在这里人家会把它的毛全拔光的。”

“无论如何我是没什么可输的，不是您对我说的吗？”

“在周游的过程中，你大概赢了几千比索吧。不过你要记住，命运之神是不会骑着蠢驴走的。”

“所以我才不愿跟您搭伙。”最后迪奥尼休·宾松对他说。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斗鸡场的观众对歌女们的出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吆喝者宣布那天下午的角斗开始。迪奥休尼·宾松便驱使金鸡去和一只摇摇摆摆的芦花鸡对阵，他清楚地听见了赌注的行情，下在对手方面的渐渐超过了自己；尽管自己方面的赌注也有回升，但也许那是一些漫不经心或不谙行情的观众，因此他还是有点担心。然而当他看到对手在敲打鸡脑袋并以此来刺激它时，他就知道自己会赢，因为他的金鸡向来习惯于仁慈温柔，角逐时光明正大，很容易战胜暴跳如雷的对手。

果然不出所料。对手摇头晃脑；可是金鸡对芦花鸡左摇右摆的头部毫无兴趣，而是要从侧翼发动进攻，刀片对刀片，它多次向对手的胸部扑去，用两腿一拉，对手便磕起头来，活象拳击者在伪装进攻，然而身躯却几乎不动了。金鸡将爪上的刀

片扎进了对手的尾部，将它的腰扭伤，使它叉开两腿，不知该将嘴放在什么地方了。

“斗得漂亮！”吆喝者叫道：“诺契斯特兰输了，皆大欢喜！开——门！”

在塞拉亚的监狱里
我无缘无故地被关押，
只因为我的小鸟儿
鸲了一朵不幸的碧达雅①，
我只占有了她的小洞洞
其余全都是谎话……

女歌手们用那首富有刺激性的歌曲打破了场子上的议论和紧张，这首歌使宾松洋洋得意，他抱起自己的金鸡，虽曾鲜血淋漓，却已将伤口洗得干干净净。

“喂！斗鸡的！”他听见有人叫，当时他正要在庙会的一个小摊上吃鸡肉。他已经小心翼翼地收好了自己的珍禽，而且东张西望地看了好一会儿节目。现在正等着人家给他端晚饭来。

他转过脸去，发现一位身材魁梧趾高气扬的乡下人正俯视着他。

“您跟我说话吗？”迪奥尼休·宾松问道。

“你的鸡要多少钱？”

“它不是卖的。”

“我给你一千比索，你别告诉任何人你把鸡卖给我了。”

① 碧达雅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开红色小花，果可食。

“我不卖。”

乡下人走到迪奥尼休·宾松身边，向他伸出手，像要做介绍的样子。宾松那时才看到，和他一起走到灯前来的还有阉鸡女郎，那个在斗鸡场里唱歌的漂亮姑娘。

“我叫罗伦索·贝那维德斯。你从没听人说过堂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吗？那么我就是。我也是今天下午被你的鸡伤害的那只芦花鸡的主人。我给你一千五百比索，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对任何人说你将它卖给了我……”

“我已对您说过，这鸡我不卖。”

“再添点，”这位罗伦索·贝那维德斯不理睬迪奥尼休·宾松的回答，“我给你两千比索，此外再加两只像你那样的黄公鸡。特别漂亮的。在你手里……凭上帝说，我相信你的好手气！它们会成为常胜将军的……再加点……”

“我对交易不感兴趣。您们不愿意坐下来用晚饭吗？”

“什么晚饭？”

“您们不想吃只鸡吗？”

“不，谢谢。我从不吃鸡……更甭说在斗鸡的季节了。”

“难道您不怕店铺要关门了吗？”

“喂，斗鸡的，”对方以一幅严肃的表情对他说，“你听清楚，那只鸡不能再在这里上阵了。人们已经熟悉了它的标记和斗法。否则，人们就会找一只鸡，在前几个回合就会给它致命的打击……再添点……”

“我现在不打算叫它去斗。”

“……再添点，我说，也就是你才那么干。不过要是我的话，明天就叫它去斗鸡场，会以三比二甚至五比一的优势去比赛。不过要叫他们相信这是我的鸡。否则，我就有鸡来对付它，你就走着瞧吧。”

“养鸡的，接受他这笔交易吧！你合算。”阉鸡女郎插嘴说，她坐在迪奥尼休·宾松的对面好一会儿了，“你没弄明白堂罗伦索给你出的主意吗？”

“我明白；不过我不喜欢背后搞鬼。”

她笑得很响。然后接着说：

“从老远就看出来你不懂这些事情。等到你更老练的时候，就知道在斗鸡中是无所不为了。”

“可现在我是合理合法地赢的。那就……失陪了。”迪奥尼休·宾松说，看来他生气了，狼吞虎咽地埋头吃鸡，以此结束了那场争论。

阉鸡女郎耸了耸肩膀。她从桌旁站起身来，在罗伦索·贝那维德斯的陪同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下。

“你喝什么，贝纳尔达？”他听那个叫贝那维德斯的人问那女子。

“那么就叫他们快点拿几杯啤酒来，好不好？”

“先要点龙舌兰酒怎么样？省得啤酒伤身体。”

“好吧。”

堂倌来了，他们就要了一瓶龙舌兰。

迪奥尼休·宾松一面品尝着晚餐的美味，一面从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他们。特别是看着那位妇女，标致的美人儿！她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龙舌兰酒，听着罗伦索·贝那维德斯给她讲的话，不住地放声大笑。而宾松呢，就在那里欣赏她镶嵌在那张特别漂亮的脸上的一对大眼睛的快乐的神采。一条披肩斜搭在胳膊和胸脯上，从它们的轮廓来看，他知道这女人的体形也一定很美，她穿着一件袒胸领的上衣和一条印着大红花的黑裙子。

宾松一口一口地吃着，两眼一直注视着那个女子，她曾出面支持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向自己提出的交易，看他的外表，

此人大概是个有名的斗鸡手。

吃罢了晚饭，他站起身来。离开之前，他向邻桌的顾客告别了一声，可他们似乎没有听见。那汉子聚精会神地说着，也许想说服那女的去做什么事情。她全神贯住的盯着他，由于一直在大量地喝龙舌兰酒，她的目光已经有些迟钝了。

两个月以后，在特拉克帕克，人家杀死了他的金鸡。

从一开场，他就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准备厮杀的强手。那是一只漂亮的公鸡，黄脖黄翅，黑身子，英俊威武，粗粗的脖子，厚厚的羽毛，特别是它那鹰一样锐利的视线和那--双由于仇恨而发红的眼睛，看来要是不把那不幸的金鸡置于死地它是不肯罢休的。

刚一开始角逐，迪奥尼休·宾松还没放好他的鸡，对方便发动了猝不及防的攻势，在几秒钟之内，那英俊的公鸡连续用嘴进行猛烈的拼杀，结果使金鸡的冠子淌下血来。

“我以一百对五十！花公鸡胜！”赌徒们叫着。

中间人像回声一样地重复着：“一百对五十！占大头！干吧，先生们！一百对十五，还有谁站在花鸡一方？”

“我只给金鸡出四十！我出一百对四十！”

血开始从金鸡的鸡冠流到鼻子上，它呼吸困难了。迪奥尼休·宾松给它擦干净了头部。向它的嘴里吹气帮助它呼吸。他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涂在鸡冠子上止血，并开始拔鸡尾巴上的羽毛，以此来刺激它，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这时响起了喊声：“先生们，撒鸡！”金鸡怒不可遏，它不是轻轻地落到分界线上，而好象是要从迪奥尼休·宾松的手上窜出，去和花鸡猛烈地拼搏，花鸡半飞半跑，狠狠一击挡住了它，用爪子从前面向它进攻。然后便用嘴啄它。使它摇摇晃晃地乱了阵脚；后来，又用翅膀抽打并佯攻了几次，它跳到金鸡身上，啄破了它

的脑袋，同时将爪上的刀片刺进了它的胸脯。金鸡两脚朝天，乱蹬乱踹；不过已是垂死挣扎了。

"先生们，将你们的鸡拿起来吧！"

按照习惯与规定，裁判准备验证，迪奥尼休举起他的鸡并将它拿到花鸡跟前，这畜生又残忍地啄它那发紫的冠子，所有的人都看见，那已是一只死鸡了。

迪奥尼休·宾松离开了斗鸡场，手上还拿着几根鸡毛和一个血的纪念物。广场外面，嘈杂的叫卖声，欢笑声，帐篷里对演出的吹嘘声，对摸彩的鼓动声，轮盘赌的吆喝声，掷骰子和抽签的喧闹声，还有邀请观众们去猜那小球滚到何处的白人或麦斯蒂索人① 的呼喊声响成一片。斗鸡场传出的声音依稀可闻；纸烟和酒精的臭味胜过了淌在地上的血腥味和挂在钩子上、剔去了骨头的死鸡的气味。观众们疯狂地喊着："挂着的那个就是！已经不会动弹了！奇杜班万岁！"这喊声压倒了歌女们重唱的歌声和大提琴浑厚的音响。这一切都和商贩的叫卖声、赌徒的吆喝声以及流动乐队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骰子在筒里的响声以及在绿色法兰绒上的滚动使他又回到了现实。斗鸡场里又恢复了平静，中间休息已经结束，现在又开始角逐了。

他走了几步，在猜纸牌的桌子前面停下了。

"你洗牌时别那么高，秘密都让人家看见了！"他听见有人对庄家说，他们都聚集在桌子前面。

迪奥尼休·宾松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他无心赌钱，只想看看新鲜。他没什么钱了。几乎连吃晚饭和交当天的店钱都不够，因为他的鸡临死时将它前几个月赢的钱又都带走了。说实

① 麦斯蒂索是印欧混血种人。

在的，他真是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就一心一意地在那里猜庄家丢在布面上的纸牌，心里在盘算着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他终于下了决心。从腰带里将收着的钱全掏了出来并走到一张和金杯花A并列的金元花十那里。

“我要金元花。”他说。将比索一个一个地放在金元花十的地方。

骰子慢慢地滚动了。庄家在每张牌前都将满把牌举起来：

“金杯花七。”他说道：“金元花二。棒花五。棒花王。剑花四。金元马。还有……棒花A。”他继续发牌并很快地说出每一张是什么牌：“二，五，三，十，十。先生，您猜中了，是您的。”

迪奥尼休·宾松眼巴巴看着人家收走了他的钱。他向房边闪了一下，让别人过去，这时赌局的主人又吆喝着：“下一局您就走运了！先生们，愿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走了！”

为了不象逃跑似的，他没有马上离开。当他终于决定退场时，迎面碰上了阉鸡女郎那张光彩动人的俏脸，她穿着宽大的印着虞美人花的长外衣，披肩像子弹袋似的斜搭在胸脯上。

她从怀里掏出一块花手绢，里面包着好大一把钱，原封不动地递给迪奥尼休说：

“喂，斗鸡的，请你替我把这些钱押在棒花六上，挨着金元马那张。”

“您为什么这么性急呀，堂娜贝纳尔达？现在我的手气很背。您已经看到了。您特别想把钱输光还是怎的？”

“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替我押嘛！”

“好吧，我可孤注一掷了……现在最好押在马上。”

“那么就押在马上吧……既然你乐意。”她说。

迪奥尼休·宾松看了看她，好像要猜透她的话的含义似的；而且不住地看着她调皮的微笑，将钱包放在了棒花六的地

方。

“有言在先，我可不负责任。”

“斗鸡的，你别着急，也甭担心。”

开始发牌了，到第二张时，露出了金元六。

“带六的赢了！”庄家叫道。

开赌局的人打开了手绢，数了一下里面包着的钱，付给他们相当于原来数目一倍半的钱。

“这是你赢的钱。”他说。

“包在一起吧。”阉鸡女郎对宾松说。

他收起了那堆硬币，没有动手绢里的钱，便一起包起来，还给了阉鸡女郎，她又放进了怀里。

“现在看斗鸡去，看你能不能捞回来。”她对宾松说。

“玩别人的钱，我不踏实。”

“我带来了自己的钱。”阉鸡女郎捂着胸脯说，“因此你不必为难。而且斗鸡结束后，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她脸上又浮现了那调皮的微笑，然后补充说：“我和另一位先生。”

两个人一同向斗鸡场走去。但是在入场前，他拦住了她，问道：“堂娜贝纳尔达，告诉我，您大概和发牌的人有什么默契吧？”

“庄家倒牌时，我看得很清楚，在出口那儿是马。”

“看见了它，你就别放过。这些家伙们的牌里总是有鬼。”

两个人没再说话，进了斗鸡场。

当迪奥尼休·宾松找空位子坐下时，她走上戏台并在那里开始唱道：

碧达雅花多么美丽，

仙影拳花清白似玉，
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
有我在此，谁不回避，
虽然你看见我离去，
可我的心啊，永属于你。

啄木鸟像个木匠一样，
埋头干活从来不停，
为了找到那个小洞，
它的鸟嘴都弯成了弓形。

我也像啄木鸟一样。
当我陪伴心上的姑娘。
唉哟，我的屁股磨得生疼，
啊哝，我的腰带勒得够呛。
你就为看我是不是一碰就胀，
竟让我挥舞那根大棒；
纵有那么多年轻的母马
我只为自己的马儿歌唱……

我就是一只山里的鹞鹰
长着一对斑烂的翅膀；
作梦不会使我吃惊，
失眠我也不放在心上；
和我的姑娘倾诉衷情，
遇刺身亡我也舒畅……

正是在特拉克帕克，他真正认识了贝纳尔达·古蒂纽。尽

管从前他多次见到过她并且默默地用钦敬的眼光看着她，但那时他觉得自己对她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从没想过和她交往，对她的友情更不抱奢望。如果说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他甚至有幸受到她的劝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配跟她交往，恰恰相反，他觉得自己离她的爱慕更远了。

这位贝纳尔达·古蒂纽是一位远近驰名颇有影响的歌手。她就象自己的歌声一样，善于挑逗人心，尽管她不让任何人得手，因为要是有人打她的主意，她是又泼又刁。她结实、漂亮、精力充沛、足智多谋，然而谁要和她做朋友，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情谊。她的身体灵活健壮，当她举起手臂时，那一对乳房像要将内衣撑破似的。她总是穿着宽大的、颜色鲜艳、充满皱褶的印花细布的裙子。外加一条丝绸披肩，辫子上戴着几朵花，脖子上套着一串串的珊瑚和彩珠的项链，手臂上戴满了镯子，耳朵上是大大的金耳环。这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女性，她不仅是科里多① 和古代歌曲的出色演唱家，而且无论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欢乐。

听说她从小就陪着母亲走村串镇，母亲是一位可怜的在集市上帮助叫卖的人，在一次帐篷失火时死去了。此后她便自谋生路，和一帮流浪艺人在一起，都是些听天由命沦落江湖的人。

阉鸡女郎跟他说的“另一位先生”就是那个在阿瓜斯·卡连特斯想买他的鸡的罗伦索·贝那维德斯。

他们三人在桌前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桌上摆满了调味小菜和洋葱、柠檬、牛肉做成的拼盘。他们等候着已经要好了的啤酒，这时那位罗伦索对他说：

“宾松，你看斗鸡这玩艺儿有它的诀窍。它能叫你发财致

① 墨西哥一种广泛流行的民歌。

富，也能叫你带着你的全部财产去见阎王。要是你在阿瓜斯·卡连特斯听了我们的规劝，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吧。”

“那是我的鸡命该如此。依我看，也是天理该当。”

“那么你能告诉我，你的鸡当时为什么怯阵吗？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来，你的鸡受到了惊吓，这就是事情的症结。”

“可谁能对我做那样的缺德事呢？我和我的鸡一直就没离开过。”

“可能是在过秤的时候。”贝那维德斯对他说：“说不定是哪个放鸡的人干的，那些人的手指头很灵巧，他用指甲扎伤了你的鸡还不叫你知道。有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可那金鸡的表现还是勇敢的呀。要是它受了伤，就不会去斗了。”

“那因为它是优良品种……尽管如此，它还是怯阵了。我看得很清楚。”

啤酒来了，还有一些盛着热菜的砂锅。可是迪奥尼休·宾松却将啤酒推到了一边。

“怎么，你想来点厉害的？这里有上等的‘拉衣西亚’。”贝那维德斯对他说。

“不，我不喝酒。”迪奥尼休·宾松回答说。

“好，这对我们的计划更有利。你看，正象我刚才说的，在斗鸡这件事上，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得与别人合伙才行。否则就会被人踩在脚下。你看我很有钱，可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些小小的畜生，一点不假。再有，就是与其它斗鸡者的深厚友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是用机关、要手段；不过，人家绝不像你现在这样心灰意懒。”

“能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回事吗？我反正输了，洗手不干了。”

“可你能去干什么呢？去卖蘑菇吗？不，宾松老兄，你已

经上了当，就离不开斗鸡场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既没有鸡，也没有钱……当旁观者吗？看热闹的够多的了，我要回老家。”

“如果不是多嘴的话，请问你在老家是干什么的呢？”

“劳动……生活。”

“忍饥挨饿的生活。你听我说。只要让我看上一眼，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你，恕我直言，是个以干粗活为生的人……不，宾松，你是和我一样的人。我们都不是干活的料，所以我们要找个轻闲点的职业。还有什么比坐等福星高照的赌博更好呢？”

“可能您说得有理。不过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说……”

这时跑堂的又端来一托盘啤酒并将迪奥尼休的一个空盘收走，因为当他们聊天的时候，贝纳尔达·古蒂纽喝了不少啤酒。宾松吃饭，贝纳维德斯说话。需要说明的是所有那些啤酒全是贝纳耳达·古蒂纽一个人喝的，现在她的杯子又斟满了，而她的眼睛又流露出了酒所引起的半睡眠状态的神色。因此，当她插话时，都有些结结巴巴了：

“罗伦索，”她说：“让我来给这位朋友解释是怎么回事吧。你总是说呀说呀的，没完没了。”

“那么你说吧。”

于是她打开了话匣子。

“罗伦索想叫你在剩下这段时间中和他搭伙。你将他的鸡登记在你的名下并给他当‘放鸡人’。事情就在于你要照他说的办。看到了吧，就是要搞个小把戏：放鸡之前，要将鸡的肋骨弄断，将肋骨弄断……这是大家都干的事，因此死后是没人找你算帐的。”

“可是有那么多放鸡的人，他们可以干这个，为什么非要我干呢？”

“因为总是这样，总得找个人干，是不是？”

“你们把我当傻瓜，对吗？”

她先喝干了杯子里的啤酒，然后回答说：

“不，宾松，这事情对你没坏处……你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个陌生人，他是这些冒险家当中的一个，当他们置身于斗鸡场时，根本不知道将会……”

迪奥尼休·宾松想要站起身来，让那女人独自说下去，因为很显然，啤酒的劲头上来了，这会使她说出那些厉害的、简直是难听的话来。但是她拦住了他的胳膊，并强迫他坐下，她改变了脸上的表情，用眼睛微笑着对他说：“你让我把话说完。”她对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这里的人们不怎么认识你，甚至都没注意到你。这对你很有利。问题就在于你要把罗伦索的鸡当成自己的鸡来放，好迷惑那些赌徒。懂了吗？不懂，看来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说老实话，我还是不明白。”

“再说清楚点。”罗伦索·贝那维德斯插嘴说，“明天我带你去看我的养鸡房，我在那里会告诉你哪只跟哪只斗，这样你就知道该输还是该赢了。你不用顾虑后果，因为我会随机应变地加码的。今天晚上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再说。”

他们与他分手了。第二天谈妥了，相当一部分好处归他，而他又不冒任何风险。这勾当和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他们向他提的差不多，只是那时他没有接受，与其说是出于老实，倒不如说是由于对技艺高超的赌棍缺乏了解。于是他知道了，在斗鸡场上，并非总是最优秀和最勇敢的鸡取胜，而是虽然有规则，可那些放鸡的人一肚子花招儿，他们练就了绝技，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设下陷阱。

现在他要让一个笼里的鸡去斗；不过事先他早已知道优势在哪一方。所有的鸡都很漂亮、高贵和神气，尽管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它们都肯定要参加预约的角斗，而且肯定会取胜，即使在角斗上不赢，在赌注上也是赢的。当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大加码”的时候，就要求人们注意他的行动以便跟着他，要么跟他一往直前，要么与他背道而驰，因为在斗鸡的问题上，谁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事情就是这样。

第一个下午，斗了三只鸡，迪奥尼休·宾松只举起了一个活的。第二个下午，在三场角斗中，全部甘拜下风。休息了一天，第四天重返沙场，人们在那里看到他的鸡简直都不用在鸡笼里饲养了，因为统统被挂在了钩子上，那通常是挂死鸡的地方，为的是让它们滴完最后一滴血。第五天，在最后一场预约的角斗中，当他用一只瞎鸡赢了大赌注时，简直把斗鸡场变成了剃光头的剃头房了①；别看那只鸡瞎，却向另一只肉多腿快，还不可一世地炫耀圣赫尔特鲁蒂斯威名的雄鸡展开了非常准确的进攻。赌注从一千降到了七百，盲鸡居劣势，后来竟变成好几千对一千。

当有人一叫“小头”赢了的时候，整个斗鸡场上怨声载道、骂声连天。然而裁判已经宣告了他们的失败，张罗的人又吆喝开了：“这一场小头赢了！圣赫尔特鲁蒂斯的大头输了！”

有一些人，看到满有把握，干脆连大衣都押上了，带老婆的人可能两口子一块都下了与盲鸡作对的赌注。

罗伦索·贝那维德斯的赌徒们分散在斗鸡场的各个角落，他们装出一副无可奈何和输红眼的样子。可他们都等候着赌注

---

① 指将所有的赌注都赢了。

从八十到八百，最后到几千比索对一千五百比索。那位无动于衷的罗伦索呢，似乎满不在乎，好象对大多数人支持他的鸡毫无兴趣。而迪奥尼休·宾松呢，抱着那只眼睛上闪着玻璃花的公鸡，对那些喊声装作若无其事，只听人们喊道："给你们的鸡戴副眼镜吧！把它送屠宰场去吧！告诉它门儿在哪儿吧！"

两只鸡照面时，观众轰得更厉害了。因为那只盲鸡一感到对手的出场，就在空中乱啄起来。可是一撒开它，和那只八斤重的大公鸡刚一接触，那盲鸡就象中了魔似的进攻起来，可能是闻到了对手的气味，它寸步不离那只沉甸甸的家伙，用爪上的利刃逼得它狼狈不堪。对手已经受了致命伤躺下了，那盲鸡还在用翅膀打、用嘴啄并疯狂地用刀片刺呢。

迪奥尼休·宾松开始把他的鸡举起来，那畜生仍扑在死去的敌人身上残忍地撕着它；然而有位头戴草帽身挎手枪的观众，跳到了斗鸡栏杆旁边，趁迪奥尼休·宾松没来得及保护盲鸡，一把便从他手中夺了过来，拼命地掐，将它的脖子一扭，象个羽毛箭似的抡了起来，紧接着向骚动的人群扔去。

作为对于这一无礼举动的抗议，迪奥尼休·宾松向裁判要求退出其余预约的比赛，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没过多久，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就陪着他走了，他邀请宾松到他在圣赫尔特鲁蒂斯的家里去住几天，为那盲鸡庆功并对他们要花招时的一本正经感到非常开心。

在圣赫尔特鲁蒂斯度过的两周对他很有益处。他学会了赌牌，首先是旁观，然后便参加了；学会了玩"大驼羊"，一种相当复杂的赌牌方法，很好玩，这使他在那偏僻寂寞的地方不感到枯燥无味。

迪奥尼休·宾松很机灵，无论什么玩法都一学就会，后来他正是以此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积攒了一大笔财富。然而他还是更喜欢公鸡，那些柔和温顺的小动物，羽毛非常鲜艳，他

很快就有了一大群。没过多久，他就不再是我们在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认识的那个寒酸的人了，那时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仅有的一只公鸡，总是显得忐忑不安，生怕输掉，斗鸡时总是祈求上帝保佑。但是日久天长，在激烈的角逐面前，他的血液起了变化，似乎那些小畜生的粘稠的鲜血将他变成了铁石心肠，变成了一个冷若冰霜、斤斤计较、神气十足、只相信自己命运的人。

当他还乡时，已经不是从前大家所认识的那个人了。他曾打算离乡之后永不回头，可刚刚过了一年零八个月他就回村过节来了。不过人们知道，正如他亲口所说，他并非为庆祝活动而来，而是来安葬母亲的，虽然他的老娘已经安葬过了。

“可是没葬好！”当镇长谈及此事时，他回答道，“而现在我要按照她受之无愧的方式来盛殓。”

他带来了一口非常华丽的棺材，是派人专门在圣路易斯·波多西订做的，绸缎挂里，紫色丝绒贴面，上面还绣着纯银的线条。

“我想至少在死后，让她享一享生前未能享受的清闲和舒适。”

但是神甫和镇长都不准他掘坟：“不过五年，”他们对他说，“是不能将你母亲的尸骨挖出来的。”

“五年以内，绝对不行。”

“我现在就要干。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哪怕要花钱买下安葬权，不管花多少钱，”他看着神甫补充说，“也不管要得到谁的批准。”

当他带领一帮肩扛铁铲镐头的小工到达墓地时，已无法找到母亲的葬身之处了，既无坟头，又无十字架，只剩下一片荒草，要不然，他就真那么干了。

在家乡的为数不多的几天里，他自吹自擂，盛气凌人，对

村镇的蔑视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为了怀念那不太遥远的往昔，他借欢庆之机，居于众人之首；不过与从前迥然不同，因为现在他神气活现地走在骑手和乐队的前面，好像所有的庆祝活动都是他出钱操办的。

此外，他跟谁也不说话，对一切上前问候的人，都不屑一顾。唯有堂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例外，宾松和他进行了长谈，想把他带走，叫他给自己剸鸡并做放鸡的人。

这位科尔梅内罗，尽管对搬家舍业不无怨言——他的“家业”也所剩无几了，最后还是答应和宾松一起走，因为说实话，自从一年多以前，在斗鸡中输了家产，他一直就没抬起头来。现在一看有幸去照料迪奥尼休·宾松的养鸡房，并兼管斗鸡，便接受了，因为他喜欢这差事，尤其是那一大群漂亮的公鸡，就像是他本人的一样，他能带着它们，从一个庙会逛到另一个庙会。

就这样，两人离开了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镇上的节日活动还在进行，在连续的钟声里和披着盛装的街道上，他俩向无人的地方走去，前面是一匹牲口驮着一口棺材，看起来像个十字架一样，怪里怪气的。

无论迪奥尼休·宾松，还是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一离开那里就不会再回去了。

与此同时，阉鸡女郎住在一个名叫诺其斯特兰的镇上，她一直在盼着迪奥尼休·宾松回来，那里在举行传统的庙会。她一如既往，还是用歌声来装点斗鸡广场上的戏台；因此她不能陪着宾松去圣米盖尔·德尔米拉格罗。

几个月之后，当他们在一个名叫库古伊奥的地方重逢时，她决定和他结合在一起，以实现他们在那些艰难的庙会上共同奋斗的心愿。

自从在特拉克帕克那难忘的日子以后，他在那里失去了金

鸡，他们就没有见面；然而他赢得了罗伦索·贝那维德斯的友谊和提携，此人的帮助使他交上了好运。从此便青云直上，因为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斗鸡的本领，而且成了一大群鸡的主人并增加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勇气。

库古伊奥地方虽小，却充满了赌徒、阴谋家和斗鸡者，人们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就为把攒下的一点钱丢到鸡爪子上或一张指定的纸牌的花花上去。那个镇子就以挥霍闻名，除去专门的赌场外，在随便哪一个酒馆、商店、药铺甚至演兵场的长凳上都可以赌各种牌。如果有人死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准是赌博导致的打架斗殴。

就是在这个镇子，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迪奥尼休·宾松和阉鸡女郎重逢了。

他把鸡拴在斗鸡场圈栏的木桩上，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看管，然后就到镇上去转一圈。他很快就发现大家都玩牌；人们都在耍钱或打赌，因此尽管到处都像蚁穴似的住满了人，全镇却一片寂静。

他走近大的赌场，那里更热闹些，而且传来了“马里亚契”的歌声。

阉鸡女郎就在那里，从轮盘赌的桌子上面传过来她唱的一首“科里多”的歌声，由于人声嘈杂，而且那四面敞开的棚子又不拢音，她的歌声有些模糊不清。

迪奥尼休·宾松等她唱完，就走到她跟前去向她问候。他们对久别重逢都感到高兴；她亲切地向宾松伸出了手臂，他也非常友爱地拥抱了女歌手。

“天气真好，连树干都发芽了！”她对他说。接着又补充道：“我以为咱们再也见不着了呢，斗鸡的。”

“贝纳尔达，你怎么了？怎么到这个小地方来了？”

“我来晚了，当我到斗鸡场时，场子被人占上了，你

呢？”

“跟你一样。”

“我早就说过你已经上了圈套，脱不了身了……请我喝一杯去吧，这里就连上了劲儿的鸡都不给它一口水喝。”

他们进了一家酒馆，他要了一杯山楂酒，她呢，一杯苔吉拉①。

“说真的，贝纳尔达，我心里想你可能会在这里，会在库吉伊奥这一带。我以为会在斗鸡的地方见到你。”

“没跟你说他们抢在我前面了吗？都是那个不要脸的露克莱西娅·萨尔塞多搞的鬼。不过也没办法，要是不去抢，谁都一样的。”

“我刚刚从罗伦索·贝那维德斯的家里来。他不愿来这里，说这里不是他喝水的地方。”

“是这样，他只去大地方。”

“唉，真的，贝纳尔达，你是罗伦索的什么人呢？”

“不会是他的妈吧，对吗？”

“当然不是了。”

沉默了片刻。从她的脸上滚下一颗泪珠，圆圆的，象她的眼睛一样亮晶晶的，就象是她脖子上套着的项链上的又一颗透明的珠子。

“我不是想惹你生气，贝纳尔达。”

“难道你看我生气了吗？我是难过，这是另一回事。”她说，用手背抹去了泪水，可另一滴又流出来了。

“你喜欢他吗？”

“是他喜欢我。但是他想捆住我的手脚，想把我关在他的家里。谁也不能使我那样生活……一句话，我做不到。为了什

① 用龙舌兰酿造的一种烈性酒，在墨西哥很有名。

么呢？为什么要让我生活中发霉呢？”

“也许那样对你合适。他的家很大。”

“大是大，可是有四堵墙。”

“那又怎么样呢？”

她没有回答，只是耸了耸肩膀。她将脸转向乐队所在的地方并看见一个人正在用吉他招呼她回去。

“我马上就回来。”她对迪奥尼休·宾松说，“等着我。”

她踏上了舞台的木板，乐队弹起了吉他，只听她唱道：

因为男人不懂得生活，
所有的门儿都已锁上；
但是我并没有失去希望，
还要在你的怀里畅游梦乡。
啊，我的命运多么不幸！
你将我的激情撇在一旁。
那时你说你爱我，
永远永远不把我遗忘，
我对你既没抛弃也没怠慢，
更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无论她们是贝壳还是珍珠，
尽管她们在海里闪闪发光；
但是我并没有失去希望，
我要在你的怀里倾诉衷肠。

她收敛了报答人们掌声的笑容，回来了。轮盘赌在侍者不停的吆喝声中开始了，甚至还能听到小汽枪的射击声和“中了！”的叫声。紧接着就听有人叫：“四个点儿！”整个桌旁

都挤满了常客，硬币铿锵作响。

阉鸡女郎回到了迪奥尼休·宾松的身边，喝了一口几乎原封未动的杯子里的酒，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大概是酒的力量所致。

“真糟糕，掺水了。”她评论道，“在这些地方一向如此。”她抄起了酒杯，将剩下的酒泼在了地上，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她神色紧张，心情不快，也许是迪奥尼休·宾松的提问造成的。他谦恭地注视着她，而她在用戴满了镯子的手抚摩着自己的胳膊。迪奥尼休一边看着她，一边感到她对自己来说，是太漂亮了，她是那些自己高不可攀、根本不敢爱慕的人物之一。于是，他的眼光从纯粹的观赏变成了纯粹的欲望，似乎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看她，并随心所欲地欣赏她。

但是那样的目光是沁人肺腑的，而她已经感觉到了，她抬起眼睛，和迪奥尼休·宾松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她立刻低下了头，好像是在看那空空的酒杯。

她说：“我要喝口酒！咱们到那不骗人的地方去吧。”

然而，迪奥尼休·宾松却将跑堂的叫了来：

“给我来一瓶原封的龙舌兰酒！”然后转向阉鸡女郎：“哪里都是一样。这是他们的生意。”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们就是从一个骗局到另一个骗局这样走过来的，是不是？”

她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他刚刚说过的话。

杯子又斟满了酒，现在是从小伙计放在桌上的瓶子里倒的。贝纳尔达·古蒂纽尝了一下，然后贪婪地喝了一大口。她好象又重新焕发了精神。

“演出几点结束呢？”迪奥尼休·宾松问道。

“半夜。”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你能陪我去斗鸡呀。你是使我红运高照的护身符。”

“许多人都跟我这样说。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可能是有点特殊，因为和我在一起的人向来没输过。

“我完全相信，我亲自体验过。”

“是的。大家都利用我。可然后……”

她又痛饮了一口龙舌兰酒，同时听到迪奥尼休·宾松对她说：

“我永远不会抛弃你，贝纳尔达。”

“我知道。”她回答。

喝完了杯中酒，她拿起瓶子站起身来，指着乐队做了个手势说：

“我把这个给我的小伙子们带去，一会儿见。”

宾松看着她向舞台走去，马里亚契乐队在那里等她。

稍后，迪奥尼休·宾松来到了圈栏，他的鸡都拴在那里。他从桩子上解下来一只，摸了它的嗉子，又看看它的翅膀和脚腕子。在它的头上撒了一点水，因为天气很热，简直喘不上气来。他将鸡抱在怀里，不住地抚摩它的脊背。他沿着圈栏散步，指手划脚地自言自语，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和贝纳尔达的谈话。

他这样蹓跶了好一会儿。等他回来时，看见照料鸡的人正好奇地看着他。于是便用双手拿着他的鸡，大步流星地向斗鸡场走去。

从那时起，迪奥尼休·宾松和贝纳尔达·古蒂纽便从一个庙会到另一个庙会闯荡，斗鸡、轮盘赌和打牌交替进行。似乎与阉鸡女郎的结合使他交上了好运并增加了勇气，因为在赌博时他总是信心十足，好象事先就知道结果似的。

和她在一起轻易是不会输的，他早就发现而现在又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他多次冒险抛出自己根本无法偿还的赌注，全凭一向给他帮忙的运气。

一天上午，在一个村镇上，他和阉鸡女郎结了婚，从此便许下了永不分离的诺言。

她本来不愿结婚，但在心灵的深处恍惚感到那个人与众不同，又觉得自己与一个人结合是妥当的，特别是象迪奥尼休·宾松这样雄心勃勃的人；而且她确信只要他的鸡还能扇动翅膀，他就会和自己一起到处闯荡，所以她才同意结婚。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她那孤独的生活就有个着落了。

村镇、城市、牧场，他们无处不去。她是从心眼儿里喜欢这样。他呢，则是被那雄心、被那积累财富的无限的追求所驱使。

后来有一天，迪奥尼休·宾松决定去看望他的老朋友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宾松好久没见到他了，因为他已退出了庙会活动。

一天下午，他们到了圣赫尔特鲁蒂斯，那时他们的女儿也跟去了，那是个十岁的小姑娘。他们看到贝那维德斯坐在一把轮椅上，已是老态龙钟。尽管如此，他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他吻了贝纳尔达·古蒂纽的双手并抚摩那小女孩，就好象她是自己的女儿似的。他没有失去从前的人格，因为他依然趾高气扬和盛气凌人。

“我知道你们很好。”他对迪奥尼休·宾松说，“我高兴见到你们。我希望你们在这里逗留的几天中，我可怜的陪伴不使你们厌烦。”

“我们马上就走。”阉鸡女郎回答说，“我们是路过这里，只是想来看望你一下。”

“是的，堂罗伦索，”宾松说，“象以往许多次一样，我们早就该来看您了。不过您知道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是多么忙碌……问题是您别把我们的忘怀当作忘恩负义就行了……”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平平静静的。因为不扎根的树是长不大的……至于家，我把我的家让给你们，现在和将来都让给你们。”

“多谢，多谢，堂罗伦索。”

“谈点别的事吧，你的‘大驼羊’玩得怎么样了！我觉得好象你已经忘了。”

“跟您学的东西，我什么也没忘。”

“那么就明天再走吧！今天晚上咱们玩一盘，让我消遣消遣吧。”

他们留下了。在一张大理石贴面的桌前，两个人在分牌，继续赌博。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贝纳尔达·古蒂纽坐在刚来时的那把高靠背的椅子上，她看着他们，让女儿睡在自己的怀里。罗伦索·贝那维德斯说：“我不喜欢赌现钱，剩的钱不多了，不过离这里不远，我有个小牧场。你说吧。”

“一个牧场？那么您想当多少钱呢？”

“好吧。等你输了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该给我多少钱。行吗？”

“堂罗伦索，和您，我没的可说。”

赌完了。

“您输了，堂罗伦索。还赌什么呢？”

“我出这座房子。”他说，“你就出那个牧场……就算五万比索吧……你说值不值？”

“全听您的。反正我们是说着玩的。”

“不，宾松。是真的。我知道你赢不了我。”

“那么就来吧。”

“倒牌！”洗完那一堆牌之后，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命令说。迪奥尼休·宾松将牌在桌子上分成若干份，贝那维德斯拿起了其中的一份并问道：“来吗？”

“来吧。”

贝那维德斯就象连看都不看似的说：

“剑花六和杯花十。”

迪奥尼休·宾松想起来十对他是非常晦气的牌，就把剑花六分出来了。

“你吃还是不吃？”

“我就要它了。”

发到第十张牌时，六出来了。唯一的一张金元六。

“这房子归你了。”罗伦索·贝那维德斯干巴巴地说。

“我让您捞回去，堂罗伦索……您挑牌吧。”

“捞？我拿什么捞？拿我自己当赌注？”他说着离开了桌子，并显出了自己是残废。“你说，你赌得起吗？”

“因为我不能要您的房子。这您是知道的……我以为我们纯粹是为了消遣呢……而且，可以说，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您。”

“消遣？要是你输了，你就会看到我叫你怎么消遣了……不，宾松。要是赌输了不给，就连我的老子也不会饶恕我的……至于说到你的一切都归功于我，你错了。你看……”

他坐着轮椅靠近了贝纳尔达·古蒂纽所在的地方，她嘴唇上带着微笑，正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但是罗伦索·贝纳维德斯火冒三丈，出其不意地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一下子将她的笑容打飞了，使她吓了一跳，这时老头子冲着她的脸叫着：

“……你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不要脸的妖婆！”

然后，眼光充满着仇恨的怒火，嘴上露出愤怒的表情，坐

在他的残废人的轮椅上，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昏暗的客厅。

迪奥尼休·宾松，一动不动，一遍又一遍地洗着被扔在那里的牌……

时光不停地流逝。还是在圣赫特鲁蒂斯的同一座房子里，还是在原来的地方，迪奥尼休·宾松在洗牌，好象多少年来，他的态度并无改变。在他对面，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周围，一圈人等着他分牌。他们在玩'大驼羊'”。八种牌掺混起来，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才开始分。

在他身后不远，阉鸡女郎坐在那里，好象她也没移动过，还在原来的地方。她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几乎是躲在客厅的黑影里，与其说是个活人，还不如说是个人的象征。然而那确实是她，她的职责就是永远坐在那里。尽管现在她脖子上戴的已不是那个五颜六色的珠子串儿，而是一条珍珠项链，在黑色衣裙的衬托下夺目生辉，手上的饰物也是金光闪烁，但她并不如意。从来也没有如意过。

她经常和丈夫发生口角。她话锋尖刻、态度粗暴，斥责丈夫将奴隶的枷锁强加在自己身上。

一开始，由于女儿的诞生，她情愿闭门不出；可是女儿长大了，成了小女孩，后来又成为大姑娘了，她便和宾松发生了争执，因为他还是要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她则不同，自由惯了，习惯于庙会的自由气氛，对那幢空旷的大房子的凄凉感到烦闷和沮丧。迪奥尼休·宾松没日没夜地和一伙人在客厅里聚赌，总是让她呆在角落里不见天日，因为赌博总是到凌晨才结束，黄昏时就又开始了，这样，他们是昼夜颠倒，白天也不能去换换空气，总是吸收那烟草和酒精的混浊气味。

在迪奥尼休·宾松从谦恭温顺变为妄自尊大之前，她也曾

提出过自己的条件并强加给他。可现在她的嗓子已经沙哑了，她的力气已经枯竭了，她只有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忘却自己的存在。

“你听我讲清楚，宾松，”当宾松提出结婚时，她曾告诫他：“我不习惯于别人来指挥我。因为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同样，我要挑选我喜爱的人，一旦我不喜爱了就抛弃他们。你也不例外，跟别人完全一样。我现在就有言在先。”

“好吧，贝纳尔达，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也用不着这样。我所需要的是一个男人。而不需要男人的保护，因为我自己会保护自己；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任何人面前，他都要知道对我和对他负责……而且我要是怠慢他，他可别吃惊。”

可是实际上，是他怠慢了她。当他感到了金钱赋予自己的权利时，他的脾气就变了，他趾高气扬而且力图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为了不失去自身的自由和生活的独立，她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进行了斗争，但到头来都未能如愿，只好屈服了。但她毕竟是斗争了。所以当迪奥尼休·宾松赢了罗伦索·贝纳维德斯，想在圣赫特鲁蒂斯的那座房子里定居时，她离开了他，带着女儿走掉了。他以为这只是一时的任性，因此就在圣赫特鲁蒂斯坐等她回来，因为他估计她没有钱，况且又拖着个女儿，是走不远的。他竟然忘记了那是阉鸡女郎，是一个既吃苦耐劳又精明强干的女性。

另外，还应该说明，在那段时间里，宾松的运气极坏，倒霉的日子接踵而来，甚至不仅在可恶的赌牌中亏了本，就是那些公鸡也一只接一只地被恶运夺走了，这些鸡是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喂养的。

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是在各斗鸡场转了几趟之后，回到圣赫特鲁蒂斯来见他的，告诉他人们杀了他们二十多只上等

鸡，而且还是在只有次等鸡参加的斗鸡场。另外，鸡房里剩下的是清一色的“母货”了。而且他为了捞本，把钱都输光了，因为在那些他以为会赢的赌博中，他下的赌注很大，最后孤注一掷了。谁也说不清那是怎么回事，正如他自己所说，完全是自作自受；最后他只好说：命中注定，天理该当。

迪奥尼休·宾松没有因为失败责怪科尔梅内罗，如同他不能责怪自己一样。他向仆人问起了贝纳尔达。塞昆蒂诺回答说看见了她。最后一次，是在离此不远的“大树镇”。

而且还不只这些，他们每次见面，他都和女主人谈话。不，看不出她们有什么难过的迹象。只不过她已不是女合唱队的成员了，因为她的嗓子已经疲劳了，不能在斗鸡场的气氛中歌唱了。如今她混在琴师中间，出没在酒馆和花摊上。但是看不出丝毫伤心的迹象。而且在言谈之中，她有一次还向他说，要不是有女儿在，她连想都不愿想到迪奥尼休·宾松。

迪奥尼休·宾松的傲气收敛了，他相信要是没有贝纳尔达，他的老本是捞不回来的，就更甭说发财致富了，于是便找她去了。大树镇离此不远。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了。他在酒馆和小摊上打听，最后，一首歌的词句和一家店铺门口聚集的人群将他一直带到了妻子所在的地方。女儿就在她的身边，衣着和妈妈一模一样。

迪奥尼休等到她唱完，人群离开了那个狭窄的地方，才走到她跟前。他们在那里谈了话。

“你知道我生来就是爱走动的。只有等到人们用黄土将我埋葬那天，我才能安静下来。”

“我以为你有了个女儿，想教她过另一种生活了呢。”

“恰恰相反，我想让她走我的道路，好不必依靠任何人……迪奥尼休·宾松，你对我多不了解呀！我跟你说过了，只要我还有多余的力气进行活动，就不会让人把我关在家里。”

“你最后是这么说的。”

“我向来都这么说。”

“好吧，贝纳尔达，我们就在这个条件下和好吧。我要力争让你回到斗鸡场去。”

“不，迪奥尼休。那里已经不喜欢我了。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歌喉，我的已经不行了。”

“很快就没有任何地方喜欢你了。”

“那要由你负责！”

“是。我负责。咱们走吧！”

就这样，在阉鸡女郎的陪伴下，迪奥尼休·宾松又周游四方了，她又到处唱歌，“马里亚契”乐队的小伙子们跟随着她。他呢，从斗鸡场到赌场，又从赌场到斗鸡场，一心想将输去的钱捞回来。他们也不时去看看圣赫特鲁蒂斯，但至多呆上一两个星期，然后又上路了。

她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马里亚契”的小伙子们抛弃了她。生意不好。阉鸡女郎贪杯纵饮，嗓子沙哑了，她的歌声已经不能使人激动了。于是琴师们找了另一位女歌手，不愿再提起她贝纳尔达·古蒂纽了。

她想说服别的乐师们，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女儿也是唱歌的好手，但未能如愿，她曾对女儿进行了培养，以便当自己凋谢时有人接续。但是人家都说姑娘还太小，而且既使她是好手，可是她得供养一个老娘。

“不，这生意供养不了女歌手的老娘。”人家对她说。

那时候，迪奥尼休·宾松将自己的条件强加在她身上了。一开始他们就关在圣赫特鲁蒂斯的大房子里。他又有钱了。把那座房子又变成了赌棍们聚会的中心。夜复一夜，无止无休，总是灯火通明，成群结伙、沉默不语的人们络绎不绝，围在桌子

四周聚赌。

堂迪奥尼休，现在人们已如此称呼他了，能用各种优厚的条件招待客人了。上等的名酒，出色的佳肴，许多人都乐于享用，一连数日谁也用不着离开圣赫特鲁蒂斯。

然而最能从那种情形中捞到好处的还是他本人，因为他对于四处漂流去赚钱已经厌倦了，而现在不用出门，大把大把的钱就到手了。另外，他的运气特别好，在他擅长的赌博中，很快就将几笔财产赢到了手，他既无兴趣也不屑于去管理那些产业，只要他们向他交些租息就行，那也就相当可观了。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或不参予斗鸡活动，他现在有一群名符其实的雄鸡，都是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饲养的。他不时组织或参加斗鸡；尽管他用大部分时间去赌牌，按照他的说法，这使他越来越快地将钱赢到手。

阉鸡女郎已经变成了一个顺从而又憔悴的妇女了。她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活力，不仅甘愿被关在那幢房子里，而且真的变成了丈夫红运高照的护身符。迪奥尼休·宾松决定让她永远呆在赌徒们聚集的客厅里，呆在他身边，或至少呆在他能看到的地方。

起初她自愿地参加晚上的活动，有别人的陪伴，也免得孤单寂寞。可是她发现看那些人无休无止地打牌毫无意思，便决定不再去了。然而宾松粗暴地向她发号施令，告诉她应该呆在什么地方和做什么事情。她孤零零地呆在那里，没有人跟她说话，她或睡或醒，或回首往事，或诅咒现实，这一切对他都无关紧要。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一天清晨。迪奥尼休·宾松开始将一整夜赢的钱一起输光了，还又输了一些。他强调自己累了，由于长时间的熬夜才无法在赌博中将精神集中起来。伙伴们就叫他歇了一会儿；当他回来继续赌牌时，大家都看到贝

纳尔达·古蒂纽和他在一起，坐在灯影里。

对此谁也没感到奇怪，因为人们常看见她在那里。由于她愿意安静，就像睡着了一样，在场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玩牌，很快就把那个女人忘掉了；每个人都注意看自己的情况，因为他们开始看到赌注又都跑到迪奥尼休·宾松的手里去了，他那里的钱又大幅度地积累起来。

从那时起，直到她咽气的那个晚上，这就是贝纳尔达·古蒂纽的生活。就像一个永恒的黑影，坐在那把靠背很高的扶手椅上，因为她总是穿着黑色的衣裳，又躲在只能照着赌徒们围成的圈子的灯光的背影里，所以很难看清她的面孔或动作；而她却能从暗处看清所有的人。

她借饮酒来消磨漫长的不眠之夜，哪怕她昏迷不醒，迪奥尼休·宾松也漠不关心。因为每当丈夫把她放在这个地方，她就这样自斟自饮。一开始，她对此还有些神色不安，后来就毫无表情了。

因此，她手头总有一瓶或几瓶酒，大口大口地喝着。

她的确有饮酒的习惯，因为自从在斗鸡场当上了歌手，唱完一首歌总要润一润嗓子，这已经形成了规律。那时，有些观众，赢了钱或衷情于她的赌徒就送酒给他们喝，即送给她和她的乐队一大批苔吉拉，好使他们的演唱更有精神和情绪。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她在自己的家里，用酒精来填补时间的空白，醉醺醺地在一帮围着牌桌哑口无言的赌徒面前打瞌睡，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她无所事事，连歌也不唱，就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而且那又是漫长而寂寞的夜晚，又是在那几手连单调的洗牌声也听不见的地方。因为在那里，那一小撮男人好像连气都不敢出；她呢，则是喝呀喝呀，然后好象在激动和陶醉中蒙眬睡去。

她不但对自己的生活放任，而且对女儿的生活也不闻不

问，一无所知。迪奥尼休·宾松也是同样，既不记得她，也不记得他的女儿。这孩子也叫贝纳尔达，外号拉宾松娜。他一心只想赌钱。

姑娘呢，对他们毫无所求。在家里出出进进。出去几天，又回来了。然后又走了，女儿与父母谁也见不着谁。

一天上午，度过了一个最疲劳的不眠之夜以后，他们两人在房间里漫步休息。他在前面，阉鸡女郎迈着踉跄的脚步跟着他，这时从邻镇来了一些人，他们自称是群众代表，来找迪奥尼休·宾松面谈。

人们告诉他访问的目的与他女儿贝纳尔达有关。

“先生，”人家对他说：“也许您一心忙于工作，对您女儿的行为不了解。”

迪奥尼休·宾松很爱发火，特别是在这睡意正浓的时候，他回答他们说：

“我女儿的行为跟你们有什么鬼关系？”

那时，贝纳尔达·古蒂纽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迪奥尼休，这些先生们干什么来了？他们办什么事来了？贝纳尔蒂达[1]出什么事了吗？”

然而迪奥尼休·宾松并不理睬自己的妻子，又对那一伙先生们训斥说：

“我要问一问：是谁给你们的权利，叫你们来过问这与你们不相干的事？”

其中有一个人，终于怯生生地说道：

“我们想也许……她在滥用您的宠爱，堂迪奥尼休……我们认为把她那些放荡的行为告诉您是我们的义务……她肆无忌

①贝纳尔蒂达是对贝纳尔达的爱称。

惮地干那些丑事，甚至在镇上的忠孝之家……就在昨天……”

“昨天怎么了？”迪奥尼休·宾松叫道：“把你們的流言蜚语痛痛快快地全说出来！”

“我说，堂迪奥尼休，”另一个先生插嘴说：“我的女儿索菲娅今天结婚。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教堂……酒席……万事俱备。可就在昨天，她的未婚夫特里尼达·阿里亚斯被您的女儿给拐走了……”

“我的一个儿子，叫阿尔丰索，刚满十七岁，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叫她给污辱了……”另一个在场的人声明说。

“不仅如此，堂迪奥尼休，”一个留着整齐的八字胡的人说，“……我象您所看到的一样，是个受尊敬的人。我是一家之长，有六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两个没活下来……现在他们在主的怀抱里休息了……就是我，您看，竟收到了拉宾松娜的情书，我是说，您女儿的……”

“问题是，”另一个人用有力的手势和庄重的声音说道：“太太们、母亲们、妻子们都看到她们的家庭有被那位姑娘的无耻调情和下流的挑衅破坏的危险。”

闸门一打开，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控诉贝纳尔达·宾松的行径。

贝纳尔达·古蒂纽不安地听着人们对女儿的一切责贬，扫视着在场的各位先生，他们都在呼吁，要求严厉地管教她带到世上来的女儿，曾几何时，她已长大了，而且又走上了自己所走的道路。

迪奥尼休·宾松则不然，他习惯于人们拜倒在他的财富和势力面前，他还对女儿的行为感到骄傲，他漫不经心，目空一切地看着那些人。他肆无忌惮地骂了起来：

“滚开！傻瓜们！”他向人们怒吼。

他向人们大发雷霆：生了疮的母老鼠！还骂了许多别的

话，将他们赶了出去。他回到了贝纳尔达·吉蒂纽身边，她还在抽泣着喊叫："这不是真的！"她还不相信自己的女儿象那些先生说的那样。她的前额顶在墙壁上，迪奥尼休扳着肩膀将她拉开。他对妻子说的话里仍然流露出怨气：

"我的女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听见了吗，贝纳尔达？只要我活着，不管是侵犯了谁的利益，我都要让她为所欲为。"

平静下来以后，他让妻子倚在自己身上，帮助她走回房间，并对她说：

"你不用着急，贝纳尔达……早晚有一天她会安静的……就象你已经安静了一样。就象我们都安静了一样……来吧，歇一会儿。"

然而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了。她感到内疚并为女儿的将来而苦恼。这使得她的生活更苦了。她继续饮酒，甚至醉得发疯。

一天晚上，她孤独得死去了，依然坐在原先那把扶手椅上，没有任何人照顾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咽了气，是酒精中毒导致了她的死亡。

到了那一天晚上，一连数日阴雨连绵的天气已经很长了，而且雨还在下，因此赌徒们延长了在圣赫特鲁蒂斯的时间，不过他们并不感到遗憾。在那里聚会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其中有一位退役将军，他是附近的一位庄园主；还有姓阿里亚卡的两兄弟，出生在圣路易斯·波多希，自称是律师，然而实际上不过是职业赌棍；一个皮诺斯的矿产主；一个巴基奥的庄园主，此人由他的医生陪着，因为看来他有心脏病，但并不妨碍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与众不同的是他手头有几瓶药放在桌上，不时与酒掺起来喝。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输赢，他总要喝点"镇定惊魂"或"抑制兴奋"的东西，医生呢，则不时给他量

量脉搏，或听听心脏，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也一起赌博。

这就是说，那天夜里有七个人在赌博。就是这七个人一起赌了几夜，毫无倦意。

象往常一样，聚会是在晚饭后开始的。要不是外面的雨声，那真是万籁俱寂；要不是不时有一个人影的轻微晃动或一声咳嗽，或者在一把牌结束后又把八种牌在桌子中央重新堆成好大一堆时，有个简短的评论或迪奥尼休·宾松所允许的某个客人开的什么玩笑，人们真会说那间大厅里并没有人呢。

巴基奥的牧业主做庄，但他的好景不长。在一片一片地吃药和一口一口地喝酒的过程中，庄家转到了退役将军的手里。然后又转到迪奥尼休·宾松的手里，一到那里就好几个钟头没动弹，庄家的赌注越积越多，致使四家退出了赌场，只剩下圣路易斯的两兄弟与迪奥尼休·宾松对垒了。

在一旁的灯影里，贝纳尔达·古蒂纽躲在那里休息，纹丝不动，好像睡着了。灯光几乎照不到她，她的轮廓比灯影还黑，因为像往常一样，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衣裳，一只手上的饰物和那从不离身的珍珠项链闪烁着光芒。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公鸡的啼声和水滩里的蛙声宣告了这一点。

在退出赌场的人中，只有心脏病患者和他旁边的医生留下了，两个人都把脑袋靠在椅子背上睡着了。其他人都离座回家去了。

迪奥尼休·宾松仍然以平时的冷静赌着，尽管阿里亚卡兄弟为了打败他已经串通一气。他的脸庞，由于力图保持镇静而显得紧张，既不担心也不得意，就像一尊石像一样。

律师中的一位终于扔下牌，表明他要退场，他退出去了。

宾松估计下一把就轮到另一位律师认输了，那时对他有利的这一局就又结束了，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律师——他唯一的对

手在洗牌中捣鬼时，他都没吭声，而且更有甚者，他让他赢了这一把。

"这是您的，律师。"他没有看牌就说。但是他却看着对手，似乎在说：要捣鬼，你的手还嫌笨了点。对方好像明白了，把牌递给迪奥尼休·宾松并说：

"您洗牌和发牌吧。"

他这样做了。

突然他感到要输了。他看到了自己是一触即溃。

"我疏忽了。"他辩解说。

但是一小时之后，他输了个精光，全部赌注都跑到那位圣路易斯的律师的手里去了。

就在那时候，他听见一阵姑娘的笑声。这是响亮的笑声，欢乐的笑声，好像要把夜空划破似的。

他把脸转向妻子所在的地方；但是只见她很安详，睡得很熟，对那使他烦恼的笑声没有任何惊恐的反应。

"一定是我的女儿。她总是在这个时候才回来。"他说，就像在回答什么人的问题一样。

然而在阿里亚卡兄弟中，似乎谁也没有问他什么。和他赌钱的人盯了他一眼：

"您说吧。堂迪奥尼休。"对手对他说。

他看了看自己的牌，把它们扔在绿色的绒布上：

"我不赌了。"他回答道。

从家里的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首歌的开头，那是个深沉而又遥远的声音：

请你去问夜晚的星星
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哭声，
请你去问它们，我为了爱你

是不是孤苦零丁。
请你去问温顺的小溪，
是不是看到了我的泪水流淌；
请你去问整个的世界
我的心是不是无比惆怅……

如同回声一样，他听到了阉鸡女郎用热烈的声音唱的同一歌，那是她从一个斗鸡场的戏台上唱的，当时她正看着地上躺着一只色彩鲜艳的死了的金鸡。

他又听见了对手的声音：

“您分牌吧，堂迪奥尼休。”

他呢，心不在焉，拿起了在前一把中扔下的牌；重新看了一眼，又说：

“我不赌了。”

“您要是感到疲倦了，就下回再说吧。”对面的人对他说。

“不，绝不，”他回答说，又回到现实中来了……“绝不。接着来吧。”

“您拿什么来呢？”

“什么？”

雄鸡又叫了，大概是告诉人们太阳出来了。可以听见它们在空中扇动翅膀的声音，又一个接一个地无休止地叫了起来。

他的母亲在那里帮助他在地上做个鸡窝，他呢，正蹲着往一只鲜血淋漓的半死的公鸡的嘴里吹气，一心想让它活过来。

他摇摇头，为了驱散那些念头。

“什么？”他又问。

“您赌什么呢？”这是回答。

"对了，当然。"他指着砌在墙壁里的一个结实的柜子说，"那个柜子里有一笔钱。足够偿还你的老本的……还有点富余。"

"好吧。那么您就赌我的老本吧。"

"来。"

他又输了。

他将自己拿上的破牌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斜着眼睛瞟了一下他的老婆，她还在那睡着，毫不惊慌。

"您还要继续赌吗，堂迪奥尼休？"

"当然。"

"现在付钱还是以后付？"

他向那结实的柜子走去，将里面的一切都拿了出来，从现金到财产单据，还了输的赌债。他又拿起了牌，洗了洗，然后又分了起来。那时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累，但的确有点心慌意乱，也许是由于那使他分心的痛苦的念头的缘故吧。

牌一次又一次地落下，对迪奥尼休越来越不利，他不知所措了，现在他的神经已经失去了控制。他开始感到绝望，脸上流着汗。现在他是乱赌一气，有输无赢，越赌越输。他一刻也不愿离开那付牌，只要一分完，他就压在胳膊肘下面。

"我不会输。"他说着，"我不会输的。"他断断续续地嘟囔着别的话。

巴基奥的牧业主和他的医生已经醒了，象另一位冷眼旁观的律师一样，他们也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明白那个刚才那么冷静，那么沉着镇定的人为什么会干出那样的蠢事，此时此刻他在将自己在地球上的一切白扔出去。

"堂迪奥尼休，您是在赌自己的命运。您不该这样赌。"牧业主大着胆子说。

然而宾松听而不闻。

天亮了。从巨大的窗户进来的阳光将绿色的台布全照亮了；也照亮了赌徒们彻夜不眠的疲倦的脸庞。

那时候，迪奥尼休·宾松正赌着他唯一剩下的财产证明。他将牌扣在桌上，对手也在看着自己的牌。当人家跟他再要两张时，他给了两张，又在等待。他朝贝纳尔达·古蒂纽看了一眼，她的面色苍白，睡得很安稳。然后他又朝对手看了一眼，想看出点破绽，看出点灰心泄气的蛛丝蚂迹。直到那时他才有气无力地拿起了自己的牌。他的双手颤抖着，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珠。他发了三张牌又吃了三张；然而还没等他看清，对手就亮了牌，表明他赢了那个一无所有的人。他连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贝纳尔达！"他叫道："贝纳尔达！醒醒吧，贝纳尔达！我们全输光了！你听见了吗？"

他走到妻子的跟前，晃着她的肩膀：

"你听见了吗，贝纳尔达！我们全输光了！连这个全输了！"

他用力一揪，将贝纳尔达·古蒂纽戴在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扯下来，珠子都散了，在地上乱滚。他还在叫嚷：

"别睡了，贝纳尔达！"

在场的医生走到他们身旁。他将迪奥尼休·宾松推到一边，用手翻起了女人的眼睑，同时听着她的心脏，说道：

"她醒不过来了……她已经死了。"

那时只见宾松两眼迷离，还在晃着他的妻子并向她叫道：

"贝纳尔达，你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呀？"

他的女儿闻声赶来，就是贝纳尔达·拉宾松娜。只有看见她时，迪奥尼休·宾松才显得平静了：

"跟你的妈妈告别吧。"他对姑娘说。

女儿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一下子扑到死去的妈妈的怀里。

这时，迪奥尼休将脸转向了那一夜赢了他的全部家当的人。

“在那间房子里，我存了一口棺材，”说着，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门。“那不在赌注之内……除了棺材，其余的一切都归你。”

他立刻离开了客厅。人们听到一阵他在那幢大房子的走廊里走动的脚步声。后来听到一声枪响，就像有人将棍棒打在一张牛皮上一样。

当天下午，人们就将他们安葬在圣赫特鲁蒂斯小小的墓地上了。给她用的是一口用普通木料赶制的黑色棺材。他呢，用的是镶着银边的灰色棺材，是他在未能收殓母亲的尸骨时保存下来的。

只有两个人将他们的遗体护送到墓地。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和贝纳尔达·宾松。那些被邀请的人，那些曾经在圣赫特鲁蒂斯多次和他们一起生活和分享幸福的人，没有一个人露面，就是那些当时在场的人也都不辞而别，仿佛都怕和这对死去的夫妻沾上边似的。就是那些掩埋的人，一经埋好也就各奔东西不见踪影了。

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站立在同一座坟上的相同的十字架前面，塞昆蒂诺·科尔梅内罗问道：

“贝纳尔达，现在你怎么办呢？”

她，脸上露出伤心、内疚的表情，似乎她不仅感到了父母双亡，也感到了她自己过失的沉重，耸了一下肩膀，用充满痛苦的声音说：

“反正在这里是无法生活了……我和妈妈是一样的命。我以此去满足她的意愿吧。”

几天之后，那个曾经应有尽有的姑娘，就只有用她的嗓子

来维持生活了，她在科科特兰的斗鸡场的木板戏台上唱歌，那是墨西哥最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村镇。她也像母亲刚刚开始唱歌时那样，歌声中饱含着孤苦零丁的全部感情：

孔雀，捎书的鸿雁，
你又要去金钱村；
人们要问我在做什么，
你就说我哭得伤心，
我的血化作了泪水，
都只为我心上的女人……

“关门！”斗鸡开始了，吆喝的人叫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胡安·鲁尔福全集
作者＝（墨西哥）胡安·鲁尔福著　　屠孟超　　赵振江译
页数＝３４１
ＳＳ号＝１０８３６７４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９月第１版